
武俠世界
豪客會所
BAR
第31年
30
$10.00

編者話

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捉鬼」在今期和大家見面。名追捕手蕭原因為追緝逃犯而來到一個小鎮集，鎮集正在鬧鬼，小鎮上居民人心惶惶，不少鄉民更逃離小鎮，到別鎮去避難，蕭原見狀挺身而出，協助小鎮保安隊隊長林振昌偵察鬧鬼原因，却原來鬧鬼是人為的，因為據說李姓祠堂內埋藏了財寶，藏寶的後人為了挖掘寶物而上演一齣鬧鬼的活劇……故事中，殭屍、茅山道士的驅鬼法術等活靈活現，詭異恐怖，變幻莫測，一個緊張刺激、驚心動魄的場面呈現在你眼前。

*　　　*　　　*

江一帆先生所著二期完短篇故事「虎豹山莊」在今期刋出，江一帆先生之著作向以文字凝鍊簡潔，結構嚴謹完整，情節新穎曲折稱著，喜讀江一帆先生佳作的朋友，切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先生新作「天人共憤」，這是一個似眞似幻、內容奇特的故事，請讀者留意！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侠世界

第31年
第30期
（總號 157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

捉鬼

雲劍飛·文 可飛·圖

押解逃匪 鬼鎮歇宿

雄雞一唱天下白。

山脚下，炊烟縷縷，嗚嗚狗吠，顯出一片生氣，一天又開始了。

蕭原也在這個時候醒過來了。

不過，他並不是躺在舒服溫暖的床上，而是躺在一個坑洞內。

坑洞很深，起碼有三丈深，從下面往上望，盡是荊草藤蔓，幾乎看不到一線天光。

蕭原是被冷、痛醒的。

他動一下，想坐起來，只覺全身疼痛，左脚小腿上更是一陣劇痛，禁不住吸了口寒氣。

時候已是初冬季節。

本來，蕭原身上穿了足夠的衣服，應該不會感到寒冷的，他醒來後，才發覺到，半邊身的衣服濕了一大片，加上清晨刺骨的寒氣，不感到寒凍才怪。





流水潺潺，一道淺淺的水流從他那濕了一大片的半邊身下流過，怪不得他的衣服會濕了一大片。

深深地吸了幾口氣，強忍着身上的疼痛，蕭原掙扎着坐起來。

蕭原馬上察看左腿上的傷勢。

他輕輕地拉起褲管，只見小腿的側面腫起一大塊，黑黑紫紫的，輕輕按一下，劇痛難當。

他估計，可能是在跌下這個裂坑時，撞在坑壁突出的岩石上，撞裂了腿骨，才會這麼嚴重。

他忙從身上拿出時刻帶備在身上的自製金創葯，敷在腫起的地方，撕下一截褲管包紮好。

腿上的劇痛稍減，他立刻感到身上幾處地方陣陣的疼痛。

原來，他身上起碼有六七處地方被擦傷，由於在腿上的劇痛最厲害，蓋過了幾處擦傷的疼痛，如今腿上的劇痛稍減，那幾處傷痛便強烈，他感覺到。

其實，他身上不但被擦傷好多處，衣服也撕裂了幾處，他這時的情形，可說是痛、寒交迫。

他沒有理會身上被擦傷的地方，抬頭往上打量。

眼下，最要緊是逃出生天，脫出這個深及三丈的裂坑。

裂壁嶙岩，長滿了荊草野蔓，若是沒有受傷，任何人也不難攀上去，蕭原傷了一條腿，要攀上去，只怕力有不逮。

他置身的這條裂坑約半丈闊，十丈長，形狀像一隻眼睛，兩頭窄，中間闊，他就是從最闊的地方跌下去的。

他之所以會跌下去，是因為天黑的關係，加上裂縫的上面長滿了蔓草，將裂口完全遮掩住，不要說在黑夜了，就算是在白天，若不是特別留心細看，也看不出那是一條裂縫！

那可說是一個天然的陷阱！

蕭原就是因為發覺不到那是一道裂縫，偏巧又是走在裂縫最闊的地方，一脚踏空之下，任他反應再快，也應變不及，猝然直跌下去。

他跌下去後，便暈了過去。

他的腦袋的右側，有一個腫起的大瘤，輕輕摸一下，也疼痛難忍，不用說，那是跌下去時，撞在石上弄出來的。

耳邊聽着那潺潺的流水聲，他低頭往下看，只見地下有一道不到半尺寬闊的水流，從上面那道不到半尺闊的裂縫中流下來，從他的身下流過，流入斜斜向下的那道不到三寸寬的裂縫中。

眼前的情形，要脫出這個「裂坑」，必須要往上爬，捨此別無他途。

他摸一下身上，沒有丟了甚麼東西——插在腰上的匣子鎗及藏在右脚內側的那支「掌心雷」仍在，這是最重要的；吸口氣，他伸手抓着裂壁，慢慢地站起來。

他不敢以傷了的左脚站地，因為，別說站了，就是以脚尖輕輕觸地，也痛得很厲害，只好以單脚——右脚站着。

噓口氣，他扶着裂壁，慢慢地向水流流去的那一頭移動。

他想從那一頭攀上去。

原來，那一頭的岩壁參差緊密，較易攀爬上去。

要是在平時——沒有受傷之前，三四丈的距離，他輕易便走到去，但這時候，他幾乎費盡氣力，才艱難地走過去。

他馬上扶着裂壁坐下來，大口大口地喘氣，同時用衣袖抹去額上滿佈的汗水。

那是因為艱難吃力及疼痛的關係，弄至滿頭汗水的。

歇息了好一會，他才恢復過來，抬頭往上望了一眼，搓搓雙手，扶住裂縫，站起來，再往上望了一眼，牙關一咬，左手往上抓住一塊突出來的岩石，左膝抬起來，抵在一處凹陷的壁上，只覺一陣椎心的劇痛，吸口氣，右手亦往上伸起，抓住一處突出的地方，用力往上攀！

每往上攀升一次，他便痛得額上青筋暴現，汗水直標，他卻緊咬着牙關，奮力往上攀。

三丈高下的裂壁，此刻對他來說，不啻百丈岩壁，就好像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時間般，他終於攀上裂壁上面！

上半身往地上一伏，他像虛脫了一樣，一個勁在喘氣，無力動一下。

那條左腿由於劇痛的關係，已失去了知覺。

驀地，他軟軟的身子顫動了一下，仿似被毒蜂螫了一下。

跟着，他稍微抬起頭，往左邊張望。

原來，他聽到地上傳來脚步聲。

這個時候，要是遇到那個被他緝

捕的匪徒樊金寶，只怕不但對付不了那個兇悍的傢伙，還會逃不過那傢伙的毒手！

所以，他才會禁不住心頭劇跳，大爲緊張。

他定定地望着脚步聲傳來的那個方向。

脚步聲漸近漸重，終於一個人出現在他的眼內。

他的眼角立時跳動了一下，禁不住吸了一口氣。

他一眼便認出，出現在他眼內那個人，正是他要追捕的逃匪——鬼眼樊金寶！

他正是因爲追捕鬼眼樊金寶這個匪徒，才會來到雲、貴交界處的這個山區，就在昨晚，眼看便要追上他，那知道由於不察，一脚踏空，跌落那道裂坑下面，幾乎跌死！

他是從湘桂交界處的一個小縣，追踪樊金寶到這裏來的。

其間，蕭原曾經先後兩次幾乎捉住他，但都被他逃脫了，兩次都駁過火，雙方都沒有受傷。

這一次的意外，可說是蕭原自出道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樊金寶之所以被通緝，是因爲他姦殺了一個回鄉探親的官家太太，除了那個被姦殺的官太外，樊金寶還殺了跟隨官太返鄉的一個老媽子，兩個馬弁！

這一宗命案，自然驚動了當地的官府，當那位縣長大人知道遇害的官太乃是省裏一位大官的姨太後，那敢怠慢，除了加緊查緝兇手外，並派人趕到縣裏，將其姨太遇害的噩耗，急告那位大官。

那位大官聽聞最寵愛的三姨太遇害，大爲憤怒，持別派了一個副官趕到那個小縣，限令那個縣長在一個月之內捉拿兇手歸案，押解到省裏，親自處死兇手！

那個縣長那敢怠慢，立刻增派人手，大舉緝捕兇手樊金寶，同時貼出通緝告示，緝拿樊金寶。

凡是緝拿樊金寶歸案，賞金五百大洋，知其下落，通風報訊的，賞金五十大洋，因此而令到樊金寶落網的，賞金二百大洋！

通緝樊金寶的告示貼到南寧，被蕭原看到，恰好他閒着沒事幹(剛從石鼓鄉探望未婚妻張鳳琴回到南寧)便馬上趕到那個小縣，向縣府拿了通緝樊金寶的文本，便展開緝捕樊金寶的行動。

那時候，距一個月的期限只剩下半個月的時間。

那個縣長爲了鼓勵蕭原能夠在限期之內緝拿到樊金寶歸案，親口對他說，他會額外再加一百大洋賞金。

蕭原是在五日後，才追查到樊金寶的行踪，之後追了六日，追踪到這裏，昨晚，他估計快將追上樊金寶，料不到却跌落那道裂坑內。

* * *

蕭原看着樊金寶越走越近，清楚地看到樊金寶那個特別大的鼻子，及那雙閃着異光，較常人凹陷下去的那雙鬼眼！

經過這一陣的喘息，他已恢復了力氣，握着匣子鎗的手亦漸漸穩定有力。

樊金寶走得很快，眨眼間，已走入射程之內，蕭原咬着牙，瞄準了，準備開鎗射擊。

忽然間，樊金寶身形一趄，往山下走去。

蕭原心中一急，陡地大喝一聲：「嗨！」

要是這時候不能將樊金寶擊倒，被他逃走了，要想在期限之前將他押回那個小縣城，只怕不可能。

樊金寶才轉身往山下走，驀聞背後有人向他呼叫，不禁脚步一停，扭頭回望。

蕭原就在他停下來的刹那，向他開了一鎗。

樊金寶應「鎗」痛叫一聲，身形一晃，跌倒下去。

蕭原看得好清楚，那一鎗射在樊金寶的右大腿上。

本來，他可以一鎗擊斃樊金寶的，但他却不想他死，所以，便射他的大腿，令他走不了。

樊金寶才跌下去，身體在地上翻滾了一下，握鎗的右手一擺，朝鎗聲響起的地方掃了一串鎗火！

他不愧是一個有經驗的匪徒，被射傷後，馬上便向鎗彈射來的方向掃出一串鎗火，若射擊他的人向他奔跑過來，不被他那一串鎗火掃倒才怪！

幸好蕭原跌傷了脚，走動不便，沒有馬上竄起來向樊金寶跑過去，要不，肯定會吃虧。

不過，那一串鎗火也掃得蕭原不敢將頭抬起來。

樊金寶掃射後，才看到鎗聲傳來的方向一個人影也沒有，不由怔了一下，但他馬上又胡亂地開了幾鎗。

看上去，樊金寶是無目的地亂開鎗，其實並不是，那幾鎗，他是向認爲有可能藏着人的地方射出的！

其中一顆鎗彈就在蕭原的左側上方「嘯」地激掠過，射折一棵荊樹！

蕭原伏在地上沒有動，只是窺視着樊金寶。

樊金寶一雙鬼眼四下掃視着，終於忍不住張口呼喝，「出來，我知道是你！你不是想捉到我麼？我已受了傷，有種的，就走出來捉住我！」

蕭原一聲不吭。

「你他媽的！」樊金寶破口大罵。「我操你媽！縮頭烏龜，出來啊，怎不出來捉我？」

蕭原仍然不吭聲，由他亂罵。

樊金寶眼見罵不奏效，便閉上嘴巴，一口氣將鎗膛內的子彈向着他認爲有可能匿着人的地方射擊。

跟着，他換了一個彈匣，舔舔嘴脣，又大聲喝叫，「你再不出來捉我，我要走了！」

蕭原仍然不爲所動。

樊金寶眼見激將法無效，忙動手將右腿上的鎗傷草草包紮起來。

「眞的不來捉我麼？」樊金寶又叫。「那我失陪了！」

話未說完，身體一移，向山下滾落去！

蕭原立刻連開兩鎗。

可惜，都射不中樊金寶。

他馬上往前爬，終於完全爬上那道裂坑上面，喘口氣，並沒有立刻站起來。

這就是經驗，他若是立刻站起來，急急追前去，萬一樊金寶使了詐，並不是眞的往下滾，那他就會暴露在他的鎗嘴之下，危險得很了。

伏了一會，聽不到有何動靜，他才用手撐着站起來，一拐一跳地往樊金寶滾下去的地方走去。

他並不是直綫往前走，而是繞個半圓往那邊走去。

走到山邊，距樊金寶滾下去的地方約一丈距離，蕭原探頭往下望。

樊金寶果然滾了下去，已經連滾帶滑，滾到半山腰那裏。

蕭原忙向樊金寶開了兩鎗，但都射不中他。

不過，却嚇得樊金寶不敢再往下滾，趴在地上，朝蕭原開了一鎗，子彈在蕭原的頭上射過。

蕭原忙將頭伏低，沒有還擊，他不想浪費子彈。

就這樣，兩人僵持着。

樊金寶首先忍不住，向上叫道：「你捉不到我的，你是誰？」

蕭原這次開口叫道：「樊金寶，你跑不了的，你遲早會流血太多，支持不住，甚至會死去！」

「你嚇不倒我！」樊金寶的腿傷一直在流着血，「你有種的，何不下來捉我？你捉不到我的！」

「樊金寶，那咱們就耗下去，看你能夠支持多久！」蕭原決定與樊金寶耗下去。

「你到底是誰？」樊金寶恨死蕭原，一直想知道他是誰。

蕭原可不怕被樊金寶知道他的姓名，因此答道：「你聽着，我叫蕭原！」

樊金寶顯然未聽過蕭原的大名，沒有甚麼反應。

蕭原看他不做聲，他也不吭聲，與他耗下去。

突然間，樊金寶往下疾滾！

蕭原立刻向他開鎗射擊，可惜都射不中。

吸口氣，蕭原再向樊金寶開了一鎗！

這一次，射中了樊金寶。

樊金寶痛叫一聲，往下滾的身形猝然停下來。

原來，他的右手臂被鎗彈擦傷了。

蕭原在樊金寶停下的刹那，亦疾往下滾！

他是看准了下面約二丈處有一塊凸出的山石，才滾下去的！

滾到那塊山石前，便被阻住，蕭原便在那塊石下伏着，監視着樊金寶的動靜。

樊金寶發覺蕭原往下滾，忙向他開了兩鎗，由於有那塊大石遮擋着蕭原往下滾的身形，那兩鎗根本無法射中蕭原，氣得他口裏吐出一連串的髒話！

蕭原哈哈大笑起來。

他是想激怒樊金寶，那他就有機可乘。

樊金寶似乎沒有被他的笑聲所怒，反而沉默下來。

兩人又耗下去。

蕭原極有信心與他耗下去，他相信樊金寶遲早會支持不住的。

大約過了一刻鐘左右，樊金寶忽然大叫。「姓蕭的，我認輸了，我身上還有千多大洋票子，都給了你，我相信比懸賞通緝我的數目要多，你捉我，無非想得到那筆賞金，我將身上的錢都給了你，你放我走，怎麼樣？」

蕭原一口拒絕樊金寶。「就算你給我一萬大洋，我也不會放你走！」

頓一下，又道：「我不會放你走，讓你再去作惡害人幹壞事的！」

「姓蕭的，你不但是笨蛋，還是個大蠢材，大傻瓜！你爲了錢才捉我，如今我給你比賞金多得多的錢，你居然不要，寧願捉我，你他媽的，你以爲這樣做，他們會給你一個大奬章甚麼的？那當不了飯吃！」

跟着，是一連串不堪入耳的髒話。

蕭原却一點也不動氣。

「姓蕭的大笨蛋，我與你拚了！」樊金寶忽然竄起來，一邊開鎗，一邊往上衝！

看樣子，他眞的豁了出來，要與蕭原拚個生死，雖然一拐一拐的，却衝得頗快。

蕭原伏在石後，一直沒有還擊，只是緊緊注視着往上衝的樊金寶。

樊金寶忽然脚下一滑，重重地跌倒下去，連手上的鎗也跌飛出去。

他立刻跳起來，撲向飛跌出七八尺外的那支匣子鎗！

一下鎗聲即時響起，鎗彈擊在樊金寶身旁的地上，濺起一蓬塵土，嚇得他急忙倒回地上。

但他馬上又竄起來，撲向那支匣子鎗！

鎗聲又响，樊金寶身旁的地上，又濺起一蓬塵土，嚇得他又倒撲回地上。

一聲吆喝隨即响起。「樊金寶，你若再不識趣，我不會再手下留情，鎗彈會在你身上開個血孔！」

樊金寶趴在地上，不敢再動。

他知道，蕭原可不是虛言恫嚇。

蕭原慢慢地從石後爬出來，跟着往下滑落去。

他手上的鎗一直指着樊金寶！

樊金寶瞪大雙眼，定定地望着往下滑的蕭原，臉色變幻不定。

蕭原小心地往下滑，口裏警告道：「樊金寶，別耍花樣，怎也快不過從鎗嘴射出來的子彈的！」

樊金寶破口大駡：「姓蕭的，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你等着瞧吧！」

蕭原冷笑一聲。「樊金寶，我這個人從來不相信邪的！你還是省回一口氣，留着暖暖肚子吧！」

「我與你拚了！」樊金寶忽然撲起來，手上晶光乍閃，原來他的手上赫然藏着一支小巧的掌心雷。

鎗聲响起。

樊金寶揚起右手陡然像被大力撞擊了一下般，震抖了一下，手掌上的那支掌心雷脫手飛了出去，手腕上血光乍現。

蕭原手上的匣子鎗對準了樊金寶那隻在流血的右手腕！

樊金寶整個人像被人點了穴道般，定住不動，一臉驚駭痛苦之色，駭然望着蕭原手上那支指着他的鎗嘴！

「你怎知道我心掌藏着掌心雷的？」樊金寶終於開口問道。

「我並沒有猜到你手心藏着一支掌心雷！」蕭原冷然道：「但我却知道，像你這種窮兇極惡的悍匪，一定不會束手就擒的，就像一頭受了傷的豹子那樣，會臨死反噬，所以，我一直提防着，你一動，我馬上便動，我不是對你說過，你快不過我的麼？你現在相信了吧？」

樊金寶的臉抽搐了一下，嘶吼道：「是我小覷了你，料不到你的鎗法如此快而準，我眞不甘心栽在你這個人的手上。」

話聲未落，猛地撲向蕭原。

蕭原沒有閃避，右脚踢向樊金寶那條受了傷的右腿！

「啪」地一聲，那一脚踢在樊金寶的右腿傷口上，痛得他渾身抽搐了一下，慘叫一聲，歪跌在地上，哀叫着在地上滾來滾去。

蕭原盯着樊金寶，嘴角噙着一抹冷笑，不敢大意，手上的匣子鎗一直緊緊地指着樊金寶。

樊金寶哀叫滾動了好一會，才虛脫地癱在地上，一張臉煞白。

蕭原這才將鎗收起來，掏出一副手銬，將樊金寶的一雙手反銬起來，這才拿出金創藥，替他受了鎗傷的右手腕及右腿敷上藥，再包紮好。

他之所以替他敷藥包紮，是不想樊金寶因爲傷重流血過多而死，押一個活人回去，總比押運一條死屍舒服點。

之後，他坐在樊金寶的身邊，思量着如何才能將樊金寶押到附近的鄉村鎮集。

本來，他要不是跌傷了左脚，不難將樊金寶押到附近的鄉村鎮集，但如今他與樊金寶都不良於行，他自己行走已感艱難，如何還能押着樊金寶走路？

這確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最後，他決定將樊金寶留在這裏，他下山去找人幫忙，將樊金寶抬回去。

於是，他將樊金寶的褲帶解下來，將他的雙脚綁個結實，又斬了一條樹椏，當作拐杖，往山下走去。

俗語有謂：上山容易下山難。山勢雖然不算陡，但拄着一根拐杖下山，却不容易，而且很辛苦。

好不容易走到山脚，累得他靠在一棵樹上直喘氣，非要歇一下，無法再往下走。

驀地，他瞥到山脚下有一條人影閃沒在一塊石後，心頭劇跳了一下，脚一軟，一屁股坐在地上，手上的鎗却握得緊緊的，直指着那塊石。

剛才，他並不是嚇得脚軟，才跌坐下去的，那是他出於本能的反應，坐下去，總比站着時的目標沒有那麼大！

在未清楚那條人影是甚麼人之前，那當然小心一點的好，要不，吃虧的會是自己。

「甚麼人？出來！」蕭原吐口氣，疾喝出聲。

那塊大石邊恰好閃出半個腦袋來，聞喝之下，急不迭縮回石後。

「快出來，要不，我開鎗！」蕭原又喝叫。

「不……要開鎗……」石後响起一把驚慌中帶着稚嫩的聲音。「我……出來……你不要……開鎗……」

蕭原一聽，一顆心頓時定下來。

他聽出，石後那人應該是一個大孩子。

既然是一個大孩子，那就不會是土匪之類的壞傢伙，自然不會對他構成威脅。

「小兄弟，別怕，出來吧，我不是壞人，不會傷害你的！」蕭原放緩聲音道。

「你……眞的不是……壞人？」石後那人怯怯地問。

「當然不是。」蕭原將手上的鎗垂下。「我是專門對付壞人的，你不用怕啊，出來吧。」

石後那人慢慢地探出頭來，蕭原微笑着，好教石後那個大孩子放心。

石後的人探出半邊臉，窺視着蕭原，那雙眼睛黑溜溜的，好精靈，打量着蕭原。

蕭原笑得更親切。

那個人大概被蕭原的笑容感染了，那雙黑溜溜的眼睛眨了一下，終於從石後走出來。

不過，從他的臉色可以看得出，他仍然懷着戒心的。

蕭原沒有猜錯，那個人確是一個大孩子，看上去大約十二三歲，精壯得像一條小牛犢，皮膚黑黝黝的，手上握着一柄柴刀，睁着眼直望着蕭原。

蕭原爲示友善，朝那大孩子咧嘴一笑，同時將手上的匣子鎗插回褲頭上。「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

那小傢伙却不答他，反問：「你是甚麼人？」

蕭原笑容不減。「小兄弟，我叫蕭原，是追踪一個逃匪來到這裏的。那個逃匪剛才已被我捉住，就在山腰上（說到這裏，他伸手往山腰上指了指），那個逃匪被我打傷了，不能行走，我在昨晚也跌傷了左脚，行走艱難，你可否幫忙一下？」

那小傢伙思疑地看着蕭原。「你是幹甚麼的？爲甚麼要捉逃匪？」

蕭原透口氣。「小兄弟，我是專門捉拿那些被官府緝捕的大賊惡匪的捕手，我是一個好人，你不用害怕，你識字麼？」

那個大孩子遲疑了一下，才道：「識字。我小時候曾經讀過三年私塾。」

「那你看一下這張公文，便知道我是不是好人。」蕭原說完，便從身上拿出那張縣府發給他的緝捕樊金標的公文，往山脚下扔下去。

那個大孩子跑前去，將那張公文撿起來，仔細地看了一遍。

公文上的字他雖然只認識大半，意思他還是懂的，他將那張公文摺好，抬頭對蕭原道：「你果然是個好人，我相信了。」說着往山上跑去。

蕭原透口氣，高興得笑起來。「小兄弟，你可以幫我一個忙麼？」

那大孩子跑到蕭原的面前，微微喘口氣。「可以。」

蕭原大大地舒口氣，「小兄弟，你家距這裏有多遠？」

大孩子歪着頭想了一下。「約莫七八里吧。」

「小兄弟，你可否趕回去，叫村裏的人趕來，將我與那個土匪抬回村裏，我會給你們酬勞。」蕭原實在無法再走動，因爲這時候，他那條跌傷了的左脚，越來越痛，大概是剛才走下來時，觸動傷處，令到傷處更嚴重。

大孩子點點頭。「你在這裏等我，我馬上就回去，叫幾個人來抬你回去。」

蕭原點點頭，伸手拉拉他的手。「小兄弟，謝謝你。」

大孩子欲走，但又停下來。「你挺得住麼？」

蕭原點點頭。「挺得住。」

「那我趕回去找人來。」那大孩子說完，朝蕭原揚揚手，跑下山脚，趕回村去。

蕭原省起還未知道他的名字，叫道：「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

那大孩子扭頭道：「我叫向榮。」

蕭原自語道：「向榮，好名字。」

向榮就像一匹小野馬般，往山脚的左邊去了。

＊　＊　＊

向榮居住的那條山村頗大，叫玉盤村。

蕭原在向榮的家中養了一日傷，算算只剩下三日便到限期，若要在期限之前趕回那個小縣城，必須馬上趕回去。

可惜，他的左脚跌傷了，樊金寶的右腿更受了重傷，兩人都不良於行，若要在期限之前趕回去，只怕不可能，除非坐馬車。

幸好，村子裏有幾輛馬車，蕭原請向榮的父親代爲租了一輛馬車，載他與樊金寶趕去那個小縣城，估計，若是趕得快，大約在期限之前可以趕到小縣城。

在向榮的家中住了兩日，蕭原已與向榮成了好朋友，這天早上，坐上馬車離開村子時，向榮一直在馬車旁邊轉着，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

蕭原也感到有點不捨，摸着向榮的腦袋。「向榮，再過兩年，你便長大了，你若想到外面闖的，可以來找我，有空，我一定會來看你。」

向榮目光一亮，欣喜地道：「蕭大哥，眞的麼？」

蕭原用力點點頭。「當然是眞的，你去拿紙筆來，我將地址寫給你，你若想找我，按着地址去找我，一定找到，若我出了門，你可以按着另一個地址去找我的一個朋友，他一定會收留你的。」

向榮點點頭，急急走回家，拿了紙筆，交給蕭原。

蕭原將自己的地址及一個朋友的地址寫在紙上，遞給向榮。「好好留着，別遺失了。」

「嗯！」向榮用力點點頭，將那張紙小心地摺好，緊緊拿在手中。

這時，向榮的父親與那個趕車的——是向榮的一個表叔，名叫石龍，合力將樊金寶抬上車。

樊金寶這兩日來，悶聲不吭，手上及腿上的傷口好了一點，整天沉着臉，令到向榮的弟妹都不敢看他，說他很兇。

蕭原也懶得理會他，橫豎與這種人也沒有甚麼好說的。安放好樊金寶後，馬車便可以啓程了。

石龍坐在車轅上，手執轠繩，只要吆喝一聲，馬車便走動。

「再見。」蕭原朝向榮及他的父親揮手道別。

「蕭大哥，你的脚傷還未痊癒，一路上要小心啊。」向榮直揮手。

「蕭老兄，不送了。」向榮的父親道。

「向老哥，打擾了，謝謝你。」蕭原感激地道：「代我向嫂子說一聲謝謝。」

跟着又對向榮道：「向榮，你是老

大，要聽爸媽的話，照顧弟妹啊！」

「蕭大哥，我會聽你的話的。」向榮眼中有淚光。

蕭原不想看到向榮哭，免得心裏難過，對石龍道：「石老哥，起程吧。」

石龍答應一聲，跟着一抖馬韁，吆喝一聲，那匹馬四蹄一動，馬車便向村口馳去。

蕭原朝向家父子揮手。

向榮却追着馬車，邊跑邊揮手，一直送出村口外面，才停下來，直到馬車轉入前面的彎路，看不見了，才走回村去。

這時候，太陽才升起來。

＊　＊　＊

馬車走得很快，晌午時分，已趕了差不多四十里路，在一處叫坳頭墟的地方停下來，吃了午飯，餵飽馬兒後，便再次上路。

傍黑的時候，來到一個叫龍蟠鄉的地方，蕭原示意在這裏過一夜。

龍蟠鄉是一條大鄉，少說點，也有三四百戶人家，據石龍說，這條鄉乃是附近二三十里內最大的一條鄉，鄉內設有墟場，所以，開設有旅店。

石龍以趕車爲生，到處走，龍蟠鄉到過不下十次，說得上是龍蟠鄉的熟客。

他一逕將馬車趕到一家叫安記的旅店前，馬車才停下，一個伙計便從旅店內走出來，親熱地對石龍笑道：

「石老哥，又見你了，生意好啊！」

石龍也笑道：「王老哥，托賴，托賴，又來打擾你了。」

「那裡，那裡！」那姓王的連聲道：「難得你來光顧，我要謝你才是。」跟着又道：「石老哥，快請坐坐歇一下。」接着叫來一個小伙子，將馬車帶到後面。

石龍將馬韁交給那個小伙子，然後扶樊金寶下車。

蕭原早已下了車，那個姓王的店家忙請敎蕭原貴姓，當他看到樊金寶手上帶着手銬，臉上現出一抹異色，却沒有多問。

進入店內，蕭原要了兩個房間。

石龍將樊金寶扶入一個房間後，馬上便去照顧他那輛馬車。

馬車是他的生財工具，也是他的財產，他當然緊張。

那姓王的原來是店主人，那個小伙子是他的兒子，由於不是大城大鎮，來住的人不多，因此，他們請不起伙計，只好全家出動，經營這家旅店。

姓王的店家見石龍往外走，忙跟在他後面，悄聲問，「石老哥，僱你那輛車的是甚麼人？怎麼那個人手上扣着手銬的？」

石龍每一次到龍蟠鄉，都住在這家店子，說得上是老主顧，聽王老闆那麼說，只好對他說：「王老哥，那個扣了手銬的人是一個通緝犯，那個蕭老哥是一個追捕手，聽他說，是專門緝捕那些官家懸賞緝捕的逃犯的，那個逃犯在兩日前被他捉住，由於兩個人都受了傷，所以，便僱了我那輛車，押那個逃犯回當地法辦。」

「啊，原來是這樣的。」王老闆這才放下心來，跟着問道：「石老哥，仍是在店裏吃飯麼？」

原來，爲了多賺點錢，店裏還供應客人膳食。

「這我可作不得主。」石龍道：「待我去看過馬車後，問過那位蕭老哥後，再對你說。」

「好的，好的。」王老闆連聲道：「今日，我買了幾隻野兔，這個天氣，來一煲紅燒兔肉，好味道啊！」

石龍咽口口水，點一下頭，加快脚步往外走。

結果，石龍徵得蕭原的同意，就在店裏吃晚飯。

晚飯就開在蕭原與樊金寶所住的房間內。

蕭原恐怕樊金寶會逃走，所以，與他同房，石龍則一個人睡一個房間。

說眞的，王老闆的女人弄菜果然有一手，那煲紅燒兔肉味道眞好，蕭原吃得高興，吩咐店家送一斤米酒來，與石龍喝起來。

樊金寶雖然是犯人，蕭原却沒有虐待他，不但同枱吃飯，還給他酒喝。

樊金寶却像啞子一樣，不發一言。

飯後，歇了一會，抹過臉，洗過脚後，便上床睡覺。

因爲，明天大清早便要起程趕路，這樣，可以多趕一點路，今日已差不多走了八十里路，蕭原估計，若照這樣的脚程，第三天的黃昏時分，便可以趕回那個小縣城，在期限之前，將樊金寶押回去。

一夜無事，翌日大清早，蕭原結算了房錢，便又起程趕路。

＊　＊　＊

由於要趕路，馬車在天色全黑下來後，才來到一個鄉鎮。

石龍將馬車趕入鄉鎮內，找地方投宿。

馬車走入鎮口內，蕭原看到街上黑沉沉、冷清清的，心裏感到有點奇怪。

雖說天氣頗冷，但時候不算太晚，照說，不會冷冷清清的，那些店舖不會這麼早便關門不做生意。

石龍也感到有點異樣，扭頭對蕭原道：「蕭老哥，天才黑了不久，睡覺還未到時候，怎麼家家戶戶都關上門？莫不是發生了甚麼事吧？」

蕭原兩道目光往街上掃視着。「石老哥，情形確是有點不對，你以前曾來過這裏麼？」

石龍吸口氣，甩了個响鞭。「年多前，曾來過一次。那時候，入夜後，

街上很熱鬧的，如今却黑沉沉、冷清清的，眞叫人奇怪。」

那匹馬似乎也感受到那種不尋常的氣氛，不安地嘶鳴一聲，脚步慢下來，似乎不願往前走。

「蕭老哥……」石龍扭頭看着蕭原，欲言又止。

蕭原已明白他的意思。「石老哥，算了，既來之，則安之，咱們只在這裏過一夜，明天大清早便走，管他的！」

石龍不再說甚麼，將馬車駛到一家店舖前停下來。

不用說，這家店舖是一家旅店。

蕭原抬頭往招牌上看一眼，上面寫着康記老棧四個大字，果然是一家客棧。

有燈光從門縫處透射出來，証明店內的人仍未睡覺。

石龍跳下車，上前拍門。

裏面立刻有人問：「誰啊？」

「投棧的！」石龍大聲說。

裏面的人又問：「那裏來的？」

「龍蟠鄉那邊。」石龍又答。

「請等等，這就來開門。」話聲中，脚步聲移近門前，跟着一扇門板拉開來，一個人探出頭來。

「小哥，怎麼這樣早便關門啊，賺夠了麼？」石龍笑對那個開門的年輕人道。

那個年輕人張惶地往外左右張望一眼，跟着再將另一扇板門打開，急急對石龍道：「這位老闆，你們快進來。」

跟着又道：「你這輛馬車麼？對不起，請你自己快快牽到後面的馬棚內，從後面進來。」

說完，連連往外張望。

石龍本想問個清楚，但却忍住，將樊金寶扶下車，叫那個伙計幫忙扶入店內，他自己急急將馬車牽往後面的馬棚。

那個年輕人看到樊金寶手上帶着手銬，臉現驚疑之色。對走在後面的蕭原道：「老闆，他是……甚麼人？」

蕭原道：「他是一個逃犯，我押解他回犯案的地方受審。」

那個年輕人聽他這麼說，誤以爲他是當差吃餉的，不敢再說甚麼，快快將樊金寶扶入店內，却不忘對蕭原說：「長官，勞煩你將門關上，下門。」

蕭原聽他那麼說，雖然心裏奇怪，還是轉身將門關上，並上了門。

驀地，他聽到外面响起一聲尖銳的駭叫，以及一聲馬嘶聲！

蕭原頓時臉色大變，急忙拔門，開門衝出去，同時疾喝一聲：「替我看守着那個犯人，不要被他跑了！」喝聲中，人已往外衝出去！

他聽出，那一聲駭叫是石龍發出的。

絕無疑問，石龍一定發生了甚麼事，才會駭叫。

那個年輕人也臉色大變，顫聲道：「長官……快回來……不要出去！」

蕭原怎會理會他的呼叫，往屋外奔去，同時大叫：「石老哥，發生了甚麼事？」

在衝出門後，他已經將插在褲頭的匣子鎗抽了出來。

石龍却沒有答他。

蕭原心頭一緊，扳開了機頭。

轉過屋角，他一眼便看到那輛馬車停在屋後馬棚的地方，但却不見了石龍。

他心頭一懍，呼叫一聲：「石老哥！」

石龍却沒有回應。

蕭原禁不住心頭一沉，邊往馬車跑去，邊朝天開了一鎗！

那匹馬被鎗聲嚇得跳了一下，發出驚嘶聲。

鎗聲也驚動了鄉鎮上的人家，但却沒有人出來瞧看。

蕭原跑到馬車前面，那匹馬被蕭原的脚步聲嚇得跳動着欲往前跑，蕭原忙一把抓住那根韁繩，才將那匹馬拉往。

將馬車拉停，蕭原邊往地上掃視，邊呼叫：「石老哥，石老哥！」

不但石龍沒有回應，地上也沒有石龍的影子。

他大爲驚奇，在附近搜尋起來。

終於被他在一處屋角的墻下，發現了一條躺在地上的人影。

他忙跑過去，天雖然黑，但仍然一眼便認出，地上躺着的是一個人，而且正是石龍！

石龍躺在地上，一點動靜也沒有，不知是生是死。

蕭原忙蹲下來察看，口裏叫道：「石老哥，石老哥！你怎樣了？」

石龍一點反應也沒有，蕭原忙伸手到石龍的鼻端，探查他是否還有氣息。

還好，石龍仍有氣息，只不過暈倒過去。

蕭原禁不住舒口大氣。

不過，他跟着發現石龍的頸側血管部位，有幾個很小的破孔，在流着血。

蕭原無暇細察石龍頸脖上那幾個小血孔是怎樣弄出來的，馬上拿出金創葯，敷在那幾個血孔上！

之後，他抱起石龍，走到馬車前，將他放在車上，拉着韁繩走向馬棚。

直到這時，仍然沒有一個人出來瞧看發生了甚麼事。

到底這個鄉鎮上發生了甚麼事，鎮上的人都早早便關了門，沒有人敢出來瞧看一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石龍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若是被人襲擊，他爲何會被人襲擊？

這兩個問題一直在蕭原的心中盤繞着。

馬棚的門是關着的，推不開，蕭

原只好用力拍門，並大聲叫：「開門，讓我進來，有人受了傷，我是剛才來投棧的，快開門！」

好一會，馬棚內才有人驚怯地道：「你……眞的是……人？」

蕭原又好氣又好笑：「不是人，難道是鬼不成？」

馬棚內那個人「哇」地驚叫一聲，沒了聲息。

蕭原不由又怒又氣：「開門啊，再不開門，我便撞門了！」

「別……別……撞門！」馬棚內那人顫着聲道：「我開門，我這就開門。」

跟着是一陣悉索的脚步聲遲疑地移到門前。「你……眞的是人！」裏面那人又顫聲問。

蕭原沒好氣地道：「當然是人，你搞甚麼鬼，還不開門？趕車的暈了過去，快讓我進去救醒他！」

門內那人這才將門打開，先是開了一條縫，看清楚蕭原果然是人，才將門完全打開。

蕭原一邊將馬車拉進去，一邊奇怪地道：「你到底怕甚麼？怕我是鬼？」

開門的那人是個老頭子，聽蕭原那麼說，眼中閃過一抹恐駭之色，瑟縮了一下，顫聲道：「鬼，鬼，我就是怕你是鬼！」

蕭原怔了一下，雙眼一睜，瞧着那老頭兒。「你們怕鬼？你們這裏鬧鬼麼？」

老頭兒連連點頭：「咱們鎭上確是鬧鬼，要不，怎會天一黑，便家家關門閉戶，你是外來人，難怪不知道。」

說着，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

蕭原還想再問，一眼看到躺在馬車上的石龍，想到救人要緊，便忍住心中的好奇，邊抱起石龍，邊對急急關門上門的老頭兒道：「大叔，我要救醒他，煩你將車卸下，照料那匹馬。」

老頭兒關好門，答道：「放心吧，我會照料馬匹的了。」

突然驚聲道：「阿哥，他不是遇到鬼，嚇暈過去吧？」臉上滿是驚恐之色。

蕭原無暇再與他說話，抱着石龍，往後門走去。

後門也是關上的，不過，蕭原在門前叫了一聲：「開門！」那扇門很快便打開來，正是那個年輕人。

當他一眼看到暈了過去的石龍，頓時臉色驚變。「他……遇上……鬼。」

蕭原不答他，問：「那個逃匪呢？」

年輕人道：「在前面，我兩個哥哥看着他，跑不了。」

蕭原走入屋內，問道：「你們這裏眞的鬧鬼？」

年輕人驚悸地道：「還有假的！才入黑，鎭上的人便不敢上街，家家關門閉戶，你才到鎭上，怪不得你不知道。」

蕭原抱着石龍急急往前面走去。「你看到那些鬼物麼？」

「我要是看到，不被嚇死才怪？」那個年輕人道：「幸好我沒有遇上那些鬼物，要不，像黃牛那樣，被嚇得痴痴呆呆的，那就慘了。」

說着，蕭原已走到前面，坐在那裏的幾個人看到蕭原抱着一個人走來，都驚異地站起來，只有一個人沒有站起來，那人就是樊金寶。

樊金寶坐在牆角的一張櫈子上，在他的前面，是兩個壯健的年輕人。

那幾個站起來的人中，有一個年紀約五十上下的，開口問道：「阿哥，你抱着的人怎麼了？」

後面那個年輕人搶着道：「阿爸，他是個長官，抱着的就是牽馬車到馬棚的趕車的老闆，他可能遇到鬼物，嚇暈了。」

那個老者與他幾個人聽年輕人那麼說，臉上都變了色，驚恐地望着暈過去的石龍。

聽那年輕人對那老者稱呼，兩人原來是父子。

「長官，他頸上有傷口，莫不是被鬼物咬傷？」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驚恐地看着石龍頸上的傷口。

蕭原先不答那漢子，將石龍放在一張長椅上，才扭頭對那個漢子道：「我不知道他遭遇了甚麼事情，我發現他時，他已暈倒在一處牆角下，你們應該也聽到他的叫聲的，爲何不出去救人？」

那個老者與其他幾個人都面面相覷，沒有吭聲，臉上露出驚怕爲難之色。

沉靜了一會，一個年輕人終於開口道：「長官，我們並不是見死不救，實在那些鬼物非比尋常！不是我們可以對付得了的，鎭上有幾個不信邪的人，結果，都被鬼物招死，吸血！」說到這裏，禁不住打了個冷顫。

蕭原聽那年輕人那麼說，總算明白他們爲何閉門不出去救人，原來他們怕被鬼物所害。

由於種種的傳說，鬼怪妖魅之物，總是給人一種詭異恐怖的感覺，所以，一般的人，對於鬼怪妖魅，都敬而遠之，心生恐懼。

蕭原以前一直不大相信有鬼神之說，但自從那一次在湘西遇到走屍，見識過那種妖異恐怖的走屍圍攻後，他終於相信世上有鬼神之說，對於那些鬼怪之物，心裏有一種輕微的懼怕。

在他來說，他不希望遇上鬼物，但遇上了，他却不怎麼驚怕，因爲，有了上一次可怖的遭遇，他總算見識過了，沒甚麼可怕的！

不過，他也明白一般人對鬼魅妖怪的恐懼心理，所以，他並不怪那個老者及其他幾個人龜縮在屋內，不敢出外去救石龍。

樊金寶一直坐在牆角櫈子上，像啞子一樣，半聲也不吭。

蕭原也不再說甚麼，俯身察看石龍頸上那幾個傷口。

由於傷口已敷上葯，並止了血，所以，必須要抹去葯末血跡，才能够看清楚石龍脖上的傷口。

蕭原請那個年輕人去捧一盆水來。

那個年輕人很快便去捧了一盆水來，還放了條毛巾在木盆內，蕭原擰乾毛巾，輕輕地替石龍抹去頸脖上的葯末血漬。

除了樊金寶外，所有的人都圍在長椅前，看着蕭原用毛巾抹去石龍頸脖上的血漬及葯末。

「牙齒痕！」那個年輕人眼尖，第一個看出來，失聲叫出來。

各人的臉色遽變，那個老者（蕭原後來才知道，他就是這家旅店的老闆）陡地吸了口冷氣，顫聲道：「確是牙齒印，是被鬼物咬出來的。」

其他的人都已看出，石龍頸脖上的傷口，是被牙齒咬破的，一共有兩排傷口，却不是兩排並列的，而是上下略呈弧形，上面那一排有三個血口，下面只有兩個。

蕭原自然亦看出來，想想石龍當時的情形，禁不住也打了個寒顫。

試想一下，如有一鬼魅之物，揑住你的脖子，一口噬在你的頸脖上、吸你的血，那情景有多詭異恐怖，膽小一點的恐怕當場嚇破膽。

「他一定遇到那些可怕的鬼物。」那個三十多歲的漢子驚顫地道：「他沒有被鬼物吸乾血而死，眞命大！」

除了蕭原外，每一個人都臉青唇白的，一個身子不聽使喚地「嗦嗦」顫抖着。

「我說，一定是乍然响起的一下鎗聲，將鬼物嚇走，救了他一命。」其中一個雙眉粗黑的年輕人突然叫起來。「長官，那一鎗是不是你開的？」

蕭原點點頭，覺得那粗黑眉毛的年輕人說得未嘗沒有可能。

驀地，另一個年輕人疾喝一聲：「喂，站住別走！」

蕭原聞聲扭頭望去，只見樊金寶已悄悄移到通向後面的通道口前，不用說，他想乘各人留意床上的石龍時，欲逃走，幸好及時被那個年輕人發現。

由於他腿上的傷很重，行走不便，走不快，要不，只怕他早已逃到後面去了。

被那年輕人一喝，他自知逃不了，只好站住。

蕭原走到樊金寶的面前，冷笑道：「樊金寶，你想逃？你死了這條心吧，要是讓你逃了，眞是天無眼，本來，我不想太爲難你的，但爲了安全起見，我只好將你的雙脚也鎖起來。」

說完，拿出一條鐵鍊，再拿出兩把鎖，將樊金寶的雙脚鎖起來。

那條鐵鍊及兩把鎖，是向向榮的父親買的，在向榮家養傷的那兩日，蕭原就用那根鐵鍊，將樊金寶的雙脚鎖扣起來，以防他逃走，在離開玉盤村時，他不想他手脚全被鎖上，走動艱難，便除下脚鐐，想不到一念之慈，差點被他逃了，只好再將他的雙脚扣上。

樊金寶被扣上「脚鐐」，慢慢地走向牆角那張櫈子，每走一步，都發出「叮噹」聲，他今後想再逃，只怕很容易便被人發現。

說起來，也難怪他想逃的，貪生怕死，乃是人的本性，何況，他被押回那個小縣城後，有死無生，他不想死，當然不會錯過每一個能夠逃走的機會。

* * *

搽了葯油後，石龍終於醒過來。

他醒來後的第一個反應，張口發出一聲駭叫，跟着大力掙扎，臉上現出驚恐之色。

蕭原忙輕拍他的臉頰。「石老哥，安靜點，沒事了，不要慌。」

石龍這才完全清醒過來，睜開雙眼，一眼看到蕭原，猛地伸手抓住蕭原的雙手，駭然道：「蕭老哥，救我，鬼！有鬼啊！」

蕭原輕聲道：「石老哥，別怕，你被我救回來了，那鬼物不會再傷害你。」

那個老闆及其他人眼看石龍那恐駭欲絕的樣子，都感到一陣毛骨聳然，不由自主往四下裏張望，彷佛屋內藏有無數看不到的鬼影，隨時會撲出來。

石龍急促地喘了幾口氣，情緒才稍爲安定下來，可想而知，他受到的驚嚇是何等强烈。

「那一位，請拿杯水來給他喝。」蕭原反手執住石龍的手，好讓他鎭定下來。

那個年輕人馬上去倒了一杯水來，遞給蕭原。

蕭原接過，溫聲對石龍道：「石老哥，喝口水，那就會好一點。」說着一手扶起石龍，餵他喝水。

石龍一口氣喝掉杯中的水，情緒果然平復下來。

那個老闆立刻問：「石老闆，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石龍本已平復下來的神色，立刻又激烈地起了變化，「鬼！鬼！我見到鬼！」臉上盡是驚恐之色。

「石老哥，別怕，我們這許多人與你在一起，那些鬼物不敢作祟的！」蕭原輕輕拍着他的肩頭安慰他。

石龍漸漸安定下來。

那個老闆與他的家人，却心中直發毛，瑟縮地互相靠近一點，好給自己壯膽。

「石老哥，你遭遇到甚麼，慢慢說。」蕭原按着石龍的肩頭，好讓他心頭安定。

石龍深吸了兩口氣，將他遭遇到的事情說出來。

＊　＊　＊

石龍拉着馬車，剛走到馬棚前，驀地，一陣寒風吹來，禁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顫，沒來由地心頭一陣發慌。

他急忙加快脚步，往馬棚走去。

驀地，一聲鬼叫在黑暗中響起。

他心頭「怦怦」地跳了一下，全身汗毛直豎，頭皮發痲，背脊寒氣直冒，差點便撒腿就跑。

吸口寒氣，他壯着膽，慢慢地扭頭往鬼叫發出的地方望去。

不望猶自可，一望之下，嚇得他全身像跌落冰窟中那樣，禁不住發出一聲駭叫，軟倒下去。

（蕭原就是聽到那一聲駭叫，跑出來的。）

你道他望到甚麼？

原來，他望到一條鬼影，那張臉只有一雙閃射出幽藍異光的眼睛，以及一張血紅的大口！

那張臉竟然是沒有雙耳及鼻子的！

這樣的一張臉，你說，有多詭異恐怖！

石龍沒有被嚇破膽，算他膽大的了。

就在他軟倒下去的時候，他根本看不清楚那鬼物是怎樣閃撲到他身前的，他陡覺頸脖一緊，頓時叫不出聲來！只覺全身像癱瘓了一樣，跟着，他看到那張血口一下子咬住他的頸脖上，先是一陣發癢，跟着一陣劇痛！

他感到自己體內的血被吸出來，剎時魄散魂飛，奮力掙扎，却無能爲力，就像中了邪一樣。

驀地，一下鎗聲響起（就是蕭原朝天開的那一鎗），那噬在石龍頸脖上的鬼物似乎受了驚，石龍只覺頸脖被噬咬的地方一鬆，原來那怪物的血口已鬆開噬咬着的地方，跟着，他感到被那鬼物攫抓起來，飄向一處屋角後，被重重地摔落在地上，接着，那張詭怖的鬼面向他湊過來，那個血口張開來，有如血盆大口，猛地向他的臉孔噬落下去！

他亡魂皆冒，頓時失去知覺。

這就是他遇鬼的經過。

＊　＊　＊

衆人聽完石龍的叙述後，只覺心頭發寒，頭皮發痲，不自覺地擠靠在一起，大氣也不敢透。

那太恐懼駭異了，各自在心裏想，要是自己遭遇石龍的情形，不嚇破膽，一命嗚呼才怪！

蕭原在未見識過那些走屍之前，一定不相信石龍看到的是眞的，但如今，他却相信石龍說的是眞的。

不過，他仍然問：「石老哥，你肯定當時仍然頭腦清醒？不是幻覺？」

石龍肯定地道：「我敢發誓，我看到的，都是眞實的！當時我的手脚雖然不能動，但眼能看，腦袋能想，我在看到那鬼物後，馬上嚇得暈倒過去，那就少受一點驚嚇！」

頓一下，又道：「你們不知道，當時的情形，有多恐怖駭人，當時，我寧願立刻死去。」

那個老闆與他的家人（原來那個三十多歲的漢子，是他的兄弟，那三個年輕人，則是他的兒子），都屏息着，驚嚇得說不出話來。

蕭原拍拍石龍的手背。「好了，現在沒有事了，待我替你敷治包紮好頸上的傷口。」

石龍點點頭，臉上猶有餘悸。

那麼恐怖詭異的經歷，相信每一個人都不可能那麼快便忘記掉。

「石老闆，你可說撿回一條命。」

好一會，那個老闆才吁口氣。

石龍苦笑道：「命撿回，膽却差點嚇破，想想，也膽顫心寒，這一輩子也忘不了。」

一頓，又道：「經過這一次之後，我不敢再走夜路了，只怕時常會發噩夢。」

「唉，也不知那鬼物在此擾攘害人多久才消失。」老闆的兄弟——那個三十多歲的漢子嘆口氣：「自從鬼物出現後，弄得鷄犬不寧，人心惶惶，有些人家甚至搬到別的地方去居住，再這麼鬧下去，只怕這裏會變成一座荒鎮。」

「九叔，若是……越鬧越兇，無法住下去，只好遷到別的地方去過活。」那個粗眉年輕人道。

他是老闆的大兒子。

那個發現樊金寶想逃走的年輕人，是老闆的二兒子，那個年輕人則排第三。

老闆姓張，名一澤，小時讀過幾年私塾，祖上有點家產，不但開了這家旅店，也有田收租，生活過得去。

他的兄弟名叫張九濤，至今仍未成家，與兄長住在一起，沒有分家，幫忙打理旅店的生意。

蕭原抬頭道：「老闆，有否請有道的僧道設壇驅鬼？」

「當然有。」張老闆道：「就在七日前，請了三個茅山道士回來開壇驅鬼，那一晚及第二晚沒有鬼物出現，我們都以爲將鬼物驅走了，那知道，第三晚，鬼物又現，不但殺了一頭牛，吸乾牛血，還殺死一個半夜上茅厠的人，是被鬼物用手插入胸腹殺死的。只好再請那三個茅山道士來驅鬼，那知道，三個道士不但驅不走那鬼物，連他們也鬥不過那些鬼物，結果兩死一傷。」

「那個受了傷的道士翌日一溜煙走了，連同伴的屍體也不帶走，口裏連說：『厲害！厲害！』結果，那兩個道士的屍體，還要我們將之葬了。」張九濤氣道：「後來，我們又請了幾個高僧做法事驅鬼，那幾個高僧也奈何不了那些鬼物，還被鬼物打走，我們眼見

連僧道也奈何不了那些鬼物，也就死了請僧道驅鬼之心，經過那兩次之後，那些鬼物越來越猖狂，以前，午夜過後才出現，慢慢地，晚飯後便出現，這兩日，天黑便出現，就在昨晚，有幾個膽大的鎮民忍不住，拚死也要鬥鬥那些鬼物，結果，只有兩個人倖免遇害，却嚇破了膽，其他幾個人不是被掐死吸乾血，便是被插破胸腹，腸臟盡露而死，看着也教人心悸恐駭。」

「你們這裏以前常鬧過鬼麼？」蕭原問。

「從未發生過，」張老闆搖搖頭，跟着嘆口氣。「鎮上的人，都想不出，怎會鬧鬼的，不少有錢人家，已搬到縣城暫住，咱們祖輩一向在這裏居住，想走，實在捨不得，唉，眞不知如何是好。」

蕭原靈機一動。「你們有沒有用火鎗對付那些鬼物？」

「當然有，」張九濤道：「但不奏效，雖然一鎗震散那些鬼物，但很快又聚現出來，奈何不了。」

「聽你們這麼說，那些鬼物豈不是無法制服驅除得了？」蕭原不大相信。

他認爲，人是萬物之靈，他不相信，鬼魅之類的妖邪，能夠橫行無忌，無人奈何得了，要是那樣，世間上豈不是鬼魅妖邪當道？

他盡管有點不相信，但不好說出來，免得張老闆他們感到難堪無趣。

「你們有沒有到附近查一下，是否有甚麼旁門左道的人物在暗中作祟？」蕭原提醒張老闆他們。

張老闆馬上道：「早幾日，我們已派人到附近各處去查看過，查不到甚麼，也曾經派人到附近的鄉村去詢問過，除了咱們這個鄉鎮外，其他鄉鎮都沒有發覺有鬼物出現，有些鄉村的人聽我們派去的人說得活靈活現的，都不大相信，唉，我們這個鎮不知犯了甚麼煞，招惹到鬼物，眞不知怎辦才好。」

蕭原聽着，心裏大是好奇，但想到明天便離開，也就不好多管閒事，於是，便向張老闆要了兩個房間，再請他弄一頓晚飯送到房中，便扶着石龍，押了樊金寶，到房間裏面歇一歇。

殭屍作祟　似眞似假

今晚的風似乎特別勁，躺在床上，聽着寒風在瓦面上，枝葉間掠過，呼嘯作響，仿似鬼哭神號，教人心底生寒，彷彿隨時有鬼影出現。

蕭原躺在床上，好一會也睡不着，偶爾，在寒風嘯掠聲中，聽到一兩聲教人毛骨聳然的怪叫聲，聽上去像貓頭鷹在怪鳴，又像是夜貓子在啼叫，總之，聽得人心頭一陣虛寒。

蕭原猜測，那種恐怖的鳴叫聲，有可能就是鬼叫。

他發覺樊金寶在輾轉反側，睡不着。

他在臨睡前，已用那根鐵鍊將樊金寶鎖在一張床脚邊，讓他睡在地鋪上，不怕他會逃得了。

要不是想到明天大清早便離去，蕭原眞想起床到外面去看一下，到底那幾聲凄厲的怪異叫聲，是否那些鬼物發出來的。

想到那一次在湘西山區遇到的那些走屍，他覺得，那些異物其實並不怎麼可怕，全是因爲那種種傳說，渲染得那些異物既詭秘，又可怕，世人才對那些異物如此恐怖驚怕。

終於，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長夜漫漫。

寒風在大地上，瓦面上，枝椏間，呼嘯掠過，就像在黑夜中的大地上遊蕩的幽靈那樣。

蕭原在做夢。

夢中，他發覺自己被一羣走屍包圍着，他想動，却無法動一下，他想叫，却叫不出聲，他驚嚇慌恐得拚命掙扎。驀地，那些走屍一個疊一個地，壓在他身上，像一座山一樣，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拚命掙扎，但全身都不聽他使喚，那張死眉死眼，白中泛黑的死人臉，與他鼻尖對鼻尖的，他全身汗毛直豎，他張口大叫，沒有聲音，忽然間，一聲驚怖的叫聲，把他從那驚怖的噩夢中，解救出來。

乍然醒來，他才發覺自己出了一身冷汗，一顆心突突直跳。

他張開眼，吐口氣，弄不清楚那一聲驚怖的叫聲是自己發出的，還是別的人發出的，他挺起身往床尾地上看一眼，只見樊金寶縮在被子內，微微動了一下。

他以爲樊金寶在發噩夢時，發出那一聲驚慌的叫聲：「樊金寶，剛才那聲叫聲，是你發出的？」

樊金寶在被窩內側轉一下身體，悶聲道：「我也被那聲驚叫驚醒。」

「莫非是石龍發出的？」蕭原心裏暗忖，但却沒有下床去隔壁房間看一下。

因爲，他不以爲石龍會出事。

一聲如泣如號的怪叫聲陡地隨風傳來。

蕭原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忙躺下去，縮回被窩內。

「鬼叫，是鬼叫，」躺在床脚地上的樊金寶喃喃說，不知是因爲寒冷還是驚怕，聲音有點發顫。

蕭原正想說話，却聽到隔壁房中傳來一聲驚悸的叫聲，跟着是囈語般的呻吟聲。

蕭原恐石龍發生了甚麼事，忙掀開被子，跳下床，穿上衣服，從枕邊取出那支匣子鎗，光着脚板便往房外跑。

樊金寶也坐起來，扭頭看着衝出房外的蕭原，一陣寒風吹入房中，吹得他渾身抖顫了一下，急不迭縮回被

窩內，拉起被子，連頭也幪起來。

蕭原衝到石龍的房間前，伸手拍門。「石老哥，你怎麼了，開門讓我進來。」

房內傳出石龍的呻吟聲，却聽不到他起床下地的聲音，蕭原心裏急得不得了，繼續用力拍門。「石老哥，開門啊，你怎麼不應我？」

「甚麼事，長官，發生了甚麼事？」旅店內的人都被蕭原的拍門聲及呼叫聲驚醒了，紛紛跑出來看個究竟，最先跑來的人是張老闆的兄弟張九濤。

蕭原無暇答他，退後一步，飛起一脚，用力踢向房門。

「彭」然一聲大响，房門被踢開來，蕭原隨即衝了進去。

房內自然很黑暗，蕭原仍然看到床上躺着一個人，正在發出囈語，蕭原聽出是石龍的聲音，一顆心放下了不少。

石龍既然說着囈語，那就表示他還活着，沒有出事。

蕭原衝到床前，急聲道：「石老哥，你怎麼了？」口裏說着話，伸手去搖他的肩頭。

那知道手上觸在石龍的肩頭上，彷似摸在一個火爐上那樣，燙熱的。

他忙將手摸向石龍的額頭。

石龍的額頭火一般燙熱，蕭原忙縮回手，恰好張九濤已跑入房內，開口問他。「長官，石老闆怎麼了？」

蕭原忙扭頭答道：「他發燒，很厲害，燙手的。」

張九濤一聽，忙走到床前，伸手一摸石龍的額頭，「噢」一聲，急不迭縮回手。「他燒得很厲害。」

蕭原着急地道：「請你快去捧一盆冷水來。」

恰好這時有兩個人跑進房來，張九濤一眼認出他是自家兩個侄子，馬上對其中一個道：「阿勤，快去倒一盆冷水來，要冷的，不要熱。」

阿勤却問道：「九叔，發生了甚麼事？」

「石老闆燒得很厲害，快去捧水來吧！」張九濤着急地朝侄兒直揮手。

阿勤不敢再問，馬上去拿水。

跑出門口時，幾乎與一個人撞個正着，幸好他年輕，反應很快，急忙往旁閃開了，看清楚，原來是自己的父親張一澤。

原來，張一澤亦被驚醒，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急急下床，跑來看個究竟。

他正想問一下兒子發生了甚麼事，阿勤已從他身邊跑了過去，張開的口只好合上，急忙走入房間內。

這時，蕭原已將油燈點亮，燈光映照下，可以清楚地看到，石龍一張臉紅紅的，嘴唇嚅動着，發出囈語，不時將頭轉動着，似乎很辛苦。

蕭原倒了一杯冷水，先洒了些在石龍的額上臉上，才將他扶起來，張九濤忙上前接過瓦碗，餵石龍喝茶。

張一澤一頭走入房內，看到那情形，急問：「阿九，石老闆怎麼了？」

張九濤邊餵石龍喝茶，邊道：「大哥，石老闆燒得很厲害，人像個火爐一樣，眞敎人着急。」

「發燒麼？請醫師來看看他，開劑藥……」突然間，他驚覺地將下面的話咽住。

原來，他驟然省起，近來鬧鬼，家家門戶緊閉，連打更的也不敢在街上走動報時辰，這個時候去請醫師，那一個敢去？就算有人敢去，那個醫師也未必答應冒險趕來診病，所以，他忙將下面的話咽住。

他急急走到床前，打量石龍一眼，緊張地道：「一張臉紅紅的，一定燒得很厲害，怎會這樣的，若不趕快將體溫壓下去，那會很危險的。」

蕭原着急地道：「張老闆，鎮上有醫師嗎？」

「有。」張一澤道。

「可否着人去請他來？」蕭原這時只心急石龍的病情，忘記了鎮上每到晚上便鬧鬼，無人敢出外這回事。

張家兄弟互相覷看了一眼，才聽張一澤道：「長官……你也知道……外面……隨時有鬼物……出現，誰敢出去？」

蕭原聽張一澤那麼說，才想起晚上有鬼物出現，不由呆住。

但想到救人要緊，顧不了那麼多，硬着頭皮說：「張老闆，請你告訴我，那個醫師在那裏，我去找他。」

張家兄弟聽他那麼說，幾乎以為自己聽錯，異口同聲道：「長官，你去？」

蕭原認眞地點點頭。「嗯，請告訴我，那個醫師住在那裏？」

「長官，我好佩服你，」張九濤有點激動：「你是外地人，昨晚才到本鎮，正所謂人生路不熟，就算我說出醫師的地址，你也未必找到他，就算找到他，他未必答應跟你摸黑趕來這裏替石老闆看病，依我看，還是等到天亮後，才去請醫師來看看他吧！」

蕭原聽張九濤那麼說，覺得他說的也是，自己雖然不怕，總不能強人所難，只好打消這個念頭。

忽然間，聽到有人說：「阿爸，勤哥拿水來了。」

原來，說話的是張家二子張克儉，去拿水的是大子張正勤。

蕭原與張氏兄弟聞言往房門那邊望去，看到張正勤捧着一個木盆，匆匆走進來，張克儉忙上前去幫兄弟一把，來到床前，將木盆放在地上。

蕭原馬上放下石龍，換了一把冰涼的濕毛巾，敷在石龍的頭上。

這種常識，他是從醫師那裏學來的。

敷上濕毛巾後不久，石龍停止了囈語，臉也沒有那麼紅了。

蕭原知道這一「着」見效，透了口

大氣。

「長官，石老闆會不會中了邪，」張老闆一直存着這個疑問。「要不，好端端的，他怎會發高熱的？」

那時候的人大都比較迷信，石龍曾經遇到鬼物，如今無緣無故發高燒，他自然想到這上面去。

蕭原却不這樣想。「我看不是，他可能受了驚，又感染了風寒，所以，才病了，應該與中邪無關。」

忽然，石龍發出一聲呻吟，蕭原忙轉頭去看他，發覺他的眼皮在顫動，似乎想睜開來，便低聲叫道：「石老哥，你醒了麼？」

石龍眼皮跳動了一下，跟着張開來。「水……我……喝水。」

蕭原馬上去倒了一大碗茶，灌他喝下。

石龍像牛飲水一樣，一口氣將那碗茶喝個點滴不剩，粗重地呼了兩口熱氣，顯得清醒了很多。

「石老哥，你醒了麼？覺得怎樣？」蕭原細心地問石龍。

石龍吐口氣，啞聲道：「全身很熱，熱得像燃燒一樣，我夢見自己掉進火爐裡，忽然又被一隻整張臉只有一個血盆大口的厲鬼捉住，揑住脖子，那個血盆大口噬在我的喉頭上，猛吸血，我身上的血都給它吸乾了，好可怕，好辛苦，忽然下了一場雨……如今覺得好多了。」說完，連喘了幾口氣，臉上出現驚悸之色。

「石老哥，你全身發高熱，病了，看來，你是受了風寒，加上受了驚怕，才會發燒，」蕭原將敷在石龍頭上的濕毛巾拿開，遞給身旁的張九濤：「老哥，勞煩你擰一把濕的來。」

張九濤接過，將毛巾放在凍水內浸透了，擰了一把，遞還給蕭原。

蕭原接過，敷在石龍的頭上：「石老哥，現在舒服點麼？」

石龍眨眨眼：「舒服多了，不過，手脚骨節又酸又痛，眼皮好重，心裏仍然像火熱一樣。」

「要不要再喝點水？」

「要。」石龍舔舔乾燥的嘴唇。

蕭原又倒了一碗水給石龍喝。

石龍不歇氣地將那碗水喝掉。

「張老闆，店內可有退熱的草藥？」蕭原看着張一澤。

張一澤搖搖頭：「我開的是旅店，不是藥材舖，那有能夠退燒的草藥。」

「那驚擾你們了，」蕭原道：「你們回去睡覺吧，這裏有我看着他便成了。」

張家兄弟父子看到石龍沒有甚麼，留下來也幫不了甚麼忙，於是，對石龍說句安慰的話，退出房外，各自回房間睡覺。

待張家父子兄弟出去後，石龍開口道：「蕭老哥，我好多了，沒甚麼事的，你回房去睡吧！」

蕭原却不放心：「石老哥，我再坐一會，我不放心。」

石龍道：「蕭老哥，我睡一覺便沒事的了，你放心回房間去睡吧，有甚麼事，我會叫你。」

蕭原仍然猶豫着沒有走。

石龍提醒他：「回房間去吧，你不看着那個逃匪，要是被他逃了，我可擔待不起，就算你不怪我，我的心也會不安的。」

一言提醒了蕭原，雖然將樊金寶鎖在床脚下，若不看着他，說不定會被他逃去的。

不過，他仍然不放心石龍，怕他的病情有甚麼變化，所以，猶豫不決！

「快回房間去吧！」石龍見他不走，伸手去推他。

蕭原看石龍確是好多了，摸摸他的手，沒有那麼熱了，才拿定主意回房間去：「好吧，我再擰一把濕毛巾，替你敷在額上才回房間，記着，有甚麼事，大聲叫我。」

石龍點點頭：「我想再喝水。」

蕭原答應一聲，先替他倒了一碗茶，再替他擰了把濕毛巾敷在額上，等他喝完那碗茶，替他蓋好被子，才回到自己的房中。

＊　＊　＊

才走入房中，蕭原便發覺躺在床脚下的樊金寶不見了。

他大吃一驚，一陣風般衝到床脚前，用脚踢開舖在地上的被舖。

他往床脚看了一眼，便看出樊金寶是用手抬起床脚，將鎖着的鐵鍊從床脚上脫下來，那就可以逃走了。

他先蹲下來，從床底下看一眼，床底下空空如也，於是站起來，抬頭往屋頂上面瞧看。

樑上沒有人，他確定樊金寶沒有躲藏在房間內，才走出房外。

他之所以沒有在發現樊金寶失踪後，馬上衝出房外搜尋，那是他細心之處，以及過往的經驗告訴他，遇上這種情形，千萬不可魯莽，特別是遇上狡猾的匪徒，更加要小心應付，有時候，你認為他逃了，那知道，他就躲在你的房內，待你追出去找尋他的時候，他才從容地從你的房間內走出來，逃之夭夭！蕭原以前曾遇到這種情形，結果被那個傢伙逃了，此後，他便引以為鑑。

對於樊金寶這個傢伙，決不能以常情來猜度。

走出房間，他打量一眼那條走廊，左手這一邊是石龍的房間，樊金寶若是從左邊溜逃，那他們剛才沒可[illegible]看不到他在房門前經過，右[illegible]列三四間客房，盡頭處[illegible]，樊金寶若要逃，只[illegible]

猜度過之後[illegible]

他推開第[illegible]着手上的鎗[illegible]烱地搜[illegible]

蕭原退出去，往第二個房間走去。

才推開第二個房門的門，蕭原一眼便看到，後窗是半開着的。

蕭原的心頭急跳了一下，衝入房內。

才衝入房內，吸口氣，一步一步走前去。

剛才他一時衝動，才貿然衝入房內，他馬上便警覺地想到，這要是樊金寶的誘敵之計，那他便會上當，極可能會遭到樊金寶的襲擊。

吸口氣，他保持警惕，一步步走向後窗。

樊金寶並沒有躲在房內，蕭原走到窗前，往窗外望去，原來窗外的地勢較低，起碼比房內地面低了四五尺，再加上窗子的高度(約大半個人頭)，加起來，約七八尺高，外面的人很難攀窗進去，房內的人若是跳出外面，膽小的有點心悸，但却不致於不敢跳下去。

窗外是一條土溝，大概是用來疏導雨水的，約五尺寬，另一邊亦是一排房屋。

樊金寶極有可能從窗口跳出外面，跑了。

蕭原却沒有馬上跳出外面，追尋樊金寶。

他懷疑樊金寶故佈疑陣，令他以為他跳出外面逃走。

他不大相信樊金寶會從窗口跳出外面，雖然，下面那條土溝是平的。

要是樊金寶的右腿沒有受重傷，他倒相信他會從窗口跳下去。他若是眞的跳下去，那條傷了的腿不跌斷才怪，那裏還能夠跑得了。

基於這一點，他認為樊金寶不可能從窗口跳出外面，打開後窗，不過是要讓他相信，他是從窗口跳出外面跑了。

下面黑黑的，看不到溝底是否有人跳下去後留下的痕跡，蕭原在窗沿上摸了一遍，光滑的，並沒有沾着泥塵，這使他更加肯定，樊金寶並沒有從窗口跳出外面逃跑。

一個腿上受了傷的人，肯定不可能跳過窗口，飛出外面，必須要踏在窗沿上，才能夠跳下去，那麼，窗沿上沒有泥塵沙粒，這就足以証明樊金寶並沒有從這個窗口跳出外面。

那麼，他一定仍在旅店內。

蕭原馬上去搜查最後那個房間。

樊金寶並沒有躲在那個房間內。

這一來，令到蕭原大惑不解，樊金寶到底躲到那裏去了？他甚至懷疑自己的猜測錯了，樊金寶有可能從那個窗口跳出外面逃跑了。

他在那個小天井又找了一遍，仍然沒有樊金寶的影踪，而天井的圍墻足有兩人高，樊金寶就算沒有受傷，也不容易翻墻逃出外面，何况他受了不輕的傷。

站在天井內思索了一下，蕭原忽然心頭一動，急急向石龍的房間跑去。

推開石龍那個房間的房門，只見桌上那盞油燈閃跳出火花，看樣子快要熄滅了。

房內沒有甚麼異樣，床上的石龍似乎睡着了，沒有動靜，但却發出很重的鼻息聲。

蕭原走入房內，兩眼四下掃視着，小心地走到床前。

看一眼床上的石龍，睡得很熟，看不出有人藏在被子內，於是便蹲下來，往床底下張望。

他一眼便看到靠裏墻角的地上，有一團人影，他不由發出一聲冷笑。

「樊金寶，出來吧。」

墻角下那團人影動了一下。「蕭原，你好厲害，你不追出去，却想到我會躲在旅店內，看來，我休想在你手上逃脫。」

說話的人正是樊金寶，他像狗一樣爬出來。

蕭原退開一點，看着爬出來的樊金寶。「你好狡猾，故意將一個房間的後窗推開，幸好我沒有上當，要不，便給你逃了。」

頓一下，又道：「我猜，你曾經想從後窗跳出去逃走，發覺外面的土溝底距窗口足有七八尺高，你恐怕會跌斷脚，逃不了，所以，才改變主意，乘我不覺，潛入這裏躲起來，待我追出去後，你便可以從容逃去，是不

「蕭原

後，我不死

蕭原看到

不住笑出聲來。

原來，樊金寶

，鎖在脚上的那條鐵鏈

人發覺，便用一件衣服將那

起來，繞在腰間，那樣子有點滑稽

看上去像個瘋子一樣。

「樊金寶，你還是認命吧。」蕭原冷笑道：「就算你逃了，無論天涯海角，我也會將你捉拿回去，你始終逃不了的。」

兩人在房內雖然弄出不少聲响，床上的石龍却沒有被驚醒，依然沉睡如故。

蕭原在石龍的額頭上摸了一下，仍發熱，却沒有剛才那麼燙手，病情沒有加重，他不想驚醒石龍，便押着樊金寶走出房間。

* * *

翌日，石龍的病情雖然沒有加重，却仍然發燒，昏昏沉沉的，似睡似醒，這情形，肯定無法趕車，也就是說，無法載蕭原與樊金寶起程趕路。

蕭原雖然想在期限之前趕回那個小縣城，看到石龍那樣子，他怎忍心叫他趕車上路。本來，他是可以將石龍留下，在鎮上另僱一輛車，押着樊金寶趕回那個小縣城，那樣做，似乎

有點那個，萬一石龍有甚麼三長兩短，他怎對得起他，這一輩子也會內疚不安的，所以，他決定留下來，待石龍的傷好了之後才起程。

反正已捉到樊金寶，只要將他押回去，受到應得的法辦，是否能夠在期限前趕回去，就不怎麼重要。

當然，能夠在期限前趕回去，最好不過，若是不能，不過少了一百大洋的額外獎賞吧了。

一百個大洋在當時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可以買田地，但比起人命來，那就微不足道了。

蕭原並不是一個眼中只有錢的人，相反，他比很多有錢人還慷慨樂施，經常幫助窮苦的人家。

他托張老闆火速去請一個醫師來診治石龍的病。

天亮後，鬼物便銷聲匿跡，不怕會遇上，張老闆吩咐他的三子趕去請一個相識的醫師來替石龍診病。

經過那個醫師的診治，確定石龍是受了風寒，加上受到太大的驚嚇，內外夾攻之下，便弄成這個樣子。

開了一張藥方，收了蕭原給他的診金後，那個醫師便走了，蕭原只好再另煩張老闆派人去抓藥，煎好，給石龍服食。

當然，總不能白使人，給了張老闆一塊大洋作酬勞。

起初，張老闆堅不肯要的，但拗不過蕭原，只好收下，馬上吩咐一個兒子去抓藥，再吩咐他的女人煎藥。

石龍在醫師替他診病時，已醒過來，喝了一大碗冷開水，精神了一點，對於蕭原的關心很感激，他知道蕭原急着想趕回那個小縣城，便要蕭原不要再留下來，不用管他，另僱一輛車趕回去。

蕭原那肯答應，事實上，他也放心不下，無論石龍怎麼說，他也不肯留下石龍，另僱馬車趕去小縣城。

石龍拗不過蕭原，只好不再堅持，對蕭原更加感激。

吃下一劑藥後，石龍的病輕了很多，不過，仍有微燒，感到頭重脚輕的，只好一直躺在床上。

張老闆特別叫老伴熬了一些粥給石龍吃，石龍吃過粥後，精神又好了很多。

若這樣下去，明天便可以起程趕回去。

蕭原為免樊金寶再逃走，乾脆將他的雙脚鎖起來，關在旅店一間堆放柴火雜物的石屋子內。

吃過午飯，石龍又睡了，蕭原一個人呆在房內，有點悶，便到街上走走，看一下這個鎮上的情形。

白天，大街上倒很熱鬧，不過，蕭原却看出，鎮上的人都顯露出一種不安的神色。

那條大街頗長，但只有靠近鎮口那一截比較熱鬧，往裏面走去，店舖漸少，大多是住屋，怪不得那麼冷清了。

蕭原無目的地往前走去，往右邊轉入一個街口，往前走出不遠，忽然聽到有哭泣聲從一間屋子內傳出來。

他不由往那間屋子望去。

只見那間屋子的門前掛着一對白燈籠，一根白蠟燭燃燒着，這情形，就算是小孩子，也知道那戶人家有人死了。

生老病死，乃是人之常情，每一日，都有人死，也有人出生，所以，蕭原也不以為意。

經過那間屋子，他只望了一眼，便走過去，但前面兩個人的說話，却引起他的注意。

那是兩個婦人。

只聽左邊的一個婦人道：「二嫂，再住下去，我眞的受不了，每晚都要提心吊膽的，就算不見到那些鬼物，也會被嚇死，我已向阿樹說了，明天便搬到我家去住，待那些鬼物不再出現，才搬回來。」

「唉，樹嫂，妳以為我不想搬麼？」右邊那個女人嘆口氣。「我娘家沒有你娘家有錢，只有一間房子，我那個兄弟有五個孩子，自顧不暇，那還能照顧我們？想搬回娘家也不可能，搬到別處，要錢的啊，你也知道我家的環境怎樣，雖然每晚提心吊膽，只好忍受下去，只希望不要遇上那些鬼物。」

「二嫂，你以為我想搬回娘家？」樹嫂道：「為了孩子，只好這樣，你剛才也看到，蘭嫂的男人被那些鬼物殺死的樣子，想想也教人心寒，巴不得今晚便搬回娘家，免得一到晚上，便心驚肉跳的。」

蕭原聽着，才知道，剛才走過的那戶人家，死的人原來是被鬼物殺死的。

由於想聽清楚兩個女人說的話，他不由快步走近一些，緊跟在兩個女人的身後。

那知道，却招惹上麻煩。

「喂，你是甚麼人？」驀地，有人朝他喝叫。

蕭原吃了一驚，扭頭往喝聲傳來的地方望去。

那兩個女人也被喝聲驚動，停下來，扭頭看到一個陌生的男人——蕭原站在他們身後，兩個女人都吃驚地瞧着蕭原，縮退了一步。

喝聲是一個站在後面橫街口的漢子發出的。

那個漢子大約三十多歲、身子

壯，濃眉下，一雙眼很有神

着一圈鬍子，樣子頗「猛

「你……是甚麼

驚疑地望着蕭原

一個壞人。「為

蕭原忙

貴鎮，

旅店

在蕭原說話時，那個漢子盯着蕭原，向他走近。

「那你爲何跟着我們？」那個被稱作樹嫂的女人質問。

蕭原忙解釋。「我無意中聽到你們說的話，一時好奇，便跟着你們，聽你們說話。」

一頓，又道：「不怕對你們說，我們昨晚才來到貴鎭，我僱的那輛馬車的老闆在將馬車拉到馬棚時，便遇上鬼物，要不是我趕去相救，開鎗嚇走那鬼魅，車老闆早已被那鬼魅噬咬死了。」

兩個女人聽得大驚失色，顫着聲道：「原來昨晚遇到鬼物的……是你們。」

蕭原點點頭。「你們怎會知道的？」

「這件事，早已傳遍了鎭上，不知道才怪。」那個二嫂說。

「……你有看到那鬼物麼？」樹嫂又驚怕，又好奇。

蕭原搖搖頭，「我趕到去時，那鬼物已跑了……不過，那個馬車老闆却看到。」

「他有沒有說，是甚麼樣子的？」樹嫂好奇地問。

「有兩隻發出磷光的眼洞，沒有眼珠子，耳朶鼻子也沒有，除那兩個眼洞外，只有一個血紅的大口。」

兩個女人聽着，嚇得打了個冷顫。

「朋友，聽說你正押解一個逃犯回當地法辦，是麼？」一直盯着蕭原的那個漢子忽然開口說話。

蕭原轉眼看着那漢子，「不錯，你是誰，有甚麼指教？」

「他是鎭上的保安隊長。」那個樹嫂道。

「失敬。」蕭原抱着寧多一個朋友，不得罪人的原則，向那漢子拱拱手。

那漢子亦向蕭原抱拳拱拱手。「別客氣，咱們都是吃餉當差的，一家人。」

跟着自我介紹。「我姓林，小名振昌。」

「林隊長。」蕭原招呼一聲。「你大概聽錯了，實對你說，我是一個追捕手，靠捉拿那些被懸賞通緝的逃匪討生活的，並不是吃餉當差的。」

林振昌怔了一下，跟着哈哈一笑。「追捕手，我也聽說過，雖然不是吃餉當差，說起來，也算得是扛鎗的，與我們同行。」

一頓，又道：「老兄，你押解的那個逃匪，犯了甚麼事？」

「他姦殺了省裏一個大官的姨太太，還有一個老媽子，兩個馬弁，所以，要通緝他歸案，我追踪了他近十日，幾乎跌死，才僥倖捉住他。」

「老兄，好本領。」林振昌一翹大拇指，「願意和我交個朋友麼？」

出外靠朋友，能夠多交一個朋友，有益無害，蕭原笑說道：「難得老兄你看得起，我怎會不願意。」

「好！」林振昌伸手握住蕭原的手。「站着說話不方便，我請你去喝兩杯，賞面麼？」

「老兄，別和我爭。」林振昌豪爽地道：「你是客，當然由我請客，略盡地主之誼。」

蕭原還想再爭，林振昌已拉着他的手，往回走。

蕭原只好跟着他走。

＊　＊　＊

一頓酒喝完，蕭原與林振昌已熟得像老朋友。

那家飯店內喝酒飲茶的人倒不少，都是在談說近日鬧鬼的事，話題大多集中在昨晚有人遇到鬼魅，差點被鬼魅噬咬而死的情形。

那些人彷似親身經歷一樣，還要繪形繪聲，加油添醋，比蕭原知道的還要恐怖精彩，聽得蕭原睜大眼，彷彿聽到的並不是他昨晚經歷的事情，而是大話西遊。

他不禁佩服那些人想像力之豐富。

「蕭老兄，他們說的，好像與你說的有出入，他們說的比你精彩多了。」林振昌看一眼蕭原。「要不是聽你說過昨晚的情形，我會相信他們所說的。」

「林老兄，他們的想像力太豐富了。」蕭原笑說道：「我是自愧不如，甘拜下風。」

振，[illegible]
這種事[illegible]
事的眞相？[illegible]

「我要押那[illegible]便起程趕路。」

「蕭老兄，萬一[illegible]也走不了，怎辦？」

「我會想辦法的，」蕭原道[illegible]，我會想盡一切辦法，押着那個逃[illegible]回去。」

「蕭老兄，我眞服了你。」林振昌道：「看得出，只要被你追緝的匪徒，就無一能夠漏網。」

「林老哥，你過獎了。」蕭原打個飽嗝。

「你說吧，有甚麼事我幫得上忙的，我一定盡力幫忙。」

「沒有甚麼，我想問一下，你對近日的鎭上入黑後，便有鬼物出現一事，怎……看法？」

林振昌眨眨眼，說道：「我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你會遇到鬼物麼？」蕭原好奇地問。

「大概我時運高吧，至今仍未看過。」林振昌有點可惜。「我眞想見識一下，那些鬼物是甚麼模樣的。」

對於林振昌的膽識，蕭原暗暗佩服。

「甚麼時候開始鬧鬼的？」

林振昌挾了一塊豬頭肉，放入嘴

巴嘴嚼了幾下，吞下，才說道：「大概是半個月前吧，確實的日子，我不清楚，起先，有一頭牛犢於夜裏給放了血，頸側有一個傷口，致命傷就在那裏，我們都以爲是被野狼或是虎豹之類的猛獸咬死的，那知道第二天晚上，一個叫大鷄六的賭鬼，半夜輸光錢，從賭館內走出來，走不多遠，便被鬼物所殺，頸上有兩排牙齒印，全身皮膚皺皺的，一點血色也沒有，那時，我們才想到爛賭六有可能是被異物吸乾血死去的。」

說到這裏，拿起杯子，一口氣將大半杯酒喝乾，才呼口氣說下去。「那天晚上，我與隊上的弟兄分成幾撥，在鎭上巡邏，結果，有一撥人遇上鬼物，嚇得他們手脚發軟，有人甚至尿了褲子，待到他們回過神來，壯起膽子，開鎗向那鬼物射去，那鬼物應聲在鎗聲中消失，但未幾，又在那撥人的前面出現，這一來，就算再大膽的人，也會被嚇得魂散魄飛的，更奇的是，他們不但逃不了，就像武俠小說的被點了穴那樣，無法動彈。當時，他們都嚇得暈過去，待到他們醒過來，發現其中一個人頸側被咬破，地上有幾滴血，全身乾癟而死了。」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又說道：「自此之後，那些鬼物每晚皆出現，不是噬人便是噬牲畜，而且，一晚比一晚早出現，這兩日，天才黑，便在鎭上出現，弄得鎭上的人家，天黑後，便關門閉戶，沒有人敢在街上走。之前，曾請過法力高明的僧道來作法驅鬼，那知道，那些僧道不但驅不了鬼，甚至被鬼殺死嚇走……也嘗試過用鎗對付那些鬼物，一樣奈何不了。唉，也不知道那些鬼物怎會那麼厲害的，有人說，那可能是千年鬼魅成了精，所以，連法力高强的僧道也收拾不了它們，唉，眼下，我們可是束手無策。」

「林老兄，古語說，邪不能勝正，我看，只要不灰心，一定找到辦法制住那些鬼物的。」

「我也是這麼想。」林振昌道：「可惜，一時間却想不出一個善法，鎭上的人每晚都惶恐不安，唉，我無用，居然連幾隻鬼物也奈何不了。」

蕭原道：「可惜我明天便要走，不然，我倒想見識一下，那些鬼物是甚麼樣子的。」

林振昌聽蕭原那麼說，雙眼頓時閃亮閃亮的，興奮地道：「蕭老兄，你明天要走，今晚也可以與我一道到外面，找尋那些鬼物，對付它們。」

蕭原想一下，頷首道：「也好，我今晚便與你到外面去找那些鬼物，試試對付它們。」

「蕭老兄，謝謝你，」林振昌大爲興奮。「要是隊上的弟兄個個都像你這麼大膽，只怕早已對付了那些鬼物，如何會弄到今日這個情勢。」

一頓，伸出手，「一言爲定。」

蕭原忙亦伸手，互相緊握着。「一言爲定。」

「來，蕭老兄，我敬你一杯。」林振昌拿起酒杯。

蕭原拿起酒杯。「乾！」與林振昌的杯子碰了一下，各自乾了杯中的酒。

放下酒杯，林振昌道：「天黑前，我到旅店來找你。」

「好。」蕭原亦放下酒杯。「林老兄，我也要回旅店看一下趕車的石老哥，還有那個逃犯，我在旅店等你。」說完，搶着結了賬，與林振昌揮手而別。

＊　＊　＊

石龍喝了第二劑藥後，終於退了燒，再吃了一碗粥，精神好多了。

蕭原才走入房間，他馬上下床，對蕭原道：「蕭老哥，你看，我的病好了，多精神，明天我們可以走了。」

蕭原忙搶前去，將他扶住。「石老哥，快回床上去躺着，你的病才好了一點，小心別着了涼，要是再受了風寒，那就麻煩了。」

石龍只好走回床邊，坐下來，却不肯躺下去。「蕭老哥，我躺了大半天，腰骨也痛了，坐着舒服點，我穿夠衣服，不會着涼的。」

「你眞的好了很多麼？」蕭原仍然不放心地問道：「你別顧着趕路的事，橫豎已無法依期趕回去，待你病好了，再走也不成問題。」

「我眞的好了。」石龍欲站起來，卻被蕭原將他按住，他只好坐着揮一下雙手，証明他確是病好了。「蕭老哥，你瞧瞧吧，我不是沒事了麼？阻礙了你，不能在期限前趕回去，我心裏實在過意不去，明天一大早，我們馬上起程！」

「石老哥，你千萬別在意啊！」蕭原道：「總之，你別放在心上，我剛才已說過了，早一日回去，遲一日回去，都不要緊，至要緊是你的病。」

「蕭老哥，你是少有的好人。」石龍感動地道：「若世間上每一個人都像你這麼好，那就天下太平，安樂過日子了。」

「還要吃藥麼？」蕭原忙將話岔開。

「吃過晚飯後，還要吃一劑藥。」石龍道：「蕭老哥，診金連藥的錢，一共多少？我給回你。」

蕭原擺手兼搖頭。「一點錢，別放在心上，算了吧。」

石龍道：「那怎成？甚麼也是你出錢，我怎好意思，一定要給回你。」

蕭原正色道：「石老哥，若不是我僱你那輛馬車，你昨晚便不會遭遇到那回事，不會病倒，因此，我該負責的……你別說了，你若當我是朋友，便不要再說。」

最後那句話，令到石龍頓時說不出話來。

因爲，能夠交到這樣好的朋友，

求之不得，他當然不會爲了一點小事，失去蕭原這個朋友，所以，他只好不再堅持。

蕭原笑了。

石龍也笑起來——是感動的笑。

＊　＊　＊

天才開始黑，大街上幾乎沒有一個行人，大多數的店鋪已關上門，其他的也在關鋪門。

蕭原站在店面，看到這種情形，禁不住搖頭嘆息一聲。

張老闆看在眼內，嘆口氣道：「再這樣下去，就算鎮上的人不被那些鬼物嚇死，也會慢慢捹下去，唉，眼見幾輩子在此安居的地方，不久的將來，變成一座廢墟，實在傷心。」說完，連連唉聲嘆氣。

蕭原聽着，心裏一陣難過。「張老闆，邪不勝正，總會找到收拾那些鬼物的辦法的！」

正說着話，蕭原一眼看到外面有一個漢子急急走來，認出是林振昌，忙迎出去，招呼道：「林老兄，你來了！」

林振昌加快脚步，大聲道：「早一點來好，免得走在街上，不見一個人影，心驚肉跳的，還要拍門。」說着話走到店前，一步走入店內。

負責上鋪門的張家三兄弟，馬上將門關上，閂好。

張老闆當然認識林振昌——鎮上保安隊的隊長，忙招呼他坐。「振昌，快坐，吃了晚飯麼?你怎會認識蕭長官的?」

林振昌聽張老闆稱呼蕭原做長官，先是怔了一下，繼之猜到，必是張老闆看到蕭原押解着一個逃犯，誤以爲他是當差吃餉的，當下也不說破，笑着道：「澤叔，剛吃過晚飯。蕭老兄麼?今日下午才認識的，說得投機，便交了朋友。」

原來，林振昌也是鎮上人，論輩份，張一澤比他大一輩，所以，便直呼其名，而林振昌在習慣上，稱他一聲澤叔。

「昌哥，你一定要想個辦法，對付那些鬼物，不然，鎮上的人遲早會被嚇走，這裏變成一座荒鎮！」張一澤的大兒子阿勤道。

林振昌笑指蕭原。「阿勤，我今晚來這裏，就是與蕭老兄去對付那些鬼物！」

「眞的?」張一澤的第三子克安睜大雙眼，瞧瞧林振昌，又瞧瞧蕭原。

林振昌用力點點頭。「眞的，這種事，也開玩笑麼?」

蕭原也含笑對克安點點頭。

克安叫起來。「你們不怕那些鬼物麼?」臉上露出驚悸之色。「那些……東西很可怕，很厲害的！」

克儉卻興奮地道：「振昌哥，我想與你們一道去。」

張老闆臉色大變，叱道：「克儉，那可不是鬧着玩的，不准你去，聽到麼?」

克儉初生之犢不畏虎。「阿爸，振昌哥與蕭長官都不怕，有甚麼好怕，我要去！」

張一澤怒道：「克儉，我說不准去，便不准去，你敢不聽我的話麼?」聲色俱厲。

克儉鼓着腮，雖然不出聲，但看得出，他心裏不服氣。

林振昌開口道：「克儉，你阿爸說得對，對付那些鬼物，可不是玩的，一個弄不好，還要我們分神照顧你，聽你阿爸的話，別去。」

克儉嘀咕道：「我已經長大了，不是小孩子，怎麼阿爸總是將我看作孩子，這也不准，那也不許。」

克儉雖然說得小聲，仍然被張一澤聽到，生氣地道：「克儉，你說什麼?我是爲你好，你若不是我兒子，我才懶得說！」

林振昌忙道：「澤叔，算了，自己孩子，別吵吵罵罵的。」

張一澤看着三個兒子往裏走後，才搖頭嘆氣道：「振昌，你也看到，如今的後生小子，越來越難教，不聽話，你說氣不氣人?」

林振昌順着他的口氣道：「澤叔，如今的後生小子比我們當年懂事多了，這就是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看開點吧，有出息，總比沒出息好啊！」

張一澤嘆口氣，卻掩不住心中的喜悅。「振昌，你太誇獎他們了，他們那裏出息?像你，才算出息啊！」

林振昌笑道：「澤叔，你太誇讚我才眞，我那及克儉兄弟有出息！」

一直沒有開口的蕭原忽然道：「張老闆，時候不早，請送一瓶酒，弄幾個小菜，送到我房中，好麼?」

「好，好！」張一澤迭聲答應。「待我到灶間去吩咐我女人。」說完，急急往灶間走去。

蕭原請林振昌到他的房中去坐。

＊　＊　＊

酒能壯膽這句話，一點也沒有錯。

特別是在微有酒意的時候，膽氣特壯。

蕭、林兩人就是在微有酒意的狀態下，走出旅店，企圖去捉鬼。

克儉很想跟蕭、林去見識一下，張一澤卻將他看得死死的，毫不放鬆，令到他無機會跟蕭、林兩人走出去。

石龍與張家上下對兩人出去「捉鬼」，極之擔心，恐怕兩人會有意外。

石龍由於經歷過昨晚的經驗，曾極力勸說兩人不要去冒險，蕭、林兩人卻不爲所動，在離開客棧前，先去看看關在石屋內的樊金寶，請張家三兄弟看緊樊金寶才離開旅店。

大街上風嘯嘯，夜黑沉沉的不見一個人，甚至連狗吠聲也不聞，氣氛恐怖，令人心頭發毛，寒氣直冒。

兩人吸口氣，互相看了一眼，禁

蕭原正與林振昌合力追殺鬼物。

不住緊緊握住手中的鎗。

「蕭老兄，我們往那裏去。」林振昌用手肘碰碰蕭原，伸手指向大街裏頭。

蕭原點一下頭，兩人移步往前走去。

四下裏除了風聲外，死寂一片，只有兩人的脚步聲跟隨着，最初還不覺得怎樣，漸漸的，林振昌心裏產生了一種錯覺，疑心有人在後面跟着他們，不時回頭瞥望一眼。

身後黑黑黝黝，幽幽蕩蕩的，風吹在屋角檐下，發出尖銳的異聲，彷彿隨時會有鬼魅自黑暗中閃現出來。

林振昌心頭一陣發慌，忙吸口氣，壯壯膽。

蕭原察覺到林振昌有點不安，忙伸手拍拍他的手臂，「林老兄，別緊張，放鬆一點，也別胡思亂想，那就不會疑神疑鬼，心中發慌的了。」

林振昌又深吸一口氣。「蕭老兄，不知怎的，我總覺得有人在後面跟着。」

「那就疑心生暗鬼。」蕭原笑道：「我可不覺得。」

頓一下，又道：「你越是心虛驚疑，就越會疑神疑鬼，聽我說，收起雜念，那就不會心虛膽怯的了。」

林振昌「嗯」了一聲，依照蕭原的話去做，果然心安理得，不再疑神疑鬼。

說眞的，蕭原的口裏雖然對林振昌這麼說，實則心裏也有點發慌，只不過他努力將那股恐懼之意壓下去，壯起膽，不去想其他的，那就不會疑神疑鬼。

「啾」地一聲，不知甚麼地方，發出一聲鬼叫。

林振昌心頭一寒，緊握着鎗，四下掃視。

蕭原也凝着目光，四下掃視。

一陣風在兩人的身上刮過，刮起地上幾塊落葉，在天空上飄旋着，有如幽靈在空中飛舞着。

兩人感到一陣寒意，林振昌下意識地靠近蕭原。

蕭原伸手輕捏一下他的手臂，給他壯膽。

「啾」一聲，又一聲鬼叫響起。

「在那邊！」林振昌突然疾叫一聲，伸手往一處屋後指去。

蕭原望過去，只見那處屋角前，有幾點鬼火在飛舞，頗詭異。

「別怕。」蕭原抓住林振昌的手臂。「那是磷火！以前，我在山野間追捕疑匪，經常見到，沒有甚麼可怕。」

林振昌卻沒有因爲他的說話而釋然，顫着聲道：「你瞧，它們……向我們飛過來！」

林振昌沒有說錯，那幾點磷火，確是向他們這邊飛過來！

蕭原卻明白到，磷火有附熱的特點，也所以，有人於晚間遇到磷火，驚慌之下，撒腿便跑，卻發覺磷火在

後面追着，嚇得心膽俱裂，以爲被鬼追，其實，那是自己嚇自己。

明白到其中的道理，蕭原一點也不驚怕，反而迎上前去，揮手「趕」走那些飛過來的鬼火。

那些鬼火飄開又飛回來，纏住蕭原。

突然間，一陣寒風吹來，那些「纏」着蕭原的鬼火刹時隨風而去。

蕭原扭頭對呆在原地的林振昌道：「林老兄，你也看到，鬼火並不可怕，說穿了，那不過是磷火，到了晚上，便會發光、飛舞，並不是甚麼鬼魅之類的異物！」

林振昌眼見蕭原一點也不怕，那些鬼火被一陣風便吹走了，確是沒有甚麼可怕的，心頭鎮定了很多，覺得並不如傳說的那麼詭異可怖。「蕭老兄，傳說總是詭怖嚇人的，如今眼見，原來不過是一些磷火，若是像傳說中的那樣，有鬼魂附在上面，就不會被那一陣寒風吹走了，他媽的，那些傳說都是唬人的。」

「你現在不再怕那些鬼火了麼？」蕭原對他露齒一笑。

「不怕了！」林振昌揮動一下手上的鎗。

話聲未落，驀地從側面的一條橫街口內，竄出一條黑影來！

林振昌頓時嚇了一跳，失聲叫出來！

蕭原也嚇了一跳，但他馬上便認出那是甚麼東西，馬上伸手按住林振昌握鎗的手。

原來，林振昌在驚嚇之下，抬手欲向那竄出來的黑影開鎗。

蕭原卻看出，那是一條狗，所以忙阻止他開鎗！

那條黑影竄到林振昌的脚下，咽嗚一聲，跌倒下去。

林振昌低頭一看，果然是一隻狗！

是一條大黃狗。

那條大黃狗倒在地上，仍然咽嗚着，四脚掙動，一會突然停止了咽嗚及掙扎。

「牠死了。」林振昌猶有餘悸地自語一句。

蕭原沒有吭聲，蹲下來，細看那條狗屍。

「林老兄，你看一下，這條狗是被咬破喉頭死的？」

林振昌一聽，心中一寒，兩道目光往四下裏掃了一下，看不到有甚麼異樣才蹲下來。

兩道目光落在那條大黃狗的喉頭上，他馬上看到有一個血口，但卻只有很少的血流出來。

他馬上想到，只有被吸掉身上的血，那個血口才不會流出大量的血，心頭頓時驚跳了一下！「蕭老兄，牠是被……咬破喉頭吸乾血……才不會大量……流血！」

說時，驚慌地四下張望。

蕭原卻很沉着。「不錯，牠確是被吸乾血致死的！那鬼物可能就在那條橫街內！」

林振昌聽着，猛地打了個冷顫，一陣寒意自心底升起，他覺得全身有點僵硬。

至此，他才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膽量大得連鬼神也不怕的男子漢！

「林老兄，你沒什麼吧？」蕭原發覺林振昌有點不對，伸手抓住他的手臂。「有句老話：邪不能勝正，你只要不怕那些東西，你就會覺得不可怕，那它們就奈何不了你！」說完，用力拍拍林振昌的肩頭。

林振昌被蕭原說得心裏有愧，堂堂男子漢，居然懼怕那些鬼物，那還是人麼？一念及此，他頓時膽氣大壯。「蕭老兄，你說得對，邪不能勝正，嗯！我們去找那鬼物！」

說完，霍地站起來，睜着雙眼，凜然望向那個街口！

蕭原道：「走，我們去看一下，是否眞的有鬼怪在作祟害人！」說着話，當先向那個街口大步走去。

林振昌挺挺胸膛，跟在蕭原後面。

扮鬼偷竊　當場被擄

才走入那條橫街口，蕭、林兩人馬上感到不對勁。

兩人都嗅到一陣淡淡的腥臭味。

兩人不由自主貼近了一點，緊握着手中的鎗，四道烱烱的目光緊張地四下掃視着。

街內的住家都黑沉沉、靜寂寂的，沒有一絲燈光透出來，寒風掠過，發出古怪的嘯聲，就算膽量再大的人，在這情景下，也不免心頭發毛。

蕭原也一陣心驚，他覺得那一陣淡淡的腥臭之氣，像是他在湘西遇到那批走屍時，嗅到的屍臭。

莫非是傳說中的殭屍出現？

他在心裏這麼想。

因爲，據傳說，殭屍是會發出敎人作嘔的腥臭味的。

傳說中，只有殭屍，才會吸人畜的血，而走屍是不會的！

「小心點。」他低聲對林振昌說。

林振昌一顆心收縮得緊緊的，聞言點點頭。

兩人放慢脚步，極之小心地往街裏頭走去。

那陣腥臭味一直不散，越往街裏走去，腥臭味漸濃，走到街裏頭，兩人幾乎忍不住作嘔。

前面是丁字形的街口，轉左轉右都可以。

林振昌緊張得一張臉僵硬，雙眼眨也不敢眨，生恐一眨眼，便會有鬼魅冷不防撲出來，噬咬他。

走到街口前，蕭原用手指指右邊的街角後，示意林振昌留意那面，他則微微轉身，注視着右邊的牆角。

兩人背對着背，走到街口當中，各自面向左右兩邊。

就在這霎間，左邊的街角下，飄閃起一道黑影！

林振昌心頭劇跳了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朝那飄閃起來的黑影開了一鎗！

鎗聲在夜中震响，份外驚心！

那黑影中了一鎗，依然向上飄閃起來。

「林老兄，別緊張，那不過是一塊破布！」蕭原乍然聽到鎗聲，心頭劇跳了一下，霍然轉過身，瞥到林振昌擧鎗對着空中的一塊黑影，他一眼看出那是一塊破布，忙喝止他不要再開鎗！

林振昌聞聲忙鬆開緊扣在鎗機上的食指。

定神看清楚，那果然是一塊黑色的破爛布塊，這時已斜斜地飄落在地上。

那刹那，他有一種癱瘓的感覺。舒口大氣，他發覺自己背脊一陣冰涼，才知道自己剛才出了一身冷汗。

「林老兄，別緊張，一定要沉住氣，若自己嚇自己，只怕未見到那些……東西，自己已被嚇死了！」蕭原也吐出一口氣，伸手握住林振昌的左手。

——剛才，他也嚇得心頭抽搐了一下。

林振昌點點頭，用力吸了兩口氣，才鎮定下來。「蕭老兄，幾乎被一塊破布嚇破了膽，枉鎮上的人平日都說我膽大包天……原來，我是一個膽小鬼！」

「林老兄，你的膽量算大的了。」蕭原道：「你不過太緊張，才會這樣，頭一次是這樣的了，我第一次遇到走屍時，幾乎嚇暈過去，比你好不了多少。」

「蕭老兄，你別安慰我了，我好佩服你的膽量！」林振昌由衷地道。

「林老兄，你冷不冷？」蕭原道：「若覺得冷，我們馬上回旅店去。」

林振昌聽出蕭原其實是爲他好，恐怕他在見到鬼怪後，受不了驚嚇，所以才那麼說，因此，他對蕭原大爲感激，但也激起了他的豪氣！「蕭老兄，我不冷，你放心，我不會再自己嚇自己的了，有你與我在一起，我還怕什麼？」

蕭原用力拍拍他的肩頭。「好！我們今晚非要見識一下那些東西是怎樣的。」

「嗯！」林振昌用力握住蕭原的手。

「往那邊走。」蕭原往林振昌那邊指指。

林振昌點點頭，與蕭原一齊往左邊那條街巷走去。

蕭原之所以往那邊走，是因爲他嗅到那邊有一陣腥臭味傳來。

風是從街巷裏頭吹過來的，那淡淡的腥臭味，隨風吹來，剛才那塊飄飛起來的爛黑布，大概是被風吹起來，以致嚇了林振昌一跳。

那條街巷頗長，蕭原與林振昌一直隨着那陣淡淡的腥臭之味往前走，一直走出那條街巷。

一路上，兩人都沒有遇到那些令人談之變色的鬼魅。

走出去那條街巷，是一片疏落的房屋，其間是樹木及荒地，樹影搖搖，風聲嘯嘯，彷彿隱伏着無數鬼影妖魅，隨時會撲出來噬人。

一陣急風吹過，樹搖枝擺，沙沙作响，敎人不寒而慄。

蕭原忽然心裏生起一種危險的感覺。

他不由輕輕碰一下林振昌，低聲道：「林老兄，小心點。」

林振昌點點頭，警惕地四下張望。

驀地，那股淡淡的腥臭之味，中人欲嘔，蕭原心頭一緊，輕輕碰一下林振昌，示意他小心在意。

「刷」地一聲，一棵樹下陡然跳出一條直直的人影來，雙手前伸，向兩人跳過來！

林振昌一眼看到，驚恐得大叫一聲：「殭屍！」聲音發顫。

蕭原看到那一跳一跳的人影，心頭也劇跳了一下，吸口氣，拿鎗對着那條直跳過來的人影！「林老兄，別慌，小心應付那異物！」

一陣濃烈的腥臭之氣撲鼻襲來，幾乎令到蕭原窒息。

蕭原忙閉住呼吸。

「砰」一聲，林振昌朝那殭屍開了一鎗。

那直直跳向兩人的人影，應鎗震了一下，停了停，前後晃動了一會，沒有跌倒下去，跟着一跳，繼續向兩人跳過來。

走屍，蕭原在湘西曾見識過，殭屍，他聽說得多了，此刻還是第一次看到。

林振昌開了一鎗後，眼見那殭屍並沒有被擊倒，繼續跳過來，想到傳說中殭屍的厲害可怖，不禁臉色大變，退縮了一步。

蕭原却沒有動，因爲，那殭屍距他還有二丈過外，要跳幾跳，才能跳到他面前。

他鎮定地看着那殭屍跳過來，清楚地看到，那殭屍臉上罩着一層乾綳綳的面皮，眼窩深陷，那化石一樣的眼珠子，發出藍幽幽的異光，身上穿着馬褂，頭上戴一頂「卜」帽，那形相比走屍恐怖多了。

蕭原心裏冒起一陣寒氣。

越跳近，那中人欲嘔的腥臭之氣越濃烈，令人無法呼吸。

蕭原看到那殭屍前伸的雙手十指，長着寸許長的指甲，很尖利，就這一瞬，那殭屍已跳到不到一丈遠，蕭

原不敢與那異物短兵相接，咬着牙，開了兩鎗。

那兩鎗，他是朝着異物的雙膝部位射擊的。

他以爲，只要將那異物的雙膝打斷，那異物便無法站着——換言之，就無法向前跳！不能跳前來，也就是說不能攻擊人。

蕭原雖然看不到那異物的膝蓋部份(因爲那件長袍將異物的雙腿遮起來)，不過，蕭原那兩鎗似乎射得很準，那殭屍應鎗身子一栽，直直地往地上撲倒去。

蕭原在開鎗的刹那，已向後急退，以防那異物不懼刀鎗，撲到他面前，向他攻擊。

那異物在撲跌下去時，竟然會發出一聲教人毛骨聳然的可怖叫聲。

蕭原與林振昌都感到汗毛直豎。

林振昌看到蕭原將那異物打跌在地，心頭才稍稍安定，驚喜地道：「蕭老兄，原來這……東西，也怕鎗彈的……並不像傳說中那麼可怕！」

蕭原也喘口氣。「林老兄，只要你不懼怕，那些東西便沒有甚麼可怕之處……」

那知道他話未說完，附近忽然响起一聲叫人毛骨聳然的怪嘯聲，那撲跌在地上的殭屍，驀然間直跳起來。

這可是兩人意料不到的，不由嚇了一跳，急忙往後退了兩步。

那殭屍跳起來後，像跛子一樣，一歪一歪地往前跳，蕭原食指一扣，朝那殭屍連開三鎗！

三鎗皆是轟向那殭屍的腦袋。

那殭屍的大半邊腦袋被轟掉，依然一歪一歪地跳向兩人，那樣子詭怖極了。

林振昌忽然大叫一聲，連開數鎗。

原來，就在蕭原向那殭屍開鎗的時候，他陡覺背後一陣寒風襲來，不自禁打個冷顫，扭頭往後瞥一眼，頓時嚇得他心膽俱寒，黑暗中，無數的鬼影幻現飄閃，形態各異，鬼面猙獰，向他們撲噬過來，駭極之下，他胡亂朝那些鬼影開了數鎗，以之壯膽。

被射中的鬼影刹時幻滅，但其他的鬼影仍然張牙舞爪地撲過來，而且發出啾啾的鬼叫聲。

蕭原這時亦已警覺，此情此景，他也禁不住心頭發庣，握鎗的手一掄，朝那些鬼影掃了一串鎗彈！

那些鬼影在連串的鎗聲中，紛紛幻滅。

可是，那隻殭屍已跳到面前，往前直伸的雙手，直往林振昌的身上插去。

林振昌驚叫一聲，雙脚發軟，往下跌倒。

蕭原一脚飛起，斜踹在那殭屍的腰上，插了個空的殭屍被踹得往外飛跌出去。

蕭原忙一把拉起林振昌，往橫奔出幾步，手一揚，將鎗膛內的子彈悉數射向那些在附近飄遊、不敢撲前來的鬼影！

那些鬼影在鎗聲中紛紛幻滅，但緊接着却幻變成點點鬼火，啾啾聲中，漫空飛舞，那情景好不詭怖駭人。

林振昌亦將鎗膛內的鎗彈悉數射向那些追着他們、在周圍飛舞的鬼火。

鎗聲中，鬼火紛紛閃滅，但眨眼間又閃現出來，纏着兩人飛舞不停。

那殭屍飛跌出去後，在地上掙扎了幾下，竟然又跳起來，一歪一歪地朝兩人跳過去，這時，蕭原也感到心寒，想不出有何辦法，可以制住那殭屍。

既然鎗彈也無法將殭屍打倒，兩人手上只有鎗，並沒有任何驅鬼趕邪的法寶，糾纏下去也不是辦法，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

「走！」蕭原拉着林振昌便跑。

跑不了幾步，林振昌忽然「喲」地叫了一聲，身子往前一傾，跌倒下去。

蕭原幾乎被林振昌帶得也跌倒下去，身子蹌了蹌，忙放開拉着林振昌的手，才穩住身形，疾聲問：「怎麼了？」

林振昌忍着痛，急忙跳起來。「沒甚麼，被石頭絆倒。」

蕭原一聽，靈機一觸，看到絆倒林振昌的是一塊頗大的石頭，忙彎腰用雙手拿起來。「林老兄，你等等我！」說話間，他拿着那塊石頭，朝一歪一歪跳着追前來的殭屍跑去，跑到近前，陡地大喝一聲，將手上那塊大石用盡全力砸向那殭屍。

殭屍被砸個正着，往後跌倒下去。

飛舞的鬼火却在這時有如蜂羣一樣，往蕭原的頭上身上飛撞，蕭原本來想繼續拿起那塊石頭，將跌倒在地的殭屍砸個粉碎的，但却被那些如螢火般的鬼火撞得頭上身上生痛，只好雙手急舞，阻擋那些往頭上身上亂撞的鬼火。

「砰砰砰！」林振昌雙手揮舞，連開三鎗。

他是向天開的，希望可以用鎗聲驅走那些往他全身上下亂「叮」的鬼火！

原來，他也遭到鬼火的襲擊。

那三下鎗聲果然將那些鬼火鎮住，散開了，但跟着又如蚊子般，往兩人身上飛襲。

蕭原已在那些鬼火被鎗聲鎮住的刹那，跑到林振昌的身邊，一把拉住他便跑。

那些鬼火在後面緊追着兩人，要不是林振昌不時反手朝那些緊追不捨的鬼火開鎗射擊，將之震散，兩人早已被那些鬼火纏上、困住。

蕭原的鎗彈早已射空，來不及更換彈匣，所以，他拿着的是一支空鎗。

兩人且戰且走，也不知走了多遠，總算擺脫了那些鬼火的追纏。

驚魂甫定，兩人才發覺，原來已跑到鎮西邊沿，放眼望去，盡是田地。

兩人在一棵大樹下停下來，喘了幾口氣，一顆心才定下來。

「蕭老兄……那些……鬼火好厲害……」林振昌猶有餘悸。「要不是鎗火可以驅散那些鬼火，只怕脫不了身。」

蕭原這時已鎮定下來，吸口氣說道：「林老兄，你也看到，那殭屍並不如傳說的恐怖厲害，刀鎗不入，只要不怯懼，一樣可以將它打倒，要不是那些鬼火纏着我們，我早已將那殭屍砸得皮開骨散，不能作祟害人。」

「蕭老兄，你膽量眞夠大！」林振昌佩服地道：「要不是有你在一起，我恐怕支持不住，經過這一次，我不再懼怕那些異物了。」一頓，又道：「要不是傳說中渲染得那些鬼物妖魅那麼恐怖可怕，我一定不會那麼驚懼的！」

「林老兄，看來，貴鎮不但鬧鬼，甚至連殭屍之類的異物也出現，這件事不尋常！」蕭原忽有所見，覺得其中可能有甚麼蹊蹺。

「一直以來都是好好的，從未發生過這種妖異的事情，如今不但鬧鬼，連殭屍也出現，我們鎮上不知犯了甚麼邪，若是越鬧越兇……眞不敢想下去。」林振昌並沒有領會到蕭原的言外之意。

「咱們回去吧。」蕭原看一下夜空，發覺上弦月已幾乎隱沒，大概已是半夜時分。既然無法制服趕走那些鬼魅，留在外面也沒有甚麼用，何不回去。

林振昌早已想回去，聞言馬上點點頭。

兩人吁口氣，往鎮裏走去。

「林老兄，你回家麼？」蕭原看一眼林振昌。

林振昌遲疑了一下，搖搖頭道：「不，我跟你回旅店，你人生路不熟，根本不知怎樣走回旅店。」

蕭原確是不知怎樣走回旅店，難得林振昌要陪他走回去，當然不反對。

兩人走入一條街巷，驀地，一陣哭叫驚嚎聲從不遠的地方傳來，兩人互望一眼，蕭原一拉林振昌的手，疾聲道：「可能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們趕去看看。」

林振昌被蕭原拉着，身不由己，往前急奔。

* * *

哭嚎聲是從鎮沿的一戶人家內傳出來的。

奇怪的是，附近的人家都門戶緊閉，沒有人出來瞧一下那戶人家發生了甚麼事，這可是罕見的現象。

那時候民風淳樸，居住在一個地

方的人，守望相助，互助互愛，若有人發生了甚麼事，鄰居都會熱心幫忙，如今却沒有一個人跑出來看一下，確是有點反常。

不過，若是人人自危，那就不奇怪了。

林振昌左右打量一眼，附近沒有甚麼異樣，才上前去拍門。

蕭原則在他身後戒備着，提防隨時有鬼怪從黑暗中撲出來。

「啪啪」門聲才响起，屋子內的哭嚎聲戛然停下來，沒有人應門。

林振昌嘀咕一聲，只好再拍門，同時開聲叫道：「開門，我是保安隊長林振昌，快開門啊！」

門內仍然沉寂一片。

林振昌回頭看着蕭原，苦笑一聲。「蕭老兄，他們大概以爲我們……不是人，不敢開門。」

蕭原也禁不住苦笑一下。「你不認識這戶人家？」

林振昌搖頭。「鎮上有幾百戶人家，我焉能所有都認識。」

「林老兄，再拍門看看。」蕭原道。

林振昌再拍門。「喂，裏面的人別怕啊，開門吧，我們是人，不是鬼！」

說到「鬼」字時，他的心頭不由寒了寒。

這一次，裏面終於有人應了。

「你……們是……人？眞的……不是……鬼？」

「是人啊！」林振昌大聲道：「不信，你可以開門看一下啊！」

屋內那人道：「我……不敢開……門……」

「爲甚麼？」林振昌不但感到奇怪，也不耐煩。

「我……丈夫……先前……開門……被……鬼怪……噬死了……」話未說完，裏面又响起嚎哭聲。

蕭原聽着，總算明白是怎麼回事，難怪屋內的人不肯開門，所謂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想了想，他走上去，溫聲道：「大嫂，別傷心，別怕，我們確是人，聽到哭叫聲，才趕來的，你開門讓我們進來吧！」

「你們……眞的是人？」屋內那個女人仍然遲疑不決。

「大嫂，鬼也會說人話的麼？」蕭原道。

屋內的人似乎相信了，屋內响起脚步聲，跟着屋門輕輕地拉開了，但只拉開一條縫，半邊臉從門縫中現出來。看清楚兩人確是人，才打開來。

「你……們是隊上的……」語聲仍然有點驚疑。

林振昌挺挺胸，「不錯，我就是林隊長！」

那個女人讓開身子。「進來吧。」

林振昌邊走進去，邊道：「妳丈夫怎麼樣？」

那女人頓時放聲哀哭起來。「死了，被那惡鬼噬死了！嗚嗚……」

蕭原雖然走在林振昌後面，但從他的身側望進去，只見距門口不遠的地上，躺着一個男人，旁邊跪坐着五個大小不一的男女孩，臉上淌着淚。

林振昌這時亦已看到地上躺着的那個男人。「大嫂，他就是你的丈夫？」

婦人哀哭着，點點頭。「一家人就靠他供養……他死了……剩下我母子六人……以後不知怎樣過活啊！」

那五個孩子最大的不過十二三歲，最小的只有四五歲左右，聽到母親那麼說，都嗚嗚地哭起來。

蕭原看着，心裏一陣難過。

林振昌看着，也生出同情之心。「大嫂，不要哭，妳丈夫無端端的，怎會去開門？」

那女人先不答他，慌不迭將門關緊，抹了把眼淚，才哭着說：「我們一家都睡了，突然間，聽到有敲門聲，我丈夫起身，欲出去開門看一下，是誰三更半夜來敲門，我……心裏害怕，近來……鬧得那麼厲害，便勸他不要去開門……他却不聽我說，說甚麼……那些東西是不會敲門的，還是出去看一下的好，聽他那麼說，我沒有再說甚麼，他便去開門……我在房裏聽到他在開門前，問敲門的人是誰，敲門的人沒有應他，跟着他將門打開，當時我不放心，下床走出房外看看是甚麼人來找我們，還未走出房門外面，便聽到他發出一聲駭叫，我一邊大聲問他發生了甚麼事，一邊急走出去……」說到這裏，那女人驚悸得說不去。

林振昌嘴唇噏動一下，似想催那女人說下去，蕭原忙用手肘碰他一下，示意他不要開口。

林振昌醒覺地將到了口邊的話咽回去。

那女人吸了幾口氣，臉上驚悸之色稍退，才說下去。「……我看到……一隻……沒有眼鼻耳朵的鬼怪，握住我丈夫的頸項，沒有耳目的臉湊在他的喉頭上，我嚇得尖叫一聲……忘記了害怕……順手抓起一把掃帚，撲過去用力向那鬼怪亂打，那鬼怪……挨不住，發出一聲……很難聽的叫聲，忽然放開我丈夫，向我張開滿是血的大口……」說到這裏，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抽吸了一口氣，她才又說下去。「我當時像瘋了一樣……居然不感到害怕……只想救……回我丈夫，將手上的掃帚用力地擲向那鬼怪的血盆大口，那鬼怪吱地叫了一聲，忽然間向後飛去，眨眼間便不見了。」

林振昌聽着，對那女人的不要命的膽量，佩服得很。

事實上，一個人若是豁了出去，對於甚麼妖魔鬼怪，根本不懂得——應該說是忘記了害怕。

「我立刻撲上去關上門，上了閂，才轉身蹲下來，發覺他已斷了氣，喉

頭有一個血洞……」那女人又忍不住心中的悲傷，放聲哭起來。

那幾個孩子本已停止了哭喊，見母親又哭起來，他們跟着又咧開嘴，嗚嗚地哭起來。

一時間，聽得蕭、林兩人心裏一陣難過。

「大嫂，別哭了。」蕭原感到鼻子酸酸的。「人死不能復生，天氣冷，快叫孩子們回床上睡吧，若是冷病了……」

那女人聽蕭原那麼說，想想也是，忙止住悲哭，走到孩子跟前，伸手將最小的一個抱起來。「冷啊，快回床上去蓋好被子，冷病了，叫我怎有錢給你們看病。」邊說邊趕那幾個孩子回房間。

蕭原與林振昌乘這機會，蹲下來，察看那死者喉頭上的傷口。

屋內雖然沒有點燈，但兩人已習慣了在黑暗中看東西，故此，兩人都能看到死者的喉頭上，有一個很大的血口，仍然有血流出來，頸旁的地上，也有一灘血，看這情形，那鬼魅才咬破死者的喉頭吸血，便被那女人不要命地打跑了！

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同時吸了口氣，默然站起來。

「蕭老兄，你看，咬破他喉頭的鬼怪，又是甚麼妖魅？會不會就是傳說中的吸血鬼？」林振昌忍不住開口說話。

「聽她那麼說，與石龍昨晚遇到的鬼怪是一樣的。」蕭原道：「我們之前見到的，有殭屍、鬼影，加上那種吸血鬼，合共是三種妖邪鬼怪在作祟，怪不得弄得鎮上人心惶惶的！」

話未說完，那個婦人已從房內走出來，悲憤地道：「林隊長，你一定要想辦法驅除那些鬼怪，要不，這裏怎能住下去，只怕會有更多的人遇害。」

林振昌慚愧地道：「大嫂，我已在竭盡所能，驅除那些鬼怪，之前……我們幾乎脫不了身……妳也知道，妖邪鬼怪之物，非鎗火可以驅除的。早些日子，不是曾請過僧道來驅鬼麼？却奈何不了那些鬼怪，一時間，實在想不出，還有甚麼好法子，可以驅除鬼怪。」

「大嫂，妳要不要我們幫忙，將妳的丈夫安放好？」蕭原不想再談這個時間無法找到辦法的話題，將話題岔開。

那女人被蕭原一說，才省覺到自己丈夫的屍體還躺在地上，忙說道：「長官，你不說，我差點忘了，我一個人很難將他安放好，兩位長官若能夠幫忙，正是求之不得。」

兩人於是幫着那婦人，在堂屋內架好一張床，再將屍體搬放到那板床上。

婦人看着直挺挺躺在木板床上的丈夫，想到以後的日子不知怎樣過，不禁悲從中來，哀哀哭起來。

蕭原看着禁不住生出惻隱之心，從身上拿出一張大洋票子，塞在那婦人的手上。「大嫂，妳收下。」跟着便拉了林振昌往外走。

那婦人却不肯要，追上去，將票子還給蕭原。「長官，你的好意我心領了，我不能要你的錢。」

蕭原不肯收回。「大嫂，妳男人下葬要錢，吃飯也要錢，就算妳不吃，孩子也要吃啊，收下吧，就算是我給孩子買東西吃吧。」

那婦人聽蕭原那麼說，呆了一呆，一家人的支柱死了，留下自己與五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沒有錢，以後的日子怎過下去，眼前，就要錢買棺木等物，安葬丈夫，確實需要錢。

蕭原乘那婦人呆了一呆的時候，已拉開門閂，開門走出屋外。

林振昌跟着走出去，順手將門帶上，不忘吩咐一句，「大嫂，快將門閂上。」

那婦人這才如夢初醒，想追出去，想到自己確實需要錢，不由又停下來，咬咬牙，上前將門閂好，「噗」地跪下來，朝着門外大聲道：「恩公的大恩大德，我一家這輩子也會記着！」說完，叩了三個頭。

蕭原與林振昌才走出幾步，自然聽到，林振昌拍拍蕭原的肩頭，尊敬地道：「蕭老兄，你不但膽量大，人也好，你是我所見的人中，心腸最好的一個人。」

一頓，接又道：「好心一定有好報的。」

蕭原嘆口氣，說道：「看着那大嫂……還有五個孩子要她養，實在淒涼……自己能夠幫她，那應該幫忙，要不，心裏會不舒服。」

「所以說，你是一個難得的好人。」林振昌由衷地說：「那個大嫂遇上你這種好人，眞如遇到救苦救難的菩薩。」

事實上，蕭原給那婦人的大洋票子，數目是五十大洋，這可是一筆不少的錢，那婦人就憑蕭原給的五十大洋，加上一點點積蓄，不但安葬了丈夫，還用剩下的錢買了三畝地，辛勤耕作，養大了五個孩子。那婦人感激蕭原的恩德，除了時時向孩子講述蕭原的德行外，還在家裏立了一個長生牌位，早晚上香供奉，保佑蕭原長命百歲，無災無難。

這是後話，在此順帶表過。

在返回旅店的路上，兩人並沒有再遇到那些鬼物。

* * *

兩人返到旅店，發覺張家老少與石龍都坐在店堂內，等着兩人回來。

原來，他們一直坐在店堂內，沒有睡覺。

他們不但擔心蕭、林兩人的安危，也想第一時間，知道兩人在外的情形。

看到兩人回來，各人都鬆了口

氣。

張老闆的第二子克儉急不及待地問：「長官，遇到那些……鬼怪麼？」

張老闆責備道：「克儉，你就是心急，林隊長與蕭長官還未坐下來，你便問長問短的，沒規矩。」

克儉吐吐舌頭，不敢再說話。

林振昌興奮地點點頭。「遇到，赫！我與蕭老兄幾乎脫不了身。」

衆人一聽，頓時又緊張，又好奇。

「兩位，喝杯熱茶再說。」正勤倒了兩杯熱茶，捧到蕭、林兩人面前。

兩人在外面吹了半夜寒風，又迭遇驚險恐怖之事，不免感到又冷又喝，如今正勤捧來兩杯熱騰騰的茶，那簡直是雪中送炭，兩人忙接過，對正勤說了聲：「謝謝。」

兩人一口氣便喝掉那杯茶，似乎有點意猶未盡，張老闆看出來，馬上叫二兒子去再倒茶。

正勤答應一聲，乾脆將整壺熱茶拿來，讓兩人喝個夠。

蕭原看到這麼多人坐着，天氣又冷，何不喝點酒，一來可以暖身，二來熱鬧一點，何樂不爲，便要張老闆拿兩斤米酒來，再弄點下酒的食物，大家喝一杯，聲明由他請客。

各人齊聲說好，張家父子叔姪一齊去張羅，不一會，便弄了一碟豬頭肉，一碟炒花生米，還有一堆番薯乾，作爲下酒之物。

八個人圍着桌子，喝起酒來。

本來，張老闆不肯收錢的，蕭原却不想他血本無歸，硬是塞了兩個大洋給他，結果，張老闆只收了一個大洋。

喝了兩口酒，克儉第一個忍不住，開口道：「林隊長，蕭長官，你們在外面遇到甚麼？」

林振昌吁口氣，說道：「說起來，好驚險恐怖，我與蕭老兄先是遇到鬼火，跟着遇到殭屍……」

「殭屍！」除了蕭原之外，張老闆等六人心頭驚跳，臉色駭變，異口同聲叫出來。

「嗯！」林振昌用力點點頭。「以前，關於殭屍的傳說，聽得多了，想不到，今晚終於見到，當時，我……嚇得雙脚有點發軟。」

「那殭屍是甚麼模樣的？」克儉又好奇，忍不住打斷林振昌的話。

林振昌於是繪形繪色，將那殭屍的模樣，以及對付殭屍的驚險經過，說給張老闆等人聽。

張老闆等人聽得心驚肉跳，彷似身歷其境那樣，待到林振昌說完，都驚得出了一身冷汗。

「要不是蕭老兄膽量夠大，眞對付不了那殭屍，若只有我一個人，我肯定會撒腿便跑。」林振昌佩服地拍拍蕭原的肩頭。

「要是我，不驚嚇得當場暈倒才怪。」張九濤吸口冷氣。「單是聽林隊長說，已經心驚肉跳，要是親眼看到……不敢想像。」

張家三兄弟沒有吭聲，却各自左顧右盼，蕭原看到三人那種驚怕的樣子，暗暗好笑。

「蕭老哥，你膽敢與那殭屍動手，我眞佩服你。」石龍道：「你是我認識的人中，膽量最大的。」

蕭原笑笑，道：「其實，我當時也有點心驚，我是硬着頭皮，對付那殭屍的。」

「正如蕭老哥所說，我們由於沒有見過殭屍，又聽過太多有關鬼怪殭屍作祟害人的恐怖傳說，才會對那些東西恐怖驚怕。」林振昌喝口酒，放了顆花生米入口中。「其實，如今想起來，也沒有甚麼可怕，並不如傳說的那麼厲害，我如今就不怎麼怕那些東西。」

「長官，你眞了不起。」克儉三兄弟敬佩地看着蕭原。在他們的眼中，蕭原是一個英雄。

蕭原道：「其實，只要心裏不懼怕那些東西，它們便不怎麼可怕。」

「林隊長，你不是說，蕭老哥轟掉了那殭屍的大半個腦袋，那怪物居然還能跳動麼？」石龍看着林振昌。

林振昌點點頭。「還有，它的膝頭亦被蕭老哥打斷了，本來已不能動，但突然間又能夠跳起來，向我們撲過來，如今想起來，有點奇怪。」

「一點也不奇怪。」石龍道：「我曾聽一個茅山道士說，懂得趕屍驅鬼的術士，可以作法驅鬼作祟，受其驅使的鬼魅殭屍，就算斷手折脚，沒了腦袋，在其法驅使之下一樣會動，這也是世上的人爲何對鬼怪等異物那麼駭怕的原因。」

「石老哥，你是說，那殭屍是受人作法驅役的？」蕭原聽出石龍的話中之意。

「對！」石龍道：「只有被作法驅遣的異物，才會在被斬劈開來，不成形狀，仍然不『死』！因爲，它是受法術所制及驅遣，除非那個施術之人停止施法，要不，無論你如何對付它，都不能令到它受制。」

各人都聽得大感興趣。

「石老闆說得有道理。」張一澤頷首道：「年輕的時候，我曾聽祖父說及驅屍役鬼之事，也是這麼說。」

「這麼說，豈不是有人在暗中作怪，弄得鎮上鷄犬不寧？」林振昌訝然道：「若是，暗中作怪的人，爲何要這樣做？」

「那就要查個明白了。」蕭原道：「若眞的有人暗中作怪，其中必有原因！」對於有人暗中作怪之說，他深以爲然。

「我也認爲有這種可能。」張九濤道。「林隊長，你也知道，咱們這裏一向很平安，從沒有鬧過鬼，如今忽然之間鬧得這麼厲害，其中大有蹺蹊。」

「唉，這些日子以來，我們都被那些東西鬧得人心惶惶，寢食不安，那

有心情想到這方面，要不是今晚我們在此談論，根本不會往這方面去想。」張一澤嘆口氣。

「林隊長，既然認爲有人在暗中作怪，怎不查一下？」一直沒有吭聲的正勤開口道：「若是查出來，捉到作怪的人，不就天下太平了麼？」

「林老哥，我認爲值得查一查。」蕭原同意正勤說的話。「這是眼下唯一的辦法。」

「嗯！我明天便着手查一查！」林振昌瞧着蕭原。「蕭老哥，你可否幫幫忙，偵查這件事情？」

蕭原毫不猶豫地道：「別說客氣話，我很樂意幫忙。」

石龍忙提醒他。「蕭老哥，你忘了，明天便要押那傢伙趕回那個小縣城麼？」

蕭原笑笑，道：「石老哥，既然已趕不及在期限前押那傢伙回去，那麼早一天，遲幾天趕回去，有甚麼關係。」

石龍歉疚地道：「蕭老哥，都是我不好，累你不能依期押那傢伙趕回去……」

蕭原忙截斷石龍說的話。「石老哥，別自責，那種事情，誰也不想遇到，更不想生病，是麼？何況，你的病才好，不好馬上趕路，還是靜養兩天，待完全恢復，才起程不遲。」

「蕭長官，你願意留下來幫忙查這件事，那眞是我們整鎮人的福氣。」張一澤很想蕭原留下來，幫忙解決鬧鬼這件事。

自從聽了林振昌敘述與殭屍鬼怪的搏鬥後，不但是他，包括他的弟弟——張九濤及三個兒子，都視蕭原爲英雄。

石龍接口道：「蕭老哥，若留下來，那個傢伙怎麼辦？總不能一直將他關在旅店的柴房內，那不太保險。」

林振昌馬上接口道：「石老闆，別擔心，可以將那逃犯關押在隊部，我會派人日夜看守着他，那就不怕他會逃得了。」

能夠將樊金寶關押在安全的地方，蕭原可是求之不得，難得林振昌自己提出來，他當然不反對。「林老哥，那……不大……」

林振昌不等他說下去，揮揮手道：「蕭老兄，你別客氣，就這麼決定，天亮後，我與你押那逃犯回隊部關押起來。」

蕭原聽他那麼說，不好再說甚麼。

忽然，克安張口打了個呵欠。

蕭原看到各人臉上都有倦容，便說道：「張老闆，明天你們還要開門做生意，你們去睡吧。」

張一澤等人確是有點睏，當下也不客氣。「蕭長官，失陪了，還要酒麼？我去給你拿來，才去睡。」

蕭原看一眼林振昌，「林老哥，還喝麼？要是睏了，去睡一會吧。」

張一澤接口道：「有幾個客房空着，林隊長，你若睏了隨便到一個房間去睡吧。」

林振昌搖搖頭。「一點睡意也沒有，張老闆，你去拿一斤米酒來，我想與蕭老哥商談一下，明天怎麼個查法。」

「好，好，我馬上去拿酒來。」張一澤說着，克安已早已去拿酒了。

石龍由於白天在床上躺了大半日，這時仍然精神奕奕的，也不去睡，留下來與蕭、林兩人喝酒。

＊　＊　＊

天亮後，鎮上的人知道尤柏被殺死（就是蕭、林兩人聽聞哭喊聲，趕去看到一個男人被鬼魅噬死的那戶人家）後，再加上不少人家的牲畜都被咬死吸血，更加惶恐不安，議論紛紛，不少人立刻收拾衣物細軟，投靠附近的親朋戚友。

鎮上，被一片恐怖的氣氛籠罩着。

留在鎮上的人，都在商議羣鬼驅邪的辦法，希望能夠阻擋鬼怪妖邪侵入家中，傷害家人。

凡是有黑狗，黑鷄的人家，都將之宰殺了，準備在入黑後，將黑狗黑鷄血塗在門上窗上，辟擋鬼邪的侵犯。

據說，黑狗黑鷄的血，可以驅鬼辟邪。

也有人在門上、窗上，貼上鍾馗捉鬼的畫像，當作驅鬼辟邪的靈符。

總之，凡是可以驅鬼避邪的辦法，鎮上的人都用上了。

吃過早飯後，蕭原與林振昌帶了幾個膽量比較大的保安隊員，悄悄地到附近的墳地去查看。

原來，蕭原與林振昌昨晚商量過，殭屍乃是下葬後，並沒有腐化的屍體——也就是乾屍，吸收了陰邪元氣形成的，要找這種異物，當然要到墳地去找。

附近一共有三處墳地。

林振昌與幾個保安隊員帶着蕭原，先到鎮外南面的一個墳地去尋找。

那個墳地其實是個小土崗，從下往上，滿是墳墓，有幾座墳墓頗有氣勢，林振昌對蕭原說，那幾座墳，都是前清當過官的人死後葬在那裏的。

一行人跑上跑下，好不容易才跑遍了整個墳地，看遍了每座墳墓，並沒有發現有殭屍躲藏的墳墓。

他們爲恐殭屍日久成精，白天也能作怪，還帶備了一小桶黑狗血，以備在發現殭屍時，將黑狗血倒在殭屍的身上。

那幾個保安隊員雖然說膽量不小，但對於那些鬼怪之類的異物，少不免心存恐懼，那是由於傳說的關係。歷代以來，對於鬼怪的傳說，渲染得怪力亂神，令人心寒神悸。那幾個隊員私底下都不想找到殭屍，想想也教人心驚肉跳。如今在這塊墳地找不到

殭屍的所在，他們不但不失望，還慶幸沒有找到。

歇了一會，他們又到北面的那塊墳地去找。

結果，又是徒勞無功。

蕭、林兩人並不洩氣，繼續到第三塊墳地去找。

那幾個隊員却顯得沒精打彩，看到蕭、林兩人精神奕奕的，都不敢開口對兩人說，不想再到第三塊墳地去找尋殭屍。

到了第三塊墳地，那幾個隊員都提不起勁來，若不是他們的上司林振昌在場，他們眞會坐下來，懶得去找。

結果，這一次蕭、林兩人也感到失望，他們找不到有殭屍出沒的痕跡。

這時，已經是午後三時左右，幸好他們早已帶備了乾糧及食水，在找完第二塊墳地時，吃過乾糧，要不，準會餓得肚子也癟了。

歇了一會，幾個隊員想到天黑後，鬼魅妖物便會出現，他們不敢再坐下去，嚷着趕回鎮上。

蕭、林兩人只好與那幾個隊員回鎮上。

走在路上，各人都悶不吭聲。

那幾個隊員是沒心情說話，蕭、林兩人則各自在轉着心思，所以，都沒有話說。

走了大半段路，蕭原忽然開口對林振昌道:「林老哥，你洩氣麼?」

林振昌搖搖頭。「不!我在想着，怎樣才能找到那個作怪的人。」

「我也在想着這個問題。」蕭原用脚踢開一顆石子。「找不到殭屍的所在，找到作法驅鬼的人也是一樣，而且可以一舉破除鬼怪作祟之禍患。」

「我也是這麼想。」林振昌興奮地道:「蕭老哥，想不到，咱們的想法一樣。」

「要找到作法驅鬼之人，必須在晚上暗中偵查，林老哥，你有這個興趣麼?」蕭原斜望着走在他身旁的林振昌。

林振昌握起拳頭晃了晃。「爲了鎮上所有人的安危，說甚麼我也要對付那些鬼怪，消除那禍患，否則，我怎配當保安隊長。」

「這麼說，你今晚會與我一起去偵查作法驅鬼害人的邪惡術士了?」蕭原用力拍拍林振昌的肩膊。

林振昌亦拍拍蕭原的肩膊。「蕭老哥，你是一個與本鎮毫無關連的人，也肯去冒險，我這個保安隊長要是不去，那還是人麼?」

「那就此一言爲定。」蕭原與林振昌同時一揚手，抓住對方的手，用力地互握了一下，才放開。

蕭原看看走在前面的幾個保安隊員，低聲道:「林老哥，別怪我直話直說，那幾個弟兄，好像不怎麼……起勁，難道他們都不想解除鬼怪害人這回事麼?」

林振昌嘆口氣。「蕭老哥，他們是怕，對那些鬼怪妖異有一種解不開的恐懼……生怕會遇上那些令人毛骨聳然，詭怖可怕的妖異，所以，他們自然不熱心去管這件事。」

蕭原却大不以爲然。「林老哥，聽你這麼說，我認爲那些鬼怪之所以鬧得厲害，就是因爲你們沒有認眞去對付那些鬼物，以致姑息養奸。」

林振昌對蕭原說的那番話不以爲忤，點頭道:「蕭老哥，你說得是，但只有我一個人，可說是有心無力，若不是遇上你，我一個人還眞的不敢在晚上出去亂闖，對付那些鬼怪。」

跟着看一眼蕭原，好奇地道:「蕭老哥，我有一句話想問你，希望你不會怪我。」

蕭原道:「有甚麼話，只管問，我不會怪你。」

林振昌遲疑了一下，才道:「你是外地人，爲何肯冒險替我們對付那些鬼怪。」

蕭原笑了笑，道:「林老哥，不怕對你說，我這個人好奇心很大，前晚我才來到貴鎮，趕車的石老哥便遇到鬼怪，我聽了他說的話，很想弄清楚，世上是否眞的有鬼魅之類的異物……遇到你，正好有個照應……還有，我聽張老闆說，那些鬼魅之物鬧得很兇，連僧道也對付不了，而且害死了幾個人，我不忍心還有人被害，我也想見識一下那些鬼魅之物是甚麼樣子的，會走的死屍我曾見過，就是未曾見過鬼魅之類的異物，所以，我才會冒這個險。」

「蕭老哥，要是世人都像你這樣，那就天下太平了。」林振昌由衷地道。

蕭原最怕聽到別人對他說稱讚的話，忙岔開話題。「林老哥，若我們今晚眞的行動，回去後，可要睡一會，免得沒有精神。」

「嗯。」林振昌點點頭，跟着打個呵欠。「你不說，我還不覺得怎樣，這時眞想馬上躺到床上。」

「林老哥，你睡歸睡，可不要一覺睡到大天光啊。」蕭原說笑道。

林振昌又打個呵欠。「放心吧，睡前，我會吩咐一個弟兄留意時間，準時叫醒我。」

說着話，他們已走近鎮上。

日頭已向西沉下，距天黑大約還有一個時辰左右。

*　*　*

吃過晚飯後，蕭原與林振昌、石龍，帶備了可能派上用場的物品，走出旅店。

這一次的行動，石龍是自告奮勇要參加的。

本來，蕭原恐怕他會遭到意外，勸他不要去，但石龍說什麼也要去，蕭原拗不過他，只好不再反對他參與當晚的行動。

石龍不懂開鎗，便問張一澤要了一張一端有一個小鐵叉的棍子做武器。

今晚因爲風不怎麼大，沒有昨晚那麼寒冷。

這時候，不過是天黑後約一個時辰左右，上弦月已幾乎掛在中天。

街上雖然一點燈火也看不到，還好，有淡淡的月光，不算伸手不見五指。

三人在吃晚飯時，早已商議好到什麼地方去偵查，走出旅店後，三人便向鎮南頭那邊走去。

三人要去的地方在鎮南頭外，那是一個荒廢了的菓樹園子，平時甚少人到，若有人施法作祟，那是一個好地方。

林振昌是鎮上人，最熟悉鎮上的情形，所以，他將所有適合施法作祟的地方說出來，讓石龍、蕭原兩人參詳，結果，蕭、石兩人認爲有四個地方最適合設壇施法作祟，那座荒廢菓樹園子是其中的一處，由於距離最近，三人便先到那裏去。

三人才轉入一條街口內，驀地，後面傳來一陣急促的奔跑聲，蕭原走在最後，急忙扭頭回望。

他看到一條人影急奔前來。「什麼人!」他疾喝一聲，同時抬起手中的匣子鎗。

經過昨晚的遭遇，他很自然地加倍警惕，以防那人影是鬼魅妖邪。

那人影急促地應道:「是我，我是克儉!」

走在前頭的林振昌與石龍在聽聞蕭原的喝聲後，立刻停下來，轉身回望，聽那人說是克儉，緊握着武器的手也放鬆下來。

蕭原從聲音認出那人是張克儉，鬆口氣，問道:「你跑來幹麼?」

話聲才落，人影已奔到近前，看清楚，果然是張一澤的兒子克儉，只見他喘口氣，急促地道:「蕭長官，我要跟你們一起去捉鬼!」眼中閃射出興奮緊張的目光。

林振昌眉頭一皺，搶着道:「阿儉，那可不是去玩，隨時會有危險，你快回去吧!」

克儉却搖搖頭，語氣堅決地道:「我好不容易偷偷溜出來，我不回去!說什麼我也要跟你們去捉鬼!」

「你……」林振昌生氣地用手指着克儉。「你……」

蕭原忙截住他的話頭。「林老兄，他既有這個膽識，又已偷跑出來，那就讓他見識一下吧。俗語有謂，刀不磨不利，說不定，他是一個人材。」

跟着又對克儉道:「你眞的不怕?」

克儉搖搖頭，又點點頭。「要說不怕是假的，不過，我不會驚怕得見到那些……便嚇得大呼小叫，暈倒過去。蕭長官，我不會負累你們的。」

「好!」蕭原很賞識克儉的勇氣。「希望你不會那樣。」

「蕭長官，你眞好。」克儉興奮得幾乎跳起來。

「嗯!」蕭原點點頭。「你走在我前面。」

克儉答應一聲，飛快地走前幾步，站在石龍的後面。

林振昌二話不說，立刻往前走。

四人很快便來到那個荒廢了的菓園子前。

蕭原示意林、石、張三人伏在園子外面，由他一個人進入園子瞧看一下。

林振昌不肯留在外面，堅持要與蕭原進去，他堅持要與蕭原一道進入園子，若發生什麼事情，也有個照顧，蕭原拗不過他，只好答應他。

石龍與張克儉也要跟着進去，蕭原想到兩人手上沒有鎗，萬一遇上什麼意外，不能對付，乾脆四個人一起進去，好歹也有個照顧。

走入園子時，由蕭原帶路。

這個菓樹園頗大，菓樹大半已枯毀，野草有膝蓋高。

風吹草葉動，發出沙沙的異響聲，加上樹影搖動仿似鬼魅閃動，氣氛頗恐怖陰森。

四人走在及膝的野草中，克儉只覺四周的搖曳樹影中，隨時會有厲鬼閃撲過來，禁不住東張西望，心裏有點發毛，緊張得雙手緊緊地握着拳。

驀地，前面不遠的地方，響起一下「刷」的疾響聲，野草一陣晃動，克儉一顆提起的心「怦」地劇跳了一下，幾乎脫口驚叫出聲，看到蕭、林、石三人神色不動的，他才透口氣，發覺手心濕了，原來手心滿是冷汗。

走在前頭的蕭原也被那「刷」的一聲疾響嚇得心頭一窒，但他馬上便知道，不過是躲匿在野草中的蛇鼠之類的動物大概被他們驚動了，驚竄而去，所以，他並沒有受到驚嚇。

看到蕭、林、石三人那麼鎭定，克儉感到一陣慚愧。

在他們走過的地方，附近的草叢中不時響起「刷刷」聲，經過第一次後，克儉已泰然處之。

搜遍了整個荒廢的菓園，沒有什麼發現，林振昌有點失望，克儉却透了口大氣。

按照原先商議好的，四人略爲歇息一下，便到其他三個地方去查看。

結果令他們好失望，一無所獲，亦沒有遇到什麼殭屍鬼怪之類的異物。

克儉最失望，吹了大半夜的寒風，居然連鬼影也沒有見到半個，他雖然心裏有點驚恐，但却一直想見識一下那些敎人聞之色變心寒的鬼物，如今却什麼也看不到，怎不叫他大失所望。

他悄悄地問蕭原:「長官，怎麼今晚連鬼影也不見半個?莫非都害怕了，全躲藏起來，不現形了?」

蕭原也感到奇怪，對於克儉這個

問題，他無法解答，只好道：「大概是吧。」

就在他與克儉說話時，林振昌陡然碰他一下，疾聲道：「快看那邊！」

蕭原急忙往林振昌手指的那邊看去，僅僅看到一條人影閃沒在一處街角後。

克儉却看不到什麼，急急問：「林隊長，那邊有什麼？」

林振昌邊往那邊疾奔，邊道：「一條人影，可能是鬼魅。」

蕭原跑得最快，石龍在林振昌的後面，克儉跑在最後，聽說有可能是鬼魅，頓時又興奮又緊張。

冒着寒風找了大半晚，要是連鬼影也看不到，他實在不甘心。

誰都有年輕的時候，因此，誰都知道年輕人的好勝心特別强。

四人像一陣疾風般，衝到那處街角前，蕭原身形一閃，衝入街角後。

林、石、張三人緊跟着衝入街角後。

街角的後面，是幾間破舊的屋子，那條人影彷彿消失在空氣中一樣，沒了影踪。

蕭原不由放慢脚步，四下掃視着。

「蕭老兄，這幾間屋是被火燒毀的。」林振昌輕聲對蕭原說：「燒了有大半年。」

蕭原早已看出那幾間屋是被火燒過的，倒塌的樑柱墻磚都是黑黑的，黑暗中，顯得更加黑。

「小心一點，那條人影可能躲匿在這幾間爛屋內。」蕭原低聲提醒林、石、張三人。

林、石兩人點點頭，緊一緊手上的鎗棍，克儉兩手空空，只好用力握緊雙拳。

「林老兄，你與石老哥搜那邊幾間，我與克儉搜這邊幾間。」蕭原話說完，便向克儉招招手，往左邊的幾間屋子走去。

林振昌亦與石龍往右邊幾間屋子走去。

克儉跟在蕭原後面，低聲道：「長官……你以爲，那是人……還是鬼魅？」

蕭原扭頭看他一眼。「你怕麼？」

克儉吸口氣。「有點心驚。」

「難怪你會心驚的。」蕭原朝他笑笑。「任何人，當他將要面對從未見過的恐怖事物時，心裏都會驚慌的，就是我，這時心中亦有點惴惴不安。」

跟着又道：「當你見識過那些……東西後，你便不會怎麼害怕的了。」

說完，繼續往那間破屋走去。

克儉聽了蕭原的話後，心裏鎮定了很多，挺了胸膛，緊跟在蕭原後面。

走進那間破垣敗瓦的屋子，驚走了幾隻老鼠，沒有發現別的東西，兩人從一堵塌墻上跨過，走到第二間破屋內。

那幾間屋子是一間連着一間的。

搜過第一間屋子後，克儉膽壯了很多，不再跟在蕭原後面「寸」步不離，與蕭原分開來，各自在屋內搜查。

他邊目光四掃，邊往已燒塌的破屋大門口那邊走去。

蕭原則走向屋子的裏面。

當他走到一堆焦木與碎磚前，目光往屋角那邊張望的時候，那堆焦木碎磚的後面，驀地冒起一條人影來。

克儉一眼看到那條人影，驚嚇得一顆心差點從口腔內跳了出來，只覺雙脚一陣發軟，想追，雙脚居然不聽使喚，只能夠發出一聲駭叫，瞪着一雙駭恐的眼睛，看着那人影撲噬過來。

那是一隻鬼魅。

那張鬼臉上，只有一個血盆大口，舌頭長長地伸出來，還有兩個深深眼洞，閃射出幽幽的磷光，竟然沒有鼻子及耳朵。

這麼樣的一張鬼面陡然出現在任何一個人的眼前，就算他膽量再大，也會嚇得膽顫心驚的。

那鬼魅一雙冰冷的手一下子揑住了克儉的脖子，那張恐怖的鬼面一下子湊在克儉的臉上。

克儉驚嚇得幾乎暈死過去，出於一種求生的本領，他忍不住又發出一聲驚叫，雙手抓住那鬼魅的雙手，極力想掙脫鬼魅揑住他頸脖的雙手。

「什麼事！」蕭原正走入一堵破墻的後面，陡然聽到克儉那一聲駭叫，大驚，急忙轉身撲出那堵破墻外面，一眼看到一個鬼魅已揑住克儉，疾忙朝屋頂開了一鎗，以圖嚇退那個鬼魅。

鬼影果然被那一响鎗聲嚇得鬆開了揑住克儉頸脖的雙手，扭身欲逃。

經過那一陣的掙扎，加上聽到那一响鎗聲，知道蕭原已來救他，克儉頓時膽氣大壯，眼見那鬼魅轉身欲逃，他急忙撲上去，一把抱住那鬼魅的腰身。

那鬼魅居然不是幻影，而是一個實體，那刹那克儉心頭陡然一動，聽說凡是鬼魅，都是虛幻的影子，這鬼魅怎會有一個實實在在的身體？疑念才起，他的額側被那鬼魅猛地往後回撞的手肘撞得劇痛難當。一陣暈眩，力道頓失，往後跌去。

那鬼魅往屋外竄去。

蕭原大喝一聲：「站住！別跑！」朝那鬼魅的腦袋上空開了一鎗。

那鬼魅發出一聲驚叫，雙脚一軟，窒住。

那一聲驚叫，馬上暴露了那鬼魅是人扮的，決不是鬼魅的叫聲。

蕭原頓時心頭大定，疾喝：「站住別跑，要不，下一鎗便射向你的身上！」

那鬼魅渾身一震，顫聲道：「別……開鎗……我……」雙手舉起來。

若鬼也會說人話，那眞是天下奇聞。克儉一聽，心裏的驚恐一掃而光，從地上跳起來，大聲叫道：「他是人，不是鬼！」一步跳前，向那「鬼魅」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唷！」那「鬼魅」被踢得往前一蹌，撲跌下去。

恰在這時，林振昌與石龍從那邊聞聲急急奔跑過來，一眼看到那被踢倒的「鬼魅」，瞥到那張鬼面，兩人都嚇得心頭劇跳了一下，石龍忙叫：「鬼！」

蕭原這刹那已衝到那「鬼魅」的身後，聽到石龍的驚叫聲，忙道：「石老哥，別慌，是人！不是鬼！」

克儉已一步衝到那「鬼魅」的身後，彎腰伸手一把將他揪起來。「石老闆，這傢伙扮鬼嚇人！」

林振昌與石龍眼見克儉將那「鬼魅」揪起來，知道兩人說的不假，一顆心才定下來。「克儉，扯下他的鬼面具，看看他是什麼人？」林振昌邊說邊急走入破屋內。

石龍跟着他。

克儉伸手往那鬼魅的臉上一摸一扯，果然扯下一張面具來。

那「鬼魅」頓時露出本來面目！

「猪仔權，是你……」林振昌一眼看到那人的眞面目，怔了一怔，詫訝地叫了一聲。

石龍與蕭原不是本地人，當然不認識那個人。

不過，鎭上有幾百戶人家，上千人口，就是克儉，也並不全認識鎭上的人，眼前這個裝鬼嚇人的猪仔權，他就不認識。

那人身子震了一下，翻翻眼，認出奔入來的人是鎭上保安隊的林隊長，頓時臉色灰白，垂下頭，不敢吭聲。

「他是鎭上的人？」蕭原用鎗嘴戳向猪仔權的臂膀，雙眼却望着林振昌。

林振昌點點頭。「這傢伙是個二流子，不務正業，專幹鼠竊狗偷的勾當，可是鎭上的知名人物！」

「林隊長，我怎麼不認識他？」克儉玩弄着手上那個鬼面具，詫然地看着猪仔權。

林振昌道：「克儉，你平時都在旅店內幫忙，很少在外面玩，難怪你沒有聽聞過他的大名，他住在鎭北頭，那邊的人沒有一個不認識他的。」

「林老兄，押他回去，再慢慢查問他。」蕭原對林振昌說。

「林隊長，我又沒有偷東西，你們不能拉我。」猪仔權恐懼地叫起來。

「你三更半夜的，在外面扮鬼怪嚇人，擾亂治安，單是這條罪，就可以拉你！」林振昌沒好氣地道：「你再說，我便將你綁起來！」

猪仔權頓時不敢吭聲。

「走……」林振昌用手一推猪仔權，押着他往外面走去。

蕭、石、張三人跟在林振昌後面。

* * *

「半夜三更的，你爲何在外面扮鬼扮怪嚇人？」林振昌怒視着瑟縮地坐在櫈子上的猪仔權。「說！」猛地一拍桌子，嚇得猪仔權身子震了震，幾乎從櫈子上跳起來。

「我……一時貪玩……扮鬼嚇人……」猪仔權囁嚅地道：「……我想……看看……那些人遇到鬼……嚇成什麼樣子。」

「他媽的！你當我是什麼？是傻瓜，還是吃奶的孩子？」林振昌怒罵。「你那番話，就是傻瓜也不會相信！」聲色俱厲。

猪仔權畏縮地縮縮身子，恐懼地看着林振昌，不敢吭聲。

「你不是想我好好地服侍你一頓，才說眞話吧？」林振昌忽然陰森森地道。

猪仔權打了個寒顫，慌不迭道：「別……我說……我說眞話。」

林振昌哼了一聲，沒有說話，兩道目光緊緊地盯着猪仔權。

猪仔權心慌地搓着雙手，一會，才說道：「我……扮鬼……是想混水摸魚……潛入人家內……偷點財物。」

「哼，你倒會揀時候去偷東西！」林振昌一拍桌子。「你偷了多少日子？」

「自從鬧鬼後的第三個晚上，我便……出來偷東西。」猪仔權不想吃苦頭，從實招供。

「你偷了那幾家的財物？」林振昌怒視着坐在他對面的猪仔權。

猪仔權眨眨眼。「鎭東頭的余萬富家、陳有田家，還有牛滿谷家，大街上的興盛布舖、榮記飯店、富記雜貨店，我……都……光顧過。」猪仔權一一數出來。

「嘿嘿，你倒會揀地方偷東西。」林振昌冷笑幾聲。「你一共偷了多少財物？」

原來，猪仔權說的那幾戶人家，都是鎭上的富戶，那幾家店舖也是鎭上最大的。

猪仔權目光閃爍了一下，囁嚅道：「我……記不清楚了，總共……大約……幾十個大洋吧……來得容易，輸得也容易……都輸光了，要不，我也不會今晚再出去偷……」

「他媽的，你倒說得輕鬆！」林振昌瞪眼道：「你以爲人家欠了你的麼？說偷便去偷。你他媽的！正是你這種人，搞到治安不寧！」

「林隊長……我……以後……不敢了。」猪仔權苦着臉，哀求道：「求你放過我這一次，我一定改過自新，好好做人。」

「你這種人也會改過自新？」林振昌哼一聲。「你除了吃喝賭逛，不會幹甚麼！」

「我可以做短工，或是去做伙

計。」猪仔權急急道：「只要你答應放過我，甚麼也幹！」

「哼……」林振昌正想說話，蕭原突然插口道：「猪仔權，除了你之外，還有甚麼人乘機出去偸竊？」

「我……說了出來，你們……是否放過我？」猪仔權目光閃縮地看看林振昌，又看看蕭原。

「你大概身上發癢，要找人替你搔搔吧！」林振昌臉色一沉。「好，我就叫人替你搔搔！」

猪仔權猛地打了個冷顫，驚慌地搖着雙手。「不，不要！我說了。」

「快說！」林振昌一拍桌子。「我沒有甚麼耐性。」

猪仔權神色驚變了一下。「除了我之外……還有黑鬼七、大頭炳兩個。」

「他們也像你那樣，扮鬼入屋偸竊麼？」蕭原子插口問。

「是。」猪仔權道：「這個主意，是大頭炳想出來的。

「鬧鬼的事，是不是你們弄出來的？」蕭原厲聲問。

「不！不是。」猪仔權慌不迭道：「我們是鬧鬼後，才想出這條發財計的。」一頓，又急急道：「我在前幾晚就見過鬼……大頭炳與黑鬼七也說見過，幸好當時距離很遠，避得遠遠的……」

「你們還遇到一些甚麼特別的事情？」蕭原問。

「沒有了。」猪仔權搖搖頭，突然又改口道：「我想起來了，黑鬼七曾對我說，有一晚，他看到一具殭屍……那時候天快亮……他看到那殭屍一跳一跳地，往鎭西頭外面的一個樹林跳去……」

「他怎會看到的？」林振昌打斷他的話。

「黑鬼七說，當時他從何老財的家中偸了一對銀燭台及一些財物，攀上墻頭正要往外跳，就在那時，他看到一隻殭屍一跳一跳地往鎭外走去，距何家不到十丈遠，他當時嚇得趴在墻頭上，連大氣也不敢喘，他還說，那殭屍曾往他那邊望了一眼，停了一下，才又往前跳。」

蕭原與林振昌聽着，禁不住互相對望了一眼。「黑鬼七會不會編出來嚇唬你們？」

「他不是吹牛的。」猪仔權道：「他說時，連打了幾個冷顫，神色很驚。」

蕭、林兩人又對望了一眼。

「猪仔權，」林振昌站起來。「我要將你關起來，你這種人不將你關起來，是不知悔改的！」

猪仔權垂下頭，一副喪氣的樣子。

＊　＊　＊

翌日天一亮，蕭原與林振昌便去找黑鬼七。

黑鬼七好夢正酣，林振昌揪着他的耳朵，將他揪下床的。

黑鬼七一眼看清楚將他揪下床的是林振昌，頓時嚇得睡意全消，驚怕地看着林振昌。

蕭原冷眼看着，看出黑鬼七很怕林振昌。

「嘿嘿，你這個二流子，還在睡覺，你倒自在啊！」林振昌一巴掌摑在黑鬼七的臉上，聲色俱厲。

黑鬼七「唷」地痛叫一聲，畏縮地縮縮身子，不敢吭聲。

「昨晚又偸了不少錢財吧？」林振昌兇狠地盯着黑鬼七。「說，昨晚你光顧了那一家？」

黑鬼七撫着被摑出五條紅色指痕的臉頰，急聲道：「沒有啊！我昨晚一直在沙皮狗家中，賭到天亮才回來！」

「你敢說，這幾晚，你沒有出去偸竊麼？」林振昌厲聲道。

黑鬼七瘦瘦的身子抖震了一下，囁嚅道：「沒有……啊……近來晚上鬧鬼……誰有膽量出去……」

「他媽的，還敢當着我面前說大話！」林振昌怒喝一聲，一掌摑在黑鬼七的臉上！「猪仔權都說了！」

黑鬼七臉上那五道才淡下來的指痕，又紅紅地現出來，身子一歪，斜跌出一步，但却不敢抗議。

「你還敢抵賴麼？」林振昌怒喝。

黑鬼七瑟縮了一下，抖着聲音道：「我……我認了……」

「說，有一晚，你在何老財家偸了東西後，是不是在墻頭上，看到殭屍往鎭西頭外面的樹林跳去？」林振昌瞪着黑鬼七。

「是……」黑鬼七點點頭。

「將當時的情形說出來聽聽。」蕭原第一次開口說話。

黑鬼七看一眼蕭原，大概並不認識蕭原，不知道他是甚麼人，所以，他遲疑着，不說話。

「還不說！」林振昌怒喝一聲。

黑鬼七縮縮身子，慌不迭道：「我說，我說。」急急將那晚看到殭屍的經過，一五一十說出來。

他說的與猪仔權所說的大致一樣。

「你眞的看到那殭屍跳入樹林內？」林振昌緊盯着黑鬼七。

「嗯！」黑鬼七點一下頭。「我一直看到……跳入樹林內，看不見了，才敢跳出牆外，撒腿跑回家。」

「跟我回隊部！」林振昌揮揮手，「猪仔權已關起來，你去陪着他，有個伴。」

黑鬼七不敢說甚麼，乖乖地穿上衣服，跟林振昌回隊部。

蕭原與林振昌相約在午飯時見面，來到保安隊部門前，與林振昌分手，返回旅店睡覺。

燒屍破案　懲辦匪徒

午飯後，蕭原與林振昌走在街上，只見不少人扶老携幼，車推肩挑着行李，紛紛往鎭外走去。

不少人還與林振昌打招呼。

林振昌搖頭苦笑，對蕭原道：「蕭老哥，若是再這麼下去，不出半個月，鎭上便空無一人，只有狐鬼鼠怪橫行，想想，也教人心裏不舒服！」頓一下又道：「也難怪他們紛紛迴避到外地去的，每晚皆鬧鬼，都有人畜傷亡，那一個不怕？還未走的，只不過一時間無處可去，再這麼鬧下去，沒處投靠的人，也會走的，誰不怕死？」

原來，昨晚又有幾頭猪及牛隻，還有一個老婦被鬼怪害死了。

這怎不令到鎭上的人人心更驚惶？本來有些人還打算挨下去，看看情形是否有轉變，才決定去留的，眼見鬼怪越鬧越厲害，那些人只好忍痛離開家園，到外地去投親靠友。

蕭原看着，也替鎭上的人感到難過，本來生活得好好的地方，忽然鬧起鬼怪，不得安寧，若不是忍受不了，誰肯輕易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因此，蕭原很明白那些離去的人的心情。

「林老哥，只要找到那些異物，說不定就可以找到作怪的人，」蕭原將他心裏所想的說出來。「我總是覺得，鬧鬼這件事，其中定有古怪！」

「我也是這麼想。」林振昌道：「若是找到作怪的人，我一定會將他扔落糞池，看他還能施法作祟？」頓一下，又道：「說眞心話，看到每日都有人像走難一樣搬離鎭上，我心裏實在很難過……鎭上的人，都是世代居住在這裏的，我也是，我實在捨不得離開這裏。」

「林老哥，我好明白你的心情。」蕭原拍拍林振昌的肩頭。「你放心，若找不到鬧鬼的根源，我不會離開這裏！」

「蕭老哥，我代表鎭上的人，謝謝你的仗義相助。」林振昌用力握握蕭原的手。

「希望這一次有所發現。」蕭原撥撥頭髮。

「我也這麼希望。」林振昌挺挺胸膛，大步往前走。

＊　＊　＊

兩人走入鎭西頭外面那個樹林中。

不知怎的，兩人感到林內有一種陰寒之氣，心底生出一股寒氣來。

今日的天氣很好，陽光普照，樹林內陽光縷縷，甚是明亮，照說，不可能令人有一種陰寒的感覺的，這就透着古怪了。

林振昌用手肘輕輕碰一下蕭原。「蕭老哥，這樹林內似乎有點特別，你感覺到麼？」

蕭原點點頭，兩道銳利的目光四下掃視着。「林老哥，小心一點。」

林振昌點點頭，將匣子鎗抽出來，握在手中，以防不測。

蕭原也將鎗抽出來。

越往林深處走去，那種陰寒之氣越重，林振昌越加緊張，連大機頭也扳開來。

蕭原却神色鎭定，他不相信，光天白日，陽光普照之下，也會有怪物出現。

漸漸地，快走出林子了，兩人却一無發現。

林振昌禁不住對蕭原道：「蕭老哥，怎麼一點發現也沒有……」

蕭原兩道目光直往林外望去。「無論如何，今日一定要找到那些……東西的所在！」跟着又道：「這裏常有人來的麼？」

「有。」林振昌點點頭。「經常有人來打柴、扒樹葉，這些日子還有沒有人來，我不大清楚了。」

「既然這裏經常有人來，那些東西肯定不會藏在這裏。」蕭原道：「要不，早在未鬧鬼之前，已經給人發現了。」

「但是，黑鬼七說親眼看到……那東西跳入樹林內的啊！」林振昌一直左張右望。「那東西不藏在林內，究竟藏在那裏呢？」

「可能在林外。」蕭原直往林外走去。「你要藏一樣東西，會不會揀經常有人到的地方藏？」

林振昌搖搖頭。

蕭原不再說話，大步往林外走去。

走出樹林，眼前是一片野地，草樹一片枯黃，左首約三十多丈遠的地方，有一片密密的竹林，蕭原往那片竹林打量了一眼，對林振昌道：「到那片竹林去瞧瞧。」

林振昌點點頭，與蕭原快步往竹林走去。

來到竹林前，那種陰寒的感覺更濃重，還隱隱嗅到一縷腥臭的氣味。

兩人不由自主對看了一眼，向對方點點頭，往竹林內走去。

兩人都認爲，竹林內可能藏着那些異物！

＊　＊　＊

竹林頗密，蕭、林兩人越往內走，那股腥臭之氣越濃，兩人也越加小心在意。

兩人是循着那股腥臭之氣往林內走去的。

驀地，前面豁然開朗，兩人也馬上窒停下來。

眼前，是一塊不大的空地，方圓約二丈左右，空地的當中擺放着一張木案，案上甚麼也沒有，但地上却明顯地留有燒過的紙灰，最令兩人毛骨悚然的是，在空地的邊沿，放着兩副棺木，那一陣濃烈的腥臭之氣，就是從兩副棺木內傳出來的。

林振昌吸口氣，壓抑下心頭那股莫名其妙升起來的恐慌。

這一吸氣，他差點便嘔起來，乾嘔了幾下，總算沒有嘔出來。

原來，他一吸氣，那濃烈的腥臭之氣便猛地吸入體內，嗆得他五臟六

腑一陣翻騰。

蕭原忙伸手拍拍他的背心。「林老哥，若是受不了，快用袖子捂住鼻子。」說完，他馬上用袖子將鼻子捂起來。

林振昌忙用左手衣袖捂住鼻子，那才好受一點。

「你留在這裏，我走過去看看。」蕭原說完便向那兩副棺木走過去。

林振昌本來想跟着走過去的，但他猛然想起，他要留意附近的情形，以便照應蕭原，於是便站在原地，留意附近的情形。

蕭原若不是用力捂住鼻子，根本無法忍受那陣中人欲嘔的腥臭之氣，那簡直比糞池內的積糞發出的臭氣還要難聞。

那兩副棺木的蓋板並不是蓋得嚴密合縫的，棺蓋上雖有釘孔，但却沒有釘子，從第一副棺木的蓋縫中瞧入去，隱約看到棺內躺着一具屍體。

蕭原往第二副棺木瞧去，那塊棺蓋雖然歪了一點點，却沒有露出縫隙來，所以，看不到棺內是否有屍體。

他猶豫了一下，終於咬着牙，用手慢慢撐開第一副棺木的那塊棺蓋板。

那塊棺蓋板被一寸寸地往上斜撐開來，蕭原終於看清楚棺內那具屍體。

饒是他膽量再大，天不怕地不怕，但當他一眼看到那具屍體的面目時，駭恐得整個人僵住，全身一陣發寒。

棺內那具屍體的面目可怖極了，骷髏頭上繃着一層皮，齜牙露鼻的，兩個眼洞深陷下去，臉上、身上，手上長滿了寸許長的綠毛，那雙皮包骨的十指長着二寸有多的指甲，血漬斑斑，那模樣嚇死人！

據說，「道行」越深的殭屍，身上的綠毛越長，若是成了「精」，連日光也不怕，白天也能夠出來害人傷人。

眼前這個殭屍可能仍未成精，不然，在蕭原撐開棺蓋時，不跳出來才怪。

蕭原也認出，眼前這具殭屍，並不是他那一晚用鎗轟爆了腦袋的那個殭屍。

蕭原屏住呼吸，飛快地從身上取出一根上面塗滿了血的大木釘。

那口大木釘是用桃木造的，上面的血是黑狗血。

據說，桃木劍可以驅鬼辟邪，黑狗血也是，兩人在吃過午飯後，便去斬了幾根桃木，削斬成木釘，再殺了一頭黑狗，將血塗在桃木釘上，希望可以制住殭屍。

至於有沒有這種功效，由於未試過，兩人都不敢肯定。

他握着那根木釘，走到棺材前，猛地刺落殭屍的心臟部位。

就在這刹那，棺內的殭屍倏然張開眼來，射出兩道懾人的綠芒！

蕭原料不到這殭屍會在大白天、陽光下「活」過來，嚇得窒了一窒。

就在這霎間，那殭屍齜牙咧嘴，雙手疾往上伸，攫抓向蕭原握釘的手及胸膛。

蕭原只覺全身一寒，反應却很快，身子向後一仰，握鎗的手砸向攫抓向他的那隻「鬼手」，同時間，身子一偏，握着桃木釘的手猛地疾揮下去！

手上的鎗砸在那隻教人毛骨悚然的「鬼手」上，響起一下清脆的骨折聲，那隻「鬼手」往回跌下去，同時間，亦響起一聲尖厲的怪叫聲，聽得人頭皮發麻！

那聲尖厲的怪叫，是那殭屍發出來的。

蕭原手上那根桃木釘已插入殭屍的心臟部位！

蕭原馬上放開手，扭頭便跑，跑到林振昌的身邊，向着上風頭連吸幾口大氣。

原來，蕭原已蹩不住，才跑開去，呼吸幾口氣。

若是在棺材旁邊呼吸，只怕他會立刻被那股濃烈的腥臭之氣薰得窒息過去。

林振昌緊握着鎗，緊張地看着那副不斷發出聲響的棺木，生怕那殭屍會從棺木內跳出撲過來。

說眞的，在蕭原跑離那棺木時，他以爲蕭原制不住棺內的殭屍，倉皇逃跑，他幾乎轉身撒腿便跑，後來看到蕭原在他身邊停下來，他才稍爲鎮定下來，沒有跑。

「蕭……老哥，那殭屍……很厲害嗎？」

蕭原回過一口氣，道：「那殭屍好恐怖，全身長滿了綠毛……我幾乎被它抓住。」

「那是成了精的殭屍！」林振昌臉色大變，「我聽那個驅鬼的茅山道士說，成了精怪的殭屍，身上長着綠毛，蕭老哥，只怕很難制服那殭屍！」

棺內聲響不停，大概那殭屍正在掙扎。

蕭原心裏有點發毛，從身上拔出一根尺長的桃木釘，用力握緊。「林老哥，你在這裏看着，我再走前去看看！」壯着膽，疾走到棺前。

往棺內看去，那殭屍果然在棺內掙扎，舞手動脚的，欲挺起身來，口裏發出低微的怪叫聲，眼中的綠芒弱了很多，被桃木釘插入的地方，居然有血沁出來！

這殭屍的體內竟然有血，可知它吸了多少人畜的血，而且確是成了精！

大概成精的日子不深，才會被桃木釘所制。

驀地，那殭屍發出一聲厲叫，猛地挺起身來。

蕭原大吃一驚，不管三七二十一，手上的桃木釘疾揮落那殭屍的天靈蓋上！

那殭屍發出一聲尖銳的怪叫，全身僵木，「砰」地一聲重重地跌落回棺內！

蕭原吐出一口氣，用手扶住棺木邊，感到有一種虛脫的感覺。

剛才，實在太驚險駭人了。

他面向上風頭微吁一口氣，往棺內看去，只見那殭屍直挺挺地躺在棺內，兩眼雖然睜着，但已沒有綠芒發出，黯然無光，那些聳起的綠毛也萎靡下去。那層皮膚也皺縮起來！

這情形，就算是再蠢笨的人也看得出，那殭屍已被制住，「死」了！

蕭原禁不住吁出一口長氣，扭頭對林振昌道：「林老哥，快過來，殭屍被我制住了！」

林振昌站在那裏，一直恐慌得很，要不是有蕭原在此，他眞會撒腿便跑。

聽蕭原說殭屍已被制住，他一顆心才定了些，壯着膽，快步走前去。

當他看到棺內那殭屍的模樣，頭皮一陣發炸，禁不住倒吸一口氣。

但他馬上便被那股腥臭之氣嗆得乾嘔起來。

蕭原忙道：「快走開點，到上風頭去透透氣，要不，眞的會嘔出來。」

林振昌聽他那麼說，急急走到上風頭，猛透氣，心裏才好受一點。

蕭原這時已走到第二副棺木前，用手推開棺蓋板。

將棺蓋板推到斜橫在棺口上，蕭原呼口氣，對林振昌道：「林老哥，快來看看，這副棺內躺着的，正是那晚被我轟掉半邊腦袋的殭屍！」

林振昌聞言，忙深吸一口氣，跑到那副棺前，往棺內瞧着。

棺內躺着的一具殭屍，果然缺了半邊腦袋，但臉上身上却沒有長着綠毛，雖然頗恐怖，但與第一副棺木內那成精的殭屍相比，那具殭屍精駭人多了。

林振昌點點頭，「確是那晚我們遇到的那具殭屍，幸好這具殭屍還未成精，要不，只怕沒有那麼容易對付得了。」

蕭原在林振昌說話時，已將一根桃木釘插入那殭屍的心口上，那殭屍渾身搐動一下，便寂然不動。

「好了，都解決了。」蕭原吁口氣。

林振昌有點擔心地道：「蕭老哥，必須徹底消滅這兩具殭屍，那才安枕無憂。」

「你意思是想燒了這兩具殭屍？」蕭原道。

林振昌點點頭。「只有將之燒成灰，才令人放心。」

蕭原道：「林老哥，目前還不能將之燒掉。你也看到，那裏有一張木案，我認爲，極有可能有人在此作法驅使那兩具殭屍到鎮上作祟害人。所謂斬草要除根，必須要找到那個作法的妖人，才能根絕鬼怪作祟之事。」

「你說得對。」林振昌道：「蕭老哥，你是否想利用那兩具殭屍，捉到那個作法的妖人？」

「是。」蕭原點點頭。「所以，我們暫時不能燒掉這兩具殭屍，也不能將發現殭屍的事傳開去，要不，那妖人聽到風聲，一定會聞風先遁！」

「但是……」林振昌遲疑道：「萬一未到天黑，那成了精的東西忽然『活』了過來，那豈不是……」

「這……」蕭原呆了呆，這一點他倒沒有想到，而林振昌說的極有可能，要是那成了精的殭屍突然『活』過來，那可不是玩的。

但他很快便想到一個辦法。「林老哥，我們可以將帶來的桃木釘分別釘在兩具殭屍的要害之上，快找幾塊大石壓在其身上，那就不怕會突然『活』過來！」

林振昌想想，認爲這不失是一個好辦法，馬上將身上帶着的桃木釘拿出來，遞了兩支給蕭原。「你去釘那具殭屍，我釘這一具。」

說到底，林振昌對於那具成了精的殭屍，仍然有點恐駭，所以，他不敢去釘那具綠毛殭屍。

蕭原怎會看不出來，接過那兩根桃木釘，將之釘在綠毛殭屍的肚子及頸上。

林振昌也將手上的兩根桃木釘插在沒了半邊腦袋的殭屍要害部位上。

跟着，兩人搬了幾塊大石，壓在兩具殭屍的身上，再將棺蓋蓋好。

吐口氣，林振昌拍掉手上的塵土，對蕭原道：「蕭老哥，下一步怎樣做？」

蕭原早已想好辦法。「林老哥，你回去找幾個夠膽量的人，準備好辟邪治鬼之物，馬上趕回來。」頓一下，又道：「記着，切不可將消息洩漏出去，也不要引起鎮上人的注意，偷偷趕回來，小心被人跟踪，我在這裏等着你們回來。」

「你一個人留在這裏，不怕麼？」林振昌替蕭原擔心。

蕭原道：「你放心吧，我會小心的！快回去吧，記着一定要在天黑前趕回來。」

「嗯！」林振昌點點頭。「你切記要小心啊。」

待蕭原點點頭，他才往竹林外走去。

蕭原走到上風頭，在一叢竹樹後坐下來。

* * *

林振昌在太陽快將下山前，趕了回來。

他一共帶了五個人回來，都是保安隊的人。

他們不但帶備鎗彈，也帶了不少治鬼辟邪的物品。

蕭原在等林振昌趕回來的這段時間，早已想好了今晚行動的計劃，由於天快黑，他馬上對林振昌說出他的

計劃，跟着便埋伏起來。

太陽終於下山了。

雖然冬天的日子特別快天黑，但蕭原等人却覺得，天黑得很慢。

好不容易等到天色開始黑下來，林振昌也開始緊張起來。

那五個隊員比林振昌更緊張，緊張得手心盡是汗。

蕭原也有點緊張，雙眼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塊空地的動靜。

竹林內靜得落針可聞，只有風吹竹葉的沙沙聲不絕於耳。

竹林內的光綫已很黯黑，但仍可辨物。

驀地，響起一陣「刷拉拉」的聲響，各人聽在耳中，頓時心頭一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注視着發出聲響的那一邊的竹樹叢。

「颯」地一聲，一隻野兔從竹叢中跳出來，一雙小圓眼骨碌碌轉了幾下，一溜烟跑向另一處竹叢。

各人看到了兔子，不禁透了口大氣。

就在這刹那，一陣沙沙的脚步突然響起，各人才放鬆的一顆心，馬上又收緊。

各人都聽得好清楚，這一次響起的是脚步聲。

各人屏息着，注視着脚步聲傳來的方向。

那個方向，正是蕭原與林振昌頭一次循着腥臭氣走入竹林，往竹林中走前來的那個方向，不過，並不是蕭、林兩人走入竹林的那條「路」，同一個方向而已。

蕭原聽出，往這邊走過來的，有三個人。

脚步聲越來越響，終於，蕭原他們看到一個人自斜對面的竹叢之間，一步步走入空地。

那是一個四十上下的男人，略胖，唇上留着八字鬚，一雙掃帚眉，小圓眼，紅鼻子，目光閃爍不定，給人一種奸猾的樣子。

那中年人一直走到那張案子前，才停下來，這時，後面的兩個人，走到案子的旁邊，將手上的大布包放在地上。

那個中年人抬頭望一眼夜色，跟着對那兩個年輕漢子道：「天快會黑了，快拿出作法事的東西擺好，準備作法！」

那兩個漢子答應一聲，蹲下來，解開兩個大布包，其中一個漢子首先拿起一件道袍，一頂道帽，遞給那個中年人。

中年人接過，抖開來，穿上道袍，再戴上帽子。

那中年人立刻變成一個道士。

那兩個漢子很快便將開壇作法的物品擺放在案子上，並在案子的左右插上一根幡桿，其上貼滿了黃色的符咒紙條，在寒風中飄揚翻飛。

佈置好一切後，那兩個漢子站在中年道士的後面，兩人的手上都拿着一把上面貼了符咒的桃木劍。

中年道人口裏唸唸有詞，跨星踏斗，朝天地及四面拜了三拜，跟着拿起擺放在案上的桃木劍，指天劃地舞動起來，看在蕭原等人的眼內，就像土人跳舞那樣，有兩個隊員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忙用手捂住嘴巴。

跟着，那中年道士停下來，手上的桃木劍指天篤地，口裏喃喃有詞，接着從案上拿起幾張上面劃滿了符咒的黃紙，插在劍尖上，揮舞了幾下，然後湊在吐着火光的一支大白蠟燭上……待劍尖上的黃紙燒成灰燼，再拿起案上的一碗酒，喝了一口，含在口中，然後猛地噴在燃燒着的白蠟燭上，只聽「蓬」地一聲，燭上的火焰直竄起幾尺高！如是者三次！

接下來，中年道人霍然轉向那兩具棺材，劍尖亂顫，口裏唸道：「天靈靈，地靈靈……急急如律令！起！」手上的桃木劍猛地往上一揚！

那兩個手持桃木劍的漢子都睜大眼，瞧着那兩副棺木。

那兩副棺木一點動靜也沒有。

那個中年道士眼見兩副棺木沒有動靜，他以爲那兩具棺木內的殭屍，在他作法驅使之下，一定會從棺內跳出來的，那知道却毫無動靜，大出他意料之外，不由怔了一怔，跟着大喝一聲，從案上抓了兩道符咒點燃了，用力一擲，擲在兩副棺木之上，接一口酒噴過去，那兩張快將燒盡的黃紙陡地「蓬」然一聲，竄起丈許高的火焰！

中年道士嘴唇急促地噏動着，陡地疾喝一聲：「起！」

那知道，兩具棺木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這一次，中年道士臉上露出極之驚詫之色。「他媽的，那兩個孽障怎麼不聽驅使？」

跟着又急促地唸唸有詞，食中二指駢指如劍，按在劍尖上，猛地往下一滑一指——指向兩副棺木，口裏暴喝一聲：「起！」

棺木仍然毫無動靜。

這一來，令到中年道士大惑不解，那兩個漢子(原來是他的弟子)再也按捺不住，其中一個開口道：「師父，要不要打開棺蓋看看？」

中年道士眉梢一剔。「快去看看！」

跟着又道：「小心一點，那隻孽障已成精通靈，提防它作怪！」

兩個漢子答應一聲，仗劍往兩副棺木走去。

中年道士也跟着走前去。

就在中年道士作法的時候，林振昌欲發難制服那三個道士，却被蕭原制止了，示意他遲一點再動手。

那兩個漢子走到兩具棺木前，分別將棺蓋掀起來，一眼看到棺內的情形，兩人同時臉色大變，疾聲驚叫：

「師傅，快來看！」

「怎麼了？」中年道士聞言急走兩步，趨前察看！

當他看到就近那副棺內的情形時，頓時大驚失色。「不好……」

「當然不好了！」一聲疾喝陡然響起。「妖道，原來是你在作怪！」

聲隨人現，當先從匿伏處衝出來的是林振昌，將手上提着的一個小木桶傾潑向中年道士的身上。

緊接着，幾道液體亦猛地傾潑向那兩個年輕道士的身上。

那些液體不但腥，也很臭。

原來，那些液體不但有狗血——黑狗血，也有糞便！

林振昌恐怕黑狗血不足夠，便又準備了一桶糞便。

三個道士冷不防之下，根本來不及閃避，被淋了個一頭一身。

最倒霉的是兩個年輕道士，不但被潑得一頭一身狗血，也潑上了糞液，臭不可擋！

三個道士狼狽不堪。

據說，黑狗血與穢物，不但可以辟邪鎮鬼，也可以破除邪法妖術。

由於林振昌與蕭原及五個隊員都是站在上風頭，所以，臭味不怎麼濃烈，還可以抵受。

「妖道，看你還能否施法作怪！」林振昌手上的鎗直直地指着那個中年道士。

蕭原則跑到那個木案前，將手上那桶黑狗血潑在案上。

一陣急勁的寒風吹來，渾身被黑狗血及糞尿潑濕了的三個道士，被吹得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將三個妖道鎖起來！」林振昌吩咐那五個隊員。

五個隊員遲疑了一下，硬着頭皮上前去，用痲繩將三個道士捆了個結結實實！

才綁好，五個隊員急不迭跑開去，連呼：「好臭！」大口大口透氣。

「妖道，原來鎮上鬧鬼的事，是你們在暗裏作怪！」林振昌氣憤地上前踢了那個中年道士一脚。

中年道士被踢得痛叫一聲，在地上打了個滾。

蕭原走上前，對林振昌道：「林老哥，先叫他們將棺蓋蓋上，再將這三個妖道拖到一邊，好好地盤問他們！」

跟着又道：「我懷疑，背後有人指使這三個妖道這樣做的！」

「我也是這麼想。」林振昌同意蕭原的說法。「這三個妖道根本不是鎮上的人，無緣無故的，他們不會施法驅鬼，弄得鎮上人心惶惶，鷄犬不寧的！」

接對那五個隊員道：「去將棺蓋蓋好。」

五個隊員答應一聲，上前去將掀開來的棺蓋蓋好。

兩個隊員看到棺內那個綠毛殭屍的獰怖詭異的樣子，都驚駭得心頭發毛，寒氣直冒，手脚發軟，差點沒有氣力將棺蓋蓋好。

跟着，五個隊員又將三個妖道拖到空地的另一邊。

其中一個隊員驚恐地道：「隊長，那……殭屍……會不會突然……從棺內……跳出來……」一句話未說完，連打了三個寒顫。

其他四個隊員驚恐地看着林振昌一眼，生恐棺內的殭屍突然間掀開棺蓋跳出來！

林振昌吸口氣，道：「放心吧，你們也看到，兩個殭屍的身上已被我與蕭老哥用塗了黑狗血的桃木釘釘入去，等於『殺死』了那兩隻東西！那個中年妖道剛才作法，也驅遣不了，豈會跳出來！」

蕭原也接口道：「你們怕甚麼？若那兩具殭屍跳出來，我們可以用這三個道士去抵擋，看看他們的道行有多高。何況，我們身上還有鎗，我不相信對付不了！」

五個隊員想想，覺得蕭原說的也是，有這麼多人在一起，還有鎗，沒甚麼好怕的，當下膽氣陡壯，一個隊員道：「對，沒甚麼好怕的，我們手上有鎗，甚麼妖魔鬼怪出來，也不怕它！」

* * *

「你三個妖道是那裏來的？」林振昌用鎗嘴在那個中年道士的頭上敲了一下。「膽敢來這裏作怪！」

那個中年道士痛得「唷」了一聲，慌不迭道：「我……師徒三人……是從跑虎山天門廟來的。」

「原來是跑虎山來的妖道！」林振昌哼了一聲。「姓甚名誰？」

跑虎山距他們鎮約五十多里，林振昌聽過這個地方，却未曾去過。

「我……俗家姓曾，道號……天機……」中年道人爲免吃苦頭，馬上將姓及道號說出來。「我兩個徒弟一個姓岑、一個姓王，道號分別是……無嗔……無欲。」

「你他媽的，名字起得倒好，但却是三個不幹好事的妖道！」林振昌氣憤地罵道：「你們是修道之人，不思積德修身參道，却仗着妖法邪術害人，難道你們不怕天譴的麼？」

天機子與兩個徒弟不敢作聲。

蕭原開口問：「你們爲何來此驅邪役鬼，作祟害人？」

天機子師徒三人垂下眼瞼，不吭聲。

「說啊！」用力一脚踢在無嗔的屁股上。

無嗔被踢得痛叫一聲，在地上滾了個轉，不敢怠慢，急急道：「我說，我說。」

「那還不說？」那個隊員又在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這一次輕多了。

無嗔急不迭道：「是……鎮上有人……請我們來的……」

「誰？」林振昌用鎗嘴抵在天機子的鼻尖上，厲視着他。

天機子全身被綁，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根本動不得，眼睜睜看着林振昌用鎗嘴抵在他的鼻尖上，恐駭得臉上的肌肉不停抖顫，慌恐地道：「是……鎮上……的劉富安……請我……來……施法……作崇的……」

「劉富安？」林振昌疾聲道：「是不是住在鎮北，宅子向着大街口的那個劉富安？」

天機子點點頭。「就是他。」

蕭原輕聲問林振昌。「劉富安是個怎樣的人？」

林振昌道：「在鎮上，劉富安也算得上是個財主，我只見過他幾面，對他並不怎麼認識，沒有聽人說過他的閒話，遇有修橋補路的，會捐點錢出來，我所知的，就是這些。」

「他今年多大年紀？」蕭原問。

「約四十出頭吧。」林振昌不敢肯定地道：「他這個人在鎮上不怎麼活躍，所以，並不是太出名的人。」

蕭原不再說話，示意林振昌繼續盤問天機子。

「天機子，你知道劉富安為何請你來施法作崇麼？」

天機子搖搖頭。「不知道，他只要我這麼做，若我師徒三人能夠成功地嚇走鎮上的人，他答應給我五百大洋的酬勞……我是貪圖……那筆酬勞，才答應他的。」

「天機子，你可知道，你這樣做，會傷害了多少人？作了多大的孽，出家修道之人，講究的是清心寡欲，積德修身行善，你這樣做，不怕遭到天譴麼？」蕭原怒叱：「你簡直不配做出家修道之人！」

天機子垂下眼瞼，後悔地道：「我……知錯了……不該貪圖那筆酬勞……幹出傷天害理的事……求你們放過我師徒三人這一次……我發誓，從今以後，改過自新，在廟內潛心修道，行善積德，永不用法術害人！」

「哼！」林振昌怒哼一聲。「你可知道，這些日子，你驅邪遣鬼在鎮上作崇，害死了多少人？要是放過你，怎對得起死了的人？」

「天機子，你從那裏找到兩具殭屍的？」蕭原問。

天機子遲疑了一下，才道：「一個是從跑虎山北麓的一座大墳墓找到的，被我制服了，另一個是在狗尾山的一個墳墓找到的，那殭屍剛成形，沒有那個成了精的殭屍厲害……」

「這麼說來，你的法術好高深啊！」林振昌冷笑道：「連成了精的殭屍也能夠驅使，怪不得那些來捉鬼除妖的和尚道士，都被你嚇走了！」

天機子不敢吭聲。

「妖道，那些鬼火及鬼影等物，是怎樣弄出來的？」一個叫阿善的隊員好奇地問。

天機子舔舔嘴唇，才道：「那些鬼火，是我叫兩個徒弟到墳場去找來的磷石，待我作法後，叫他們偷偷放在鎮上各處街角巷口等地方，天黑之後，在我唸咒之後，便會飛舞逐人……至於那些鬼影，是貧道作法從陰間拘來的遊魂野鬼，役使其到鎮上現形作崇。」

「那些遊魂野鬼，也會吸人血的麼？」蕭原想到石龍遇到的那隻只有一個血口，眼耳鼻皆無的鬼怪，禁不住好奇地問。

「遊魂野鬼，是不會吸人血的。」天機子道：「只有殭屍這種妖邪之物，才會吸人畜之血以養其精氣，那些沒有眼耳鼻的鬼怪，是我兩個徒弟假扮的，至於吸血，那不過是用來嚇鎮上的人，令到他們人心惶惶，不敢再在鎮上住下去。吸到的那些血，是用來養那兩隻殭屍的！」

頓一下，又道：「那個成了精的綠毛殭屍，我不敢讓他吸食太多的人畜之血，以免它精氣太盛，控制不了，所以，我只間中才驅它到鎮上作崇，每日只給它喝一碗血，這種成了精怪的妖邪之物，若不是我法術高深，一般的術士，根本制服不了。」

「你是不是利用那個綠毛殭屍，將那些和尚道士打跑的？」林振昌問。

「一半是。」天機子語氣有點驕傲。「一半靠我的法術道行，暗中比拚之下，將他們打敗，他們敗了，自然挾着尾巴逃之夭夭了。」

「你的法術道行如此高深，為何不以之修身積德？卻自損騭功，枉你是一個修道之人。」蕭原責備道。

天機子愧然道：「我……知錯了，我今後一定會洗心革面。」

「如今才知錯，遲了！」林振昌冷冷道：「你害了鎮上幾條人命，一定要受到懲罰！」

「天機子，那兩隻殭屍怎樣才能將之消滅？」蕭原瞧着一臉愧色的天機子。

天機子眨眨眼，說道：「你們雖然『殺死』了那兩隻殭屍，但卻千萬不可將插在其身上的桃木釘，及我貼在其身上的符咒撕下來，不怕對你們說，若不是我用符咒將兩隻殭屍的前後背心及天靈鎮住，你們根本治不了那綠毛殭屍！若要徹底消滅兩個殭屍，你們甚麼也不要去動，連棺材一起，將之燒成灰燼。」

林振昌道：「念在你有悔過之心，我改變主意，不會為難你，免受皮肉之苦。」

天機子打了個寒噤，不敢再說話。

蕭原站起來，對林振昌道：「林老哥，要問的話已問完，你準備怎樣做？」

「當然是去抓劉富安了。」林振昌也站起來。「他是罪魁禍首，怎能放過他！」

蕭原沉吟一下，道：「林老哥，你

有沒有想到，劉富安為何要這樣做？」跟着又補充道：「你想一下，劉富安不是外地人，而是鎮上人，在鎮上有家有業，活得好好的，因何會忽然弄出這種把戲，非要將鎮上所有的人嚇走不可，這其中一定有重大的原因。」

林振昌聽蕭原那麼說，先是呆了一下，繼之抓抓頭皮。「將他抓起來，不就可以弄個清楚明白了麼？」

「這個當然。」蕭原點頭道：「劉富安既然是主謀人，必須要將他捉住，要不，只怕他暗中還會搞出甚麼花樣來！」

一頓，又道：「林老哥，我懷疑這件事情並不是劉富安一個弄出來的！」

「蕭老哥，你是說，除了劉富安之外，還有別的同謀者？」林振昌倒是沒有想到這一點，但他馬上便從蕭原的話中，猛省到這一點。

蕭原點點頭。「林老哥，你想一下，劉富安並不是一個甚麼人物，而這是一個大陰謀，試問，單憑劉富安一個人，是否有這種膽色與能力，一個人搞出來？」

「嗯，你說得有道理。」林振昌點點頭。「劉富安這個人很平庸，不大可能一個人搞出這麼一個大陰謀來的！極可能還有同謀人。」

「林老哥，既然有這種可能，決不能打草驚蛇，要捉劉富安，必須盡快下手，同時，切不可驚動別的人，以免將消息洩漏出去，被他的同謀聞風先遁。」

「蕭老哥，幸虧你提醒我！」林振昌佩服地道：「要不，我根本想不到這方面去。」

「林老哥，你派三個人押天機子三師徒回去，我與你帶兩個弟兄去抓劉富安，怎麼樣？」蕭原提議。

「好啊。」林振昌想也不想就同意。「不過，那兩副棺木內的東西……」

「先別理會它！」蕭原道：「待捉到劉富安，再派人將兩副棺木抬回去，待天亮後，當眾公佈事情的始末，然後燒了它，鎮上的人心自然會安定下來。」

「好主意。」林振昌高興地道：「蕭老哥，你眞行。」

跟着半開玩笑，半認眞地道：「蕭老哥，你若是肯留下來，我立刻退位讓賢，你幹我的職位最適合不過。」

蕭原拍拍他的肩頭。「林老哥，別和我說笑了，我這個人無拘無束慣了，根本不適合幹這種事情，不怕對你說，我曾經在一個縣幹過個多兩個月的偵緝隊長，結果，那位白縣長極想我幹下去，我還是一口推辭了。若要我困在一個地方幹一件事情，我忍受不了那種悶氣與呆板。」一頓，馬上道：「好了，閒話少說，我們馬上行動！」

林振昌點點頭，馬上吩咐幾個隊員押天機子師徒們回隊部，他與蕭原帶同兩個隊員趕往鎮北面，捉拿劉富安。

＊　＊　＊

林、蕭兩人帶着兩個隊員趕到劉富安的屋宅外面時，發現劉家仍有燈光隱現，似乎有人仍未睡覺。

依照蕭原的主意，他們並沒有拍門進入劉家，而是從天井的圍墻攀入裏面。

結果，他們在屋子的一個內廳上，發覺劉富安正在與一個人在談話，林振昌認出那人是鎮上鴻利百貨店的老闆胡鴻利。

蕭原與林振昌悄沒聲息地走入內廳，劉、胡兩人乍然看到兩人出現，都吃了一驚，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林……隊長……是你……啊！」劉富安驚惶地瞧着林振昌，結結巴巴的，幾乎說不出話來。

「劉富安，你幹得好事！」林振昌冷峻地道：「我是來捉拿你回隊部的！」

劉富安渾身一震，臉色大變。「為甚麼……捉我？我犯了甚麼事？」

林振昌握鎗的手一伸，鎗嘴直指着劉富安，厲聲道：「你暗中勾結妖道，施法驅鬼役邪，弄得鎮上人心惶惶，害死了幾個人，還說沒有犯事？哼！這可是殺頭的大罪！你抵賴不了的，那個妖道天機子三師徒已被我們捉拿了！」

劉富安一聽，頓時面色灰白，身子抖個不停，垂頭不語。

胡鴻利就在這時開口道：「林隊長，這可不關我的事，我是來與他談一件生意的，我要回家了。」

「這麼晚了，你還敢回家，不怕遇到鬼怪妖邪，活生生攫住你，噬破你的喉管，吸盡你的血麼？」蕭原突然開口說話。「你難道不怕那些鬼魅？」

原來，蕭原在林振昌說話時，一直留意着胡鴻利的神色變化，發覺他臉有驚色，目光閃縮不定，這分明是心中有鬼，何況，明知天黑後便鬧鬼，鎮上的人全都不敢出外，家家關門閉戶，就算是談生意，也在白天才談，他却膽敢到劉富安的家中來，轉換是任何人，也覺得其中大有蹺蹊，所以，蕭原不相信他是清白的。

「我……我打算在……富安家睡一晚……」胡鴻利囁嚅道：「我怎會不怕鬼……」

「談甚麼生意？」蕭原緊接問。

胡鴻利呆了一呆，才吶吶地道：「談的……是……販運……生意。」

「販運甚麼？」蕭原毫不放鬆。

「是——」胡鴻利沉吟了一下，才說話，但却給蕭原打斷了。

「你先別說。」蕭原朝胡鴻利揮揮手，然後轉對劉富安，道：「你與他一起說，要同一時間說，販運甚麼貨物？聽到麼？」

劉富安慌忙點點頭：「聽到了。」

「我數三下，你們同時說出來！」蕭原掃了劉、胡兩人一眼，跟着數數。「一——二——三。」

三字出口，劉胡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各自說話。

「販運木材。」胡鴻利先一點說。

「藥材。」劉富安說。

胡鴻利聽到劉富安所說的與他說的是兩樣貨物，不禁臉色大變，身子顫抖了一下，搭拉着腦袋。

「胡鴻利，你們談了一晚的生意，怎麼說出來的却不一樣？分明你們說的並不是生意，而是嚇走了鎭上的人後，怎樣進行下一步的行動！」蕭原厲聲說。

胡鴻利臉色灰白，垂頭不語。

林振昌眼見蕭原三言兩語，便識破胡鴻利的詭辯，心裏對蕭原佩服不已。「蕭老哥，你眞厲害，要不是你識破胡老闆也有份參與，我可能會被他說的話騙了，相信他是清白的。」

「事不宜遲，馬上將他們押回隊部去訊問。」蕭原道：「同時，留下一個弟兄，看守劉家的人，不要讓劉家的人外出，以免走漏消息。」

這時候劉家的人都已被驚醒，閃閃縮縮地在內廳外面窺看，聽到蕭原說要押劉、胡兩人回去，劉富安的老婆驚慌地奔入內廳，慌張地道：「劉隊長……我……男人犯了甚麼事？要拉他回隊部？」

「妳想知道，問你丈夫吧。」林振昌沒好氣地道。

「安……你做了甚麼事？」那女人緊抓住丈夫的手臂，慌急地問。

「妳不要管。」劉富安不想說。「我不知……怎說才好……妳好好照看着家裏吧，以後妳會知道的。」說完，硬是推開妻子，頹喪地往外去。

林振昌馬上吩咐一個守在內廳外面的隊員留下來，看守着劉家的人，一個也不准外出。

然後，他與蕭原，還有一個隊員，押着劉、胡兩人，返回隊部。

* * *

林、蕭兩人決定先審問劉富安。

「劉富安，你們爲何要請那個天機子來此，暗中開壇作法，役鬼驅妖到鎭上作祟，傷害人畜？務必要將鎭上的人全部嚇走。」林振昌怒視着垂下頭，搭拉着眼皮的劉富安。

劉富安身子瑟縮了一下，不作聲。

「說。」林振昌一拳擂在桌子上。「天機子那妖道全供出來了，你還想抵賴？你可是不見棺材不掉眼淚？」

劉富安的身子大大地震動了一下，驚慌地道：「別……動刑……我說……了。」

「那還不快說？」林振昌怒喝。

「是……」劉富安慌不迭道：「我……們……嚇走鎭上的所有……人家，是……想掘……一筆寶藏……這個主意……不是我出的……是鴻利找上我……要我出面……去找天機子的。」

「甚麼寶藏？」林振昌大感好奇，詫聲問。

「一批在義和團鬧事時，一個前清官員在逃走時，埋下的財物。」劉富安道：「那個前清官員逃到鎭上時，恰好鎭上的人都逃難走光了，他眼見帶着一大批財物逃走，既不安全，又逃得慢，恐怕會被義和團追上，於是，將那批財物埋在鎭上的一間祠堂的天井地下，那知道，那間祠堂在那一場動亂中，被燒毀了，後來重建，祠堂擴大了，連天井也建成祠堂的前進部份，那個前清官員的後代前些時想來取回那批財物，發覺藏寶的地方已建了屋子，勢必不能人不知鬼不覺挖回財物，若是向父老道明來意，又怕不但得不回那批財物，甚至會被殺人滅口，所以，他便找上胡鴻利，要他幫忙，答應在找回那批財物後，分一份給他……胡鴻利想不出一個可以不驚動鎭上的人，便能掘取那批財物的辦法，便來找我商量……我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恰好我內弟來找我，他這個人一向鬼主意極多，我便拉他來商量，結果，由他想出這個……請術士來施法作祟這個主意……我想起兩年前，曾到跑虎山走了一趟，遇上一個叫天機子的道士，談說間，他自稱善於役鬼辟邪之法，於是，我便提議去找他……並議決，那個原主可得財物的十分之七，我與胡鴻利，阿蘇各得十分之一份，那筆給天機子的費用，則由原主付與。」

「那筆財物爲數多少？」林振昌越聽越有興趣。

「聽原主說，一共十萬大洋之數。」劉富安咽口口水。「其中有銀元、黃金，及古玩珍寶等物，都是價值連城的。」

「這麼說，你與胡鴻利，還有阿蘇，豈不是每人可以分到一萬大洋？」林振昌咋舌。「怪不得，你們會昧着良心，幹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來。」

「那個原主在那裏？叫甚麼名字？」蕭原插口問。

「叫江卓夫。」劉富安道：「他一直住在胡鴻利的家中，我只見過他兩次。」

蕭原望一眼林振昌。「林老哥，你還有甚麼要問他麼？」

林振昌想了一下，搖頭道：「沒有了。」

「那我們去問胡鴻利。」蕭原道。

「好！」林振昌馬上站起來，但隨即又道：「蕭老哥，要不要馬上派人去胡家捉拿那個江卓夫？」

蕭原想了一下，搖搖頭。「那傢伙既然住在胡家，他飛不了的，還是問清楚胡鴻利，再派人捉那姓江的不遲。」

跟着又補充道：「我們必須要清楚知道姓江的躲在胡家，還是在姓胡的

店鋪內，才能一下子捉住那傢伙，要不，被那傢伙聞風溜了，那就要費一番工夫才能捉到他了。」

林振昌想一下，覺得蕭原說的有道理，於是便吩咐站在外面的一個隊員將劉富安關押起來，再將胡鴻利押來審問。

* * *

胡鴻利的口供與劉富安所說的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他說江卓夫在昨天離開了鎭上，大約二三天後才回來。

「他到甚麼地方去？」林振昌着急地問。

「他說，去找幾個朋友回來，人鬼夾攻，盡快將鎭上的人嚇走，他已覺得不耐煩了，恐怕夜長夢多，走漏了消息，那就見財化水了。」江鴻利道：「我猜，他是恐怕人單勢孤，被我們吃了，所以，才去找人來幫忙。」

「埋財寶的地方是那一姓的祠堂？」林振昌剛才忘了問劉富安，這時候省起來，忙問胡鴻利。

胡鴻利爲了輕減罪名，知無不說。「李姓祠堂。」

原來，鎭上由於百姓雜居，其中又以江、李、林、劉、王五大姓人數最多，因此，建有五大姓的祠堂，還有幾家小祠堂，算起來，鎭上有近十座祠堂，而每一姓，皆有公產祖田。

而李姓一族，大多聚居在鎭東面，當然，亦有散居在鎭上其他地方的，那是少數。

「你們有去李姓祠堂看過麼？」林振昌問。

「曾去過兩次。」胡鴻利道：「埋寶的地方已變成李姓祠堂的門廊部分，鋪上了麻石板，要挖掘，非要撬起那些大石板不可，絕不可能偷偷地挖掘，所以……才會想出那個……主意，鎭上的人走光後，那就可以公然挖掘，不會有人來干涉。」

「哼！你們打的可是如意算盤啊！」林振昌冷厲地道：「你們只顧發財，可有想過，這麼做，會害死很多人，是作孽啊！就算今次捉不到你們，你們遲早也會有報應的。」

胡鴻利哭喪着臉，道：「林隊長，我知錯了，求你給我一個改過的機會……」

「這時候才知錯，太遲了。」林振昌冷峻地道：「害了幾個人，若不加以懲治，怎對得起那些死去的人。」

「胡鴻利，姓江的是否於回來時，仍去找你？」蕭原看着胡鴻利。

「胡鴻利點點頭。「他當然會找我，他一直在我家落脚。」

蕭原凑到林振昌的身邊，低低地說了一陣話，林振昌初時臉上露出猶豫之色，後來，連連點頭，大概被蕭原說服了。

「胡鴻利，你若肯眞心悔過，與我們合作，我答應你，盡量減輕你的罪名。」林振昌在蕭原對他耳語後，馬上改變口風。

胡鴻利一聽，喜出望外，急不迭道：「林隊長，只要能夠減輕我的罪名，你要我做甚麼也成。」

林振昌先與蕭原低語了一陣，才道：「你聽着，今晚我就放你回去，你要裝出沒有發生過事情，不可對人洩露今晚的事情，照常開鋪做生意，若姓江的回來找你，你設法探聽他的口風，看他找幾個人回來，搞甚麼花樣，然後，你偷偷告知我，若你幫我們捉到姓江的，我保証一定會減輕你的罪名。」

林振昌才說完，胡鴻利馬上答應。「成！我保証依照你的話去做，幫你們捉到江卓夫。」

「好。」林振昌點點頭。「這幾天，我都會在你那間店鋪斜對面不遠的天然居飲茶，早午都在，你一有消息，可到那裏找我，若是緊急的，可以派人送信到隊部來，聽清楚了麼？」

「聽清楚了。」胡鴻利道。

「好，你可以走了。」林振昌站起來，「要不要派一個人送你回家？」

「那……最好不過。」胡鴻利忙亦站起來。「林隊長，謝謝你給我一個機會。」

「希望你不要辜負我的一番好意。」林振昌邊說邊向房門口走去。「記着，別妄想逃走，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廟，那會罪加一等的。」

「林隊長，我怎敢逃走，我不想罪加一等。」胡鴻利慌忙道。

「那是最好。」林振昌道：「就算你逃走，我也會將你捉回來。」

一頓，又道：「走吧，我去吩咐一個弟兄送你回家。」說完，當先走出房間外面。

蕭原在後面道：「林老哥，別忘了派人去將那個阿蘇抓回來。」

林振昌道：「我正是順便派人抓那個阿蘇。」

「林老哥，要不要我跟着去？」蕭原有點不放心，生恐抓不到那個阿蘇，被他跑了，洩漏了消息，連姓江的也捉拿不到。

林振昌道：「蕭老哥，你不睏麼？」

蕭原搖搖頭。「這時候不算太晚，還不睏。」

林振昌道：「既然你不睏，你跟着去，最好不過。」

* * *

林振昌於第三日的黃昏時分，接到胡鴻利派一個伙計送來的一封信，他急急拆開來，看了一遍，馬上去旅店找蕭原。

而在捉到天機子、劉富安等人的翌日，他已依照天機子的話，將那兩個殭屍連棺材一起，用火燒成灰燼，再將那些灰燼倒落糞池內。據天機子說，那就可以徹底消滅兩個殭屍，令其形、精盡滅，永遠不能再成精怪，爲害世人。

那個綠毛殭屍在被焚燒時，曾在火中掙扎，並發生「吱吱」的怪叫聲，發出腥臭難聞的氣味，在場的人——林振昌及幾個保安隊員，都看得心頭發寒。

蕭原也有在場，他也感到心驚——那綠毛殭屍如此厲害。

焚燒兩個殭屍的地方，是在鎭外一處隱蔽的地方，林振昌這樣做，是不想消息外洩，被江卓夫知悉消息而遁逃。

林振昌並嚴禁手下的保安隊員將消息傳出去。

正因爲這樣，這兩天陸續有人家搬離鎭上，到別處去居住。

蕭原在旅店內，正與石龍在說着閑話，心裏却在嘀咕，怎麼仍沒有江卓夫的消息，驟然看到林振昌一頭走入房間。馬上站起來，對林振昌道：「林老哥，可是有消息?」

林振昌點點頭，看一眼石龍，才從衣袋中拿出那封信，遞給蕭原。「你看看這封信。」

蕭原忙伸手接過，正想打開來，石龍識趣地道：「蕭老哥，林隊長，我到前面去找張老闆下棋，你們慢慢談。」

說完，快步走出房外，並順手將房門帶上。

蕭原看完那封信，眼中閃出興奮的光芒，低聲說道：「林老哥，江卓夫這個傢伙爲了得到那批財寶，居然邀了幾個流竄匪徒來幫他做戲，假裝搶劫，並放火燒屋，務必盡快將鎭上所有的人家都嚇走，這傢伙的手段眞毒辣。」

林振昌道：「蕭老哥，我們決不能讓他們放火燒屋，如今風高物燥，火勢一起，恐怕很難收拾，必須要想一個辦法，將姓江的及其他人等一網成擒。」

「林老哥，你想到甚麼好辦法?」蕭原將信摺好，交還給林振昌。

林振昌接過，放回衣袋內，抓抓頭皮，笑笑道：「蕭老哥，我接到信後，馬上來找你，一時間想不出一個好辦法……我想與你商議一下。」

「好啊。」蕭原招呼林振昌在床前的一張櫈上坐下來。「正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我們好好地商議一下。」

結果，兩人在房內商議了差不多半個時辰，才開門走出房間，蕭原跟林振昌急急返回隊部。

那時候，天色差不多全黑了。

* * *

大約半個時辰左右，從保安隊部內，先後走出兩撥人來，頭一撥往鎭東面那個方向走去，後一撥則向鎭北面走去，兩撥人很快便隱沒在黑沉沉的夜色中。

鎭上的人由於還未知道妖魅鬼怪已消除，天才黑下來，家家便關門閉戶，整個鄉鎭頓成「死城」，黑沉沉，靜悄悄的，沒有人膽敢再在街上行走，就連那些狗隻，也躲入屋內，不敢吠叫。

因此，鎭上的人，都不知道保安隊的行動。

* * *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夜也越來越深沉。

埋伏在李姓祠堂附近的保安隊員，雖然知道作祟的妖魅鬼怪不會再出現，但置身於黑暗之中，耳聽着北風吹過時，引起的怪嘯聲，不自禁便想到早兩晚仍然有鬼魅出沒作祟的事情，頓時感到心頭發毛，仿似在黑暗中，隨時會有面目猙獰的鬼怪出來，禁不住連打幾個冷顫。

幸好，身旁有同伴在一起，可以互相壯膽，要不，若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就算再大膽，也忍受不了那種無形的恐懼，呆不下去。

一句話，那些保安隊員在等待中，經常被風嘯聲，怪異的鳴叫聲，弄得心驚肉跳，神經緊張。

時間大約是午夜時分，埋伏着的保安隊員終於有所發現，本來緊張的神經，更加緊張，但却精神大振，忘記了恐懼。

幾條人影有如鬼魅一樣，閃閃晃晃地向李姓祠堂這邊竄來，由於那些保安隊員早已知道，他們在這埋伏，是要捕捉一伙摸黑來放火燒李姓祠堂的匪徒，所以，他們發現有人影竄來，非但不驚恐，心裏反而踏實了。

因爲他們知道，來的並不是鬼魅，而是人。

責負埋伏在李姓祠堂的保安隊員的人是林振昌。

林振昌發現有幾條人影竄來，馬上朝附近的保安隊員打了個手勢，要他們沉住氣，聽他的命令行事。

那些保安隊員個個皆屏息靜氣，緊握着手中的槍，盯着那幾條飛快地竄前來的人影。

林振昌極力按捺着，沒有發出行動的命令。

他是個急性子的人，要不是顧念到蕭原那撥人的行動，他早已沉不住氣，下令開槍了。

因爲那幾條黑影此時距他們埋伏的地方大約不到五丈遠，完全在射程之內，但却仍未進入他們佈下的陷阱內。

原來，爲了能夠一舉擒捕江卓夫及其邀來的竄匪，蕭原那一撥人手在行動之前，曾與林振昌這一撥人手約定，由他們這一撥人手不動聲息地解決潛入鎭內欲火燒李姓祠堂的匪徒，然後，放起一把火，誘江卓夫與其餘的匪徒現身，蕭原那一撥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江卓夫那伙匪徒一網成擒，務必不讓一個匪徒逃脫，特別是江卓夫。

那四條人影很快便落入林振昌這一撥人佈下的埋伏圈內，正當林振昌下令動手的時候，驀地，一聲駭叫突

然響起：「鬼啊。」

這一駭叫，頓時驚動了那四條人影，其中一條人影怪叫一聲，朝響起駭叫聲的地方連開了四五槍，跟着四條人影邊亂放槍，邊往回飛奔。

發出駭叫聲的，是一個叫陸子坤的保安隊員，這個人膽量不大，他之所以發出那聲駭叫，原來，他看到最先竄奔前來的那條人影，臉上有一張嚇人的恐怖鬼面，恰好他匿伏的地方距那鬼面人影最近，看得最清楚，所以，他驚嚇得忍不住叫出聲來。

這一來，就將所有的人暴露出來。

林振昌當機立斷，馬上疾喝一聲：「開槍，一個也不能讓他們跑了。」

那個鬼面人影一開槍，其他聞叫心驚的隊員馬上鎭定下來。因爲，鬼是不會開槍的，只有人才會。

既然是人，那就沒甚麼可怕的了。

林振昌一聲令下，埋伏在附近的保安隊員，馬上朝那四條往回跑的人影開槍射擊。

一時間，槍聲大作，震破沉寂的黑夜。

那四條人影好凶悍，一邊跑，一邊盲目地向左右後三面開槍射擊，但在一陣密集急驟的槍火閃射中，有兩條人影中槍撲倒下去，沒了動靜。

剩下來的兩條人影，馬上躲到左右兩邊的屋角後及樹後，開槍還擊，企圖阻截林振昌那一邊有人衝過去。

林振昌那一邊的人確是有人衝出來，追擊那兩條人影，被那接連射來的槍火，嚇得急忙趴伏下來，一個勁朝那兩條人影開槍還擊。

跳起身來的林振昌猛地聽到一下異嘯聲掠空射來，急忙撲回地上，只聽「嘯」的一下激烈聲在他頭上曳響，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自他頭上掠過的，是一顆槍彈，他要不是往下撲得快，那顆槍彈肯定會射在他的身上。

「一定要捉住那些匪徒，決不能讓他們逃跑。」林振昌趴在地上大叫，同時朝那兩個匪徒伏着的地方連開兩槍。

其他的隊員聽到林振昌的喝叫聲，不敢怠慢，一部份人朝那兩個匪徒猛烈開槍射擊，掩護另外幾個保安隊員閃躍着衝向那兩個匪徒。

驀地，一個匪徒突然扔出一團閃着火光的物件。

那物件落在一間屋子墻脚下，發出一聲輕爆聲，「烘」地暴騰起一大團火焰來。

那個匪徒在扔出那團物事的刹那，猛地身子晃了晃，發出一聲大叫，跟着撲倒下去。

原來，那一槍是林振昌覷準了，一槍中的，射中那匪徒。

林振昌的槍法，在隊上是數一數二的。

四個匪徒，這時只剩下一個仍在頑抗。

不過，他已經逃不了，保安隊已將他包圍起來，另有兩個隊員不等林振昌命令，已經手忙脚亂地撲滅那團在墻脚下燒着的火團。

原來，那是一個用瓶子裝着煤油的土製火彈。

也幸好那處墻脚下沒有堆放了禾草之類的柴薪，要不，只怕一發不可收拾。

「要命的，扔下槍，舉手站起來。」林振昌朝那個被包圍起來的匪徒放聲大叫。

那個匪徒自知無法突圍逃脫，猶豫了一下，將手上的槍扔掉，大叫：「不要開槍，我投降!」舉起雙手站起來，以示他放棄抵抗。

在四面包圍的保安隊員立刻衝上去，將那個匪徒捉住，綁起來。

林振昌也跳起身來，走過去。

經過檢視，發覺被射倒的三個匪徒中，一個已經死了，另外兩個受了傷，還活着，林振昌吩咐部下替兩個受傷的匪徒包紮好，然後，他指派一個班長將被擒的匪徒押回隊部，他帶了三個隊員，趕去接應蕭原那一撥人手。

* * *

蕭原那一撥人埋伏在鎭北外頭的一片野地上，等着另一伙匪徒的出現。

原來，據胡鴻利在信上所說，江卓夫會與邀來的流竄匪徒分成兩撥人，一撥潛入鎭內，放火燒李姓祠堂，另一撥人則在鎭北面開槍射擊，造成土匪搶村的假象，驚擾鎭上的人，令到鎭上的人更加驚恐惶亂，在匪、鬼的騷擾下，人人自危，覺得此地不可居，盡快搬離此地，那江卓夫就可以公然起回那批財寶，這是江卓夫打的如意算盤。

那知道，他做夢也想不到，胡鴻利已暗中出賣了他們。

依照計劃，江卓夫是想內外夾攻，打死幾個人，燒掉劉姓祠堂，那就會造成鎭上的人更大的驚恐，不趕快搬離鎭上才怪。

李姓祠堂那面槍聲一響，蕭原便知道，原先的計劃已不能依計進行，他忙對身旁的幾個保安隊員低聲說了一句話。「若發現前面有動靜，馬上撲過去。」

話未說完，斜對面的一叢草樹後，起了一陣輕碎的聲響，跟着是有點慌急的說話聲：「不好，阿貴他們一定是被鎭上的保安隊發現了。」

「那怎辦?」另一把聲音響起。「仍依計行事嗎?」

「阿陸，阿貴他們已被發現，你聽一下，槍聲多猛烈?他們只怕不能依計行事，甚至走不了，我們還是趕快走吧。」第三把聲音道。

「不!」第二把聲音接口道：「我們這一

走，豈不是將阿貴等人送給保安隊？怎能這麼沒義氣，再說，若阿貴他們被捉住，一定會供出一切，那豈不是前功盡廢。」

第一把聲音贊成第二個人的說話。「虎哥說得對，這時候，我們不能走，應該馬上行動，做成裏應外合之勢，一來可以替阿貴等人解圍，二來，我們的目的仍然可以達到。一舉兩得。」

第二個人接口道：「江老兄說得對，我們依計行事，立刻向鎮上開槍，造成攻打鎮上的聲勢。」

第二個人的聲音才落，一把嚴厲的聲音陡然响起。「不要動，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發出喝聲的是蕭原。

原來，蕭原在那處樹叢後响起說話聲的時候，馬上朝左右兩邊的保安隊員打了個手勢，指示他們悄然向樹叢包抄過去，可笑樹叢後的那伙人居然沒有察覺到有人向他們悄然掩抄過去，蕭原待包抄之勢已成，立刻發出喝聲。

樹叢後那伙人乍聞喝叫聲，驚得起了一陣騷動，跟着有人朝蕭原開槍。

蕭原冷眼瞥到樹叢後槍火閃吐，他馬上朝那裏開了一槍。

那個開槍的傢伙馬上應聲發出一聲痛叫，跟着是一陣壓在葉上的碎响聲。

其他的保安隊員聽到蕭原開槍，立刻朝樹叢發射出密集的槍火。

樹叢中即時响起兩聲慘叫，跟着有人大叫：「不要開槍，我們投降。」

蕭原馬上大喝：「停止射擊。」

那些保安隊員馬上停止開槍。

「將槍拋出來。」蕭原厲喝。

喝聲未停，從樹叢後拋出幾支長短槍。

「舉起手，一個個走出來。」蕭原的語氣仍然很嚴厲。

「悉嗦」聲中，一個接一個的，先後走出五個人，都高舉着雙手。

那些保安隊員，一擁而上，將那五個人用槍指着，喝叫他們走到另一邊。

那五個人舉着手，乖乖地走到另一邊。

蕭原這時才從掩蔽處跳起來，走向那五個匪徒那邊。

「誰是江卓夫？」蕭原逐一掃了那五個高舉雙手的匪徒一眼。

五個人都不作聲。

蕭原再問一次。「誰是江卓夫，站出來。」

五個匪徒仍然沒有反應。

「誰！」一個保安隊員一槍托砸在一個匪徒的背上，砸得那傢伙身子一個趔趄，往前跌出一步，痛叫一聲，急不迭道：「他……不在……」

蕭原一聽，先是怔了一下，繼之心頭一動，別轉身往那處草叢走去。

一下槍聲就在這刹那自草叢中响起。

蕭原的反應好快，應聲身子一個側閃，嘯然一聲，一顆槍彈從他的頭側掠射過。

蕭原在身子歪側的刹那，朝樹叢中槍火閃吐的地方，連開兩槍。

樹叢中响起一聲痛哼，跟着「刷拉」一陣急响，一條人影從樹叢中竄出來，落荒急奔。

蕭原疾喝一聲：「站住！」

那條人影不但不停下來，反而奔得更快。

蕭原冷哼一聲，朝那人影開了一槍。

那人影應槍聲身子一窒，撲跌在地上。

蕭原正想跑上去，已有兩個隊員搶先跑前去，蕭原只好停下脚步，但馬上便走向樹叢那邊。

結果，蕭原在樹叢中，發現一個胸口中槍，已經死了的匪徒。

他在樹叢中仔細地搜了一遍，確定沒有藏着人，才走出來。

這時，那兩個隊員已架着一個人走回來。

那人一拐一拐的，原來他的左腿中了一槍。

蕭原迎上去，盯着那人，冷冷地道：「你就是江卓夫？」

那人渾身一震，面色大變，狠狠地盯了蕭原一眼，別轉臉，不吭聲。

那人雖然不承認，蕭原却從對方的神色及舉動，看出他就是這件事的罪魁禍首江卓夫。

「你果然是江卓夫，」蕭原冷笑一聲。「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會得到報應。」

江卓夫咬着牙，格格作响。

「將他們押回去。」蕭原一揮手。

那些保安隊員立刻吆喝連聲，押着江卓夫與五個匪徒，往鎮內走去。

才走了不遠，迎面來了四個人，當先的一個人開口道：「蕭老哥，是你們麼？」

蕭原聽出是林振昌，忙答道：「林老哥，是我們。」

跟着又問道：「你們已解決了那伙匪徒？」

林振昌邊加快脚步，邊道：「全部解決了，一死兩傷一活捉。」

「我們也將他們全抓住了。」蕭原答道：「也有一個死了，一個受傷。」

說着話，兩下裏已迎上，林振昌抓住蕭原的手臂，高興地道：「蕭老哥，終於大功告成。」

蕭原笑着點點頭，林振昌性急地問：「那一個是江卓夫？」

蕭原扭頭指着被兩個保安隊員架着走的江卓夫。「就是那個跛子。」

林振昌鬆開手，走到江卓夫的面前，忿恨地道：「姓江的，你這個傢伙！」「啪」地一聲，摑了江卓夫一巴掌。

江卓夫被摑得痛叫一聲，臉往側一轉。

林振昌還想踢江卓夫一脚，却被蕭原勸阻了。「林老哥，算了，回到隊部後，才慢慢地跟他算賬。」

林振昌朝江卓夫吐了口口水，才心有不甘地對蕭原道：「蕭老哥，你說得對，回到隊部，我要好好地看清楚，這傢伙是個怎樣的人。」

跟着吆喝一聲：「弟兄們，辛苦了，明天我請打『牙祭』！」

那些保安隊員歡呼一聲，押着那幾個匪徒往隊部走去。

* * *

昨晚的槍聲，令到鎮上的人家更是驚上加驚，本來還有點猶豫不決的人，都紛紛收拾行李，準備離開鎮上。

要不是林振昌馬上向鎮上公佈偵破了「鬧鬼案」，捉住了鬧鬼作怪的一伙人，鎮上的人家恐怕會一下子走得七七八八，聽了林振昌的公佈後，鎮上的人心才安定下來，高興得奔走相告，打消了搬離鎮上的原意。

接下來，林振昌還徵得李姓族長的同意，於早飯後，公開到李姓祠堂，挖掘那批財寶。

這個消息一傳開，鎮上的人在吃過午飯後，紛紛趕到李姓祠堂前，觀看挖寶行動。

而林振昌亦已與鎮長商議過，於挖到財寶後，拿出一點錢來，賠償在「鬧鬼」期間，受害的人家，其餘的則作為賑濟行善之用。

這個主意是蕭原向林振昌提出，林振昌認為是個好主意，於是向鎮長提出，鎮長起先有點猶豫，最後還是答應了。還答應林振昌從那筆財寶之中拿出一筆錢，撥歸保安隊，大部份作為購置軍備之費，一小部份則用來獎賞保安隊每一個隊員。

聽說有獎賞，每一個保安隊員都高興歡欣。

掘寶的「盛事」在鎮上人的注視下，終於開始了。

在場的，不但有鎮長，還有鎮上的父老，以及林振昌、蕭原等人，還有「特別嘉賓」——被鎖住手脚的罪犯江卓夫。

觀看的人都既緊張，又興奮。

依照從江卓夫身上搜出來的那張藏寶圖，幾個保安隊員撬起了幾塊大石板，跟着揮鋤往下挖。

越往下挖，在場的人越緊張，除了挖土聲外，沒有其他的聲音。

驀地，在半人深的坑內，挖掘的那個保安隊員突然停下來，興奮地叫道：「挖到了……」跟着彎下腰。

在場的所有人聽到那個隊員那一聲叫，心頭都「咚」地跳了一下，雙眼都不由自主地睜大。

那個彎下腰的隊員猛地直起腰，高舉的雙手中，捧着一個生了銹的小鐵盒！「就是這個盒子了。」

「就只有這個盒子？」蕭原大感驚詫，忍不住問。

「就只有這個盒子。」那個隊員將鐵盒交給一個站在坑邊的隊員，跟着跳上來。

林振昌被蕭原一言提醒，想起江卓夫昨晚曾供認，那筆財寶只有十萬大洋之鉅，這麼鉅大的一筆財寶，怎會只有一個鐵盒子便裝載了，忙走到土坑邊，往坑內望去。

坑內除了泥土之外，果然沒有別的東西。

這時，就連鎮長、江卓夫等人，也詫訝地看着那個小鐵盒，不相信坑內只有一個小鐵盒。

「阿樹，再往下掘！」林振昌吩咐那個跳上來的隊員。

蕭原却道：「林老哥，何不先弄開這個小鐵盒，看看裏面有些甚麼，再挖不遲。」

林振昌想一下，點點頭，吩咐兩個保安隊員用鋤頭砸開那個小鐵盒上的一把鎖。

兩個隊員動手將鐵盒上的鎖砸爛，打開盒蓋。

鐵盒內只有一個用油紙包起來的小紙包，沒有別的東西，更沒有眩人眼目的珍寶。

看到的人都忍不住發出一聲失望的噓聲。

林振昌親自從鐵盒內拿出那個小油紙包，當衆打開來，原來裏面包着一方摺起來的紙條。

林振昌吸口氣，小心地將紙條展開來，只見紙上只有幾行字：坑內的財寶，已被義軍取作軍餉之用，特此示知財寶之主。下署義和團××字。

林振昌看見紙條上的字，有一種哭笑不得的感覺，將紙條遞給站在身旁的蕭原。

蕭原看過後，遞還給林振昌，林振昌則遞給鎮長。

鎮長看完後，邊大叫：「好大的一個玩笑！」邊將紙條遞給身邊的一個父老。

這確是一個天大的玩笑！那個坑洞內，甚麼財寶也沒有，早已被當時的義和團挖走，充作軍餉了。

當在場的人聽聞這個「消息」後，都大失所望，咒罵聲四起，一下子散去了大半人。

江卓夫幸災樂禍地狂笑起來。

林振昌氣得對他一陣拳打脚踢。

蕭原有一種滑稽的感覺。

不過，他却笑不出來。

他替那些在這次「鬧鬼」事件中，被害死的人不值。

慶幸的是，所有的兇手皆落網，將會受到應得的懲罰。而坑內沒有財寶，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見財起歹意之事多的是，有多少罪惡，正是因錢財而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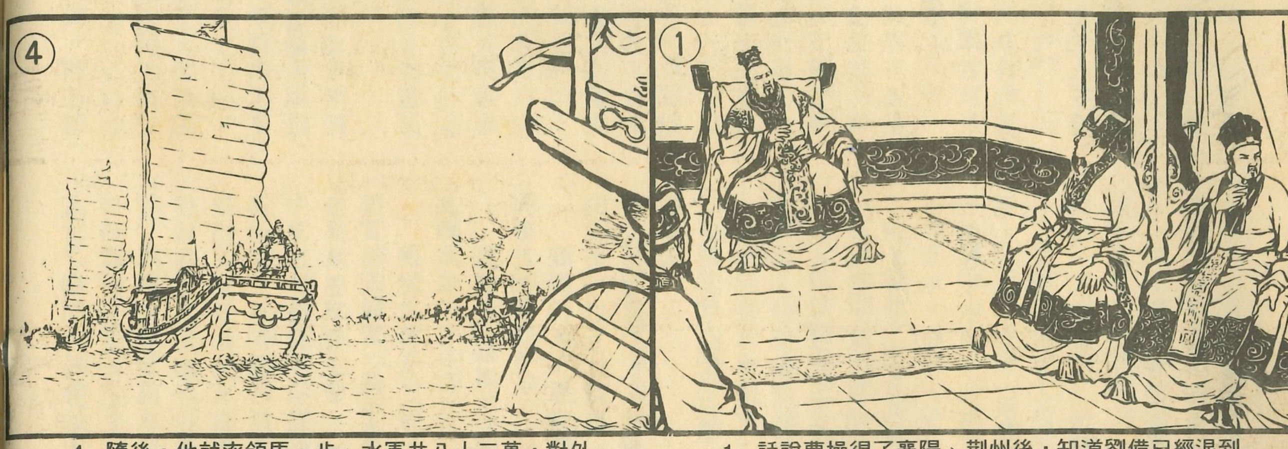
因此，蕭原覺得坑內沒有財寶是一件好事！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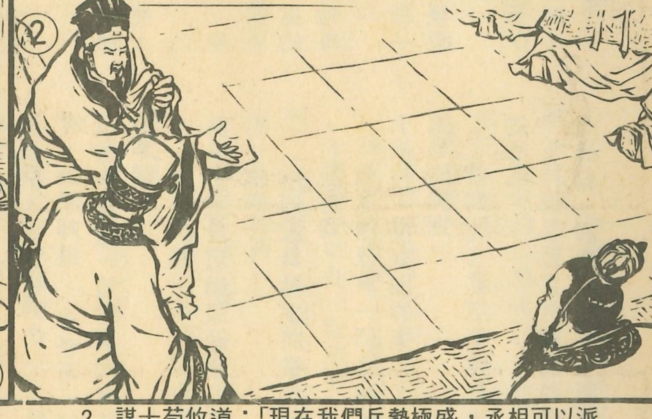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廿一

舌戰羣儒（一）

徐正・編繪



1　話說曹操得了襄陽、荆州後，知道劉備已經退到江夏，恐怕他和東吳聯合起來，後患無窮，就召集謀臣，商議進攻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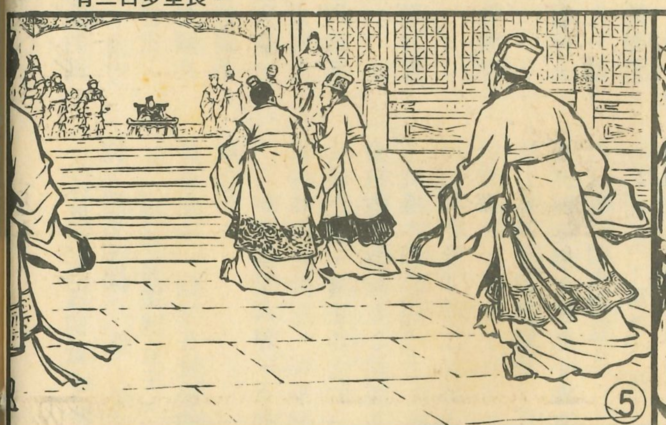


2　謀士荀攸道：「現在我們兵勢極盛，丞相可以派人到江東下書，邀孫權到江夏會師，一起消滅劉備。孫權接信，勢必恐懼投降，事情就成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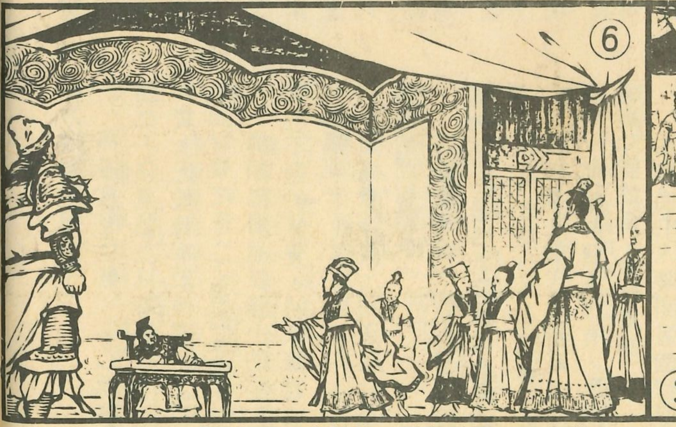


3　曹操聽了非常贊成，馬上寫好了檄文，派人送到東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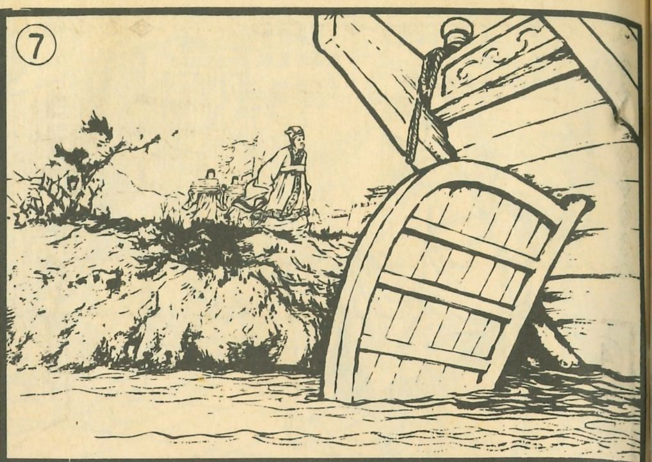
4　隨後，他就率領馬、步、水軍共八十三萬，對外號稱一百萬。水陸並進，沿着長江，浩浩蕩蕩進兵。西起荆州，東到蘄春、黃州，一路上寨栅不斷，足足有三百多里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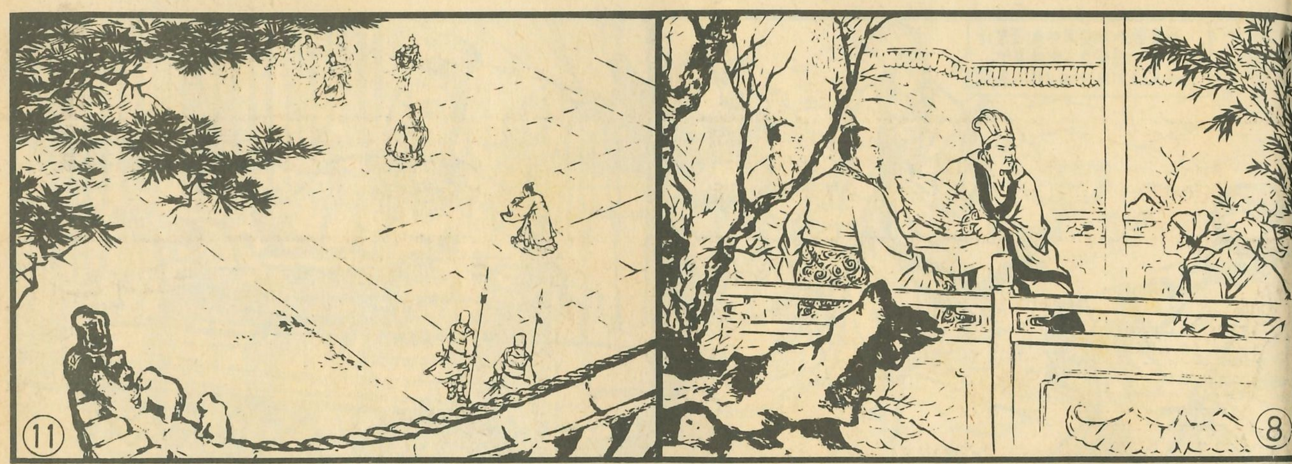
5　這時，孫權正屯兵柴桑，眼看曹操的勢力漸漸逼過來，忙召集衆官商量對策。一時衆謀士議論紛紛，有的主和，有的主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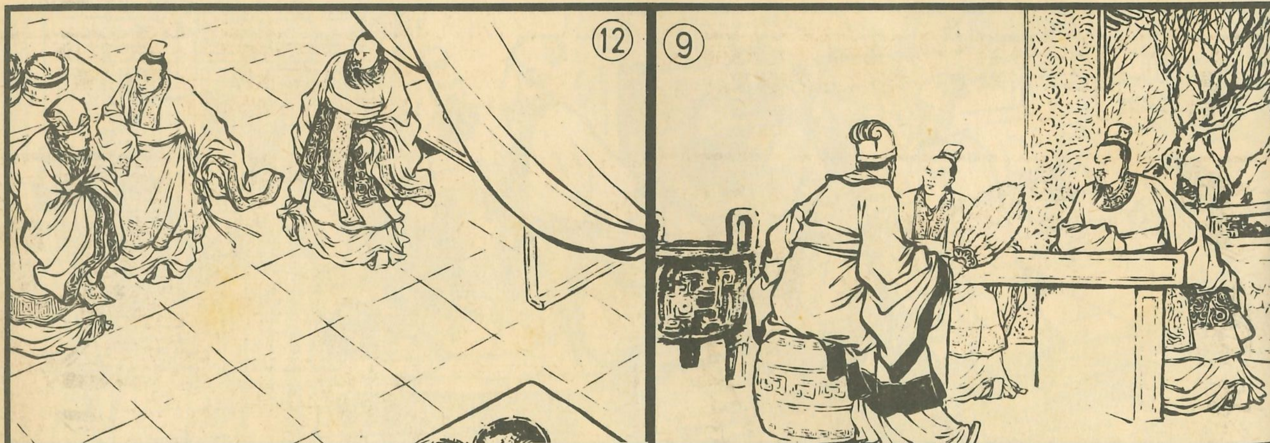
6　魯肅道：「荆州跟江東接壤，形勢險要，地方富庶，我們倘能拿到手裏，前途大有可爲。現在劉表剛死，劉備又吃了敗仗，我想借吊喪之名，到江夏去說動劉備，叫他收攬劉表部下，和我們聯合起來，一同對付曹操。」



7　孫權覺得魯肅這個辦法很好，就派他帶了禮物，坐船到江夏去吊喪。



8　却說劉備、諸葛亮和劉表的兒子劉琦，連日商議，正想東聯孫權、北拒曹操。忽報東吳孫權派魯肅來吊喪，船已經靠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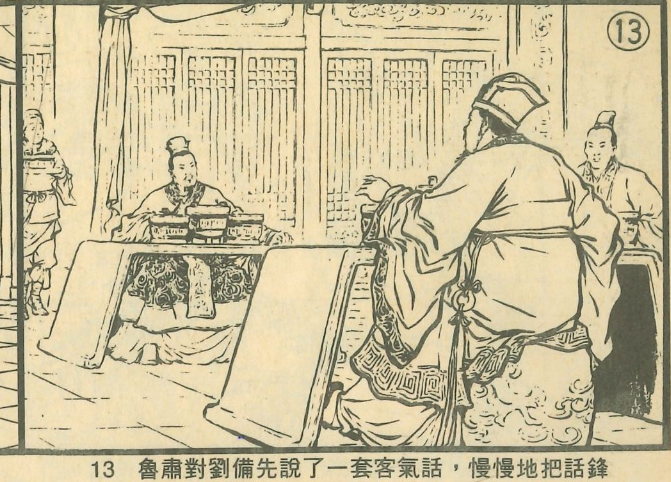
9　諸葛亮回頭問劉琦：「當年孫策死的時候，你們可曾派人去吊喪？」劉琦道：「江東跟我家有殺父之仇，哪裏會讓我們去吊喪！」



10　諸葛亮笑道：「這樣說來，魯肅是來試探軍情罷了。」接着他便對劉備說：「魯肅要是問起曹操甚麼，主公只推說不知道，叫他問我好了。」

11　計議停當，劉琦便出去把魯肅迎接進來。

12　魯肅送了祭禮，吊過喪。劉琦就在後堂設宴，請了劉備作陪，替魯肅洗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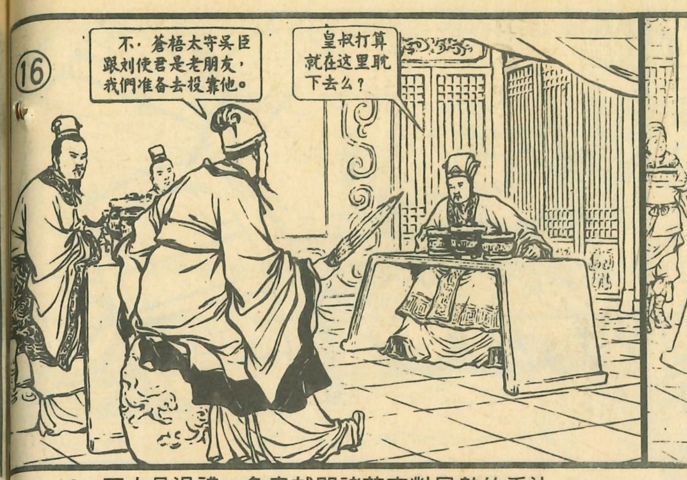
13　魯肅對劉備先說了一套客氣話，慢慢地把話鋒引到大局上面來：「皇叔最近和曹操作戰過，一定知道底細，請問曹操有多少實力？」



14　劉備答道：「我兵力單薄，一接仗就敗退了，竟然不知道曹操到底有多少人馬。」魯肅道：「皇叔兩次用了諸葛亮的計策，把曹軍燒得喪魂落魄，怎說不知道呢？」劉備道：「那除非去問諸葛亮，才能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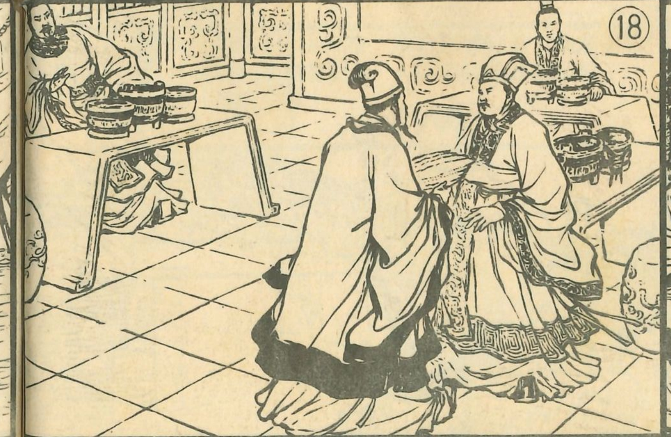
15　魯肅道：「諸葛先生也在這裏麼？正好請來一會。」劉備就把諸葛亮請了出來。



16　兩人見過禮，魯肅就問諸葛亮對局勢的看法。諸葛亮道：「曹操的底細，我是清清楚楚的，只可惜我們力量不夠，所以只好暫時避着他。」



17　魯肅連忙接口道：「吳臣有甚麼力量呢！我們孫將軍掌管東吳六郡，兵精糧足，江東的人才，都集中在他那裏。我替你們打算一下，最好還是派心腹人去江東談談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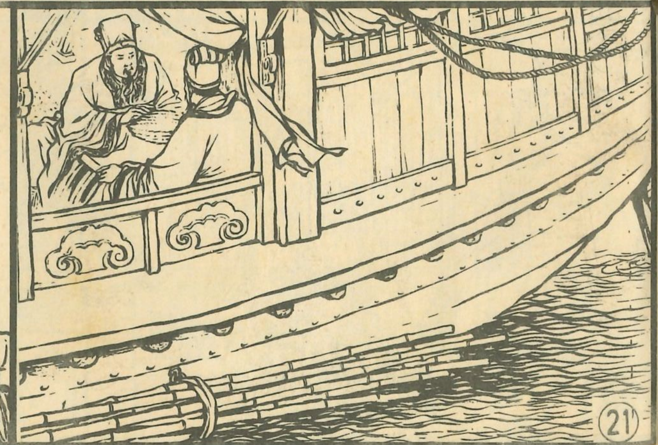
18　魯肅又道：「令兄諸葛瑾先生現在就在江東當參謀，天天盼着跟你見面，我自己也願意介紹你去見孫將軍的。」這時劉備忙插嘴道：「孔明是我的先生，一天都離不開他的，怎麼能放他去！」



19　魯肅再三邀諸葛亮過江，劉備只是裝做不肯。後來還是諸葛亮應了，劉備才算勉强同意。



20　魯肅別了劉備、劉琦，和諸葛亮上了船，一起回柴桑來。



21　魯肅在船中叮囑諸葛亮，說見了孫權，千萬不可把曹操兵多將廣的話嚇他。諸葛亮叫魯肅放心，他自會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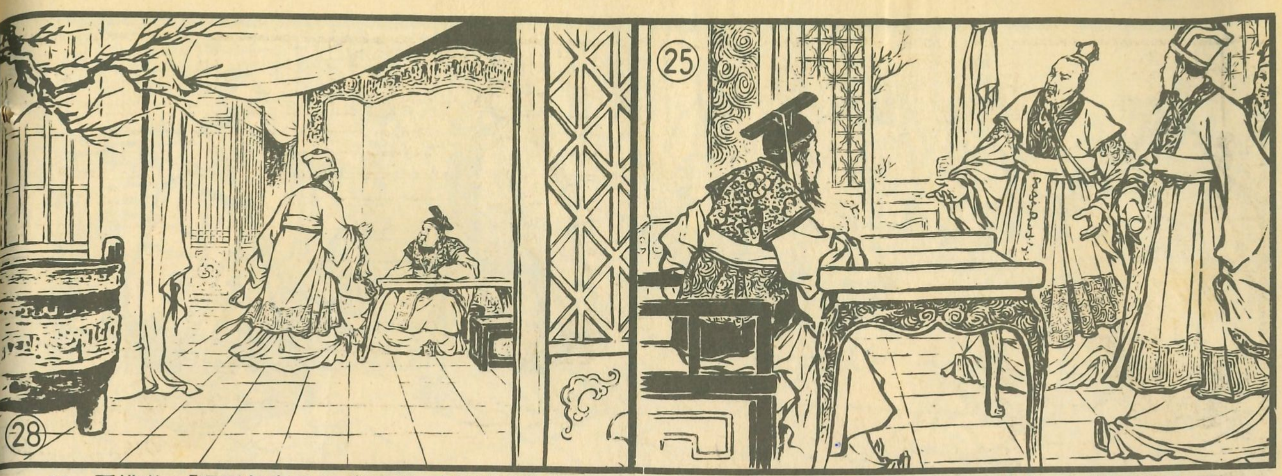
22　到了柴桑，魯肅先讓諸葛亮在館驛裏休息，自己去見孫權。孫權正聚文武百官在堂上議事，見魯肅回來，趕緊問他在江夏探到甚麼消息。魯肅說已經探到一些，待會兒再行稟報。



23　孫權隨手將曹操送來的檄文遞給魯肅看，說道：「這是曹操昨天派人送來的，來人已經打發走了。今天正爲此事和大家商議，談到現在，還是拿不定主意。」



24　魯肅接過檄文看時，只見曹操自稱奉了皇帝之命，統率大軍百萬，上將千員，要和孫權會師江夏，共伐劉備，事成後平分荊州地方。要孫權趕快給他答覆。



25　魯肅看罷，便問孫權打算怎樣？孫權說還拿不定主意。這時，張昭開口道：「曹操此來，聲勢浩大，還冒了皇帝的名義；而且，曹操得了荊州，我們所依賴的長江天險，也被佔去一半了。依老臣之見，只有投降是上策。」



26　張昭這一番話，搏得衆謀士齊聲附和。張昭就再補充說：「主公不用懷疑，降了曹操，東吳的老百姓就都安定了，江東六郡的地方也保全了。」孫權只是低頭不語。



27　過了一會，孫權退入後堂，魯肅立刻跟進去。孫權轉身，拉住他的手問道：「你要跟我說甚麼？」魯肅道：「剛才衆人說的話，千萬聽不得，人人可以投降曹操，只有主公不能投降。」

28　孫權道：「這話怎麼說？」魯肅道：「我們這些人投降，還不難謀個州縣官做，主公降了曹操，頂多不過封個侯吧，再要想今天的身份地位，可就難了！他們的話，都是替自己打算，千萬不能聽，主公該馬上拿定主意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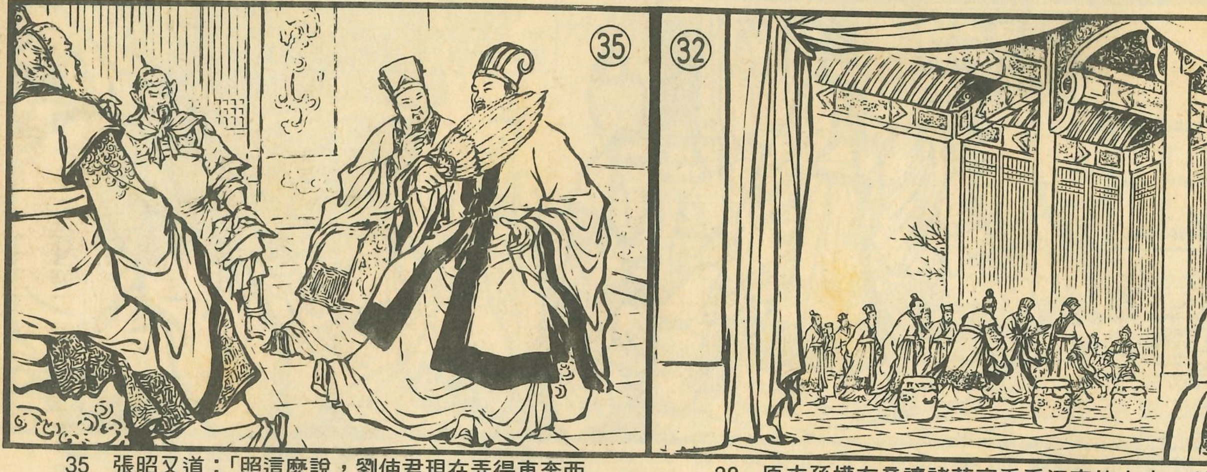


29　孫權聽了，大爲感動，嘆息道：「張昭他們的議論，太叫我失望了，你這一番話，才說到了我的心坎裏。不過我擔心敵不過曹操。」魯肅說：「我到江夏，已經把諸葛亮約了來，主公只要問他，就知道曹操的虛實了。」

30　第二天，魯肅來到館驛，劈頭第一句，又是囑咐諸葛亮，見了孫權不要說曹操的兵多。諸葛亮笑道：「我自會見風使舵，保管誤不了事的。」



31　於是，魯肅引諸葛亮來見孫權。到了階前，只見張昭、顧雍等文武官員二十多人，都穿着得整整齊齊，一本正經地坐在堂上。



32　原來孫權有意讓諸葛亮看看江東的人才，所以先叫張昭等人接待他。諸葛亮不慌不忙走到堂上，挨次見了禮，問了姓名，然後在客位上坐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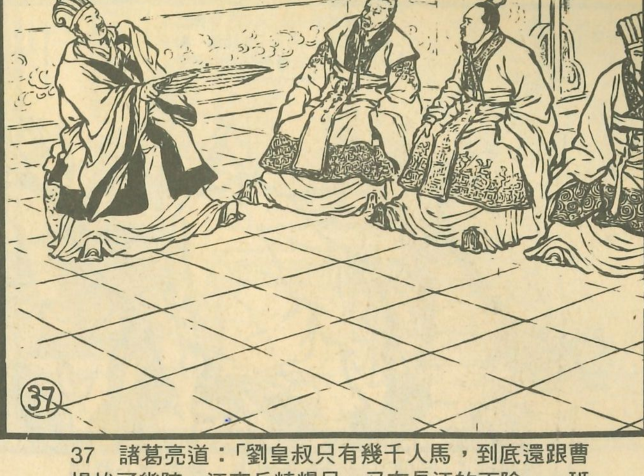
33　張昭見諸葛亮神態瀟洒，氣度大方，心想一定是來游說東吳的，就先用話挑逗道：「聽說先生在隆中隱居的時候，把自己比作管仲、樂毅，這話可是真的？」諸葛亮道：「這不過隨便比比罷了。」

34　張昭道：「劉使君請得先生出山，滿想一下把荊州、襄陽奪下來，可是到底讓曹操拿去了，這是怎麼說呢？」諸葛亮暗想：張昭是東吳第一位謀士，要不把他先駁倒，那就休想說服孫權了。

35　張昭又說：「照這麼說，劉使君現在弄得東奔西逃，狼狽不堪，這全是先生出山的功勞了！」諸葛亮笑道：「勝敗是兵家常事，從前高祖吃了項羽多少虧，可是垓下一仗，就靠了韓信把局勢完全扭轉了，你能小看韓信的用兵麼？」



36　忽然聽得座上有一個人在那裏大聲說道：「曹操大軍百萬，將領千員，正要併吞江夏，先生打算怎麼樣？」諸葛亮看時，那是虞翻。



37　諸葛亮道：「劉皇叔只有幾千人馬，到底還跟曹操拼了幾陣。江東兵精糧足，又有長江的天險，一班大臣們倒都在主張投降，這麼一比，劉皇叔眞可算是不怕曹操的了。」



40　諸葛亮笑了笑答道：「劉皇叔當今英雄，要說出身，高祖皇帝還不是亭長出身，織席賣鞋又有甚麼可恥的？你這種小家子見識，實在用不着！」



38　這時座上有一人站起質問道：「先生是想學蘇秦、張儀，到東吳來搬弄是非的吧？」諸葛亮一看，說話的是步騭，便馬上答道：「步先生，你把蘇秦、張儀看得太渺小了，讓我來告訴你……」

41　陸績沒有話可說了。座上早就惱了一位嚴畯，他想考考諸葛亮的學問，不防諸葛亮淡淡然不屑道：「咬文嚼字，那是三家村老學究幹的事，沒有甚麼大用處的。請看古來伊尹、姜子牙那些大人物，他們研究的又是哪家的經典呢？」



39　座上有一位名叫陸績的接着說道：「曹操是相國曹參的後代，這是確實的。你們劉使君詩耀自己是中山靖王的子孫，誰知道是眞是假，明明是個織席賣鞋的傢伙罷了。」

42　嚴畯垂頭喪氣，無言以對。另一位程德樞不服氣，還要爭辯，也給諸葛亮一下駁倒了。衆人見諸葛亮對答如流，頭頭是道，不覺面面相覷，一齊沉默起來。（待續）



兩期完短篇故事／江一帆・文　可飛

虎豹山莊

仇前報鄉回成藝　恨飲先酬未志壯

驕恣的太陽，就像一隻懸在半空中的火球。

雖然這時它已經落到西邊的那座山頭上，但仍然是淫威未戢，使人感到酷熱難當。

凌一飛又回到了他的生長地方——南海鎮，他穿的是一身黑粗布短打、魚鱗紋綁腿、多耳麻鞋，頭上戴着一頂馬連坡大草帽，帽簷邊壓得低低的，左手緊握着一把帶鞘的砍山刀。

步履沉穩緩慢，在南海鎮來往的走了一趟，雖然吸引了不少詫異的目光，倒是沒有人認出他是五年前含恨離開南海鎮的「黃鷹」凌一飛。

他是三十剛出頭的壯漢，深黑色的皮膚，蟹形面，兩條眉毛就像兩支倒豎的掃帚，又濃又黑。環目、巨鼻、海口，加上滿臉硬梆梆的鬍子，和一副結實魁梧的體格，確有幾分像三聖廟中的那位粗中有細的張三爺。

其實凌一飛已經回來了三天，他是落脚在鎮外那座香火久絕的三聖廟中，和張三爺同廟而居。

頭兩天，他是日伏夜出，行動極為秘密，到了第三天，才眞正的在鎮上露面。

雲來飯店是他五年前常來的地方，他喜歡這裡自釀的竹葉青酒，和幾樣烘臘的下酒菜。

所以他在鎮上到處轉了一回之後，便情不自禁的走進了這家飯店來。

他選定了一個通風的座位坐下，將手上的砍山刀往桌上一放，店中伙計連忙上來給他斟了一杯茶，彎着腰微笑問道：「客官，你要吃點甚麼？」

「先來一壺竹葉青，再來幾樣你們店裡拿手的下酒菜。」凌一飛邊說邊自腰中摸出一錠約五錢重的碎銀子，輕輕的放在桌上：「這個先存在柜上，吃完了再算。」

一會兒，酒菜全送上來了，凌一飛便自斟自飲，意甚自得，可是他的兩道目光却緊緊的盯着門口，仔細打量每一個出入飯店的人。

到了申未時分，到飯店來的人越來越多，很快便坐滿了八成座位，本來很冷清的場面，突然熱鬧了起來。

「龍爺、趙爺、汪爺，你們幾位好久都沒有來照顧小店了，啊！請裡面坐。」是店中伙記的阿諛奉承的聲音。

凌一飛眼中突然現出一種異樣的光采，很快的便將頭垂了下來。

進來的三個人，年齡都在三十到四十之間，一律是黑色綢短裝，粉底福字履，雖然是個買賣人的打扮，却掩不住那眉目間的那股子戾氣。

伙記為他們排的桌子，恰巧和凌一飛比鄰，凌一飛雖然心中很惱怒，但却也無可奈何。

三人叫的酒菜，大抵和凌一飛桌上擺的相差不多，不過是份量多了一些而已。

姓汪和姓趙的酒量似乎特別好，

一上來就對喝了七、八杯，而那位姓龍的却祇是淺嚐即止。

「我說龍天生，你幹嗎不喝呀？不是我趙通說你，幹咱們這種活兒，無異是刀頭舐血，提着腦袋瓜子走路，有喝就得喝，有樂就得樂，看你像個聖人似的，眞是糟塌了日子，大偉兄，你說對嗎？」

「可不是嗎？前晚我給他介紹個妞兒，胸部高高的，臀部大大的，腰兒細細的，嘴巴小小的，頭髮黑黑的，皮色白白的，年齡嘛，也不過二十五六，眞是沒有一點瑕疵，尤其是那股子風騷入骨的媚勁兒，大概大羅神仙都會動火，可是我們這位天生老弟却是無動於衷，我有點懷疑他是不能人道的。」

「哈哈，大偉兄，你不要嘴上缺德，人家這叫做甚麼……你這麼一說，把我也說上了火，這樣吧！今晚介紹給我，明天我請客。」

趙通和汪大偉一唱一和，龍天生祇是在默默的自斟自飲，顯是對二人所談的風花雪月不感興趣，所以不願附和他們二人。

無意間，他的眼兒掠到凌一飛的臉上，心裡猛地一震，這張面孔在他心目中太熟悉了，雖然是隱藏在滿臉的絡腮鬍子後面。

不過，現在的龍天生已顯得較五年前穩健得多了，心裡的思潮，雖然像奔騰澎湃的巨浪，但表面上却未露出絲毫痕跡，甚至連第二眼也沒有再看過凌一飛。

又過了一會兒，正當趙通和汪大偉談得口沫橫飛的當兒，他藉故先行告辭的走了。

凌一飛冷冷的輕哼了一聲，便也招呼了伙記結賬，抓起桌上的砍山刀，匆匆的走出了雲來飯店。

他走出了飯店時，已失去了龍天生的蹤跡，但他並未存心找龍天生，對方既是有意躲避他，他也祇好作罷，於是帶着飄飄的幾分酒意，邁步走向歸途。

三聖廟在南海鎮東，相距約五里之遙，四周古木參天，環境極爲幽靜，一條透林而過的碎石道通往大路。

凌一飛對於龍天生的故意避他，雖然心裡很是不滿，但也感到一絲悵悵，彎腰在地上拾起一顆石子，隨手扔去，只聽得「咚」的一聲，原來路右側的是口池塘，塘中正擴展着一圈一圈的漣漪。

路左側便是通往三聖廟的碎石道，前行里許便進入林中，凌一飛雖然是心事重重，但耳目極爲靈敏，並無片刻鬆懈的戒備，入林丈許，突然停了下來，哈哈笑道：「是那位朋友見訪，凌某未在廟中恭候，尚請包涵。」

話畢，一條人影自樹頂飛撲而下，跪在他的面前，低聲道：「二哥，小弟龍天生在此拜見。」

凌一飛一閃身，站到一邊，冷笑道：「你現在已是申公豹的特級打手，何況咱們早已情斷義絕，尊駕還是請站起來說話吧，有甚麼指教！凌某洗耳恭聽。」

「二哥！」龍天生滿面淚痕，低聲道：「以往，二哥對我愛護倍至，而且也知我最深，這次，難道眞不肯諒解小弟的苦衷？」

「好！我諒解你！」凌一飛臉上神色一片肅穆，一字一字的沉聲道：「請說明你的苦衷吧。」

「這……」

「怎麼樣？有難言之隱？」

「二哥明鑒，小弟確有難言之隱，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以後二哥自然會瞭解小弟的苦心的。」

「嘿嘿，別跟凌某演戲！」凌一飛不屑地冷笑着說道：「有話就請快說，凌某可沒有時間陪你泡磨菇了。」

說完話，怒氣沖沖地掉頭就走。

「二哥！」龍天生的聲音已經有點顫抖：「難道你眞的不念我們結拜一場的香火之情了？」

凌一飛突然止步，扭轉身來：「刷！」的一聲，砍山刀出鞘一揮，一幅衣角應刀而落，他將刀入鞘，拾起衣角往龍天生面前一扔，冷聲道：「我們從此『割袍斷義』，凌某永遠也不願再見到你。」

龍天生拾起衣角納入懷中，挺身站了起來，悲聲道：「二哥，這種決定雖嫌草率，相信你內心一定感到非常沉痛，小弟也不便多言，以後請自珍重！再見。」

抱拳一拱，如飛而去。

凌一飛懊喪的嘆了一口氣，自語道：「但願我這次決定是眞的錯了。」

* * *

老龍溝在南海鎮的西端，兩方相距約有五里之遙。

這裡散散落落有近百戶人家，但在那座小土山下面，却有一片很大的宅院，四週都用土磚築起一丈多高的圍墻，而且裡面還有碉樓、旗桿，顯得十分威武。

圍墻大門的門樓上，嵌着一塊很大的青石，刻着「虎豹山莊」四個金色柳體大字。

「虎豹山莊」主人「飛天豹」申公豹是個五十餘歲的老人，八字眉，丹鳳眼，面容清瘦，五綹長鬚，儒儒雅雅的，頗像一位封疆大官似的，其實他祇不過是個坐地分肥，魚肉鄉民的惡霸而已。

「虎豹山莊」中的房舍不下百間，天井重重，屋宇櫛比，除了申公豹和他的眷屬佔用了二十餘間外，其餘都是他手下的一班牛鬼蛇神居住。

這裡雖不似一般江湖上的幫會，但設有堂主、香主之類職司，也有總官、副總管、管事之類的區別職位。

虎豹山莊的組織，其實和其他江湖幫會並無異樣。

申公豹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呢？

二十五年前，他祇不過是一個落第的窮秀才，落泊在街頭賣字爲生，每日所得，也僅堪糊口而已。

有一年，府獄中有一名秋後待決的江洋大盜黃飛虎越獄，却闖到了他的家中來，他因屢試不第，於是性情變得很偏激，竟將黃飛虎收藏起來，因爲黃飛虎在獄中曾受酷刑，遍體鱗傷，他却將每天賣字所得，分出一部份來代他購藥療傷。

黃飛虎越獄之初，府衙繪影畫圖，各處緝捕，但幾個月一過，知府固然因案牽連丢職，而緝查的工作，也就漸漸的鬆散起來。

黃飛虎刑傷痊癒後，趁着緝查工作鬆散，便悄悄的溜出了府城，但過了不久，却又重新回到申公豹的家中，並帶來一匣珍寶和幾百兩銀子，交給申公豹作爲安家之用，從此，申公豹便成了黃飛虎的唯一傳人，也是得力助手。

申公豹學習武功雖嫌起步太晚，但是他人聰明，又肯吃苦，加上黃飛虎存有感恩圖報之心，除了不惜任何代價購買珍貴藥材爲他洗毛伐髓外，並極有耐心的將一身所學傾盡相授。

十年前，黃飛虎死後，申公豹感到厭倦了這種明火執仗的强盜生涯，於是說服了一部份與他有同感的伙伴，來到老龍溝，興建了這座「虎豹山莊」。

「虎」是紀念他的授業恩師，「豹」就是代表他自己。

「曾經滄海難爲水，」他遷來老龍溝之初，儼如一位巨紳，但不久便幹起了坐地分肥的勾當來了，對於鄉里，更是欺凌壓搾，無所不用其極，最後還是露出了本來眞面目。

於是，南海五鷹激於義憤，便開始和「虎豹山莊」的惡勢力周旋了。

「南海五鷹」是這南海鎮附近，五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當然他們都各有師承，均練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南海五鷹是老大「紅鷹」歐陽杉，老二「黃鷹」凌一飛，老三「藍鷹」郭天鵬，老四「白鷹」李長青，老五「黑鷹」龍天生。

這五個年輕人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有氣吞河嶽的氣概，雖然明知「虎豹山莊」內盡多武林中的扎手人物，却偏有捋虎鬚的勇氣，而且也曾一對一的硬拚過幾場。

不過，虎豹山莊的主人也有顧忌，他在這裡大興土木，廣置產業，是想在這老龍溝紮根，盡管南海五鷹處處和他針鋒相對，心裡雖然恨極怒極，却也不敢明目張膽的糾衆行兇，於是便設計暗算。

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南海五鷹正聚在三聖廟中，商量如何對付虎豹山莊的申公豹之策，突有十幾個幪面漢子一湧而入，於是雙方發生了激烈的惡鬥。

十幾個幪面黑衣漢子的武功，都可以躋身二流高手之列，和南海五鷹打鬥的結果，老大「紅鷹」歐陽杉當場力戰身死，老三「藍鷹」郭天鵬與老四「白鷹」李長青均負傷，激戰結束後亦因傷重不治而死，老二「黃鷹」凌一飛和老五「黑鷹」龍天生當時情勢眞是千鈞一髮，岌岌可危，想不到就在這萬分危急關頭，救星從天而降。

來人是一身黑袍大袖，頭上罩着一隻黑布袋子，僅祇露出一對寒芒如電的眼睛，所用兵刃是一支桃木劍，武功之高，使得凌一飛與龍天生瞠目結舌，嘆爲觀止。

黑袍人手中雖祇是一支桃木劍，但並不亞於一柄百煉精鋼的長劍，數個照面，便將十幾個幪面大漢迫得團團亂轉，而且每個人都帶了劍傷，這才呼嘯而去。

凌一飛與龍天生正想上前拜謝，誰知那黑袍人却如天降神龍，身形一晃，便失去了踪跡。

當晚，凌一飛和龍天生分別通知死者家屬，並協助辦理死者身後各事，忙了七八天才算是完結了。

在辦理歐陽杉等人喪事期間，虎豹山莊莊主申公豹還親自來吊唁，並義形於色的聲言願意協助偵查兇手，爲死者報仇，以慰在天之靈。

凌一飛雖然懷疑這是虎豹山莊的傑作，但事無佐証，自不能指証，虎豹山莊莊主既然親來致祭，當然還得以禮相待，並深致謝意。

那幾天對凌一飛與龍天生來說，眞是身心俱瘁，不祇心傷盟兄弟之慘死，更重要的是要偵查出那批幪面兇手，甚至幕後主使人，擒來剜心瀝血，爲死者報仇雪恨。

喪事結束後，凌一飛回到家中，却在枕畔發現一封信和一柄鑄工極精的五寸長金刀，他甚感詫異地急忙拆閱書信，書中大意說敵勢太强，非他目前武功所能應付，如眞想報仇，須更上層樓，練成蓋世武功，並且爲他介紹一位武林奇人爲師，五寸金刀即爲那位武林奇人的信物，持往晋見，當可蒙收列門牆等語，言詞誠懇眞摯，而且若隱若現的將眞兇輪廓勾劃了出來。

信末具名是「黑袍人」三個字。

凌一飛當然有自知之明，僅憑他和龍天生兩人現有的武功，要去找心目中的仇人報復，那無異是蜻蜓撼石柱，鷄蛋碰石頭，雖明知不可爲，却是義無反顧，現在既有練成絕世武功的機會，正是報仇雪恨的憑藉，自是異常興奮。第二天早起，他便去告知龍天生，龍天生當然也是很高興，不過他最後幾句語重心長的話，使到凌一飛甚是迷惘：「二哥，我們兄弟的志願相同，也許手段各異，你將來藝成回來，如發現小弟有非是之處，希望你能諒解。」

原來龍天生也在自己的枕畔讀了黑袍人的留書，黑袍人爲他借箸代籌

，使他受盡鄉人的鄙視和唾罵，而且也得不到凌一飛的諒解，和他割袍斷義了。

＊　＊　＊

華燈初上。

虎豹山莊的莊主申公豹，正坐在他書房的一張靠椅上，就着書案上的燈光，全神貫注的在翻閱一本薄薄的牛皮紙手抄書本。

他這間書房很大，架上藏書非常豐富，天文、地理、星相、藥典、諸子百家，應有盡有，案頭上更是牙籤書軸，文房四寶，點綴得極富有書卷氣味，唯一不足的，是佔去書房內大部份空間的一張綉榻，茜帳錦被，寶鴨薰香，使書卷氣上沾極濃的脂粉氣味。

「義父！」嬌呼聲剛剛入耳，接着一陣香風撲鼻。

是一個全身艷紅如火，頭插金步搖，年約二十三四的俏麗少女，嘴角含着一絲佻巧的笑意，俏立在申公豹身旁。

申公豹將手中書向桌上一丟，伸手便將少女的一雙玉手握住，兩眼色迷迷的盯着那少女的嬌面上，笑道：「如玉妳來得正好，我正在想念妳呢。」

少女李如玉風情萬種的一笑道：「喲，義父內宅有的是三宮六院，粉白黛綠，燕瘦環肥，如玉可不承這份情意，想我，無非是爲了那個姓龍的，對嗎？義父。」

申公豹哈哈一笑，兩臂微一用力，如玉整個嬌軀便撲進了他的懷中，軟玉溫香的一抱，鬍子嘴便湊了上去。

李如玉也就欲拒還迎，半推半就的將一片鮮紅欲滴的紅唇迎了上去，兩個一經吻合，申公豹的一雙手便開始不老實起來！在李如玉的胸前丘陵地帶大肆輕薄。

也許搔着了李如玉的癢處，蛇腰拚命的扭曲，因爲小嘴已被一根粗舌頭堵住，笑不出來，只有從喉嚨裡發出「嗯嗯」之聲來。

這時，從書房對面暗影處竄出一條人影，好快的身法，貼地一掠，眞像一縷滾滾的輕烟，掠到書房外面的窗下，但並未停留，接着一長身，那縷滾滾的輕烟又冉冉上昇，消失在簷下的暗影之中。

申公豹與李如玉的一記長吻，足有一盞茶之久，才聽得李如玉長長喘了口氣，嬌嗔道：「看你，把人家的肚兜兒都扯到一邊去了，使這麼大的勁，腰都幾乎給你箍折了。」

申公豹涎着臉嘻嘻的笑道：「如玉，這不能怪我，要怪祇能怪妳的模樣兒太過誘惑人了，還有妳的一身細皮嫩肉，簡直使人愛得不忍釋手，如玉，我們上床去，咱們……」

「不用我們了。」李如玉自申公豹懷中站了起來，一邊整理被扯開的衣裙，一邊帶着挑逗性的媚笑，道：「天剛入夜不久，被義母及各位姨娘看到，我可受不了，即使被下人們看見，我也從此無顏見人了。」

「傻丫頭，難道妳忘了，我這書房從來不許任何人接近或者偷窺，除非是我召見他們……」

「我可不是你召來的啊。」

「因爲妳是唯一的例外呀。」

「算了吧，我們還是談談姓龍的吧。」

「有了收穫？當然，憑妳的美色去勾引他，即使那小子是金剛羅漢轉世投胎，也是手到擒來的。」

「義父，你別在我臉上貼金了，再說，人家也不像你一樣色迷迷的樣子，我是徹底的失敗了。」

「嘿嘿，不要洩氣，即使他精得像能七十二變的孫大聖，也逃不出我如來佛祖的手掌心，來！如玉，再讓義父溫存溫存。」

「不！吱唷！你要死啦！用這麼大的勁兒捏。」

「嗯！我是要死了，如玉，我要死在妳的肚皮上面！」

燈熄了，片刻後，房中響起了一片原始的聲浪。

一條黑影從簷下縱落，仍然像一縷滾滾的輕烟，消失在書房對面的暗影之中。

＊　＊　＊

天上的雲層很厚，星星和月亮全都被雲層遮住了。

三聖殿中一片漆黑，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凌一飛結束停當，砍山刀背在背後。

雖已時過午夜，天色黑得似墨，而且又在這四無人跡的荒山野廟之中，但他的行動仍然是十分謹慎，不敢絲毫大意。

他閃出三聖殿時，疾如飄風，目的是出其不意，防人暗算。

果然，當他竄下三聖殿石階時，突聽前殿的屋頂上有人輕聲喝道：「打！」一點黑影挾着破空之聲，迎面擊襲而來。

他很快的側身一閃，只聽得「噹！」的一聲脆響，大概是鐵蓮子一類的暗器，擊在石階上，發出一溜火花。

既是發現當眞有人在守候他，他反而不急着往外闖了，反手自背後撤出砍山刀，沉聲喝道：「朋友既然衝着凌某人來了，爲甚麼又不肯露面呢？」

「嘿嘿嘿」一連冷笑聲中，自殿前和三聖殿的屋頂上，一連縱下七個面幪黑布、身穿黑色緊身衣褲的夜行人。

七個人倒有五個使劍，一人使刀，一人使鈎，身栽極魁梧，落地後，便採取半弧形包圍之勢。

凌一飛見到這七個幪面之人，又不禁聯想起五年前的往事，也是在這

座三聖廟中，時間也是午夜過後，雖然那次的人數較多，但裝束却甚相似。

想到五年前的那次被襲，他的怒火立即燃燒起來，恨不得把這羣黑衣幪面人一刀斬絕，却又希望從這些人的口中，追問出幕後主使人是誰，以証實他心中所懷疑的人是否相符。

「哼！咱們的緣份確實是不淺，」凌一飛沉聲道：「想不到五年後的今夜，又在這兒見面了，還有幾位呢？怎麼沒有來啊？」

「嘿！小子，」說話的是那個使鉤的幪面人，「讓你多活五年，已算你幸運了，今晚有咱們兄弟七個給你送終，還不够風光嗎？你奢望什麼？」

說完，猝然發鉤，一道冷芒直襲向凌一飛胸前三大穴道，眞是又快又狠。

凌一飛喝道：「找死。」砍山刀一招「雲橫秦嶺」，斜起橫截，將鉤磕得往外一盪，刀鋒順勢往前一送，只聽得那使鉤的漢子發出半聲慘叫，刀尖已經透腹而入，凌一飛手腕微一用力，刀口往上一挑，給使鉤漢子來了個大開膛，登時五臟六腑流滿一地，凌一飛立即收刀後退五尺，使鉤的漢子的屍體也跟着倒了下來。

凌一飛一招殺敵，寫來費了很多文字，其實當時快如閃電，連其餘六個幪面漢子轉念頭都來不及，更不用說出手相救了。

「哼！你這小子好狠毒的手段。」另一個使劍的幪面漢子恨恨的說道：「殺了人還不算，還要來個大開膛。」

「嘿嘿！」凌一飛冷笑道：「彼此彼此，閣下可千萬小心，如果落在凌某人手上，會死得比他更慘。」

「咱們上，給他個亂劍分屍，以替老李報仇。」

五柄劍和一把刀同時飛撲而上，登時鋒刃破空，寒芒交織，將凌一飛困在一片刀光劍影之中。

凌一飛突然仰面一聲厲嘯，砍山刀飛旋如電，他凌厲快速的刀法，上下左右，劃出無數道眩目的光線，交織成一縷綿密的光網，將五劍一刀完全遮在光網外面。

十個回合，二十個回合……五十個回合……

五劍一刀六個幪面人雖然全力搶攻，但都被無懈可擊的光網擋住，無法越雷池一步。

他們久戰不下，不禁急燥起來，尤其是凌一飛這趟刀法，不但精奧，而且神奇，他們不但攻不進光網，有時光網上似有一股極大的吸力，反將他們的兵刃向光網上吸去，使得他們急燥之外，又加上一種莫名的驚駭。

突然，凌一飛一聲大喝，砍山刀突然自光網中電射而出，一個使劍的幪面人首當其衝，悶哼聲中，半個腦袋飛向另一個使劍的幪面人，登時腦漿與鮮血激射，死於非命。

另一個使劍的幪面漢子驟見一團黑影飛來，尚以爲是敵人的暗器，掌中劍用力一絞，竟將他同伴的半個腦袋絞得粉碎，洒了他一臉一身的血漿。

凌一飛決不放棄任何一絲殺敵機會，他趁着那使劍的幪面漢子用劍絞碎他同伴的半個腦袋之微一錯愕間，他就如電光石火般揮出一刀，將微一錯愕的幪面使劍漢子攔腰斬斷，連半點聲音也未發出。

激戰不過少許光景，七個幪面黑衣漢子已慘死了三人，其餘四人愈戰愈心驚膽戰，而凌一飛也適時展開，森森寒光幢如似一張蓋下的漁網，將四個剩餘的幪面漢子都圈在漁網之中。

凌一飛在寒芒四射的刀網外面冷聲喝道：「你們四位現在好比是凌某刀網中的四條小魚，只要凌某的刀網一縮，四位便死無葬身之地了！嘿嘿……」

「姓凌的，你少賣狂，就算你眞能將老子們斬盡殺絕，自會有人替老子們報仇，到時你這小子想求速死，恐怕還不容易！」

「哦！好主意，凌某得謝謝你的提點，速死確是太便宜你們了，凌某就請你們嚐嚐寸磔之苦。」

「哼！」

「不過……」凌一飛故意將「不過」二字的尾音拖長，同時手中砍山刀一緊，刀網暴縮，使得困在刀網中的四個幪面漢子頓感冷風撲面，寒風襲體，不約而同的機伶伶打了個冷噤。

凌一飛刀法一緊一鬆，冷聲道：「各位如肯誠心的跟凌某合作，凌某倒願網開一面。」

「小子，別做你娘的春秋大夢，你老子們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還會受你的騙？」

「凌某言出如山，豈會失信於江湖朋友。」

「老子們是吃了秤鉈鐵了心，就算你小子能說得天花亂墮，老子們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張兄……」

「穆兄可是被那小子的花言巧語說動了心？」

「我想……」

「別想得太多了，你應該知道背叛頭兒的結果，比死更慘還不算，還得連累妻子兒女，你忍心嗎？」

「……」

這幾句話刺激起四人求死的勇氣，三劍一刀所帶動的光芒立時大盛，反將凌一飛所織的刀網向外撐開，似有破網而去的趨勢。

凌一飛暗吃一驚，心想欲從四人口中問出幕後主使人，將來挺身出面指証，恐比登天還難了！既無法利用，便只有爲慘死盟兄弟報仇了。

刀法一變，光網頓撤，一道寒光瀉落中，又一個使劍的幪面人被砍山刀斜肩劈下，血水狂噴中倒地身亡。

其餘三個幪面人見同伴已七去其四，早已嚇得魂飛魄散，在被困刀網內時，因抱必死之心，尚能敵愾同仇，如今刀網已撤，有以逃生希望，便不顧一切的，各自仰身倒縱，從三個方向如飛而逃。

凌一飛嘴角綻出一絲殘酷的冷笑，見敵人已逃去十餘步，手一揚，砍山刀電射而出，同時右脚尖一挑，一柄劍又到了他手中，也以同樣的手法向另一個幪面人擲去，兩聲慘厲聲音傳來，他已縱身飛射而去，將那僅存的一個幪面人截住。

「要想活命的，乖乖扔掉手中長劍。」

被截住的幪面人一見凌一飛手中已無兵刃，登時膽氣一壯，怒喝道：「老子跟你拚了。」

長劍猛揮，洒出數十點銀星，分別指向凌一飛身前各大要穴。

凌一飛冷聲道：「眞是個死有餘辜的老匹夫。」

雙掌一錯，竟使用空手入白刃的絕技，以一招「分光捉影」於漫天劍影中，以食、中二指將劍葉捏住。

幪面人頓覺手中長劍如被鐵鉗挾住似的，牙一咬，突揮左臂，一掌向凌一飛當胸擊去。

凌一飛身形一側，猝然一脚踢去，幪面人冷不及防，一脚正踢在下陰部位，立即一聲悶哼，人也被踢飛兩丈開外，當場了賬。

凌一飛冷酷的一笑，望望天色，還不過是丑未寅初，自言自語道：「大概時間還來得及。」

走過去從幪面人的屍身上拔出砍山刀，並在其屍身上擦去刀上的血汚，這才携刀揚長向南海鎭而去。

* * *

天亮前，是一段最黑暗的時光。

萬記保和堂是這鎭上唯一的藥舖子，舖主萬世師，已年屆花甲之年，他也是鎭上唯一的一位刀科聖手。

萬世師的醫術是世代相傳，望重一方的，據他說二十歲那年，突然離家出走，倦遊歸來時，已逾不惑之年，雖然仍是孑然一身，但身體較年輕時更爲硬朗多了。

保和堂內宅深院廣，萬世師的居處是在最後院，是一棟獨立的房子，四處柳樹成林，環境清幽，倒很適合一個年老的人靜養。

萬世師和他的老伴，便是住在這棟房子裡。

四更過後，已聽到遠處的報曉鷄鳴聲。

突然，一條人影飛落在柳林裡面，雖然天上無月無星，大地一片漆黑，但仍可以隱約辨認來的正是凌一飛。

凌一飛躡足走到房側的窗戶下，反手拔出背後的砍山刀，凝神一聽，房內之人鼾聲均勻，似正熟睡，他無聲地笑了一笑，便扣指向刀葉上輕輕彈了三彈，發出「噹噹噹」三聲淸响。

「是何方朋友凌晨見訪，恕老夫不開正門相迎，怠慢之處，尚望包涵……」說話間，閉着的窗戶已經支起，房內也燃起一星燈光。「委屈朋友請從窗口進來吧。」

燈光一亮，凌一飛已看到房內說話之人，正是保和堂主人萬世師，他忙將手中握着的兵刃砍山刀歸鞘，一式「巧燕穿簾」縱入房中，然後深深抱拳一揖，低聲說道：「晚輩凌一飛，五年前承老前輩義施援手，得逃死劫，復蒙獎掖提携，賜贈信物，得蒙家師收列門墻，此恩此德，晚輩沒齒難忘。」

萬世師淡淡一笑，道：「小伙子，你此番來是專爲說些感恩圖報的話給老夫聽的，嗯？」

凌一飛祇覺面上一熱，忙抱拳謝罪道：「家師着一飛代候老前輩金安，並請老前輩不吝教誨！」

萬世師嘆了口氣道：「凌老弟，這些你大可不必記在心裡，更不用對老夫感恩載德，自你那三位盟兄弟慘遭殺害後，老夫一直耿耿於懷，寢食難安……」

凌一飛迷惑不明的道：「這與老前輩何干？」

「有關係的，」萬世師臉上露出痛苦之色，道：「說起來話長，現在天快亮了，你不能在此久留，以後老夫找機會再詳細說給你聽吧。」

「哦！對了。」凌一飛突然想起三聖廟還留着七具幪面人屍體，說道：「晚輩剛才離開三聖廟時，曾被七個幪面人截劫，和五年前圍殺晚輩兄弟之人一般裝束。」

「喔！他們人呢？」

「已全被晚輩殺死了。」

「太魯莽了，你應該留下一個或二個活口的。」

「晚輩原也想留下二三個活口，以便追查幕後主使人的，可是他們都悍不怕死，加以難忘三位盟兄弟的血海深仇，才不計一切的將他們連連殺死。」

萬世師點點頭道：「事有權衡，這當然不能全怪你，現在天已不早，你還是趕快回去，將那七具屍體掩埋掉，至於你想知道的事情，老夫會找機會去找你了。」

凌一飛抱拳道：「謝謝老前輩指點，晚輩告辭了。」

萬世師忽然想起一事，道：「龍天生投身『虎豹山莊』係受老夫指示，老夫本不願過早告訴你的，但恐你誤會太深，發生意外。」

凌一飛突聞此訊，一時之間，百感交集，巨目中已滿蘊淚水，差點滚落下來。

木然片刻，終於再說了聲：「晚輩告辭了！」一擰腰，仍從窗口飛縱而出，却滴落幾點珠淚在窗框上面。

（未完·一）

霹靂天情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

司空羽·文
可飛·圖

當年彌天罪行　今日自食其果

上文提要：馬君杰身中「天殘指」東方雄的天殘之毒，險遭不測，幸「紫衣雙燕」之一的梅絳雪挺身相救，解去其身上劇毒，還陪他往訪趙英魂；兩人與兩名護山神君按址來至洛陽城一座宅院前扣門，應門的青衣婦人竟然就是曾經伺候過谷中蘭的侍婢秀珍，馬君杰大喜，連忙向她打聽谷中蘭的下落，只見秀珍神色黯然……

嬌喊聲中，趙英魂姑娘已從屋中快步飛奔出來。

秀珍却倏然說：「英魂，妳不能叫少爺做大哥。」

趙英魂不禁神情一怔，問道：「爲甚麼？」

秀珍道：「妳應該叫他伯伯。」

趙英魂雙目一眨，奇異地問道：「爲甚麼應該叫他做伯伯？」

這話，立即問倒了秀珍。

秀珍是昔日谷中蘭的奶娘，但也是昔年侍候谷中蘭的侍女。

有關谷中蘭和馬君杰當年的相愛事情，秀珍從未向趙英魂提說過一個字，這也是谷中蘭的意思。

因此，對於這問題，她一時也不知應該如何向趙英魂解說才妥當。

因此，她的眼睛不由立刻望向馬君杰。

馬君杰一見秀珍望向他，心中似乎已明白了秀珍的意思，遂立即朝趙英魂含笑道：「英魂，這問題妳先別問，等我和秀珍談過以後再告訴妳吧。」

趙英魂聽得馬君杰直呼秀珍之名，心中不由一怔，問道：「原來你和奶娘是認識的。」

馬君杰微微的點點頭，說道：「走，我們到屋中坐下慢慢的談吧。」

進入屋內，秀珍要去張羅茶水，但是馬君杰立刻擺手阻止了。

於是，五人分別落了座。

坐定，馬君杰立即目光一凝，問道：「秀珍，英魂她是……」

秀珍道：「是小姐的骨肉。」

馬君杰雙目倏然一睜，道：「她是中蘭的女兒？」

奶娘剛一點頭，趙英魂已睜大一雙美目，望着馬君杰問道：「你也認識我娘？」

馬君杰那白晰的臉上掠現起一片憐愛的笑容，點點頭，語音溫柔地說：「英魂，妳現在先別發問打岔，等會兒你自然明白。」話鋒一頓又起，目視秀珍問道：「秀珍，英魂的父親是誰？」

秀珍道：「姓趙名子昂。」

「哦！」馬君杰道：「原來是金劍書生。」

秀珍忽然嘆了一口氣，緩緩的說道：「自從江湖上傳出了少爺從神女峯峯頂被打下江心、命喪江底的惡耗後，小姐心中雖然不相信這是事實，說少爺並非夭壽之相，不信少爺眞會葬身江底，但她却抵受不住江湖傳說的事實，三個月後，小姐對她自己的看法信念動搖了，容顏一天一天的憔悴，精神恍惚，終於支持不住的病倒了。」

馬君杰道：「而趙子昂便在這段期間多方照顧中蘭，中蘭病癒之後，因感念他的眞情，遂嫁給了他？」

秀珍道：「這祇是原因的一小部份，最主要的還是由於他救了小姐一命，小姐因感他救命之恩，才答應嫁給

他的。」

馬君杰問道：「他怎麼會救了谷中蘭的命？」

秀珍說：「那是小姐病倒後的一個大雪天的寒夜，家中忽然來了兩個黑衣幪面人意圖擄劫小姐，趙公子適巧經過附近，因聽聞小姐的呼救之聲而趕至，阻止那兩個幪面人動手，結果那兩個黑衣幪面人都不敵負傷而逃，因此，趙公子便由此而結識了小姐，遂而成了朋友，後來趙公子因爲小姐住在開封家中，處處睹物思人，思念着少爺，終日心神不歡，對病情十分不利，同時也爲了避免再有江湖人前來騷擾小姐，經過趙公子多方苦口勸說，方始勸得小姐點頭，搬來了這裡，直到半年以後，小姐的病體才逐漸復原。」

馬君杰沉思了刹那，問道：「趙公子是甚麼時候去世的？」

秀珍道：「婚後的第三年，也就是英魂剛滿週歲的時候。」

馬君杰道：「那麼谷中蘭呢？」

秀珍道：「趙公子去世後不到一日，就也跟着去世了。」

馬君杰雙眼眨了一眨，仿如電閃望着秀珍問道：「趙公子與谷中蘭都不是因病去世的吧？」

秀珍不由突地心中一跳，目露猶疑之色地看了看趙英魂一眼，說道：「這個……」

馬君杰道：「不要緊，一切有我，妳祇管實說好了。」

秀珍點點頭道：「婢子遵命。」語聲微微一頓，說道：「趙公子是被人暗算而死的。」

「啊！」趙英魂嬌面神色突然一變！「奶娘，這麼重要的事情，妳怎麼從來沒有告訴過我？」

秀珍語氣溫和的說：「並不是奶娘不告訴妳，這不是奶娘的意思，是妳娘臨終前吩咐奶娘不要告訴妳的。」

趙英魂道：「現在我已經知道了，奶娘，請告訴我，那殺害我爹的惡賊是甚麼人？」

秀珍嘆了一口氣道：「這個奶娘就不知道了。」

趙英魂忽然一搖頭道：「我不相信，妳一定知道。」

秀珍搖搖頭道：「英魂，妳應該相信奶娘，奶娘是眞的不知道。」

趙英魂正要再開口時，馬君杰却突然望着她問道：「英魂，妳要否替妳爹報仇？」

趙英魂這時已經從奶娘和馬君杰的談話中，明白馬君杰與她娘的關係，也明白了奶娘先前那句「妳應該叫他馬伯伯 的意思！

同時她心中更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當年馬君杰如不是赴約巫山神女峯頂的那一場搏鬥，馬君杰如果沒有落敗，身負重傷被打落江心，她今天應該不是姓趙而是姓馬的了！

她心中既然明白清楚了一切，對馬君杰的稱呼便不由立即改了口的說道：「馬伯伯，我一定要報這殺父之仇。」

馬君杰點頭含笑的說：「好，伯伯一定讓妳稱心如願，但是妳必須要聽伯伯的話，在伯伯和妳奶娘談話的時候，妳不要插口多問。」

趙英魂眨眨雙眼，點點頭道：「我聽伯伯的話就是。」

馬君杰點點頭，目光轉向秀珍問道：「秀珍，中蘭也是被人殺害的麼？」

秀珍搖搖頭道：「不是，小姐是自己服毒的。」

馬君杰神情不由意外的一怔道：「自己服毒的？她這是爲了甚麼？」

秀珍不由輕聲嘆了一口氣，搖搖頭，竟然沒有接話說下去。

馬君杰目光忽然一凝，道：「中蘭爲何要服毒自殺？妳怎麼不說下去？」

秀珍不由緊皺眉心，又輕輕的嘆了口氣，搖搖頭道：「少爺，這件事你別追問下去了。」

「爲甚麼？」馬君杰劍眉微揚地道：「可是不便說下去？」

秀珍點點頭道：「要是方便說，婢子就不會叫婢子不要對人說了。」

馬君杰心中有點明白了，但是他却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問道：「可是她受了汚辱？」

秀珍不方便說的正是這麼一回事，馬君杰既然問了出口，秀珍祇得點頭答道：「小姐正是爲了此事而羞愧服毒自盡的。」

馬君杰倏然雙目一瞪，殺氣凜人心顫地問道：「是甚麼人幹的？」

秀珍搖頭道：「婢子不知道。」

馬君杰眼中射出寒芒，沉聲道：「妳眞的不知道？」

秀珍說道：「少爺，小婢確實是不知道，不過……有樣東西也許可以憑它查出綫索來。」

馬君杰目露殺芒地道：「是甚麼東西？」

秀珍道：「是從趙公子身上取下來的一件毒藥暗器。」

馬君杰道：「現在甚麼地方，快拿出來給我看看。」

秀珍道：「它一直由我兄弟保存着。」

馬君杰道：「令弟現在在洛陽鏢局麼？」

秀珍道：「沒聽說過要出去護鏢，應該是在鏢局裡的。」

馬君杰微一沉思道：「令弟名叫郭甚麼？」

秀珍道：「他叫郭金泉。」

馬君杰目光倏然轉向程天眞說道：「程兄，兄弟想勞煩程兄去一趟洛陽鏢局，可以麼？」

程天眞點頭答道：「老朽遵命。」

話落，長身站起，朝梅絳雪躬了躬身，大踏步向屋外走了出去。

程天眞剛走到大門口，迎面走來

了一個黑衣矮胖漢子，忽然停步，目視程天眞問道：「尊駕要找誰？」

程天眞目光上下打量了矮胖漢子一眼，反問道：「你貴姓大名？」

矮胖漢子道：「在下郭金泉。」

程天眞笑笑道：「老夫正要去洛陽鏢局找你，你來得正巧，免得老夫跑一場寃枉路了。」

郭金泉眨眨雙眼，道：「請恕郭某眼拙，尊駕上姓高名？」

程天眞道：「老夫姓程名天眞，析城山『護山神君』之一。」

郭金泉心神不由一震，抱拳拱手問道：「程大俠要找在下，是有何見教？」

程天眞道：「不是老夫找你，是令姊的舊主人要見你。」

「家姊的舊主人？」郭金泉神情微微一怔，道：「那會是誰？」

程天眞含笑道：「是一位你意想不到的人。」

郭金泉道：「他找我有甚麼事？」

程天眞笑笑道：「你見了他之後就知道了。」

郭金泉雙眉微微一皺，道：「他現在甚麼地方？」

程天眞道：「就在令姊家中與令姊談話。」

郭金泉沒有再說話，大踏步直往家中走去。

他一跨進屋中，秀珍立即抬手指着馬君杰，向他說道：「金泉弟，這是馬少爺，快上前見過。」

郭金泉雙手抱拳，朝馬君杰一拱手，說道：「郭金泉見過馬少爺。」

馬君杰神色溫和微微一擺手，道：「郭鏢頭請少禮。」話鋒一轉，轉向秀珍說道：「妳對他說吧。」

秀珍點點頭道：「金泉弟，當年從趙公子身上取下來的那件毒暗器放在甚麼地方？你去把它拿出來給馬少爺看看。」

郭金泉一怔，目光一瞥馬君杰，說道：「姊姊，這位馬少爺是……」

馬君杰接口道：「我叫馬君杰，昔年武林人稱『玉手追魂』。」

「啊……」郭金泉臉上陡現驚容地道：「你就是二十年前名震江湖的黑道第一高手？」

馬君杰點了點頭道：「嗯。」

郭金泉道：「你要那毒藥暗器，可是要憑它追查兇手，替趙公子報仇？」

馬君杰道：「你既明白，就快把它拿出來吧。」

郭金泉沒有再說話，舉步就向後進屋走了進去。

片刻工夫以後，郭金泉拿着一個小包袱出來，雙手捧着交給馬君杰。

馬君杰接過小布包兒，打開來一看，嘴角立時泛起了一股凜人心顫的冷笑，雙目寒光電閃倏逝，隨即把布包好好的包好放在懷中。

梅絳雪與程天眞、葛天民在馬君杰把布包包好時都看清了那枚毒藥暗器了，三人心頭都不禁凜然一驚，暗忖道：「怎麼會是那老魔頭……」

趙英魂突然開口問道：「馬伯伯，你知道兇手是甚麼人麼？」

馬君杰微一沉吟道：「現在還不是妳應該知道的時候，到時候我自然會告訴妳，讓妳去報仇。」

趙英魂眨眨雙眼，道：「可是要等我學好武功的時候？」

馬君杰點點頭道：「不錯，妳必須先學好武功，不然，不但報不了仇，還得白賠了一條命。」

趙英魂凝視的問道：「您甚麼時候教我武功？」

馬君杰略一沉思道：「過幾天就開始教妳了。」語音微微一頓，雙眼凝視着趙英魂問道：「英魂，妳已經明白我和你娘的關係了麼？」

趙英魂微微的點了點頭，道：「我已經明白了。」

馬君杰道：「我想認妳做我的女兒，妳願意麼？」

趙英魂沒有接話，却倏地站起身來，盈盈的下拜道：「女兒拜見爹爹。」

她不說「拜見義父」而直說「拜見爹爹」，英魂確是聰明可人。

馬君杰聽得不由十分高興地朗聲一笑道：「英魂，妳雖不是我親生女兒，但是我一定待妳比親女兒更好，更疼妳。」

趙英魂襝衽一禮嬌聲道：「女兒先行謝過爹爹。」

馬君杰溫和地一笑道：「別和爹爹客氣。」語聲一頓，抬手指指梅絳雪和程、葛二神君三人，說道：「他們三位是梅阿姨、程伯伯、葛伯伯，妳先行上前拜見過。」

趙英魂望着梅絳雪怔了一怔，旋即雙眼異采飛閃地朝三人盈盈下拜道：「姪女拜見阿姨和二位伯伯。」

梅絳雪連忙伸手扶攜起趙英魂，摟着她的嬌軀笑着說道：「阿姨身上沒有帶着甚麼東西，現在可沒法子給妳見面禮，只好等到回到析城山時，阿姨再補償妳好了。」

趙英魂甜美的一笑，說道：「謝謝阿姨。」

梅絳雪不禁笑說道：「妳這張小嘴兒眞甜，還沒有給妳，妳就先謝個不停，看來這份見面禮，阿姨如想賴賬都不能了。」

這話立時引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馬君杰因爲趙英魂是谷中蘭的女兒，他是愛屋及烏，認她做女兒。

梅絳雪是因爲馬君杰的關係，也是愛屋及烏。

馬君杰笑容忽然一斂，又望着秀珍問道：「中蘭和趙公子的墓穴在甚麼地方？」

秀珍黯然道：「就在本宅的後院內。」

馬君杰站起身來，向趙英魂說道：「英魂，快陪我到妳父母墳墓前去，

妳要跟我走了，應該向妳父母拜別一下才是。」

趙英魂點了點頭，領着馬君杰走向後院去了。

秀珍姊弟、梅絳雪和程、葛二神君也都起了身，隨在馬君杰身後朝後院中走去。

＊　＊　＊

薄霧黃昏。

秋陽雖已躲進了西山沒了影子，但是留在天上的殘霞尚未完全消逝。

這時少室山北麓上少林寺門外來了五匹健馬，馬上的人是二老三少，共四男一女。

這五人，正是馬君杰與義女趙英魂及梅絳雪、程、葛二位神君。

五人下了馬背，將韁繩拴在一邊的石柱上，馬君杰舉步領先瀟灑地走進了側門，梅絳雪手挽着趙英魂的一隻玉手，和程、葛二位神君隨後。

一名灰袍中年僧人迎了過來，雙手合什，口喧佛號，問道：「五位施主可是進香？」

馬君杰昂然停步，搖頭說道：「不是。」

中年僧人怔了一怔，道：「那麼施主是來……」

馬君杰道：「麻煩大師替我們向大方禪師掌門通報一聲，就說二十年前故友，特來拜訪。」

中年僧人一聽說是掌門人二十年前故友，神色立刻顯得十分恭順地道：「請問施主上姓高名？」

馬君杰道：「姓馬的。」

中年僧人道：「大號如何稱呼？」

馬君杰道：「大和尙，請別多問了，快進去通報吧。」

中年僧人道：「如此，請施主移駕客殿侍茶。」

馬君杰淡然的搖搖頭，道：「不必了，我就在這兒等他出來，說幾句話就走了。」

中年僧人雙眉微微一皺，深深看了馬君杰一眼，道：「如此請施主稍待，貧僧這就去通報。」

不久，大方掌門出來了，走至近前，大方掌門目光不由一直，旋即臉色一變，目射驚駭之色地道：「是你？」

馬君杰淡然一笑道：「老和尙眼力不差，二十年了，竟然還能認得我。」

大方掌門道：「你還沒有死？」

馬君杰道：「我福大命大，怎麼會死，何況你老和尙都還未死，我怎好意思搶先。」

大方掌門心中暗吸了一口氣，神色平靜地說道：「佛語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施主既然大難不死，就應該悔悟既往，從新做人。」

馬君杰淡淡地道：「老和尙說得倒是，我也有心想成佛，奈何佛祖不要我這個雙手染滿血腥的人。」

大方掌門道：「施主如果眞的有心成佛，只要肯吃苦，面壁十年，老衲願爲你引渡。」

馬君杰搖搖頭道：「謝謝老和尙的好心，奈何我這個人向來祇能吃甜不能吃苦。」話鋒一頓，倏然朗聲一笑道：「閒話要適可而止，老和尙，咱們應該話歸正題了。」

大方掌門道：「施主請說，老衲當洗耳恭聽。」

馬君杰語音倏然一冷，道：「老和尙，你知道我的來意麼？」

大方掌門道：「施主來意是甚麼，既未說明，老僧如何得知？」

馬君杰冷然道：「老和尙和我裝甚麼糊塗？」

大方掌門雙眉微微一揚，道：「老僧如果猜得不錯，施主一定是來找老僧報仇的。」

馬君杰搖搖頭道：「老和尙，你猜錯了。」

大方掌門雙目微微一皺，道：「老衲猜錯了？那麼施主的來意是……」

馬君杰道：「我此來只想與你作三招之搏。」

大方掌門道：「只作三招之搏？」

馬君杰點點頭道：「不錯，並且要點到即止。」

大方掌門一見馬君杰，就認定今天難免有一場激戰，心情不禁十分緊張凝重。

那知事情竟如此簡單，竟是祇要和他作點到即止的三招之搏。

這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緊張凝重的心情立時爲之一鬆，暗暗地吁了一口氣。

大方掌門默然沉思了片刻，問道：「施主這三招之搏，勝負可有條件？」

馬君杰道：「你老和尙勝了，我從此退出江湖，此生不再出現江湖。」

大方掌門道：「如果你勝了？」

馬君杰道：「我有後話。」

大方掌門道：「甚麼後話？」

馬君杰道：「等我勝了再告訴老和尙。」

大方掌門道：「施主何不就現在說給老僧聽聽？」

馬君杰冷冷的道：「老和尙，你只管放心好了，我既不要你少林一草一木，也不會向你老和尙要求一點甚麼。」

大方掌門心念電轉地想了一想，說道：「好吧，施主既然這麼說，老僧就來陪作你三招之搏便是。」

馬君杰道：「如此，老和尙請出手吧。」

大方掌門深知對方一身功力奇高罕絕，便也不作客套地喧了一聲佛號道：「施主請小心，老僧有僭了。」

話落，身形倏然欺進，抬掌拍向馬君杰的左肩。

馬君杰一聲冷笑，閃電出掌迎了上去。

「砰」地一聲，雙方各退了一大步，竟然是勢均力敵。

這一掌，大方掌門雖然祇是用了七成功力，但是馬君杰比他用得更少，只用了五成眞力多點兒。

大方掌門面色微微一變，說道：「施主功力比二十年前更精進得多了。」

馬君杰淡淡笑道：「彼此彼此，老和尙你也精進不少。」話聲一頓即起，說道：「這算是一招，還有兩招，老和尙，你快出手吧。」

大方掌門並沒有答話，再次進步欺身，雙掌齊出，掌指兼施，右掌左指攻向馬君杰。

馬君杰凝立不動，容得老和尙攻到的掌指即將沾衣的時候，這才閃身出掌扣向老和尙的右腕脈門。

老和尙心中陡然一驚，要躲竟然未能躲過，腕脈一緊，已被馬君杰那修長白晰如玉般的五指扣住。

這時，少林寺的各堂住持和監院大師都出來了，站在一邊的僧衆與弟子有四五十人之多。

大方禪師脈門被扣，一邊的僧衆與弟子心中全都不禁大驚。

羅漢堂住特和監院大師二人身形閃動，就要騰身撲出。

馬君杰突然大喝一聲，道：「站住，你們都別亂動，我絕不會難爲他，否則休說我不守信用，辣手廢了他這條胳膊。」

羅漢堂住持和監院大師心頭齊地一震，立刻刹住身形，頓時沒敢再動。

馬君杰五指一鬆，放開了大方掌門，微微一笑道：「老和尙，我運氣好一點，勝了。」

大方掌門臉色極其沮喪難看地吁了一口氣，說道：「施主一身武功高絕，老僧此敗，早在意料之中了。」語音微微一頓，又說道：「施主有甚麼後話，現在可以說了。」

馬君杰淡淡地一笑道：「我想麻煩老和尙一件事。」

大方掌門點頭道：「施主請說。」

馬君杰道：「老和尙還記得當年神女峯峯頂那一場激搏麼？」

大方掌門點頭道：「那該是施主心中的恨事，施主何必再提它呢？」

馬君杰神情突然一肅，說道：「就是因爲那是我心中的恨事，所以我才要提它。」語聲一頓又起，目射寒芒冷電地道：「我要讓那場激搏重演。」

大方掌門心頭不覺倏然一驚，道：「施主要讓那一場激搏重演？」

馬君杰神志冷凝地道：「這也是我今天的眞正來意，請老和尙代我約其餘三位，於八月中秋二更前往神女峯峯頂再次聯手與我一搏。」

大方掌門心神大震地道：「施主仍是以一對四？」

馬君杰冷冷的答道：「不錯，那一個不到，我會找上門去，那時休怪我大開殺戒，血洗他滿門。」

話聲一落，抬手一拱，轉身瀟洒地往寺門外走了出去。

大方掌門木然的呆立在當地。

＊　＊　＊

江湖上傳出了驚人的消息。

二十年前黑道第一高手——「玉手追魂」馬君杰當年負傷被打落江心，並沒有死，現在又重現江湖了，並且已去過少林寺，請大方掌門大師代其邀約武當妙一道長及翻天掌金風池及神劍手趙北川二位，於八月中秋二更前往神女峯峯頂再度聯手和他重演一次激搏。

於是，江湖上一傳十、十傳百，數日之間，消息立刻傳遍了天下武林。

二十年前，馬君杰力搏四人聯手，於精疲力乏之時挨了一掌，身負重傷由神女峯峯頂跌落江心，何以竟然不死？

一種猜測是馬君杰跌落江心以後遇上了救星，被人救了起來，醫治之後，隱居某地，埋首苦練武功，所以二十年後的今天又出現江湖了。

一種猜測是馬君杰福大命大，他因禍得福，獲遇奇緣，二十年後並且練成了一身奇學神功，比二十年前更高絕，所以他才敢邀約大方掌門等四人，讓四人再度聯手，再次以一對四。

否則，馬君杰又不是瘋子，如果沒有把握敵得過四人，他又怎麼敢這樣做？

江湖傳說紛紛，不一而足。

事實眞相究竟如何，就只有馬君杰本人心裡知道。

因爲馬君杰和梅絳雪帶着趙英魂及葛、程二位神君回到析城山中之後，他爲了造就趙英魂，使趙英魂能有足夠的武功去找尋那殺害她父母的兇手報仇，他不但以本身眞力替趙英魂打通了體內的奇經八脈，並且將得自古墓中的一冊「歸元秘笈」武學奇書交給了趙英魂。

同時，爲了使趙英魂習練方便起見，並讓梅絳雪陪同趙英魂一起習練。

＊　＊　＊

中秋。

月到中秋分外明。

圓月當空，月光如銀。

時當初更剛過，那山脚插落於江中，高聳百丈的巫山神女峯峯頂上，四週已站滿了人，爲數足有百名以上。

這些人，男女老少都有，也包括了僧、道、儒、俗各色各樣人物。

這些人，不論是高是矮、瘦子胖子、醜的俊的，差不多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全都是雙目精光灼灼如電，兩個太陽穴高鼓。

這些人來自各方，來自江湖上每一個角落，大都是名震當今的武林高手，威震一方的江湖豪雄人物。

這些人，都是因爲聽說二十年前

的黑道第一高手「玉手追魂」馬君杰，和少林掌門大方禪師、武當妙一道長、翻天掌金風池、神劍手趙北川這四位當代武林絕頂高手，相約於今夜神女峯峯頂上重演一次二十年前以一敵四的激搏，作龍虎生死決鬥。

所有黑白兩道武林高手，心中都有一個同樣的看法，那便是二十年前，馬君杰被四人秘密聯手打落江心，二十年後的今天，馬君杰邀約四人在此重演往事，用意很顯明，馬君杰要報仇。

是以，今夜這場以一敵四的激搏，威勢定然罕絕古今，令人驚心動魄，緊張激烈絕倫無比的了。

因此，這場搏鬥的後果，不言亦可知，不是少林大方禪師等四人濺血橫屍這神女峯上，就是馬君杰魂斷絕命當場。

這兩種後果，究竟屬於前者的成份多，還是後者的成份多？

因此，有人竟在暗中下了賭注打賭。

有人賭大方禪師四人勝。

理由是馬君杰一身所學雖然是高絕當代，但也絕難是這四個當代蓋世絕頂的武林高手之敵。

也有人賭馬君杰勝。

理由是馬君杰含恨了二十年，今次復出江湖，如果不是練成了罕世絕奇武功，如果沒有十足把握及自信，他怎敢邀約四人，讓他們四人再次聯手……

＊　＊　＊

時正二更。

馬君杰白衣飄飄，神色從容氣度瀟洒地登上了神女峯峯頂上。

身後跟着十數個人，是析城山「紫衣雙燕」梅絳雪、梅玄霜姐妹、護山四神君、二姥姥、八傑、趙英魂，和當今黑道武林第一高手「金手書生」陶子琰。

馬君杰一登上神女峯，圍立四周的各方武林豪雄，心中都起了一陣疑念。

這眞是馬君杰？二十年前那位「玉手追魂」？

他現在應該是四十多歲了吧？怎地還這麼年輕？只像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看樣子頂多不超過三十歲。

嗯！他容貌絲毫未變，仍是當年的樣子，只是臉色比當年顯得更蒼白了些。

四周的竊竊私議之聲，聲音雖然是極低極低，但是每一個字都難逃過馬君杰的耳中。

馬君杰默然地岳立着，對於這些議論，他聽若未聞，唇角掛着淡淡的笑意。

一刻辰光過後，少林大方禪師等四人來了，他身後也跟着十幾二十個人。

少林四羅漢、武當三劍、金風池手下的四豪士、趙北川手下二龍一刀。

馬君杰目光如刀地一掃大方禪師等四人，冷冷的道：「你們都來遲了。」

大方掌門道：「路上因有事而躭擱了一會兒，請施主海量至涵。」

馬君杰冷哼了一聲，倏然揚聲道：「諸位武林同道請聽着，並請爲在下今夜之搏作個公証。」聲音一落又起，接着道：「二十年前，他們四位在此秘密聯手圍攻在下，將在下打落江心，在下僥倖不死，今天在下邀約他們來此，仍讓他們四位聯手與在下一搏的原因眞像公諸天下。」

翻天手金風池突然沉聲說道：「馬君杰，你心狠手辣，二十年前，你出道江湖只不過年餘時間，便殺人數千，兩手血腥，所以老夫等才……」

馬君杰冷然截口道：「金風池，我承認當年確實夠稱得上心狠手辣四個字，也不否認我確實殺人數千，兩手血腥，但是，我却要問，我殺的那些人都是甚麼人？你知道嗎？」

翻天掌金風池道：「你殺的那些人中，雖然不乏江湖惡徒，但並不全是，也罪不致死。」

馬君杰冷笑道：「金風池，你這是良心話？」

金風池軒眉道：「老夫是何等身份之人，豈會說那……」

馬君杰截口說道：「姓金的，你別提你的身份了，以你的心地爲人，實在汚辱了你的身份，天若有知，它應該痛哭失聲。」

金風池氣得臉色鐵青地厲聲喝道：「馬君杰，你敢辱侮老夫！」

馬君杰冷冷的道：「這是你自找的，怨得誰來！」語聲一頓又起，接着說：「事實上，我當年所殺的那些人，幾乎無一不是惡事做絕、十死不赦、死有餘辜的惡徒，死後亦該碎屍萬段才對。」

金風池怒聲道：「那麼少林、武當兩派弟子、趙大俠和老夫門下，他們難道都是萬惡不赦之惡？」

馬君杰道：「他們當然都有該死之道，不然我不會殺死他們的。」

金風池冷然說道：「但是老夫却不信。」

馬君杰冷笑一聲道：「你要是信，我們之間就不會有二十年前的那場搏戰，也不會有今夜之約了。」語音微微一頓，沉聲說道：「你們名列正道俠義，竟不知自律，好好的管束門下弟子，任由門下弟子在江湖上假冒僞善，暗使奸計，爲非作歹，我殺他們是爲武林除害，也是替你們保存聲譽，你們不但不謝我，反而說我心狠手辣，找我報仇，因爲我獨力難支，更被你們施展詭計，將我騙到這神女峯峯頂上，聯手圍攻我，其實你們的眞正用心，並不是眞爲門下弟子報仇，而是因爲我所學功力高過你們，你們容不得我，所以必欲殺我而後快。」

這番話，聽得少林大方禪師等四人臉上全都變了顏色。

這正是他們當年聯手圍攻馬君杰，必欲置馬君杰於死地的眞正用心，不想馬君杰竟然洞穿了他們的心計及用心，當着天下武林同道之前挑了出來。

大方禪師不由雙眉軒動地沉聲的說：「施主也太信口雌黃了。」

馬君杰目射寒芒地道：「老和尚，頂頭三尺有神靈，佛門子弟出家人首戒謊言，你說這種話，不怕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中的割舌地獄嗎？」

大方掌門心神不由微微一震，深吸了一口氣，語聲突然平靜的說道：「施主的話說完了沒有？」

馬君杰冷冷一笑道：「說完了，你們請出手吧。」

翻天掌金風池早已氣怒至極，突地一聲沉喝，騰身撲向馬君杰。

金風池猶如一根導火線，他這一騰身撲出，神劍手趙北川、武當掌門妙一道長和大方禪師也立刻紛紛撲出，同時雙掌齊出，分由四個方向遞向馬君杰身上要害大穴。

他們都深知馬君杰身懷絕學，功力奇高，此次重出邀約他們四人，仍讓他們四人聯手，所學功力必比當年更高更絕了。

因此，他們四人一出手，全都運聚了一身功力，施展出看家本領絕學。

這眞是一場罕絕武林，令人驚心動魄的激搏。

三十招一過，馬君杰陡地發出一聲凜人心弦的朗朗長笑。

長笑聲中，雙掌招式身法全都倏然一變。

大方禪師等四人突覺眼前盡是馬君杰的白衣人影、掌影，無從看出那是虛那是實。

突然「砰」的一聲激响，挾着一聲慘叫，一條人影飛空，直朝崖下江心跌落。

是那翻天掌金風池被馬君杰一掌震飛。

接着兩聲悶哼突起，少林大方禪師與神劍手趙北川，各挨了馬君杰一指。

大方禪師挨的一指較重，身形一個踉蹌，口角溢血，緩緩的倒了下去。

神劍手趙北川挨的一指較輕，雖然也是身形踉蹌，口角溢血，但是却仍然可以勉強支持住未倒下去。

這情形，嚇呆了武當道長妙一，呆呆的站立當場不言不動。

趙北川的手下二龍一刀，連忙騰身奔去扶住趙北川身軀。

少林四羅漢則騰身撲到大方掌門人身旁，俯身檢視大方禪師的傷勢。

＊　＊　＊

搏戰結束。

少林四羅漢抬走了大方掌門重傷的身軀，二龍一刀也架走了趙北川。

金風池手下的四豪士早已飛掠下神女峯，奔往下游去打撈金風池的屍體。

武當妙一道長呆立了良久，這才長聲吁嘆了口氣，朝馬君杰肅容道：「承蒙施主手下留情，貧道回轉武當之後，定當嚴律門下弟子，以後武當門下決不會有不肖弟子在江湖上有那假冒僞善，爲惡作歹之事了。」

馬君杰只是默默的點頭，沒有說話。

妙一道長朝馬君杰稽首施了一禮，轉身舉步帶着武當三劍而去。

神女峯上的殘雲消失了，馬君杰二十年的心頭大恨也平息了。

然而，馬君杰的心頭大恨眞的平息了嗎？

不！還沒有。

那平息了的只是二十年前的舊恨，新恨却絲毫未得平息。

當雲集峯頂上的各方武林高手、黑白兩道豪雄，正欲紛紛舉步離開時，馬君杰突朗聲開了口，說道：「各位武林同道請慢走一步，在下還有一段公案要當着各位面前作一了斷。」

衆武林同道聞言止步，百多隻眼睛全都目灼灼的投在他的臉上。

馬君杰面含微笑，目光朗朗地緩緩掃視了衆人一眼，突然停在人叢中一個年約五旬開外，白面長鬚，身穿錦袍的老者身上，那錦袍老者一見馬君杰的目光望着他，心中不由突然地一驚。

馬君杰適時冷聲說道：「朱天烈，你的案發了。」

那老者朱天烈臉色倏然一變，旋即鎮定地哈哈一笑道：「馬君杰，你在說甚麼？」

馬君杰道：「我在說甚麼，你自己心內應該明白。」

朱天烈眨眨眼睛道：「老夫却一點也不明白。」

馬君杰劍眉微微一揚，道：「朱天烈，你以爲裝糊塗就能了事麼？」

朱天烈道：「老夫眞是不明白，也沒裝糊塗。」

馬君杰冷然一笑道：「你既是眞的不明白，那你就站出來，讓我們談個明白好了。」

朱天烈搖頭道：「老夫認爲沒有這個必要，也沒有甚麼好談的，二十年前，你雖然與老夫結過仇恨，老夫也曾發誓要找你報仇雪恨，後來因爲你已經遭了死難，那仇恨在老夫心中也早就淡忘了。」

馬君杰雙眼望着他道：「可是我仍然活着。」

朱天烈道：「你雖然仍然活着，但是老夫已經心如止水，看淡了江湖名利世情。」

馬君杰冷笑一聲道：「你這是由衷之言？」

朱天烈臉容一正，說道：「老夫句句由衷，發自肺腑。」

馬君杰雙目突然一凝道：「如此我請問，你來此做甚麼？」

朱天烈答道：「是出於好奇，也是看熱鬧。」

馬君杰淡然一笑，沉聲道：「除了好奇和看熱鬧之外，你心裏只怕另外有鬼吧？」

朱天烈道：「老夫心裡十分坦蕩得很。」

馬君杰道：「你既然心裡坦蕩得很，那又為何不敢站出來和我談個明白？」

朱天烈道：「老夫已經向你解釋過了，因為沒有必要。」

馬君杰道：「朱天烈，你怕甚麼？當着這許多武林同道之人面前，難道還怕我不顧武林道義殺了你不成？」

朱天烈剛自嘿嘿一笑，正要開口說話，武林羣豪中有人揚聲說道：「朱天烈，你祇管站出去，和他談好了，他武學功力雖然高絕蓋世，但是當着這衆多武林同道的面前，只要你站得住理字，諒他不敢怎麼樣對你，否則，你便心裡眞的有鬼了。」

「對。」

「不錯。」

「這話有道理。」

「朱天烈，你祇管放心大膽的站出去和他談個明白好了，我們會替你主持公道。」

附和之聲，此起彼落。

在這種情勢之下，朱天烈知道不站出去和馬君杰對話是不行的。

他暗皺着眉頭，終於無可奈何的硬着頭皮自人叢中走了出來，默默地站立在距離馬君杰一丈五六之處。

馬君杰冷冷的道：「朱天烈，那個金劍書生趙子昂，他和你可有深仇大恨？」

朱天烈搖頭道：「沒有。」

馬君杰又問道：「如此我請問，你為何殺了他？」

朱天烈道：「老夫沒有殺他。」

馬君杰雙目電射寒芒地道：「你不敢承認？」

朱天烈道：「老夫和他無怨無恨，根本沒有殺他的理由，並不是不敢承認。」

馬君杰道：「但是我却說你有殺他的理由，你是信不信？」

朱天烈道：「你要是隨便編理由，老夫又有甚麼辦法可以解釋。」

馬君杰劍眉一剔道：「朱天烈，你認為我會編個理由來誣陷你嗎？」

朱天烈道：「這很難說了。」

馬君杰雙目寒芒一閃，倏然探手自懷中取出一件小包打了開來，攤在掌心中，目光如電的冷聲問道：「朱天烈，這是甚麼東西？」

朱天烈面色微微一變，道：「這是老夫的獨門暗器，你是從甚麼地方弄來的？」

馬君杰道：「趙子昂就是死於你這獨門暗器之下，這就是證據。」

朱天烈冷笑道：「馬君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馬君杰沉聲截口道：「朱天烈，你還想抵賴嗎？」

朱天烈做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聳聳肩胛的道：「馬君杰，你一定要血口噴人，硬找老夫痲煩，老夫也沒有辦法，你究竟想要怎麼樣，你說吧。」

馬君杰冷冷的道：「這麼說，你是承認了？」

朱天烈搖搖頭道：「老夫並不承認甚麼，也沒有甚麼好承認的。」語音一落即起，說道：「你可是想藉口借此來殺老夫麼？」

馬君杰道：「我要你血債血償，替趙子昂償命。」

朱天烈眼珠轉了一轉，道：「你和趙子昂是甚麼關係？是朋友還是親戚？」

馬君杰道：「我和他甚麼關係也沒有。」

朱天烈道：「這可就奇了，趙子昂搶了你的情人谷中蘭，你竟然還替他報仇，你這算是甚麼意思？是表示胸襟氣度大麼？」

馬君杰道：「因為他死得太寃枉，是為我而死，這話你明白麼？」

朱天烈搖搖頭道：「老夫一點也不明白。」

馬君杰道：「朱天烈，你當年為谷中蘭挨了我一掌，幾乎喪命，你想報仇，奈何不是我的對手，於是便想對谷中蘭下毒手，但因有我一直伴着她的身邊，你沒有機會，後來江湖上傳出我的死訊後，當你找到谷中蘭時，她已經嫁給了趙子昂，你想拿谷中蘭作為對我的報復洩憤，必須先殺趙子昂。」

朱天烈聽得心頭不由一冷，道：「馬君杰，你這算是甚麼理由？」

馬君杰冷冷地道：「這就是你為何要殺趙子昂的理由了。」

朱天烈道：「你眞會信口開河。」

馬君杰雙眉一挑地道：「朱天烈，現在你怎麼說？」

朱天烈道：「甚麼怎麼說？」

馬君杰道：「你是自行了斷，還是和我放手一搏？」

朱天烈眼珠轉動地道：「馬君杰，這件事，你應該請谷中蘭來與老夫對証。」

馬君杰道：「對証甚麼？」

朱天烈道：「對証老夫是不是殺她丈夫的兇手，只要她說聲是，老夫就立刻自行了斷。」

馬君杰道：「朱天烈，你實在狡詐得很，明明知道谷中蘭已死了，却要谷中蘭來和你對証，說出這種無賴的話來。」

朱天烈嘿嘿一笑，冷聲道：「老夫並不知道谷姑娘已死，你如不含血噴

人，硬指老夫是殺死趙子昂的兇手，老夫怎會要谷姑娘出來對証，這焉能說老夫狡詐無賴？」

馬君杰冷冷的說道：「朱天烈，你應該明白，光憑你這根『追魂毒釘』獨門暗器的証據，我就可以殺你替趙子昂償命，我之所以不立即動手，和你多說這些廢話的原因，乃是要在場各位武林同道知道，你的為人不但狡詐狠毒兇殘，而且十分卑鄙無賴。」

朱天烈道：「那追魂毒釘雖是老夫的獨門暗器，但老夫決不會承認它是殺死趙子昂的兇器。」

這一來，馬君杰不由暗皺起了眉頭來。

朱天烈死不承認，馬君杰還眞拿他無可奈何。

突地，馬君杰心中意念一閃，轉頭朝站立在一邊的趙英魂道：「英魂，妳過來。」

趙英魂自從馬君杰指出朱天烈竟是殺她父親的兇手之後，她早就躍躍欲動，想出來替父親報仇了。

奈何梅絳雪一直拉着她的手，阻止她不讓她亂動。

現在馬君杰有了話，梅絳雪當然不會阻止她了，立刻鬆開了她的手。

趙英魂連忙掠到馬君杰身旁，朱天烈一見，心頭不由暗暗一震。

他雖然不認識趙英魂，但是從趙英魂的臉型輪廓上，他心中已經猜到了趙英魂的身份。

馬君杰說道：「朱天烈，你知道她是誰麼？」

朱天烈心中雖然猜到了幾分，但却搖搖頭說道：「老夫並不認識她，怎知她是誰？」

馬君杰道：「她名叫趙英魂，是趙子昂和谷中蘭的女兒。」

朱天烈突然嘿嘿冷笑，說道：「馬君杰，老夫實在佩服你，你準備得實在齊全。」

馬君杰怒目道：「朱天烈，你可是認為她是假冒的麼？」

朱天烈道：「不錯，老夫正是認為如此。」

馬君杰劍眉一軒又垂，他說道：「朱天烈，你實在無恥之極，我也不願和你再說廢話了，現在我讓她親手替父母親報仇……」

朱天烈突然抓住了「語病」地接口道：「慢着，馬君杰，老夫請問，谷中蘭是怎麼死的？」

馬君杰道：「服毒。」

朱天烈道：「這麼說，她是自殺而死的了？」

馬君杰點點頭道：「不錯，她雖然是服毒自殺，但却是……」

語音倏然一頓，「却是」以下之言却沒有接下去。

因為谷中蘭是遭了強暴凌辱之後才服毒自殺的，這種事，當着天下百數位武林同道之前，他怎麼說得出口，又怎麼能說。

可是，朱天烈却抓住這點理由說道：「馬君杰，她服毒自殺而死，那與老夫何關？這位小姑娘如果眞是趙子昂的女兒，也只能說是替父親報仇，怎能說是替父母親報仇？如此可見你馬君杰是在含血噴人，誣告老夫。」

馬君杰劍眉微揚了揚，隨即淡淡的一笑，說道：「谷中蘭為何服毒而死，你自己心裡常之清楚，這個問題，我不想談它了。」

話鋒一頓又起，朗聲說道：「現在我不但讓趙姑娘自己和你動手一戰，並且以三十招為限，只要你能夠在她劍下走過三十招不死，今天我保証讓你安全走下神女峯。」

朱天烈目光一瞥趙英魂，點頭道：「好吧，馬君杰，你既然這麼說，老夫不答應也是不行，不過，你說話可得算數。」

馬君杰冷冷一哂，沉聲道：「你放心，我說話向來言出如山，何況是當着這麼多武林同道之前，決不會自毀聲譽，那有說了不算數之理。」

朱天烈點頭嘿嘿一笑道：「好，那很好，你請退開一邊去吧。」

馬君杰沒有再多說甚麼，立即飄身後退，但於身子後退時，却突然抬手在趙英魂背後點了一指。

他一指點出，趙英魂嬌軀微微一震之後，立感精神大振，體內眞力有如潮湧。

適時，趙英魂耳邊响起了馬君杰的語音，道：「英魂，沉住氣，先拔出妳的劍來，以妳梅阿姨陪你習練的『歸元秘笈』裡的『萬流歸元』劍招和他動手，別怕，爹會在旁指點妳，妳一定能夠三十招內將他濺血劍下的。」

趙英魂聽聞傳音，立即依言沉住氣，輕抬玉手，緩緩拔出腰間的長劍，目注朱天烈，劍尖斜指。

朱天烈見狀，立即探手一撩衣襟，撤出一對龍虎雙環，雙環互擊，發出一聲鳴响，交錯護胸，目射殺機地道：「姑娘請。」

他請字出口，趙英魂立即一聲嬌叱，挺劍直點向他的面門而去。

朱天烈側身避攻，雙環突然一分，一取姑娘右腕，一取姑娘左肩。

趙英魂沉右腕，偏左肩，右手劍光青芒暴閃，變招刺向朱天烈的胸膛。

這一劍變招奇快，朱天烈心中不禁凜然一驚，腳下急忙橫跨三尺避開。

趙英魂劍招再變，閃電般的攻上，朱天烈連忙展開雙環招式封擋，還攻。

刹那之間，頓見劍勢如虹，雙環寒光飛閃。

趙英魂劍勢凌厲，招式狠辣，雙環招式詭異，却是守中寓攻，攻中寓守。

論所學功力，朱天烈皆比趙英魂高了很多，但是趙英魂因為有馬君杰

在暗中不斷的傳音指點，情勢就不同了，動手的雖然是趙英魂，實際却和馬君杰親自動手沒有甚麼分別，所差的祇是臨敵經驗與應變的快慢而已。

片刻工夫之後，二人已激戰了二十多招。

朱天烈雖然被趙英魂的劍勢招式迫得守多攻少，處於下風劣勢，但是趙英魂要想將朱天烈傷於劍下，似乎頗爲困難。

馬君杰見狀，便即傳音說道：「英魂，劍尖斜指，招用『笑指天南』，引開老賊右環，劍化『蒼龍入海』，直刺朱老賊的胸前，一劍穿胸，要快。」

趙英魂聽聞傳音，立即依言施爲。

突聽一聲慘叫，趙英魂的一劍，已經穿透了朱天烈的胸膛，身軀緩緩的倒下。

趙英魂從小長到這麼大，還是第一次殺人，她一劍刺穿朱天烈的胸膛，芳心立時一驚，玉手竟然一鬆劍柄，往後急退，嬌軀一晃，似因驚嚇過度地往後便倒。

馬君杰好像早已料到情形將會如此，趙英魂嬌軀一晃，他身形已快如閃電般掠出，一把扶住趙英魂的嬌軀，在她身上連點三指。

梅絳雪梅玄霜姊妹急切掠出，問道：「她怎麼樣了？」

馬君杰道：「不要緊，只是驚嚇過度與脫力，調息一兩次就好了。」

說着，將趙英魂交與梅氏姊妹抱扶着，轉身朝一衆武林豪雄拱手朗聲說道：「各位武林同道，謝謝各位蒞臨神女峯峯頂作爲公証，如今馬君杰的一身仇怨已了，三個月後的今天，馬君杰會在析城山備酒百席，敬候各位蒞臨，請各位喝一杯，現在各位請走吧。」

他話音一落，立時有許多人朗聲道：「多謝馬大俠，在下到時定當前往叨擾。」

話聲此起彼落中，一衆武林豪雄紛紛拱手告別，邁步下峯而去。

片刻之後，神女峯峯頂上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神女峯上祇剩下馬君杰和析城山一衆屬下高手等人。

這時，趙英魂已調息功行一週，自地上站起來了。

馬君杰關注的問道：「英魂，妳現在覺得怎麼樣？」

趙英魂點點頭道：「謝謝爹爹，女兒已經不礙事了。」雙目一眨，忽然問道：「爹，你那一指是甚麼回事？女兒怎麼會覺得體內的眞力如潮湧一樣？」

馬君杰微微一笑道：「爹那一指是激發妳體內的潛力，若非如此，妳的內力決難與那朱老賊相敵。」話聲一頓，目光一瞥地上朱天烈的屍首，說道：「雪妹，請讓人把老賊的屍首埋了，我們也好回去了。」

梅絳雪點點頭，立時吩咐屬下「八傑」動手就地挖坑，在掩埋了朱天烈的屍首之後，馬君杰這才長吁了口氣，轉頭望向梅絳雪，含笑道：「我們走吧。」

語落，左手挽着趙英魂的一隻玉手，右手却拉起梅絳雪的左手，舉步瀟洒地領先向神女峯下去，直撲向析城山而去了。

（全文完）

一代天嬌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巴鼻老道傳授艾芙奇門遁甲，按八卦的方位變化悉心教導，而艾芙反恩將仇報，將老道綁起來，想將老道羞辱一番，然後悄悄的離開，反被老道作弄，胡姬——啞婆婆代艾芙解圍，她才知受了老道的愚弄，至於胡姬她不知是誰，於是暗裏跟踪至破屋中，只見燭光搖曳，似聞霍爾之聲，心裡着實懷疑，胡姬到底是誰……

老少兩雙成淚眼　新舊情侶訴苦衷

何況他是何爲，是不能從她心上，從她記憶中抹去的何爲。

她眞想說，他的娘就是胡姬，必已在這屋中了。

但那胡姬眞是啞婆婆，眞來了這屋中嗎？是不是只是巧合，抑或胡姬另有其人？她只不過希望胡姬即是啞婆吧了？

眞的，艾芙不自覺，也被哀哀悲泣的霍爾，忽然之間，霍爾成了她心中可憐的霍爾，豈僅不再是該死的霍爾了，而且感到欠缺人家的太多了，不論啞婆婆是不是胡姬，總是他親生的娘，可憐的霍爾，却只見過一面，而她，却在他娘懷中長大起來，寵愛了她這麼多年，朝朝暮暮，日日夜夜相見，她不是奪去了他娘對他的愛麼。

不，若然那胡姬眞是啞婆婆，眞來了，她一定要迫啞婆婆現身出來，讓他們母子見上一面。

現在，她滿懷信心了，不但她自幼習了醉菩提的移形換位，而今，她又練了奇門遁甲，即使還不能運用自如，不能發揮那奇妙來，就像今晚她跟踪胡姬來到這裡一樣，那胡姬不是毫無所覺麼？

對，就是這個主意。而且，她只是猜想，胡姬是否眞是啞婆婆，她還未得到眞正的答案，還未證實。

她悄悄地退出窗下，現在不由她不相信，世間眞有這麼神奇不可測的武學，豈僅脚下點地無聲了，那一口眞氣提起來，簡直連風聲也沒帶動。

她退出頹垣，且先繞行這農莊一圈，那房屋多已塌倒了，完整些的，實在只有前面那一棟，她正想轉身，溜進那屋後查看。

忽然間，她見到了，人影、新月一彎，又復清明，那月兒未移中天，是以，那人的投影，先入她眼簾。

艾芙慌忙一縮身，縮身在莊後的半塌的頹垣之後，好高的荊棘和小樹叢，她身子兒小巧，天下間，至妙至奇的兩種絕世輕功又何其神妙，再挨近些，也不怕被人見到。

現在，她清楚地見到那人，不再是影子了

正因見到了，喜得她幾乎大叫出聲，喜得她陡然一陣窒息，也才因此沒叫出聲來。

那人長袍飄飄，遒勁的夜風，飄起他的衣袂，飄飄若仙。

其實，僅那一頂頭巾，即使再黑暗些，她也能認得出來。

原來是她日盼夜盼，早該來了，却始終未盼到的，她的師傅南郭先生。

她幾乎要立即撲出去了，當今世上，除了她爺爺岷江漁隱，除了啞婆婆，師傅南郭先生就是她最最親密的人了，她是那麼純眞，天性流露就是那麼天眞爛漫。

她幾乎要大聲歡呼，但立即掩了

自己的嘴。

她師傅在望甚麼？在搜尋甚麼啊？

不會是她的，因爲他轉向月光時，她就看得清清楚楚了，他師傅的面上，流露出前所未見的痛苦，而且，是眞的，那是淚光，迎着月光，她看見了師傅眼中的淚光。當然，那不是爲她而流，可知另有其人了。

那還有誰，當然是啞婆婆。

難道她師傅已知道，知道啞婆婆是誰了？

果然，南郭先生的聲音咽哽，凄然叫道：「胡姬，不用再躲了，出來吧。」

艾芙一陣窒息，那心兒像提到了口腔，因而感到窒息，難道！都如她所料？

她更把身子藏得嚴密，因不知胡姬藏在何處，若是在她身後呢？

此時，此刻，天啊！千萬不能被他們發現，任他是誰，不論是她師傅，還是胡姬。

現在她再不懷疑了，胡姬即是啞婆婆。

只聽她師傅咽哽的聲音繼續說道：「求你，胡姬啊，出來吧，我一直跟踪着你，你知道的，因爲你一直躲着我，我爲何這樣蠢啊，你已來到我身邊這麼多年，我竟蠢到不知是你，胡姬啊，那不是你的錯，不是的，胡姬，不是呀！你沒有錯，絲毫也沒有，出來吧，不要再躲我了。不要，求你……」

甚麼？她師傅跪下了，對着那彎彎的月兒，一片浮雲正掠過月邊，月如鈎，像鈎着了那飄浮的雲絮。

像胡姬躲在那雲絮裡。

艾芙大氣也不敢出，生怕會因而被發覺。若是她師傅知道他跪地哀哀求告，被人發覺了，一生嚴肅如她師傅，豈不羞愧，何況是在他徒兒面前。

甚麼？是他因悲哀與虔誠，感動了那雲絮裡的胡姬麼？艾芙的眼睛睜得不能再大了，陡然間，一片雲絮飛降，飛降在她師傅面前，現出那胡姬來。

原來是從那看似搖搖欲墜的殘樓高處，飛落現身出來，那是一座已塌了一半的殘樓，往上望，分明不能存身，亦不能藏人的，難怪被他們全都忽略了，原來胡姬藏身在那上面。

艾芙一把抓住一個人的胳膊，兩眼卻瞬也不瞬，凝視着那僅有斷垣圍繞，雜草叢生的空庭，慌忙伸手掩着那人的嘴，再又指指當場。

她不過感到身後的呼吸，那呼吸直噴到她臉上，從耳後噴過來，心知有人來到身後，她那能回頭，盯着場中的兩眼瞬也不敢瞬一下，那敢回頭，忙把那人拖過來，拖進草叢，緊貼在她身邊。

伏下，她看也不看那人一眼，但僅是示意，那人已明白了，於是，那人緊緊地貼着她和她耳鬢廝磨了，因爲那草叢這樣才能隱蔽他們。

艾芙感到那人溫暖的呼吸掃過她鼻尖，有些兒癢癢的，但那敢動彈，那敢出聲。

只見那胡姬霍地飄退兩步，原來南郭先生一見她現身了，立即倏地站起身來，向她撲出！

那胡姬一飄退，南郭先生也慌忙收住勢子，聲音仍是那麼咽哽，道：「求你，別走啊，只求你別走，你看，我站着了。」

那胡姬幽幽地，也哽哽咽咽，道：「你這是何苦啊，十多年來，我只是要每天，每一刻，都看見你，在你身邊，爲你盡我應該盡，而未盡到的責任，我就心滿意足了，雖然仍不能彌補我的罪孽、過錯，但我不已懲罰了自己麼。」

南郭先生已淚流滿面，但淚眼仍瞪得大大的，好像怕他抹一下淚，眼睛眨得一眨，胡姬就會消失了一樣，竟一時咽哽得不成聲。

艾芙也兩眼淚長流，咬緊了嘴唇，也不敢哭出來，她不敢擦淚，但淚眼却令她眼朦朧。

那緊挨着她的那人眞好，她眞感激，因爲那人用手絹，輕輕，輕輕地替她抹去了眼淚，她眼兒也才能又看得清楚了。

忽然，那胡姬再也忍不住了，竟和南郭先生不約而同，都忽然撲前，兩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了，竟抱頭痛哭起來。

不好，那胡姬與南郭先生哭倒在地了！艾芙不自覺想起身撲出，幸得身邊那人警覺得快，一把將她抱住了。

艾芙沒有掙扎，爲何她要掙扎，她應該感謝人家呀！因爲她見到了空庭中，月色也凄哀慘澹中，那痛哭的胡姬與南郭先生，不是倒地。

不，是倒地，不過痛哭仍然抱着頭。

是的，哭啊，又何用言語，哀哀地慘慘凄凄的哭泣的言語，豈不更豐富。

哭吧，哭啊！無聲原就更勝有聲的。

是何時，艾芙也摟着身邊那人，哭得渾身直抖顫，因爲她知道，她清清楚楚知道，胡姬與她師傅，這雙有情人，那至情至性是如何感人，那遭遇之慘凄，是如何令天下人也會爲之同聲一哭。

哭啊，她是想哭，大大地哭一場，不是爲她自己，而是爲她兩個至親至愛的人。

她仍能感覺得到的，她摟着痛哭的那人，也緊緊地摟着她，她感覺得到，那人的熱淚，也泉湧一般，落在她臉上。

她的眼淚也溶合了他的。

她感覺到，那人抱起了她來，在她耳邊，也聲音咽哽，說道：「別出聲，我們……離開這裡……別……別出聲。」

她覺得自己本能地掙扎了一下，但只是那麼輕微地掙扎一下。

那人又在耳邊說道：「最好是讓他們留下來，單獨留下來。」

不錯，她沒有見到，這人也沒見，永永遠遠也不會有人見到。

但她太傷心了，簡直軟弱得像個嬰兒。

那人把她抱起來，她淚眼模糊，甚麼都不見，而且，那人顯然怕她出聲，兩手又抱住她，只能用面頰貼着她的嘴。

她被抱起來了，只覺在飛馳，一定走出老遠了，她聽到了風在樹梢的呼嘯。

她終能抑止那極峯的悲傷了。說：「放我下來。」

他把她放下來，在喘着氣，是的，人家抱着她奔走，奔出了好遠，而且人家也在悲傷，只不過不像她那樣哀傷罷了。

她被放下了，不，不是地上，仍在那人溫暖的懷裡，她感到那人的心兒跳得好厲害。

「放我下來。」

她再說，抹了一把眼淚。

她見到了月光，見到了星星，月亮彎彎星明亮。

星星爲何在對她眨眼？

陡然間，她看見到一雙更明亮，更大的星星，啊呀！那一雙星星是在一張熟悉的臉上閃亮。

該死的霍爾，哎呀！原來她躺在霍爾的懷裡！

她一躍而起！

艾芙跳了起來，從霍爾的懷裡跳了起來。

原來抱住她這麼久，奔馳了這麼遠的是霍爾，是霍爾王子，該死的霍爾王子，她的不共戴天的殺父母的仇人，是令她國破家亡，萬萬千千同胞被屠殺，更多萬萬千千人民死在溝渠成餓殍！

她又羞又怒，跳了起來，跳了開去。

她使勁抹了一把眼淚，不僅因爲那眼淚令她眼睛模糊，而且她那臉上的眼淚，也溶合了他的，該死的霍爾的眼淚。

她抹得那麼重，令臉頰也發痛了，眞恨不得把臉頰也抹去一層皮，因爲霍爾抱起她來那一刻起，就用他的臉頰貼着她的臉頰，哎呀！怕她出聲，不是用嘴唇堵住她的嘴唇吧！

又羞又怒，令她臉在燃燒，眼中要噴出火來。

一聲銳嘯，銀絲軟鞭已出手，鞭頭的金鳳凰彈出的雙翅，發出一聲銳嘯，但她竟又倏地一挫腕，那鞭頭的金鳳凰僅掃落霍爾王子額前的一綹垂髮，已又倒捲回來。

因爲霍爾跪坐在地上，雙手捧着臉，不，是把臉埋在掌中，他不會聽不到那破空銳嘯的，但他毫不動彈，甚至金鳳凰已掃到，他也不躲閃。而他，不僅有一身武功，而且得啞婆婆胡姬的親自傳授，他是能躲閃的，但他並不躲閃，甚至連頭也不抬。

她怎能殺一個手無寸鐵，而且不躲閃，埋首掌中的人？

他在做甚麼？仍咽咽哽哽，月色雖朦朧，但仍見到從他指縫中滾落下來的淚珠。

他在哭泣，仍在哭泣。

陡然間，她心一軟，臂也軟了，是呀！他是啞婆婆的親生兒子，啞婆婆的骨肉，艾芙從小在她懷裡長大起來，愛艾芙勝於親生的，啞婆婆的親生骨肉，她怎能殺他呢？何況，他也是何爲呀！

何爲不也和她有過同樣肌膚之親，不也摟抱過她，爲何她不殺，也沒想到過殺何爲？

天啊！爲何何爲又是霍爾，霍爾又是啞婆婆胡姬的親生骨肉的，又爲何會是令她國破家亡的霍爾王子，爲甚麼，爲甚麼造化如此弄人！

她一跺脚，扔下了銀絲軟鞭，也把臉埋在掌中。

那霍爾却抬起頭來了，像是不知道他險險地幾乎命喪在她鞭下一樣，仍然跪在她面前，幽幽地、長長地嘆了口氣，聲音仍帶咽哽，說道：「我苦命的娘啊！姑娘，你不認爲應該讓他們兩人單獨在一起麼？」

如何不是，先前，在那斷墻外，她連大氣也不敢出，啊呀！她記起來了，她豈僅大氣也不敢出，而且眼也不敢瞬一下，她全記起來了，她感覺到有人來到她身邊，她竟連頭也不回，全神貫注在啞婆婆和她師傅南郭先生身上，竟沒理會是甚麼人，是的，她記起來了，是她怕那人出聲，是她伸手掩住那人的嘴的。

那麼，霍爾不也是同樣原故，要她悄悄地離開，而他兩手又抱住她，怕她出聲，便只能以臉頰，用嘴唇來堵住她的嘴了。

那麼，人家和她一般心意，一般願望，毫無輕薄之意，怎能怨責人家呢。

是的，霍爾毫無輕薄之意，只看他跪在面前，那麼悲苦傷感就知道了。

眼中的怒火已熄滅，悲從中來，也掩蓋了羞恨，她沒出聲。

霍爾抹了抹淚，繼續說道：「不，我不該叫你姑娘，我眞羨慕你，你是從小在我娘懷中長大起來的，我娘也像你的親娘一樣，我應該叫你艾芙妹妹，芙妹。」

是呀！啞婆婆，不應該是胡姬，可不是像她親娘一樣？她是有親生的娘的，却不存在她的記憶中，若有，

那就是胡姬了，而胡姬愛她，還勝過她親生的兒子——霍爾嗎？

她沒有出聲，她能說甚麼呢，他說的不是事實嗎？

他不再是霍爾王子，甚至不是何爲，只是啞婆婆的兒子，艾芙從小在她懷裡長大起來的胡姬的兒子，而且爲了他苦命的不幸的娘傷心，正流着淚的兒子。

抹乾了的淚又流了出來，可憐的啞婆婆，可憐的師傅，艾芙淚流不止，淚眼矇朧中，霍爾悲傷的眼淚也在不斷流，因爲她看沒見，他繼續在抹。

霍爾把埋在手中的頭抬起來了，昏暗中，流淚眼觀流淚眼，兩個悲傷的人，同爲啞婆婆哭泣的人，距離迅速縮短了，眞縮短了。

艾芙不自覺地走近了一步，是的，他們之間距離更近了，但艾芙驀然一怔！

因爲昏暗中，因距離的縮短而看得更清楚了，胡姬的兒子又再成了霍爾王子！

艾芙再又跳了開去，憤怒再又驅散了悲傷，一摸腰間，軟鞭不見了。

霍爾忽然起身，走近她來，艾芙一躍跳開，但躍退了半步，因爲她已看清楚了，走近來的霍爾，原來是替她拾起了適才扔在地上的軟鞭。

霍爾用袖管抹去眼淚，沒抬頭，只是伸手遞過她的軟鞭，嘆了口氣，聲音仍然咽咽哽哽，說道：「芙妹，若是不殺我，你不能消氣，那麼……我我……我願死在你的手中……」

艾芙一把抓過軟鞭，滑開了半步，猛聽嘩啦啦一聲暴響，鋒銳的鳳凰翅翼，竟把一根粗逾兒臂的橫枝削落下來，那枝葉分明已掃着霍爾了，他却毫不閃避，仍巍然而立，先前被她掃落了一綹的頭髮，更披散了下來。

霍爾毫不閃避，顯然地，她這一鞭，若是向他劈去，他必然也不會閃避。

他竟然……視死如歸，眞想死！

反而是艾芙退了一步，因爲那披散下來的頭髮，遮去了他的面容，霍爾王子又消失了，又成了傷心的胡姬的兒子。

遒勁的夜風把他的亂髮飄飛起來，矇朧的月色，林中的霧，令他成了哭泣的幽靈。

是的，他哭得更悲切，頭也未抬起來，飄飛的散髮遮去了他的面龐。

「芙妹……」

「住嘴！誰是你的芙妹，你這該死的……」

霍爾幽幽地嘆了口氣，聲音仍是那麼咽哽，道：「是的，我該死，我是……生不如死，想到我苦命的娘，我好恨，恨我爲何是……他的兒子。想到我令你那麼痛恨，我更恨不得立即死去。那麼，若我死在你鞭下，能消你心頭之恨，我不是死也值得麼，你動手吧。」

他竟向她走近一步來，仍然低着頭。

艾芙竟然退了一步，又退一步，他恨，恨他是精吉木的兒子，當然也恨他竟是蒙古韃子。

她相信，如何不信呢！他的悲傷，他的孺慕，已證明他說的是眞話。他又爲何要化身爲何爲呢？不就因爲……因爲……

林中雖露冷風涼，她仍然感到臉上熱熱的，因爲霍爾王子又成了胡姬的兒子，她臉上熱熱的，因爲何爲又來到她心中。

她又退了一步，因爲那日在客棧門前情景，又回到她心中。那日霍爾傷在她鞭下，他也是能閃避的。但他沒有，她恨，她強迫自己不去想，但她是知道的，那日霍爾突然現身，攔在她身前，是阻止耶律郡主發動箭陣，是爲了救她而來，她明白的，只是不願去想，不願相信，也不願承認。

現在，現在她明白了，這霍爾王子不僅即是何爲，而且是啞婆婆的兒子，她是比親娘更親，更愛她的啞婆婆的兒子，那麼，他早已知道她是誰，早在嘉定府她以爲是第一次見面之前，他已認識她了。

艾芙猛可裡一跺脚，奇怪，怎生脚下沒有恨，也咬不緊牙了，多年來的仇與恨，去了那裡？

她抬起臂來了，但刷的一聲，軟鞭不是向霍爾劈去，而是纏回腰間，突然間，她感到從未感到過的軟弱，頹然坐在身邊的石上。

「滾過來。」

她臂軟、脚軟、心軟了，但好勝的艾芙的嘴兒可軟不下來。

低着頭的霍爾走近前來，溫馴得像隻小綿羊兒。

那麼，他認識她，早知道她是啞婆婆的心肝寶貝了，那麼，她一路北上，霍爾不是獻殷勤的癩蝦蟆，而是啞婆婆的兒子，在她心中，他是該死的霍爾王子，而在人家心中，她眞是芙妹妹，只不過她不知道而已，那麼，是她錯怪人家了。

仇恨在她心中遠去了，她竟然感到一絲內疚，他的傷好了沒有啊？那日，人家救她，保護她，而她竟然傷了他，如何不感到內疚。

她竟也想嘆口氣，但好勝的艾芙却不願把眞情流露出來，說：「坐下來，我有話要問你，呔！滾開些！」

走近她身邊來的霍爾慌忙退了一步，這那是手握西川兵權的霍爾王子，甚至不是令她心亂的何爲，因爲林中雖昏暗，她仍然清楚的看到他一直低着頭，看不到那撩人的眼神，是的，現刻，他只是啞婆婆的悲悲傷傷的兒子。她的心更軟了，終於嘆了半口氣，說道：「教你坐下了。」

他坐下了，也長長地、幽幽地嘆口氣，聲音仍帶咽哽，說道：「芙妹，

你問吧，無論你問甚麼，只要是我知道的，絕不敢有半句隱瞞。」

「說，」艾芙道：「那日在嘉定府，你第一次見到我，就已認出了我來？」

「不，」霍爾說：「那不是第一次，第一次見到你，那是在秦嶺山上，只不過你未見到我，因爲娘不願你和你的師傅見到我，把我遠遠地帶去後山。」

「我是說你認出我來？」

他的頭抬起來了，在昏暗的林中久了，暗中已能生明，艾芙一怔，這時刻，他竟然像是想笑，但又把笑忍住了。

「芙妹，你忘了，在秦嶺上中，怎能縫製得出你那一身衣服來。」霍爾的聲音不再咽哽了。

艾芙幾乎跳了起來，說道：「原來是……啞婆婆……啊！你娘要你替我縫製的？」

霍爾道：「是我對娘說：芙妹天人，這樣的衣衫，才配芙妹穿着。但娘却不喜歡，直皺眉，是我言道：芙妹隻身一人行走江湖，穿着這樣的衣衫，非富即貴，不是更方便麼，娘這才點了頭，娘說……娘還說……」

「說甚麼？」

「娘說：她年輕時候，行走江湖，可不是惹來不少煩惱，說芙妹妹你比她年輕時候更美了，江湖太險惡，任你武功如何高强，也是防不勝防的，這樣打扮得非富即貴，至少免除了一些無謂的麻煩。」

當眞，她怎會想不到呢？未見啞婆婆出山，何況秦嶺方圓數百里，連大些的城市也沒有，啞婆婆那來這樣富貴的衣衫？她師傅那會管這些事，她竟也絲毫不疑，原來是他從千里外替她縫製的。

她的眼兒睜大了，因爲她才明白了，不怪霍爾一再替她送去的衣衫，都那麼合身了，原來都是量身做的。

霍爾眼睛，一定又是何爲的眼睛了，一定顯露出得意和笑意，只不過夜林昏暗，她只能見到他抹乾了的淚眼在發亮而已。

霍爾繼續說道：「聽娘說芙妹妹奉命下山，我即連夜召集了這芙蓉城中最好的裁縫，精心爲芙妹妹設計裁剪，一再更改，才由我決定下來的，妹妹天人，這樣的衣衫，不是也才配妹妹穿着麼。是以，那日在嘉定，遠遠地我已認出你來了。其實……其實，不瞞芙妹妹你說，我始終伴隨在你左右，不過不敢現身相見吧了。」

這次艾芙眞跳了起來。「你！一直跟在我身後？」

「我……」霍爾惶恐說：「只因妹妹你初下山，初次在江湖中行走，我只是……不放心。我只是保護妹妹。」

原來艾芙躭心的，不過是宋匡，霍爾知道宋匡即是文匡宋嗎？

「那麼，你知道那……」

「傻傻的怯小子，芙妹妹，你是說他吧？」

「你知道！」艾芙眼睛睜大了，說：「那麼，你甚麼都知道！」

霍爾也跳了起來，他要做甚麼？只見他迅速繞林一匝，從他的示意，她知道，他是查看有人沒有。

他回來了，站在她面前，點了點頭，說道：「我怎會不曉得呢？芙妹妹，你奉命下山，不就是保護他麼？」

「但你仍然派鬼影手……」

「但你那會知道，芙妹妹，那鬼影手並不是我的心腹，其實聽命於特穆爾，何况還有一個脫脫兒，亦是受命於特穆爾的，我故意要他們跟踪追查，既然他們已生疑，若不釋疑，又如何能向特穆爾交代。」

艾芙道：「但你……是霍爾王子呀！」

一句霍爾王子，霍爾的面容扭曲，顯現出那麼痛苦，他避開她的目光，把臉埋在掌中。

艾芙睜大了的眼睛，瞬也不瞬，她相信了，他的痛苦不是假裝出來的，因是更驚訝了，她一直痛恨的霍爾王子，他却因他是王子而痛苦。

突然間，他雙膝一軟，跪了下來，就在他面前，又復跪在地上。

艾芙挪開了些，仍然目不轉睛，眞的，他的痛苦不是假裝出來的。

半晌，他抬起頭來了，仰面向天，灰暗的天空中，只有疏落的不明的星。

「爲何，爲何啊，我竟是霍爾王子？」

艾芙驀然的過來，霍爾他爲何改名何爲。那麼，他也在恨他自己是霍爾王子，沒有半分虛假，他一定早就在痛苦的問：他爲何竟是霍爾王子。爲何？何爲？

他喃喃地，說了，是對她，還是對那灰暗蒼天在訴說：「自從我知道自己的身世，不，初時我不知道，我只知有娘仍然活在世上，芙妹妹，自古到今，再沒有比宮庭更汚穢，更骯髒的地方了，我爹……你知道……」

艾芙哼了一聲，說：「精吉木，我知道，你爹是精吉木太子。」

在她面前，只是一個傷心的，哭泣的人，風涼與露冷，冷却了她的仇與恨，黑夜掩蓋了一切。

「我爹一直在痛苦中懺悔，自從我娘離開他後，他就……」

艾芙想說你那該死的爹，但沒有說出來，只是哼了一聲。

「由於懺悔，也許也由於他太愛我娘，對我這沒娘的孩子也更疼愛些。」他嘆了口氣，又把臉埋在掌中，但很快又抬了起來，即使在昏暗中，她也看到了他因痛苦而扭曲了的面容，因爲他跪在她面前，仰着面，相距得那麼近，說：「因爲這疼愛，爲我招來更多的嫉恨……」

「尤其是特穆爾。」艾芙忍不住插嘴說。

霍爾點頭道：「尤其是特穆爾，因爲我還有兩個哥哥，我爹精吉木是太子，皇位的繼承人，而繼承我爹的，當然就是我們四人之一。」

艾芙道：「而精吉木太子最愛你。」

霍爾道：「却因此，我才明白了我的身世，知道我有娘仍然活着，而且知道娘是漢家女。因爲從他們的冷譏熱嘲中，我終於明白過來。我就在那汚穢骯髒的宮庭中，孤獨的長大起來，我痛恨那個骯髒的地方，痛恨我是霍爾王子，更痛恨骯髒的權利爭奪。只有一個願望，逃出宮庭，尋訪我親生的娘。」

艾芙只從醉菩提的簡略述說中，知道啞婆婆的身世，如何不想知道得更多些。道：「你怎麼尋到你娘的，你爹派出千百人馬，找遍了天涯海角，也沒有找到。」

她不自覺地坐了下來，和跪坐在地上的霍爾王子面對着面。

「我懇求，詢問了爹身邊的人。」霍爾道：「既然我爹尋訪了多年亦未找到，因思念，痛苦，悲傷而消沉，我又如何查訪得出來，却不料，一天，來了一個瘋瘋癲癲的和尚！」

「醉菩提！」

「是！醉大師。」霍爾說：「多承醉大師指點迷津，我終於在秦嶺山中找到了我娘。我那狠心的娘。」

「你是說，你娘從小拋下你？」艾芙道。

「不，我找到了，但娘不認我，甚至我哭求了幾日夜，娘眞狠心。」

「奇怪，」艾芙說：「你說你哭求了幾日夜，我一直在秦嶺山中，在你娘身邊，我爲何竟不知道？」

「芙妹妹，我可見到了你，日日見到，那時你不過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只不過我遵從了醉大師的吩咐，大師說：若要我娘認我，若要啞婆婆開口說話，我必須遠遠地，小心的躲避你和你師傅，一旦被你們發覺，娘就永不會認我了。」

「哼！」艾芙說：「原來又是這個該死的瘋和尚作怪。」

霍爾肅容道：「芙妹妹，你不該這樣罵醉大師的，大師慈悲，簡直就是佛菩薩。若不是我遵從了大師的教導，豈僅尋訪不到我娘，尋訪到了，娘也不會認我，我那……狠心的娘。」

這是艾芙萬萬想不到的，霍爾對醉菩提這樣尊敬，她怔了怔，因爲一幕幕的往事閃過心頭：醉菩提，這個該死的瘋和尚，不是時刻都在維護霍爾王子，而霍爾王子，對他也……是否也因此一直言聽計從？

「醉大師把一切都詳細地告訴了我，一切一切。」霍爾又悲傷痛苦起來。

他又怎會不悲傷痛苦，便是她，一想到啞婆婆的不幸遭遇，她的心也在發痛。

「我在後山跪求了幾日夜，最後還是醉大師現身出來，仗義直言，我娘才開了口。其實，我心裡明白的，我娘其實並不是眞狠心，若不然，她也不會一天數次跑去後山看我了。」

「哼！」艾芙說：「鬼計多端的瘋和尚不僅是仗義直言，一定還威脅你娘，譬如說，你娘若不認你，便教你去見我師傅。」

霍爾瞪大了眼睛，說：「哎呀！你！芙妹妹，妳怎會曉得的？」

「因爲他是該死的賊和尚。」艾芙跺脚道：「當我才會走路時，便已認識他，他已作弄我了，我怎會不曉得。」

「正是如此，」霍爾說：「我娘才摟着我，哭出聲來，從此，娘就把我安頓在你們那後山的一個岩洞中，你當然知道那山洞裡的岩洞，整整三年，不許我離開山洞一步。」

「你是說三年前？」

「不，應該是五年前，因爲醉大師來帶我出山時，已是兩年前的事了。」

又是醉菩提，艾芙有些明白了，原來這一切，全是醉菩提在暗中安排。道：「那就是了，不怪啞婆婆不許我走近那山洞一步。」

「但你去過的，芙妹妹。」霍爾說：「只不過我娘吩咐我，一旦我被你們發現，我就躲了起來，芙妹妹，你現在相信了麼？我不但早已認識了你，而且看着你由一個小姑娘，長大成了一個美仙姬。」

陡然間，一股柔情從她的心中昇起，眼前的霍爾，又再是何爲，因爲何爲就是這樣讚美她的，也只有何爲才這樣讚美她，那是眞心的，一再的讚美，她又再見到了何爲眼中的萬縷柔情。

滿天的烏雲散去了，新月的清光又從疏林中洒落下來，洒落在他們身上。

「我明白了，」艾芙說：「這一切，全是……全是和尚安排的，我明白了。」

她不是在對霍爾說，是在喃喃自語，相處了十多年亦未認出的，她師傅怎會突然認出啞婆婆即是胡姬，連同今晚一雙有情人的相會相認。

她明白了，不僅連同霍爾母子相會相認，便是她與霍爾，以及霍爾化身成了何爲，也全是和尚在暗中安排，往事一幕幕上心頭，她那會不恍然大悟，在嘉定尋不到的醉菩提，怎會從霍爾的精舍中鑽出來，若她仍不明白，她就太蠢了。

天上的烏雲散盡了，但心上却起了疑雲，艾芙忽然問道：「原來你已早知宋匡是誰，也早知殺官刼庫的人即是宋匡，你一直容忍，但爲何又突施襲擊，火焚聖燈寺？」

霍爾道：「芙妹妹你忘了，我身邊來了耶律郡主，還有，我身邊的武林中人，大半都是特穆爾的人，連同那鬼影手。」

「鬼影手！」艾芙一怔：「不也是你

的心腹麼……」

言尚未了，驀聽怒叱之聲起自林邊。艾芙與霍爾跳了起來，但聲已寂然，兩人才這麼一怔，驀見一團黑影從樹梢緩緩降下。

是人影，一個垂頭的人緩緩地降落下來。艾芙感到手被霍爾握住了，並肩退了一步，登時毛骨悚然，若然是人，豈能懸空。

不料艾芙一聲歡呼，叫道：「爺爺。」

兩人頭頂一聲呵呵，那懸空的人影也隨即跌落下來，啪的一聲，跌落地上。

原來是一個死屍。

隨見衣袍飄飄，樹上落下一人來，正是岷江漁隱，艾芙一甩手，把手從霍爾的掌中脫了出來，向岷江漁隱撲去，叫道：「爺爺，你去了那裡呵，怎麼總不見你。」

岷江漁隱呵呵笑道：「你有你忙的，爺爺可也沒閒着，秦嶺去來，大概不比襄陽更近吧！」

艾芙呵呵一聲，從爺爺懷中退了一步，瞪大了眼兒，說：「原來是爺爺你，還道是和尚……是賊和尚安排師傅和啞婆婆相會相認的。」

岷江漁隱道：「還叫啞婆婆，他不是婆婆，也不啞，你不是早知道了麼，芙兒，你錯了，霍爾王子說得不錯，醉菩提是佛菩薩，不是賊和尚。」

「爺爺你，」艾芙道：「原來你一直跟隨在我的身後，把我們的話都聽了去。」

岷江漁隱面色一沉，道：「你們也太大意了，我若不是一直跟隨在你們身後，如何能免除這無窮後患，隔墻尚且有耳，何況這空曠的夜林之中，你已認出來了麼？」

最後一句是在對查看地下死屍的霍爾說的，當眞，艾芙一見爺爺，竟高興得忘了地上的死屍，忙跑近一看，驚呼道：「鬼影手。」

岷江漁隱道：「林邊尚有三具屍體，全是特穆爾剛由襄陽派來的人，霍爾王子，你雖然聰明，借文公子的劍除去了特穆爾派來潛伏在你身邊的人，但從那聖燈寺中逃得性命的人，仍然不少，那特穆爾可也不蠢，就像林邊那三人，就令你防不勝防。」

艾芙啊了一聲，道：「原來，原來你派人圍攻聖燈寺，是要借我們的手，替你除去特穆爾的鷹犬！」

霍爾王子嘆了口氣，道：「之所以我說，再沒有比宮庭更骯髒的了，特穆爾無時無刻不想除去我這個眼中釘，那些前來投效，以及又互相引進的武林中人，我明知是特穆爾派來的，也不得不收錄，尤其是這鬼影手，我還不得不假裝引爲心腹。」

岷江漁隱道：「却也難爲了你，你趕快走吧，休要引起行宮中人的懷疑，尤其是耶律郡主，得到耶律郡主的信任，你也無異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便不用躭心那特穆爾了，去吧。」

霍爾王子低頭一聲長嘆，道：「芙妹妹，但願你能明白我的苦心，我的心多苦，你明白，便是我最大的安慰了。前輩說得不錯，我若不趕快回去，行宮中必又要引起驚擾混亂。」

霍爾王子匆匆地，却又依依不捨地走了。

那麼，她恨霍爾王子，是否錯了？

「爺爺，」艾芙說：「原來你一直在瞞着我。」

「你是說這霍爾王子？」

艾芙噘了嘴，道：「他一直聽命於你的，賊和尚一直在安排一切，你們瞞得我好，把我一人蒙在鼓裡，我……我却幾乎殺死他。」

岷江漁隱道：「芙兒，被蒙在鼓裡的，不僅你，還有我，爺爺不過到了這蓉城才知道的，你說醉菩提在暗中安排一切，也錯了，不過這霍爾王子宅心仁厚，孺慕情濃，明大義，也不用我們去暗中安排，何況他身邊佈滿了特穆爾的爪牙，稍一不愼，霍爾王子一旦失去了忽必烈的歡心，便有殺身之禍，芙兒，你忘了，我也以爲這鬼影手是霍爾王子的心腹麼，醉菩提不對你說明，便是要你繼續恨他，正因你傷了他，尤其是那耶律郡主更對他絲毫不疑了。」

「耶律郡主，」艾芙一怔，道：「難道她不是爲霍爾而來？」

「當然是爲霍爾王子而來，而且一往情深。」岷江漁隱道：「但也是奉忽必烈之命而來，霍爾王子以主張懷柔爲掩護，不僅對武林中人，尤其是一把銅壺煮三江的中原棧，網開一面，川中之民也才免除血腥統治，人民得以稍安，那特穆爾如何不更加妒恨，迭在忽必烈面前誣蔑中傷霍爾王子，忽必烈當然知道霍爾是胡姬所生，又曾從宮中失踪了三年……」

「因此派耶律郡主來查看。」艾芙恍然道。

「是以，你傷了霍爾，那忽必烈得到耶律郡主的報告，不也就不信特穆爾的挑撥謊言了麼，若是醉菩提告訴你，你知道了一切，你還會傷他麼？」

「但我幾乎殺死了他。」

岷江漁隱捋髯含笑，道：「你也太小看霍爾，也小看你自己了，妳會殺一個前去保護你，以背相向，手無寸鐵的人麼？不錯，霍爾心中無敵，毫不防備，你能殺死他的，但爺爺知道你不會的。」

「我……我……」艾芙臉上微微一紅，爺爺是否也知道，霍爾也即是何爲呢？

岷江漁隱繼道：「何況你忘了，他是胡姬的兒子，被你一直以爲是啞婆婆的胡姬，關在那山洞的岩洞中，整整三年。你雖得武林三聖眞傳，要是和他對敵起來，要想傷他，恐也不易

，記住了，不要以爲你得到武林三聖眞傳，奇緣曠世，當今天下配稱聖的，大有人在，包括這啞婆婆胡姬，今日無暇和你說這些，趁天色未明，這幾具尸首得趕快埋葬，若被特穆爾的人發現尋獲，必生枝節。」

當眞一物治一物，任鬼影手如何狡獪惡毒，一身都是暗器，但一到岷江漁隱手下，便手到擒來。

岷江漁隱的釣絲可長可短，長可達十丈，因其細而無聲，黑夜之中，更是無形，任他鬼影手輕功絕頂，到了岷江漁隱手中，亦無可施其技了，而且那釣絲雖細，易爲利器所斷，但悄無聲無形，一旦被纏着了脖子，也立即扣緊了，被擒的人發覺時，便立即窒息了，那還有反抗。

岷江漁隱浩嘆一聲，道：「芙兒，爺爺行走江湖數十年，一夜之間連殺四人，這可還是第一遭，你們兩人也太不小心了，今晚若被走漏一人，這西川便會血雨腥風，慘遭兵劫。」

艾芙道：「爺爺，你是說特穆爾就會立即發兵入川？哼！」

她頭兒一揚，眉兒也一揚，道：「爺爺，原來你還不知道，那特穆爾早嚇破膽了。」

岷江漁隱道：「芙兒，你四日夜來去襄陽，爺爺雖也在來去秦嶺途中，但你兵退三路，獨闖特穆爾大營，人人稱頌，我一回來便已盡知了，你的機智巧謀固然可喜，但也太小看這特穆爾了，他不過被你蒙蔽於一時，可知他明白上了你的當，大怒之下，已把來川途中的天都上人接去營中，留在他身邊了，更又派出多位高手前來，而且全由明轉暗，若被他尋到了藉口，西川之民便無噍類了，這林邊的三人便是第一批。」

艾芙哼了一聲，道：「霍爾王子既受命於忽必烈，他眞敢妄自出兵。」

岷江漁隱道：「那特穆爾兵權在手，更手握重兵，豈不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旦被他找到藉口，便可先發兵，而後申報大都。現在你明白了麼，醉菩提從不阻止你向霍爾王子尋仇爲敵，便是這緣故，今兒後，你須記住了，你雖已明白霍爾王子是胡姬之子，友而非敵，仍要仇恨如敵，你現在的名頭大了，只要你繼續與霍爾王子爲敵，特穆爾的藉口便難尋獲了。」

迅速掩埋了四具屍體，艾芙只覺不僅醉菩提一直在隱瞞她，便是她爺爺亦有所隱瞞，但必是事關重大的大事，她也不問。

岷江漁隱道：「天色已近黎明，你兵退三路之事已傳遍遐邇，便武林中人亦已把你神化了，城中是再不能回去了，和我回轉小舟。」

原來岷江漁隱泊舟在府河的一個小港灣裡，那垂到水面的柳絲，宛若青紗之帳，把小舟隱得嚴密，不到近前，發現不出來。

艾芙道：「爺爺，難怪何處沒尋到，你卻躲在這裡，果然好隱蔽。」

岷江漁隱道：「若然都在明處，誰來保護你們，尤其是那霍爾王子，現在你已明白他處境之險了，友非友，敵非敵。他不以你爲敵，你却非與他爲敵不可，他身邊多有特穆爾的人馬，却要引爲心腹，你還不知道的是：你下秦嶺，胡姬也跟踵下山了。」

「那霍爾……眞是……身爲王子，心却在漢？」

岷江漁隱道：「你休忘了，他是當今精吉木太子之子，甚麼心在漢，休要胡說。」

艾芙的心陡然又是一沉，那麼，霍爾永遠是霍爾王子，永不會是何爲了。

天色欲明未曙，小舟在蕩漾，像搖籃，她就是在這像搖籃的小舟中長大起來的，但溫馨的感覺，並未帶來欲睡的倦意，也驅除不了她心中更增的疑惑，道：「爺爺，你猜，今天我還遇到誰？」

「巴鼻道人。」岷江漁隱道。

艾芙道：「你說這不是眞巧麼？」

提起巴鼻道人，艾芙又興奮起來，若是她爺爺知道那古古怪怪的老道傳她奇門遁甲，該會有多高興，不料岷江漁隱呵呵一笑，說道：「你怎知他不是在那裡等候你，特地傳你那絕世武學呢？」

艾芙怔道：「爺爺，原來你知道，你早就知道？」

岷江漁隱面容一肅，說道：「巴鼻道人傳你奇門遁甲，你可知用意麼？是讓你在面對强敵之時，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你不過是三聖的女弟子，又小小年紀，若面對功力遠高於你的人也能全身而退，還敢與三聖爲敵麼？」

艾芙啊了一聲，恍然大悟，道：「爺爺，你說的强敵，必是指天都上人了。」

岷江漁隱道：「不僅是這天都上人，你下山在江湖中行走，爲時雖然短暫，但你想想，已遇到了多少位奇人異士，三聖召開這一元大會，旨在消除門戶之見，弭仇殺紛爭，豈僅爲悲天憫人，更主要的是當年天下已亂，國是日非，是要天下武林一家，共赴國難，一致對外，並非是要稱尊武林，却也因此，召來嫉視，武林中豈少了桀傲之士，狂妄之徒，當然更不是蒙古人樂見其成的，尤其是特穆爾，更千方百計破壞，那天都上人便是被特穆爾慫恿而來，誰會相信不會另有他人。」

艾芙才知道自己身負重任，不禁惶恐起來。

岷江漁隱續道：「現在你明白了麼，爲何容許你和江虹那女娃娃胡作非爲？」

「我沒有，我們沒有呀！」

（未完．十七）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盡攬各家之長　小子功夫了得

上文提要： 經過六年時光，丘浩在十三惡煞調教下，不但武功了得，而且嘴甜舌滑，活脫脫的一副小惡人本色，早已忘記自己的出身，爲了進一步套牢丘浩，吳非吾授意巧兒帶丘浩往洛陽打聽丁化龍的動向；巧兒帶丘浩來至洛陽城，走進一家布衣店，替丘浩挑了衣褲鞋物，把他打扮成一個美少年，巧兒把銀兩交給伙計後繼續挑貨，不久，伙計即發現巧兒付給他的銀兩不見了……

那伙計戟指巧兒道：「洛陽城是甚麼地方，府台衙門就是閻王殿，便總兵府也在左面大街上，少奶奶，我看你還是自己拿出來吧！」

巧兒面色一寒，道：「怎麼說？拿老娘當偷兒呀！」

那伙計冷冷的道：「店裡客人不多，這兒就是你們兩個，不是妳動手脚，會是誰？」

巧兒道：「我要見你們掌櫃。」

伙計道：「見了掌櫃妳也走不了啦，快拿出來吧！」

巧兒一推伙計，往店內就衝過去，她是女人，伙計們見她往內走，也就不敢攔她了。

便在這時候，一個乾瘦山羊鬍子老者已匆匆的走過來道：「甚麼事？」

巧兒還未說，那伙計已上前稟道：「這個女人是小偷，她把付的銀子又偷回去了。」

巧兒冷笑一聲，道：「這是甚麼話，我問你，你老是這店的甚麼人？」

山羊鬍子一翹，老者道：「我姓錢，錢掌櫃，少夫人，妳可敢同我的伙計上衙門？」

巧兒道：「我怕甚麼？」

錢掌櫃道：「妳眞的把銀子交給我的伙計了？」

巧兒道：「我看着他放進衣袋中的，他去了一趟帳房，說不定他們吞掉了銀子回頭訛詐我！」

錢掌櫃道：「韓把式，你把銀子放進袋裡了？」

姓韓的原來是個把式，這比伙計相公高一級。

韓把式拍着衣袋，道：「我是放進這個……」

「啪！」

姓韓的楞住了。

只不過一楞之間，他立刻又往袋中摸，嗨，三錠銀子一錠也不少，被他拿在掌上了。

每錠銀子是五両，三五就是十五両。

巧兒一掌打過去，狠聲的道：「王八蛋，你欺侮我是女人呀！」

錢掌櫃大怒，指着姓韓的把式的鼻子罵，忙又對巧兒躬身作揖道：「少奶奶，他是頭猪，眞對不起。」

巧兒道：「我這就拉你上衙門！」

她一把揪住錢掌櫃，有力氣裝做沒力氣的，好像拉不動這個瘦掌櫃。

其實，巧兒才不會上衙門，她躲還來不及。

當然，如果她要運力拉，十個掌櫃她也拉得動。

「走，咱們上衙門！」

錢掌櫃也不敢上衙門，他甚至連大聲也不出，怕的是宣揚出去多丢人。

他伸手抓過三錠銀子往巧兒一送，陪着笑臉打着躬道：「少奶奶，今天算我不對，我不該用這隻猪，妳的銀子我不要了，咱們交個朋友，你

看……」

巧兒冷冷道：「誰和你交朋友，我也不稀罕這幾兩銀子，哼！」

她伸手往袋中掏，哇，一大把金葉子亮出來了：「你們看看這是甚麼？」

所有人的眼睛全亮了，這個女人眞有錢，這麼有錢的女人會偷錢，打死也沒有人相信。

其實巧兒還眞是偷，他們沒有人知道。

丘浩知道，他暗暗讚巧兒高明吶。

* * *

那錢掌櫃一見那麼多的金葉子，更相信他的伙計是混蛋，硬生生的把三錠銀子還給巧兒，好話說了一大堆。

巧兒氣得翹起俏嘴巴，拉着丘浩走了。

兩個人找了一家飯館坐下來，巧兒笑對丘浩道：「娃兒，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阿姨眞高明。」

巧兒低聲道：「把銀子取回來事小，我控制了整個全局，才是一門學問，咱們不用取回來，叫他們說好聽的送回來，那比取更高尚多了。」

丘浩心想，這還高尚呀？這叫那伙計沒好日子過。

* * *

巧兒與丘浩飽餐一頓，找了一家客棧住下來，當然，免不了巧兒又是摟抱着丘浩睡。

巧兒命丘浩養足精神，却因丘浩不習慣和巧兒睡在一起，睡到三更也未睡着。

三更天一到，巧兒就把丘浩叫醒了。

丘浩驚訝的問：「天亮了？」

巧兒道：「半夜子時。」

丘浩道：「阿姨，我還未睡着覺。」

「那就起來吧！」

「起來幹甚麼？」

「跟阿姨學本事呀！」

「阿姨的本事我看到了。」

哈的一聲笑，巧兒道：「差遠了，起來。」

丘浩只得穿上新衣下床來，他發現巧兒阿姨收拾得眞俐落，一身短紮之外，頭髮還包着黑巾，一身黑衣不發光，腰上反插着尖刀與袋囊。

丘浩也在腰上紮帶子，他只有兩把小刀藏在袋子裡。

巧兒對丘浩道：「別忘了把袋子也帶上。」

丘浩道：「帶這麼大的袋子裝甚麼？」

巧兒道：「甚麼都裝。」

丘浩只得把袋子掛在肩上。

巧兒推開後窗一招手，丘浩便跟着她躍出窗外了。

天上月兒只一半，幾片浮雲掛天邊，是月動還是雲飄，已經弄不清楚了。

丘浩這時候的心中噗噗跳，因爲他明白，這是跟着巧兒阿姨去幹壞事，他已學了一身邪道本事，但這是頭一回開步走，走得穩了是命好，一脚踏空就不得了。

丘浩這時候只有卯上，如果拒絕，巧兒就會揍他。

兩個人騰身躍過墻，然後又上了房，丘浩抬頭四下看，黑漆漆的不知身在何處。

他現在的輕功也不差，落脚之處，一些聲音也沒有。

巧兒更是靈光得宛似一頭狸貓一般快捷，只幾個起落，便越過一幢大房脊。

就在一道高墻上，巧兒向丘浩招招手。

丘浩躍到巧兒身邊，只聽巧兒低聲對他說：「看到了沒有？」

丘浩順着巧兒的手看過去，灰濛濛中有高樓，三層高樓有兩幢，邊廂也有無數間。

巧兒道：「你從左面高墻走，走到後面那間高樓旁，從樓簷往第三層上面翻，再從背面進入樓裡面，娃兒呀，你會發現上面放了許多古玩玉器，你就給我盡量的裝，然後揹着躍出來。」

丘浩道：「阿姨妳不去？」

巧兒道：「這一回由你去拿，阿姨爲你把風斷後，娃兒，你放心的去吧！」

丘浩聞言，又問：「要是我被人看見了，我該怎麼辦？我是不是和人家動刀……」

巧兒道：「被人發現？那是你學藝不精，須要磨練！」

丘浩苦兮兮的道：「現場被抓呢？」

巧兒道：「隨機應變。」

於是，丘浩不問了，如果再問下去，他一定沒有膽量去盜寶了。

他站起身，緊一緊腰帶，拔身躍上高墻，眞順利，沒多久，他已攀上後面的高樓了。

* * *

巧兒斜伏在屋脊上看，她可眞的樂透了。

她心中實在佩服吳非吾。

她如果不佩服吳非吾，也不會陪着人魔睡上一張大床上，吳非吾確是個有心眼的惡人。

原來巧兒把丘浩帶進洛陽城，一方面是打探丁總兵舉家西去長安的動態，走水路抑或是走旱道，丁總兵這是升任西京總督去了，當然，他得把家眷帶去上任。

當然，他更要把他珍藏的骨董也帶走。

至於另外一件事，就是丘浩了。

十三惡人總算把丘浩調教得差不多了，憑丘浩現在的武功，在邪道上

，足可以站一把交椅。

吳非吾授意巧兒把丘浩帶進洛陽城，犯個大案捅一捅馬蜂窩，如果丘浩幸運得手，那當然十三惡人都會高興，因爲弄來的東西沒有丘浩的份，他們十三個人分，要是萬一丘浩被人捉了去，那更好，且看丘浩他爹丘冠中如何的痛苦吧！

丘冠中如果痛苦，「黑獄十三煞」就樂淘淘了。

這個計謀眞的狠又毒，只不過丘浩本人不知道。

不知道的事情還多吶，因爲……

因爲他要下手的，正是快要去西京上任的總兵府丁化龍的大官宅子！

* * *

丘浩的身法十分靈活，當他攀上三樓外椽欄杆的時候，樓下面的四名衛士竟然沒有發覺三樓有人上去了。

丘浩發現這裡沒有人看守，大着膽子溜到八扇落地大門的最右一扇，他偏頭斜目往裡面看，嘩，裡面有幾道霞光照得好看極了，丘浩就想着，這些霞光就好像高山之上老龍潭在下雨時侯出現的彩虹一樣。

他見沒有人在裡面，大着膽子仔細看，嗨，有張高檯上擺放着十幾件古玩玉器，那些霞光，就是從玉器珍寶上面發出來的。

丘浩不自覺的摸摸袋子，心想，至少可以裝一半，等出了這座大宅子，巧兒阿姨一定會高興。

丘浩輕輕推開那扇落地雕花鑲水晶玻璃門，還眞的應手而開。

丘浩的心幾乎高興得跳出口腔外，這還猶豫什麼？小身子一斜肩，彎臂弓腰便溜進去了。

溜是溜進去了，只可惜他不知道一件事情，那便是室內擺放着這麼多珍寶，門會是那麼容易進去的？

如果丘浩能想到這一點，他一定不會輕易的往樓裡面進了。

他會仔細的看，慢慢的瞧，伸手出腿也會伸了又縮，縮了再伸。

丘浩就是缺乏經驗，他這是頭一回被拖下海，當然不知道這還是一門大學問。

就在丘浩走出第五步的時候，身後面、四週邊，忽然的落下幾道鐵柵來，剎時間，鈴聲大作，可把丘浩嚇壞了，他拚命的搖着鐵柵，又把頭往空隙塞，差一點就是塞不出來。

於是，樓下面有了大叫聲：「有賊，快上樓去！」

丘浩一聽，就知道慘了。

他該怎麼辦？他想到動刀子，只不過他知道這時候被人用鐵柵囚着，只有挨宰的份兒。

丘浩當然不想死，他立刻想到巧兒阿姨告訴他的話，要隨機應變。

丘浩跟着「黑獄十三煞」學了本事，却也學了不少歪點子，因爲他這幾年來，就是在邪道高手身邊過日子，看得多了，便也體會出不少古怪的手段。

丘浩現在就用上了。

只見他抖開了那個大袋子，先把身子往裝中一站，袋子往上舉，他把自己裝在袋子裡面了。

丘浩不吭聲，還把袋口的繩子擠到袋口外，那樣，他就看上去是被人裝進袋子裡了。

便在這時候，從三樓奔來十幾個軍士，爲首的是個錦衣長髯大漢。

這大漢雙手叉腰，金剛怒目，挺着圓肚子，道：「弓箭手，這一回不往衙門送，衙門的人是飯桶！」

這光景，他是要亂箭射死來偷盜的人了。

這一招眞狠，只不過樓上什麼人也沒有，有個軍士已對那人稟道：「稟總督大人，沒有人，只有個黑布袋。」

這時候，那錦衣大漢也發現了。

「搜，賊子走不遠！」

「搜！」

命令往樓下傳，剎時間，三批人馬舉着火把分三路，沿着內宅搜開了。

三樓上「刷刷刷」的直響動，幾道鐵柵升起來了。

錦衣大漢先看他的寶，他摸摸墻，又數數桌上的寶一件也沒有少，這才命人把地上的黑袋拉在他面前。

兩個大漢把袋子解開來，發現裡面是個昏過去的少年人，那身穿着打扮還眞體面。

錦衣大漢正是丁化龍，這時候，他也弄糊塗了。

「看看死了沒有？」

一個軍士走上前，伸手探鼻子：「大人，還有氣。」

「把他弄醒。」

另一人取來一碗清涼水，沖着丘浩的臉就澆上去了。

「哇。」

丘浩一哆嗦，未開眼，他先叫了一聲「媽」。

那軍士一把揪住丘浩，叱道：「你是從那裡來的？怎麼會在袋子裡？」

丘浩大哭起來。

丘浩還眞的哭，而且淚水似水流。

當他想着自己的命這麼苦，天天被人揍，他就忍不住大哭起來了。

那軍士對丁化龍道：「稟大人，是個大孩子。」

「放下他。」

「是。」

丁化龍看看四週，又看看淚流滿面的丘浩，道：「你怎麼會在袋子裡？」

丘浩擦淚，抽噎着道：「我是和我娘到白馬寺燒香，碰上惡人的。」

丁化龍眉頭一緊，道：「惡人？」

丘浩道：「是呀，有男也有女……」

丁化龍立刻又問：「你被他們裝進袋子裡？」

丘浩道：「我在寺外等我娘，有個女的找上我，還未曾說上兩句話，她就一掌打昏我，這以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丁化龍道：「女的？是什麼樣的女人？」

丘浩便把「神偷」巧兒的模樣長相，仔細的加以描述，便說話的聲音也學了起來。

丁化龍立刻大叫一聲：「來人吶！」

剎時間，又進來幾個軍官模樣的人。

這些人手拿刀槍似凶神，一個個都像吳非吾一般高。

丁化龍道：「你們可要小心了，六年多前抓到的女賊又來了，可惡，他們那一伙人全來到了，記住本督的吩咐，要死的，不要活的！」

衆人齊聲應是，立刻下樓佈置去了。

丁化龍對丘浩道：「你家住在什麼地方？我派人送你回家去，記住，以後別貪玩，跟着大人別亂跑。」

丘浩道：「我……我好餓……」

丁化龍命人取來個大饅頭塞在丘浩手上。

丘浩張嘴一大口，丁化龍道：「看你的穿着，你家也不錯，住在城外什麼地方呀？」

丘浩一聽心一緊，洛陽城外他沒去過，如果他說錯話，一定會引起丁化龍的疑心。

丘浩心眼一動，便想到那個渡口了。

「大爺，我家距渡口不遠，就在渡口西邊。」

丁化龍道：「佟家莊？」

「是，是，佟家莊。」

「你爹是不是叫佟長青？」

「是，是，我爹叫佟長青。」

丁化龍道：「佟長青一定急壞了。」

他對身邊一個軍士吩咐：「去個人騎馬送這孩子回去，長青這人就是粗心，他的媳婦更粗心。」

於是，丘浩隨那人下樓去了。

* * *

洛陽西城早就關上了，只不過是丁總兵府的快馬，當然不會有麻煩，城門什麼時候也得開。

丘浩坐在那騎馬軍官後面，一聲喝叱中，那馬洒開四蹄，便往西馳去。

耳邊風聲呼嘯，丘浩覺得過癮極了。

只不過當他想到巧兒阿姨的時候，便又遲疑了。

丘浩心中想，自己眞要是到了佟家莊，便什麼騙局也被拆穿了，更何況此刻天未亮，趕快奔回客棧吧。

他只一想着走，便找機會了。

就在一個小崗坡彎道處，騎馬的軍官彎腰打馬的時候，丘浩來一個空中旋——那是「酒肉和尚」悟空傳授他的「旋空十八打」的第一招。

哈！眞妙，丘浩落到一片草叢中去了。

「刷」，他立刻爬在草裡不動了。

再看那騎馬的，嗨，馬鞭子打得可眞有勁，轉眼之間，便消失在夜幕裡了。

丘浩這才撫掌笑着站起來。

他拍拍身上沾着的土與草，吹着口哨往城門走去。

他想着，如果那位軍官一馬趕到佟家莊，回頭看看馬後面，不知會是個什麼吃驚模樣？

年輕人調皮搗蛋是天性，丘浩自也不例外，何況這些年他跟着「黑獄十三煞」，當然更會搗蛋。

他跳着笑着往前奔，這就要進城去找他的巧兒阿姨了。

丘浩奔到城牆下，發覺城門早又關上了，他抬頭看看城牆上，發覺還沒有高山崖子峭，他在大山上追過豹，那是他跟「過山虎」萬子壯打野味時幹的事。

丘浩猛提一口氣，雙臂一張就是三丈高，他十指用力扣緊磚牆，再擰腰又是兩丈高，沒幾次，便騎在城垛子上了。

丘浩剛往城內躍，可妙了，城外有了馬蹄聲，半夜聽得特別清。

丘浩心想，八成那騎馬軍官折回來了。

他在黑暗中，躲在城門附近，就在這時候，城門外有人喊叫：「開門，開門。」

丘浩一聽就笑了，果然那人又折回來了。

城門開了，那軍官有些氣急敗壞的向那開城門的人道：「喂，看見那個娃兒沒有？」

「什麼娃兒？」

「我剛出城時，騎在我身後的那個娃兒。」

「他不是跟着你嗎？你們二人一齊出城去了。」

「你看清了？」

「再清不過了。」

「他媽的，丟了！」

「什麼丟了？」

「那個娃兒丟了。」

於是，那軍官又折回城外去了，這一回，他騎馬不快，緩緩的騎着，想是在找掉下馬的「佟家少爺」了。

丘浩暗中聽得清，這一回，他更樂了。

* * *

洛陽城街道寬，丘浩只一辨認方向，便立刻找到那家客棧，就在他正要躍過牆的時候，黑暗處有人低聲叫：「娃兒。」

丘浩聽聲音，立刻轉頭去看，那黑影已到面前了，不錯，巧兒阿姨回來了。

「阿姨，我……」

「回來就好，別進去了，快出城。」

「爲什麼？我好想睡一覺。」

「睡不成了，再晚，咱們就別想回去了。」

丘浩吃一驚，道：「怎麼啦？」

「還怎麼啦呀，丁總兵要抓人了，他去通知府衙，另一方面，他把官兵調來五百人，準備全城挨家挨戶的搜，說是要抓十三個惡人，快走。」

丘浩一聽，便知道是自己在丁化龍的樓上說的。

他如果不這麼說，丁化龍是不會輕易相信他的，當然，丁化龍就要走馬上任西京去當總督了，在未動身之前，能一舉抓到一心打他寶物主意的「黑獄十三煞」，他在去西京的途中，就安枕無憂了。

丁化龍就是想到這裡，才下令調人馬去了。

* * *

「神偷」巧兒躺在屋脊上聽着下面的人在吼叫，那丁化龍更是罵不絕口，他恨透十三惡人了。

巧兒領着丘浩趕奔城牆邊，兩個人當然不能走城門。

兩個人又爬上城牆，只見洛陽城內七條火把宛似火龍一般在移動，另外有幾批人往城牆這面奔來了。

巧兒冷笑一聲，拉住丘浩便往城外跳下去。

丘浩心中想，丁化龍的手段眞厲害，萬一在店中被查問，事情就不妙了。

巧兒並不怕，但如果被那個「冷面金剛」羅玉碰上，難免以死相拚，那就不妙了。

* * *

巧兒拉着丘浩，一路奔出七八里，兩個人正覺有些累，哈，前面有了馬蹄聲。

巧兒道：「誰呀？半夜騎馬進洛陽，咱們想個辦法把馬弄過來騎。」

丘浩一想，八成是那個送他回佟家莊的軍官又折回來了，便笑對巧兒道：「阿姨，讓我來。」

巧兒道：「我正要看你的手段，多年的調教，不該令阿姨失望吧？」

丘浩道：「阿姨一邊躲起來，妳等着騎馬吧！」

巧兒閃進草叢中，丘浩一瘸一瘸的走在路當中，他還哎唷哎唷的叫出聲。

就在丘浩走了不過十幾步，果然，那個騎馬的軍官又來了，半圓月不盡亮，但那人還是看見丘浩了。

「呼」的一聲跳下馬，那人關懷備至的在說：「佟少爺，你怎麼掉下馬了？對不起，是我太大意。」

丘浩直哎呀，那聲音好像很痛苦的樣子。

軍官一手拉着馬韁繩，另一手在丘浩身上摸着，道：「你……摔傷什麼地方了？」

丘浩指指膝蓋，道：「是這兒，好痛喲！」

軍官低頭仔細瞧，那丘浩心中想：「這一掌要不要打死他……不對，打死人就犯死罪啦！」

丘浩一念之間，斜斜的劈出一掌，擊在那軍官的後脖子上，「哎呀」一聲，軍官應聲倒在地上了。

丘浩搶過馬韁繩，立刻回頭叫道：「阿姨。」

巧兒早就奔來了，她抓起倒地的軍官看，冷笑一聲，對丘浩道：「你沒有打死他是對的。」

丘浩道：「阿姨也不想要他死？」

巧兒道：「不錯，死了就麻煩大了。」

丘浩不懂巧兒阿姨的話中意思，他當然想不到巧兒有多麼奸詐。

巧兒早就想過了，如果丘浩把這軍官打死，洛陽城中的丁化龍怎知是丘浩這娃兒幹的？

這軍官不死，他就會向丁化龍報告，打倒他的人是丘浩，丁化龍一定知道他上當了。

丁化龍只一發火，丘浩就不太平了。

巧兒幾人就是要把丘浩拖入黑道走邪路，有一天，當丘冠中發覺他失蹤的兒子是個小魔頭的時候，就不知丘冠中是不是對他的兒子也來個斬首示衆！

* * *

巧兒拉馬，與丘浩二人拍馬而馳，一面問道：「娃兒，你可曾聽到那個喜愛骨董的丁化龍說了些什麼？」

丘浩道：「丁化龍是個身穿錦衣大鬍子漢子，長的個頭和吳大叔差不多，只不過吳大叔黑溜溜，丁化龍紅嘟嘟，而且……」

巧兒叱道：「我知道丁化龍的模樣，娃兒，我是想知道丁化龍說了些什麼！」

丘浩一笑，道：「丁化龍說狠話，他好像恨透大叔阿姨們了，他吩咐他的人馬抓到你們，不用送府台衙門了。」

巧兒道：「眞的？」

丘浩道：「丁化龍說，若是抓到你們十三人，他只要死的，不要活的！」

巧兒哈哈笑道：「這老狗，爲了他的那些寶，早把我等恨之入骨了，哈……」

丘浩道：「阿姨，你們多加小心吶。」

「你也要小心。」

丘浩道：「我？爲什麼？」

巧兒道：「丁化龍好心派人送你回家，你却在半路上打昏他的人，那人回去會怎麼講？」

丘浩一怔，不由自言自語道：「他一定會說是我把他打昏了，而且奪馬而逃。」

巧兒又哈哈笑了。

她反而安慰丘浩，道：「你就別怕

了，咱們這是幹什麼吃的？誰怕誰！」

話是這麼說，可是丘浩心裡就不舒服，如果遇上丁化龍那幫官兵，怕是有得拚。

* * *

丘浩坐在馬背後，他的雙臂抱得緊。

他的心頭更緊，剛才在馬前是個軍官，如今抱着的是巧兒阿姨，才多久就換了人，却也惹來後患無窮。

丘浩早就忘了他爹的作風，更忘了他爹就在洛陽城，他甚至連「冷面金剛」羅玉的模樣也忘了。

當他五歲的時候，羅玉是光面青年人，羅玉不該留了一撮鬍子，否則在渡船上，也許丘浩就認出他的羅叔叔了。

巧兒拍馬到了渡船口，天早就亮了，而渡船在河的對岸。

這時，渡船上有個漢子往河中汲水，見有人騎馬來，便把水桶放下來瞧。

巧兒已招手叫：「船家，過河了。」

渡船上的漢子大聲吼過來：「等一等啊，我去叫伙計們來，這麼早。」

巧兒叫道：「船上的其他人呢？」

「回家去了，他們吃過飯才回來，等着！」

巧兒心想，怎的這麼不順，渡船偏泊在對岸。

丘浩道：「阿姨，我聽屠大叔與風大叔他們說，馬會渡河的！」

巧兒道：「豬也會渡河！」

丘浩道：「妳說笑。」

巧兒道：「娃兒，我知道馬會渡河，可是過了河，我們就變成落湯鷄了。」

丘浩道：「阿姨，妳好像發急了。」

巧兒道：「出洛陽西城門，就只有這麼一條路，過了河才分三條，我們必須過了河，才算安全。」

丘浩道：「原來阿姨怕有人追來呀！」

巧兒道：「我二人太單薄了。」

丘浩道：「如果有人敢追來，我保護妳。」

巧兒大是安慰，道：「眞有良心，好，好，等回去以後，阿姨再傳你兩手爪法。」

丘浩連忙笑道：「謝謝阿姨。」

便在這時候，才見對面那人自船艙中走上岸，匆匆的往一道斜坡後面奔去。

那漢子還回過頭來大聲喊：「就來了，你們等一等，我去叫人來。」

巧兒道：「快一點。」

只見那人跑上坡了。

* * *

眞急人，頓飯時辰都過去了，仍不見對面有人來，巧兒已開聲罵了：

「死到那兒去了？」

丘浩道：「阿姨，要不要我過河去看看？」

巧兒道：「你過河幹什麼？又不會撑船！」

這倒是實話，丘浩從未撑過船，老龍潭上那怪船只是搭個小方木屋在上面，從來沒有移動過。

丘浩也開始急了，怎麼去了這麼久？

就在二人在河岸渡口跳脚發急的時候，河對岸的小坡上一溜的下來三個大漢，有兩個還在肩上托着長竹篙。

撑船的船老大一出現，巧兒就大聲喊：「快呀，快把船撑過來。」

三個人一路奔上船，就要解繩開船過來了。

忽然間，遠處好像有雷聲。

天空無雲，那兒來的雷？

巧兒一瞪眼，立刻把耳朵貼在地面上，她皺眉了。

丘浩道：「阿姨，妳聽什麼？」

巧兒眨着俏目，數着：「一、二、三、四……唔……怕是有五匹快馬奔來了。」

「在那兒？」丘浩提起脚後跟看過去，他發楞的道：「沒看……見……唉……有聲音。」

他也聽到了。

巧兒大聲叫喊：「船家，快呀！」

渡船已到河心了，從洛陽城奔來的一彪快馬，便也在這時往柳林這面撲過來了。

不錯，一共是五騎，均是軍官打扮，一個個腰掛銅刀，那股子狠勁，從他們的雙目泛紅中便看出來了。

巧兒一看却笑了。

「娃兒，取傢伙幹吧！」

「取傢伙？」

「你看，追咱們的人到了。」

丘浩這才發覺，這幾個人正是丁化龍府中人的打扮，而且個個都是軍官身份。

丁府的家將追來了。

丘浩吃一驚，他頓時覺得自己劈的那一掌實在力道不足，雖然把那軍官劈昏，但那人昏迷的時間不長，這證明他當時實在不想取那人的命。

現在，那人反而追來要他的命了。

丘浩的兵刃仍然是「飛刀怪客」呂不悔送他的兩把飛刀，如果問他適應什麼兵刃，丘浩是說不上來的，因爲「黑獄十三煞」都傳了他幾招絕學，而十三煞各有自己的兵刃，一旦學雜了，丘浩就難以決定什麼樣的兵刃才適合自己。

巧兒站在馬邊哈哈笑了。

這就是老於經驗，久經搏鬥的表現，她與丘浩就不一樣了，她此刻，反而十分放鬆自己。

用笑沖淡緊張心情，才是應付敵人的最佳手段。

巧兒從衣帶上，取出她的鍊子爪了。

巧兒的兵刃就是鍊子爪，這與她的妙手職業有關係，有時候，她以鍊子爪幫助飛羅，攀簷走壁方便不少，此刻……

此刻，她要以爪爲兵刃了。

丘浩是第一次與人正面過招，這與他在老龍嶺洞中學功夫就不一樣了，那時候，他最多被揍一頓，不會要他的命，而現在……

「轟！」只見五騎快馬淌過一道淺水，又越過兩行柳林，已衝到河岸來了。

果然，有個雙目似要噴火的軍官一躍而下馬，他在把馬推了一把後，「嗆」的一聲拔出刀，這人還嘿嘿冷笑的把嘴巴中的牙齒露出一大半：「他娘的，這是什麼世界呀，小小娃兒也會使詐暗算人！」

他忽然對另一大漢道：「徐爺，就是這可惡的小狗，我好意送他回佟家莊，他……」

「他不是佟家莊的人。」

姓徐的緩緩下馬，緩緩的拔刀，另外三人也跟着拔刀逼過來了。

那姓徐的又道：「佟長青除了兩個女兒之外，有個兒子比這個小子大多了。」

這人好像對佟家莊十分熟悉，只一出口就拆穿了。

挨了丘浩一掌的軍官咬牙道：「眞可惜半夜裡徐大人不在總兵府，否則也不會放過這小子了。」

丘浩面無表情的不開口，直不楞的站在巧兒身後，那模樣就像個怕挨揍的孩子一樣，帶着那麼一點可憐兮兮的樣子。

巧兒哈哈笑道：「喲，幹什麼呀？這是……別嚇着我的兒子了呀，軍爺。」

姓徐的一瞪眼，忽然大笑起來。

笑着，他對另外四個人道：「娘的，原來是這個女賊又出來了，嘿……我說是誰有那麼大的膽子，敢潛入總兵府去偷東西，原來多年以前的逃獄女賊眞的又來了。」

巧兒哈哈笑道：「喲，你這位大人眞好眼力，好記性，是一位沒有喝過孟婆湯的人，了得，了得。」

姓徐的叱道：「死在眼前還要嘴皮子！」

巧兒道：「大人，你要在這兒殺人？」

嘿嘿一聲冷笑，姓徐的道：「總兵大人交代過，要死的不要活的！」

巧兒道：「可是我却不想死。」

姓徐的冷冷一笑，道：「可以，只要妳供出另外十二人的下落，也許妳還有活命的機會。」

巧兒當然知道官家這一套，她便也一聲嘆，道：「說出來我就要哭。」

她拉着丘浩又道：「我的那些同路人都死絕了，不是曝屍荒山，就是被人把頭砍掉，所幸我是個女子，殺我的人不忍心，我才逃過幾劫，你們看，我是萬不得已，才又調教出這個小娃兒接我衣鉢，這是來洛陽城找機會的，都是他，本事沒學到，頭一回就失手了，我的爺，今天各位放我們母子一馬，洛陽地界此生再也不來了。」

她說得眞快，全是胡說八道的話。

丘浩就奇怪，巧兒阿姨這不是在咒吳大叔他們？

不料巧兒話剛說完，那位騎馬送丘浩的軍官便厲喝一聲，道：「妳放屁不選地方，說謊不打草稿！這小子在我們捉住他的時候，就已經說出你們十三個惡人已進了洛陽城，妳還敢胡言亂語？」

姓徐的怒道：「我桀根就不信她的話，那些人如果被人殺了，江湖上怎麼不聞傳言？」

巧兒面色一寒，道：「怎麼的，你們不信？」

姓徐的一聲冷哂，道：「我相信他們來了洛陽城！哼，這時候洛陽四門緊閉，官兵衙役挨家搜，他們插翅難飛了。」

丘浩想笑，因爲只他一句話，便鬧得洛陽滿城鷄飛狗跳蛋砸了，這不是很好玩嗎？

巧兒也冷笑，道：「看來你們是不會放過我母子了，各位，你們還等什麼？」

姓徐的一瞪眼，道：「你想拒捕？」

巧兒道：「不是拒捕，是殺人。」

「大膽！」

「膽小也不敢來了！」她似乎變了另一個人，變得冷面桃花叫人寒。

丘浩也吃驚，因爲他這是頭一回見巧兒阿姨的忿怒表情。

丘浩發現巧兒阿姨那原本誘人的妙眸，如今好像上了一層紅顏色，櫻桃小嘴湊在一起泛出條條魚尾紋，腮幫子一動一動的顯然在咬牙，這幾年在老龍嶺相處，丘浩還是今天才發現，巧兒阿姨發起狠來了。

果然，巧兒一個橫身移，她已站在丘浩右面三丈遠，便在她右手提着鍊子爪，左手拖着銀鍊甫站定，姓徐的一聲吼：「蹲下。」

他身後四個軍官有三個直奔巧兒，那個夜裡吃過丘浩一掌的軍官，却握刀往丘浩逼去。

姓徐的軍官只喊不動，一副篤定的樣子。

只見逼向丘浩的那人，口中低罵道：「娘的皮，你才多大一丁點，就出手做壞事，這他娘的老大要你活上七老八十的，我不知你會坑多少人了。」

丘浩慢慢的退，他心中多少有些怕。

他把移動的身子保持在河邊不過一丈多一點，因爲他心中打算好了，眞要逼急了，他可以跳到河裡逃，他才不會等着挨刀子。

只不過他多少也有些衝動，是的

，他跟着十三個黑道梟霸學武功，每人只教他三五招，可這加起來就不得了，呂不悔與悟空等就對曾他說過：「夠了，好好的苦練，江湖上就少不了你一碗打不碎的飯碗。」

丘浩只一想到這兒，他還眞有點蠢蠢欲動。

他雙目看着那人的刀，啊，這軍官可冷笑了。

「小王八羔子，你怕了，是嗎？你知道你今天活不成了，是嗎？你爲你偸襲老子那一掌後悔了，是嗎？」

說着，他的刀平舉胸前，便在丘浩退了五七步的時候，這軍官左手猛一推刀背，「咻」，刀芒一現之間，便往丘浩的脖子上削去，眞的是又快又狠，這一刀就想把丘浩的頭削落掉。

這一刀來得快，丘浩的脖子縮得也不慢，刀在他頭上兩寸處閃過去了。

丘浩躲過削頭一刀，立刻一個半旋身，那樣子就是要逃走了。

軍官嘿的一聲道：「還不躺下！」

丘浩才不會逃走，他平地一個空翻，踩着刀芒拍出一掌：「叭！」正打在軍官的頭頂上。

他用的正是悟空傳他的「旋空十八打」招式，擊中了，他便也高興的笑了。

那軍官頭上又挨一掌，氣得鼻孔在冒烟，手中刀一緊，他不再小覷這小娃兒了。

只不過丘浩這一掌打出信心來了，就在那軍官一路刀法圈過來的時候，他先是施展「醉刀七殺」左右晃，忽然一個前奔，一把小刀出手了。

「錚！」

「啊！」

丘浩那一刀斜斜的抹過軍官的粗脖子，眞狠，一股子鮮血標出來了。

丘浩身上只有這兩把小刀，那是呂不悔爲了不叫丘浩在他的室中打擾他與白盼兒親熱，不得已送他的，這兩把小刀丘浩很珍惜，平日裡磨了又磨，擦了又擦，捨不得再往遠處擲，怕的就是把刀擲壞了。

如今他左右兩手各一柄，殺起人來了。

* * *

巧兒一人戰三個，她那份輕鬆就甭提了。

姓徐的看着這情形，他拔刀就要加上去了，但是他聽得與丘浩殺的軍官一聲叫，他忙轉頭看，但見他的人以手按着脖子往河邊石上衝去。

姓徐的一聲厲吼：「小狗操的，你死吧！」

便在他的吼聲裡，七道激流電閃而至，丘浩還眞被姓徐的這種氣勢嚇住了。

只見他左騰右挪躲得妙，姓徐的一點也沾不到他，也不過兩個照面，丘浩立刻明白了，便也膽子大起來。

只見他雙手緊一緊兩把小刀，「嘿」的一聲，便一頭衝進敵人那片刀層裡去了。

「殺！」

丘浩出刀似擲梭子那麼快，便聽得「唔」的一聲。

姓徐的怎麼也料不到這個少年如此怪招不斷，他的刀力封未得逞，而上胸前已開了花。

丘浩一舉重傷的兩個人，那一面，巧兒也大聲叫道：「娃兒快過來，這三個也是你的了。」

丘浩根本不多想，拔身便殺過去了。

巧兒一個倒翻，她眞的把那三個圍殺她的軍官交由丘浩處理了。

三個軍官見這小娃一連殺傷兩人，不由分說的便把丘浩圍起來了。

巧兒提着鍊子爪，站在河岸看熱鬧，對於丘浩的出招，使她也覺得心驚，她怎麼想不到，丘浩雖然只學了他們十三人每人三五招武功，但當丘浩一出手，那種變化，正就是叫人莫測。

丘浩那忽刀忽棒，忽爪忽枴，雙刀帶鏢的手法，巧兒自己也難以招架。

巧兒覺得丘浩不是從前的挨揍不敢哭、挨罵不回口的小娃兒了，所幸這是在調教他，也是吳非吾授意，拖丘浩走入魔道。

這不就是當初「黑獄十三煞」共同的心意麼？

巧兒把三個圍殺她的人留給丘浩，就是叫丘浩多殺人，人殺多了，丘浩便想脫身也難了。

如果她要下殺手，這三個軍官早就躺下了。

丘浩兩把短刀舞了個銀星瀉地似的，密密麻麻的往右面的軍官罩過去，那軍官還未看清楚，便挨了九刀倒下去了，丘浩側身搶過那人的鋼刀，一路舞了個「八方風雨會中州」，那是「鬼叫天」石大海的潑風刀法，只不過丘浩在三招用完又改成「邪刀」風雲的單眼怪刀法，只一招未了，又一個被他劈倒在石地上了。

來了五個人，如今重傷四個，只有一個了。

丘浩好像殺紅眼了，他舉刀直往那軍官逼去。

巧兒看得明白，丘浩只一出刀，這人非躺下不可。

那軍官一見不敵了，他一聲叫，掉頭就跑，眞快，這人躍上馬背，那聲「叱」！三里外也聽到。

丘浩正要追，巧兒已叫住他：「窮寇莫追，娃兒呀，你今天眞的露臉了，哈！」她把軍官當寇了。

丘浩道：「放虎歸山吶，吳大叔知道會罵人的。」

巧兒笑笑，道：「你放心，你吳大叔高興還來不及呢！」

（未完·六）

垂死英雄

三期完短篇故事／揚子江·文　可飛·圖

獻殷勤求慰藉　假反目釋疑團

上文提要：小羅在賭場出千，玄陰教的人將他們圍攻，勝負未分，又來了該教的哭、笑面具怪人，把小羅等三人帶回教中，見到教主，因教主是背向着三小，難睹盧山，連聲音也裝扮起來，雖不知是誰，但對小羅身份，如數家珍，跟着賜醫賜藥，小五子是副教主，暗示不要吃藥，並串連軟軟將三小救走，哭笑面具人躡踪追緝……

快到圍牆邊時，他追上了小羅。

奇的是其餘幾人都不見，只有這小羅殿後。

「小子，本座不會讓你逃去的，還是乖乖地跟我回去吧！」說話間已出了手，而小羅也未用劍。

哭面人一時激動，也未注意小羅爲何一個人落後？

而小羅本來有劍，爲何手中的劍也不見了？

以哭面人的身份，雖被偸襲，受了傷總是不光采的事。」

他咬牙切齒地狂攻，不許別人插手。

終於在一百二十招左右，小羅連中兩掌，跟蹌閃退撲跌中，被哭面人點了穴道，挾起就走。

* * *

逃出玄陰教的人可不敢停留。

他們迂迴下山，落荒而走，使追的人摸不清去路，他們逃出三四十里外，在林中休息，也實在走不動了。

小羅道：「若非小五子向哭面人攻出那一劍而使他腋下負傷，我們今夜絕對逃不出玄陰教的圍牆。」

茜茜道：「怎麼，哭面人受了傷？」

「葛三刀」道：「那工夫我甚麼也看不見，只感覺快要支持不住倒下了。」

軟軟道：「小五子抽冷攻出一劍，哭面人未防這一手。」

小羅道：「玄陰教的人多少也有點輕敵。」

小五子道：「不錯，如果笑面人也到場，咱們絕對脫不了身的。」

「葛三刀」道：「小五子，妳們也不知道教主是誰？」

「不知道。」

「也不知道哭、笑二怪是誰了？」

「也不知道，但却隱隱猜出他們是兄弟二人。」

小羅道：「衞前輩那句話也許仍然十分權威，他說目前武林中的幾個神秘人物，大致不出那十二個人，如『神州七子』，『南海雙星』和『塞外三鷹』等。」

小五子道：「小羅，承你不記前嫌，我們十分慚愧！」

小羅道：「我只以爲我和小仙蒂的事，妳們再也不理我了！」

小五子道：「我們也知道，吃這飛醋是十分無聊的。」

軟軟道：「至少我們還是朋友對不？」

「對對！」「葛三刀」道：「世上的男人又不僅是小羅一個，你們看看我『葛三刀』，是不是也可以考慮考慮？」

二女嗤之以鼻。

小羅自去調息療傷，衆人也都靜下來休息。

* * *

玄陰教中警哨大作，立刻又緊張起來。

因爲一個披髮人長驅直入，連過

十七卡哨且傷了兩名護法，三名副教主，連笑面人都受了傷。

這女披髮人站在小殿外要見教主。

哭、笑二教主擋住了門，道：「尊駕要見教主有何貴幹？」

「要人！」

「要甚麼人？」

「羅天！」

哭、笑二人正要拒絕，教主道：「請進來！」

哭、笑二人退入殿內，此殿四周至少也有六七十人之多，團團圍住。殿內燈光暗淡，黑紗幕後仍有巨椅，只是這次椅子不是背向外邊，而是正面向外，雙方對面，但裡面的教主可以看清披髮人，披髮人却看不清教主。

當然，教主也看不清披髮人的面孔。

教主道：「請坐！」

披髮人道：「不必！」

教主道：「看茶！」

哭面人親自獻上茗茶，可見教主對披髮人之重視。

披髮人道：「謝了！」

教主道：「尊輩來要小羅？」

「正是。」

「只要女士說出妳和小羅的眞正關係，本座立刻放人。」

披髮人道：「我的身份你可能知道，教主的身份也瞞不了人，我看不如暫時大家心照不宣吧！」

教主沉默了一會道：「女士能否回答幾個問題？」

「能答則答，不能答也別介意。」

「一定一定。」教主道：「見過龍起雲了？」

「恕難奉告。」

「龍起雲的傷治癒了嗎？」

「聽說治癒了！」披髮人道：「只怕尚未完全復原。」

「龍仙蒂在女士手中？」

「正是。」披髮人道：「再問恕我難以回答了！」

教主抱拳道：「恕本座不能親自相送。把羅天讓女士帶走，並代本座送客。」

「是。」笑面人伸手一讓，披髮人出殿而去。

小羅眞的交她帶走了。

披髮人自然並不以爲會如此順利。但還有一位披髮人在外相候，一旦女披髮人告警，兩個披髮人大幹，只怕死傷會十分慘重。

笑面人返回小金殿，教主和哭面人還在。

教主道：「二位可能以爲本座色厲內荏，虎頭蛇尾，其實這也是一種策略的運用，我們目前採哀兵姿態比較有用。」

「是的，教主。」哭面人道：「不過剛才若教主出手，可以一舉生擒她，另一個必來，但二人分散，可以各個擊破。」

教主道：「二位是只見秋毫不見輿薪。各個擊破自然可以做到，但我們的損失必大。況在尚未各個擊破之前，如果另一披髮人及時前來，雙劍合一，形勢就不對了。況且有很多事尚未弄清，此刻動手嫌草率了些。」

笑面人道：「況且必要時本教還有大力奧援。」

這次教主未說話。

是不是暗示玄陰教背後還有靠山？

＊　＊　＊

在玄陰教外約十餘里的山徑上披髮人停了下來。

小羅立刻跪了下去，道：「前輩救命之恩，身同再造。」

「起來！」

「晚輩尚有下情稟告前輩。」

「說！」

「晚輩並不是小羅。」

「這個我知道。」

「甚麼？前輩知道晚輩並非眞的羅天？」

「當然！」

「那前輩爲甚麼還要來救晚輩？」

「這麼說就把你自己看輕了！」披髮人道：「你雖是羅天的影子，且是受命於人，但對羅天的關照却是全心全意，毫無敷衍塞責之處，足証你爲人心地善良，重義尚仁，可敬可佩。剛才羅天等人逃出此教，若非你爲他們擋了一陣，犧牲你自己，他們恐怕是跑不了的。」

影子小羅道：「晚輩奉命行事，自應盡職。」

披髮人道：「除了盡職之外，你與羅天還有情感。」

影子小羅道：「我喜歡他尊敬他，以作他的影子爲榮。」

披髮人道：「這也正是我冒險進入該教救你的原因。」

影子小羅道：「前輩隻身進入該教中，把晚輩要回來，的確冒了很大的險，此恩必報，以及只要前輩差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很好！正因爲如此，我要傳你一招半劍法，在必要時可以作爲抽身之用，你可願意學嗎？」

「晚輩當然願意。」

披髮人道：「此劍法以後遇上羅天只能傳給他，萬萬不可教給別人。」

「晚輩謹記前輩教誨！」

披髮人聽聽四下確實無人，就地傳了他一招半劍法，分手離去。影子小羅又練了半天，才去追小羅。

小羅、「葛三刀」、茜茜、小五子及軟軟五人在客棧中，「葛三刀」道：「小五子，軟軟，我以爲妳們應該回去。」

小五子道：「怎麼？你希望我們重返虎口？」

「葛三刀」道：「不是，我以爲玄陰教還不知道妳們是內奸。」

茜茜道：「也許知道了。」

「葛三刀」道：「他們沒有証據是妳們放了人的。」

小羅道：「由于石室鐵欄是合力拉開，頗似在內的人脫困而出，妳們若能盡快回去，且稍帶點傷，又能使他們相信是追敵未果而返。」

小五子和軟軟自然不願回去。

只不過，回去有回去的益處，若就此不回，即表示是內賊，必然立刻變成玄陰教追殺的對象了。

兩女本有極大的雄心，尤其小五子，一定要設法超越童先生，可以說她立志要手刃童先生，因爲童毀滅了她的美夢。

要不是童先生的玷汚，她頗有把握變成小羅的人。

即使小羅有了小仙蒂也還不算太晚。

但被童先生佔有之後，自然產生了自餒和深厚的自卑。

此刻小羅忽然發現有個人在林中向他招手。

他發現頗似影子小羅，立刻自稱要去方便進入林中。

的確是小羅，而且端端正正地跪在他的面前。

「你這是幹甚麼？」小羅要去扶影子小羅，但他絕對不起來，而且深深地垂下頭悲泣不已。

小羅道：「兄弟，你怎麼了？」

「兄弟，我不是人，我對不起你！」

小羅攤攤手道：「我不知此話從何說起，你自何處而來？」

「兄弟，不久前女披髮人自玄陰教中把我救出，我就決定要追上你，向你請罪，然後自絕。」

小羅一驚道：「發生了甚麼嚴重的事？」

影子小羅先說了爲他們斷後擋住大敵被擒，稍後被一位女披髮人救出，還傳了他一招半劍法的事。

小羅一震，道：「兄弟，你太冒險了。」

「爲了兄弟，我的命不值錢。」

「女披髮人知不知道你不是眞的羅天？」

「知道。」

「知道還傳你劍法？」

「是的，她說很佩服我的重義尚仁，她還交代，見了你可以把劍招傳給你。」

小羅道：「兄弟，那你跪在這兒幹甚麼？」

影子小羅悲聲道：「我作了一件對不起你的事，我幾乎無顏見你。」

小羅道：「兄弟，你對我恩重如山，不要說你並沒有作過對不起我的事，就是有也算不了甚麼呀！」

「不，這件事非同小可。」

「好好！你說，是甚麼事？」

「小五子和軟軟都和我有了肌膚之親了！」

小羅一怔，心道：「這位兄弟的確風流成性，精力過人，居然又把小五子及軟軟也弄到手了。」

對于這種事，小羅多少有點不悅。

並非他吃鍋望盆，事實上他有了小仙蒂之後，根本不想別的女人，而是以爲影子小羅太過份了。

小羅道：「事已至此，兄弟也不必介意，因爲我已有小仙蒂，本就不可能再和她們結合了，只是不明白，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

影子小羅自是源源本本地說了被制的一切。

小羅面色一變，道：「這是倒採花呀！」

「兄弟，我簡直想死。」

「兄弟，我固然恨她們的行爲，但是，以她們二人的條件來說，也算是千中選一的女人，不如一不作二不休，就一箭雙鵰算了！」

影子小羅吶吶道：「兄弟，你在諷刺我？」

「絕不，我以爲她們既然已和你有夫妻之實，不如娶了她們，只要安下心來過日子，將來翠袖添香，美人如玉，享盡閨房之樂，也算一段佳話。」

「兄弟，你一點也不怪我？」

「這是甚麼話，你是受害者呀！」

「可是她們以前畢竟是你的女友，而且她們迄今仍然喜歡你。」

小羅道：「我們二人不揭穿，她們就不知道有兩個小羅，以及你仍然可以和她們接近，到了適當時機，請幾位長輩出面撮合，豈不大功告成了？」

影子小羅這才拜了三拜，但被小羅拉了起來，道：「兄弟，你對我才是恩重如山，我該拜你才對。」

影子小羅道：「這件事兄弟不怪我就萬萬感佩了。」

小羅道：「兄弟，待會我勸她們返回玄陰教，然後你在半路上故作邂逅，你們多接近一下，反正生米已成熟飯，將來她們還飛得了嗎？」

影子小羅的確也很欣賞小五子，正求之不得。

他本來又要拜倒，小羅拉住了他，道：「好了！就這麼辦，我出去勸她們返回玄陰教，你則見機行事。」

影子小羅道：「這一招半武功，我要代傳給兄弟。」

小羅道：「不急，下次見面再教我不遲。」

小羅走出樹林，來到四小處，這工夫小五子和軟軟商量好了，決定再返回玄陰教臥底。

第一，她們必須設法弄清三個教主到底是甚麼人。

其次，教主和「七殺夢魘」到底有何仇恨，甚至教主是不是「七殺夢魘」，這也是她們剛剛想到的。

她們對小羅還是抱有希望，她們的涉險，是爲了小羅。

於是二人決定重返玄陰教，立即

告別動身。

＊　＊　＊

小五子和軟軟二人快要返回玄陰教，只有五七里時，居然又遇上了小羅，二女自然十分高興，況且小羅身邊沒有別人。

「小羅，你怎麼也來了？」

小羅道：「我不大放心！萬一妳們返回教中，被揭穿了身份，我也好冒險進去救妳們對不？」

二女頗爲感動，小五子道：「看來你一點也不怪我們了？」

「不，因爲妳們喜歡我才會那樣做。」

軟軟道：「小羅，你眞是寬宏大量的好人。」

「二位也是出手大方的樂善好施的人！」

軟軟打了他一下，道：「小羅，你要在外面等我們？」

「對，萬一妳們被懷疑而被困起來，可以作個暗號使我在外面聽到，我就可以設法救妳們。」

小五子道：「如果我們被懷疑，關起來就會連叫三聲『冤枉』，如果沒有，明天我們會輪流溜出來，與你會面，你在何處藏身？」

小羅道：「一里外林中有個獵人廢棄的小石屋，那兒可以擋風遮雨，甚至作爲臨時洞房也不錯。」

二女又擂了他一下，雙方分了手。

結果影子小羅並未聽到喊「冤枉」聲。

第二天晚上，小五子溜出來，和他在石屋中纏綿半夜。

第三天晚上軟軟又出來和他歡娛半宵。

這才約定以及見面的地點與連絡方法才分手。

因爲影子小羅還有很多重大的事要去辦。

＊　＊　＊

此刻小羅、「葛三刀」和茜茜進入一個小鎮，「葛三刀」早就嚷嚷着餓了，但他們的銀票又在玄陰教中失落了。

小羅道：「看看有無賭場？」

「葛三刀」一打聽，這個鎮上居然沒有賭場。

天色傍晚，要是再到另一鎮去，可能要過了半夜。

就在這工夫，風中傳來了喜樂聲。

「葛三刀」道：「有辦法了！」

茜茜道：「你又有甚麼鬼點子了？」

「鎮上一定有富戶在辦喜事，一聽這樂聲就是娶媳婦，必定大開流水席，咱們可以夾在客人當中，大大方方地入席吃喝就是了。」

茜茜道：「萬一被人家認出來怎麼辦？」

「誰能認出來？」「葛三刀」道：「任何一個大戶，除了七大姑、八大姨之外，遠親近鄰，不下千百，誰能全部認識？難道會逐個盤問誰是眞親又誰是假的不成？」

茜茜以爲也有道理。

有些富有之家辦喜事或喪事，開出流水席（所謂流水席就是最普通的十道菜），只要湊足八九人即開出一席，隨到隨開，沒有人去管誰是冒充的親戚，所以有些窮人總巴望鎮上有紅、白大事，以便大打牙祭。

「葛三刀」帶頭進入辦喜事的臨時大蓆棚之中。

這兒擺了不下五七十桌，已快坐滿。

三小這一桌還有幾個人，當然都很陌生，足八個人就開始上菜，三小正自大吃大喝，棚中十分喧囂，豁拳行令聲此起彼落，這時小羅忽然發現了一個熟面孔。

那人居然是仙蒂的奶母辜婆婆。

似乎辜婆婆已發現了他，而且神色十分冷峻。

小羅再向四下掃瞄，又發現了三個熟人。那是「狂風」秦萬年、「焦雷」公孫拳和「暴雨」司空展。

而這時茜茜也看到了一個熟面孔，他就是玄陰教的副教主常有慶。這些人是先來或後來的已不可知。

茜茜低聲道：「小羅哥哥，常有慶也在這兒。」

小羅道：「何止常有慶？你們再仔細看看！」

「葛三刀」也發現了「風」「雷」「雨」三人，還有辜婆婆。

「葛三刀」道：「小羅，必要時辜婆婆是個大幫手。」

小羅道：「萬一是個負數呢？」

「那怎麼可能？她該是我們一條線上的。」

小羅道：「可是我有預感，辜婆婆今夜只怕不會是我們的好幫手。」

茜茜道：「爲甚麼？」

「我也不知道，只是看她的表情就有這種預感。」

「葛三刀」道：「這些人會都是衝着我們來的？」

小羅道：「極有可能，我們先吃飽了再說，但不要吃得太飽。」

小羅等人吃得差不多時，常有慶、公孫拳和司空展三人走了過來，只有秦萬年未動。

這可能由於他的女兒在小羅身邊，或者披髮人他不敢得罪。

常有慶道：「小羅，到外面來。」

小羅道：「老子還沒有吃完！」

「葛三刀」道：「看來這喜主是玄陰教的同路人。」

常有慶不回答就等於默認了吧？

茜茜道：「主人是甚麼人物呀？」

常有慶冷冷地道：「說出來會嚇妳一跳。」

小羅低聲道：「老葛待會先溜，我和茜茜應付比較得心應手，要溜也方

便些。記住！」

吃完了抹抹嘴走出蓆棚，出了鎮。常有慶、公孫拳和司空展已在等候，看樣子，公孫拳和司空展也都是玄陰教的同路人了。

小羅抱拳道：「司空大俠服了在下的靈藥情況如何了？」

司空展雙目火紅。

小羅深信這老小子已經不管用了，道：「看司空大俠雙目赤紅，大概藥力已經生效，八成是生龍活虎，所向無敵？」

司空展大喝聲中劈出一掌。

小羅閃過，茜茜拔劍接下司空展。

常有慶道：「小羅，今夜你還能跑掉？」

小羅道：「試試看吧！」

常有慶貼上一口氣砸出十一掌，只不過小羅一步也未退。

小羅回敬常有慶八九掌，常有慶也不含糊。

茜茜應付司空展，在膂力上差點，但招式毫不遜色。

公孫拳在一邊觀戰，他看不出小羅能勝還是常有慶能勝。

常、羅二人邊打邊移到十餘步外，常有慶道：「小羅，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你聽了一定很過癮。」

「甚麼事？」

「軟軟和小五子都是爛桃了。」

「戶頭是誰？」

「軟軟被我玩了，小五子是童先生的禁臠。」

小羅道：「童先生又是誰？」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叫童先生，武功高不可測。」

小羅道：「這話我聽了並不過癮，因爲我已經知道了。」

常有慶道：「人家出五十萬兩銀子收購你的人頭。」

小羅道：「你不說我也知道。」

常有慶道：「你說說看。」

「有我小羅在一天，『中原十二賭坊聯盟』就會吃癟，爲了重振他們的雄風，不再有人到他們的賭坊中以高超的賭技如狂風掃落葉似地帶走大批大批的銀子，各賭場湊出五十萬兩抓我，當然大有可能。」

「不是可能，而是眞的。」

小羅以傳音入密道：「常有慶，咱們可以合作一檔子買賣，一旦事成，二一添作五，每人二十五萬兩。」

「你……」常有慶道：「你要詐降冒領賞格？」

小羅道：「你看如何？反正這些賭場都是弄得人家傾家蕩產的造孽錢，咱們弄些花花也不算過份。」

常有慶爲之心動。

他當然並不想和小羅平分賞格，而是生擒他向教主邀功。

這樣可謂名利雙收，賭坊聯盟不敢不給賞格，教主方面又是大功一件。

小羅道：「如你肯幹，我們從長計議。」

常有慶道：「你甘願讓我先制住穴道？」

小羅道：「這是君子交易，只要你講良心，別到時不解我的穴道，獨吞賞格把我殺了就成。」

「那怎麼會？二十五萬兩已經是個大數目了。」

小羅道：「待會打不出結果，你提議停手，晚上我們在東邊興隆鎮上天香酒樓上見面計議細節，不見不散如何？」

常有慶自然照辦。又打了一會，他大聲道：「公孫兄、司空兄，算了！改日再收拾他們，我們還有事，走吧！」

常有慶等三人離去，茜茜喘着氣道：「這小子是怎麼回事？他們要是一齊上，會佔盡便宜呀！」

小羅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這工夫「葛三刀」也來了。他道：「小羅，剛才我在一邊觀戰，常有慶似乎並沒有落下風，爲甚麼虎頭蛇尾地走了？」

小羅對他們低聲說了這件事。

「葛三刀」道：「小羅，成嗎？可別上了他的當。」

小羅笑笑，道：「他想賺我，我當然也想賺他。」

茜茜道：「怎麼個賺法？」

小羅道：「不久便知。」

＊　＊　＊

興隆鎮。

天香樓晚餐時刻。

生意不錯，樓上樓下大約上了六成座。

小羅穿了一身的綾羅綢緞，邁着方步進入天香樓。

小二一「嚷嚷」，他上了樓。

常有慶就坐在臨窗桌上，同桌上還有個年輕人。

小羅往他的桌邊一站，常有慶立刻對那女人低聲道：「妳先坐到別的空桌位上去，我們要談件生意。」

這女人也沒囉嗦，立刻到別的桌上去了。

常有慶道：「小羅，到目前爲止，你挺守信。」

小羅道：「我待人接物一向守信，何況是爲了二十五萬兩銀子。」

「對對，這畢竟不是個小數目。」

小羅道：「我先聽聽你的辦法。」

常有慶道：「這件事不過是咱們二人演個雙簧，我抓人你暫時被捕，然後把你交給他們，換取五十萬兩銀子，我根本不點你的穴道，銀子一到手，你就脫困。」

小羅道：「辦法很單純，只怕你會弄鬼！」

常有慶道：「我弄甚麼鬼？」

小羅道：「萬一你眞的點了我的穴道，把我交給他們，然後五十萬兩獨吞，再設法偷偷地殺了我，可就神不

知鬼不覺了。」

常有慶鄭重地道：「我要是那樣就是婊子養的。」

「也不必發此重誓，反正各憑良心就是了！」

「對，天地良心。」於是二人低聲計議細節，不久分手。

＊　＊　＊

小羅在澡堂中洗澡，被常有慶堵住。

他穿上衣衫就在堂子中幹上了。堂子中的一排排浴床上的客人都嚇得匆匆穿衣離去，只有十二張床上的客人躺着未動，只不過他們並未全裸。

常有慶說這些人全是「中原十二賭坊聯盟」派來的代表。

小羅與常有慶先是徒手力搏，五七十招後亮出兵刃。

又打了六七十招，小羅突然失招，被常有慶一腳踢出三步，上前舒指點了他的穴道，床上的人全跳了起來。

有人大聲歡呼，道：「還是常副教主有辦法。」

「這是我們私人的交易，不可說出去。」常有慶道：「更不可傳入本教耳中，這種事是不足爲外人道的。」

十二個漢子道：「對對，一切都照常少俠的意思。」

常有慶手一伸，道：「人質在此，希望就此銀貨兩訖。」

十二人稍一低聲計議，立即點點頭。

其中一人自褡褳中取出一疊銀票，計三十餘張，當場點清爲五十萬兩，且立刻交給常有慶。

常有慶收起銀票，抱拳離去，渾身輕飄飄地。

因爲他一生中從未有過五十萬兩銀子。

他出了澡堂子後不久，十二個漢子帶着小羅走出來，其中一人扛着小羅來到七八里外一座破廟門外。

他們在廟外敲門五下，廟內有人擊掌三聲。

十二人立即走入，只見殿前站定五人，其中一人即是水月庵住持了塵老尼，其餘是他的師妹及門下。

十二個漢子把小羅往地上一放，道：「大師請驗收。」

了塵走近一看，且試試小羅的心脈，一切無誤。道：「沒錯，施主們很守信，果然如期辦到。」

爲首之人道：「如大師沒有意見，即請銀貨兩訖。」

了塵立刻自衣袖內取出一個布包，包內全是銀票。

她付了五十萬兩。

一個出家人居然能拏出如此鉅款，實在驚人。

其實這是她數十年來積攢下來準備擴建尼庵的經費。

她爲了整頓庵規，使小羅繩之以法，才忍痛付出。

對方點清了銀票之後，一聲令下，紛紛亮出傢伙，這些人當然不是賭坊中人，而是玄陰教中的人。

了塵等人身手不高，急起應敵，忿然道：「銀貨兩訖，各位爲何翻臉？」

爲首之人獰笑道：「我們只要銀子却不想交人。」

「好毒的孽障。上！」

了塵這邊都是女流之輩，才接了七八十招，幾乎個個負傷，奪門四散逃竄。這些人却沒有追。

因爲了塵這邊只知道這是「中原十二賭坊聯盟」的人。

而這十二個玄陰教中的人交給常有慶的五十萬兩，却眞是自「中原十二賭坊聯盟」處得來的。他們付出如此龐大的數字，也不過是希望得到一個硬靠山而已。

此後不再有一些混混和老千去把大批的銀子弄走。

這十二人立刻又來到一個破窰內。

常有慶正在等候他們，爲首之人把小羅放下，道：「常副座，一切順利，不負厚望，全部辦成了。」

他把五十萬兩銀票交給常有慶。

常有慶稍看了一下，大致不會錯，他現在身上有一百萬兩。

他忽然「嗆」然持劍在手，道：「兄弟們，爲了某種原因，我奉命在事成之後打發各位昇天歸位。」

十二人大驚，爲首之人道：「副座，無論是甚麼原因，我們也不信教主會殺我們滅口，因爲我們是忠實的教友。」

常有慶道：「正因爲你們忠實，我才會要你們的命！」

「爲……甚麼？」

「因爲我一向花慣了錢，自教中領到的出差費數目太少，尚不足我揮霍的三分之一，所以這一百萬兩只是我私囊中的零用錢而已。」

語音未畢，劍光森寒電閃，一顆人頭已飛了出去，待其餘諸人亮出傢伙，已倒下了四個。

於是，八個人在常有慶的重重劍浪下慘呼連連，有的斷肢，有的飛頭，沒出盞茶工夫，全橫屍窰內。

常有慶微喘着，道：「一百萬兩，三兩年內，我可以花得痛痛快快，再也不必爲錢發愁了！」

他掏出一百萬兩的銀票在手中拍打着，狂笑一陣。一百萬兩確是個令人心動的大數目啊！

他決定把此窰封起來，使這十二人永久失踪。

因爲他是私自帶這些人出來的。

這些徒衆失踪，只要他不回去說，誰也不知道他們去了何處。

但他一轉身，忽然楞了一下。

小羅本來就放在窰門口內一旁地上，怎麼不見了呢？

常有慶心頭一沉，他目前雖然身負上乘武功，對小羅却是十分忌憚。他仔細打量地上橫七豎八的死者，以爲也許混在這些人當中。

窰內很暗，他彎着腰一個個地打量，而且數着，十二個一個也不多，就在這時，背後忽然有人「嗤」地一聲笑了一下，悚然回頭，隱隱看出正是小羅。

「小……小羅，是你？」

「是啊！」

「你是怎麼脫困的？」

「因爲你小子狼心狗肺，我不能不防你一手對不對？」小羅道：「我們事先的計議，並沒有去賺了塵老尼對不？」

常有慶道：「出家人要那麼多的錢也不是好事，咱們多弄幾個，可以多分點，難道你會討厭銀子不成？」

小羅道：「銀子我當然喜歡，只不過不喜歡雞零狗碎的。」

「你的意思是……」

「全給我，放你一條狗命！」

「一……一百萬兩全給你？」

「當然，你只是我這計謀中的一個小丑，代我跑跑腿，我不殺你就已經很不錯了！拏來吧！」

常有慶陰陰地一笑，道：「小羅，我會怕你？」

小羅道：「我並不要你怕我，我只要你那一百萬兩。」

小羅往上一貼，常有慶閃避中撩出一劍。

但他正在窰口內，這時窰口外人影一閃，把他握在左手中的一百萬兩銀票全奪了過去，常有慶大驚。

奪去銀票的人是甚麼樣子？常有慶却未看清。

他追出窰外，小羅在後面向他攻出一掌。

常有慶不能不回頭應戰，切齒道：「原來你是個專門吃人的奸詐貨色，你眞不是東西！」

小羅道：「咱們二人之中，總有一個不是東西。」

常有慶狠攻七八劍，小羅一味閃避。

再攻幾劍，小羅就閃入窰內。常有慶跟入窰內，由於黑暗，更是佔不了便宜，而且發現窰內還有另外一個人。

常有慶厲聲道：「還有一個是誰？」

小羅道：「還有一個人嗎？不會吧！」

常有慶知道，自己想吃小羅却被小羅吃了，因爲他發現另一個人幪了面，路子和小羅差不多，功力也和小羅相若，以他的功力，怎能接下這兩個人？

只有咬咬牙衝出窰外溜了。

窰內二人相視大笑，小羅道：「這小子吃了啞巴虧，以後就學乖了，只怕他此去凶多吉少。」

影子小羅道：「只要他回去不說，玄陰教中人無人知道。」

小羅道：「這十二人之中有一人未死，而且並非致命之傷，把他救活，回去報訊，看他還能不能穩坐他的副教主之寶座？」

原來小羅和常有慶定計弄銀子，暗地已和影子小羅連絡上，他們都知道常有慶陰毒奸滑，所以他們合作整了他一下。

小羅燃起火摺子照了一下，果然有一人只是大腿被劍穿透，但他忍的功夫到家，一直躺在地上裝死不動。

小羅道：「朋友在玄陰教中是甚麼職位？」

「壇主。」

「貴姓啊？」

「在下韓光裕。說來慚愧……」

「你慚愧甚麼？」

「常副教主蠱惑我們，說是出門一趟可以弄三五萬兩銀子，將來離開玄陰教可以成家立業，我們就跟來了，想不到他利用完我們之後要殺之滅口。」

小羅道：「我們準備把你的腿治癒，你願意回去舉發他的罪行嗎？」

「願意！就算死了也無怨言。」

小羅道：「放心！絕對死不了的，你們受他蠱惑，罪不在你們，而你們及時檢舉，也算有功於玄陰教。」

韓光裕道：「少俠不知道，常有慶不知是甚麼來頭？有甚麼靠山？在教內所有的副教主之中他十分跋扈，也只有剛來的兩位女副教主不怕他。」

小羅道：「不管他有多大的靠山，犯了這等大罪，教主還是不會輕饒他的，韓兄傷癒後自管回去告密。」

韓光裕道：「在下一定照少俠的意思去作，只是古人的『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古訓，不能不信。」

小羅點點頭，叫他不必躭心，爲他療傷後讓他走了。

剛走出窰門，辜婆婆冷冷地擋住了去路。

小羅抱拳道：「這不是辜婆婆嗎？」

「錯不了！小子，把仙蒂還給我。」

「仙蒂？她……不在我的手中。」

「小子，看你結結巴巴地，八成說謊，你把她藏在何處？」

小羅道：「婆婆，如果仙蒂在我身邊，我爲甚麼要說謊？」

辜婆婆道：「那就讓她出來見見我。」

小羅道：「小仙蒂被一位披髮前輩帶走了！」

「甚麼披髮前輩？」辜婆婆冷冷地道：「你敢胡扯？」

小羅攤着手道：「辜前輩，晚輩更想小仙蒂，這心情對妳說妳也不會懂，請妳相信我！」

辜婆婆厲聲道：「小子，小仙蒂怎麼了？」

「婆婆何出此言？小仙蒂會怎麼樣？」

「如果小仙蒂有個三長兩短，我就要你的命！」

小羅道：「那位披髮女士武功高强，她把小仙蒂帶走，說是找地方讓她待產……」

「待產？這女人是甚麼樣子？」

「由於長髮太密，遮住面孔，我未看清她的面孔，而她也未說出姓名，只說小仙蒂生產後即可與我重逢。」

辜婆婆想了一下，似乎不信，大聲道：「小子，我看你是在胡說！」

小羅大聲道：「辜婆婆爲甚麼總是不信任別人？」

辜婆婆道：「因爲你的風評不佳，武林中無人不知你是個好色的人。一夜能弄七八個女人，而且面不改色。」

小羅也不想說那是假小羅幹的。

辜婆婆道：「你這麼年輕，就這麼會弄女人，將來那還得了？一個小色狠自然會喜新厭舊，你八成膩了她而把她……」

小羅手一揮道：「辜婆婆，我是敬妳這一把年紀，可不是怕妳，妳再胡說八道，可別怪我罵人！」

辜婆婆道：「小崽子，你罵罵看！」

「辜婆婆妳再口出不遜試試看！」

「小色狠！小色狠！」

「老雜碎，老不死……」

辜婆婆大喝聲中，「忽忽」掃出三掌。

小羅接下來，稍退半步，但他立刻又回敬五十掌。

只不過辜婆婆並未退後半步。

他們之間的差距似乎只有這麼一點點。以這點差距來決勝負，至少要一百五十招以上才行。

小羅道：「辜婆婆，妳見多識廣，仔細想想看，難道也想不出那位披髮女士是甚麼人嗎？」

辜婆婆冷冷地道：「誰都可以把長髮披散下來，我怎麼能猜出來？小子，我看你是胡謅！八成你喜新厭舊，害死了小仙蒂而僞稱被披髮人帶走了。」

小羅道：「小仙蒂等於我的第二生命，我怎麼會？」

辜婆婆道：「你說甚麼也沒有用，我把你制住再說。」

二人掌勁狂烈，絲毫沒有憐憫相讓之意。

大約百招左右，辜婆婆忽然停手，道：「小子，行了！」

小羅喘着道：「甚麼行了？」

「不必打了！」

「打也是妳，不打也由妳。辜婆婆，妳有點不大對勁吧？」

辜婆婆道：「小羅，並非我老婆子有失心瘋，而是剛才有人在一邊覬覦，咱們非表演鬼打架不可。」

「是甚麼人？」

「好像是戴了哭、笑面具的兩個人。」

小羅心頭一動，道：「現在走了？」

「走了！」

「前輩猜不出那兩個面具人是誰？」

「目前還猜不出來。」

「爲甚麼要在他們面前表演勢不兩立？」

辜婆婆道：「我雖不知他們的眞正身份，却知道他們是玄陰教的頭頭，也能猜到他們希望你和我交惡，不希望我們成爲朋友。」

「爲甚麼？」

「依我老婆子猜想，玄陰教的頭頭，可能已知我主子是『七殺夢魘』，也知道我主人沒有死，更知道你是劍客羅寒波的兒子。令尊令堂之死，雖然目前仍是懸案，但江湖上耳語都說是『七殺夢魘』幹的，這當然也可能是別人造謠，造成羅家與龍家敵對，所以造謠言的人絕不希望看到羅家與龍家和好。」

小羅點點頭道：「婆婆是說可能是玄陰教中人造謠？」

「十之八九。」辜婆婆道：「剛才我們打爛仗就是給這兩個人看的，以後要記住這一點，羅、龍兩家要表示勢不兩立。」

「是的，辜婆婆。不久前晚輩三人曾入陷玄陰教。」

辜婆婆道：「沒見過教主？」

「當然沒有，教主共三人，其中一人爲太上教主，他坐在黑紗幕之後椅上，非但看不清他的面孔，也聽不清他的口音。」

辜婆婆道：「身陷玄陰教如何能脫困？」

「裡面有人協助逃出的。」

「小羅，你說小仙蒂被一女披髮人帶走待產是眞的？」

「這等大事我怎能欺騙婆婆？」

辜婆婆道：「你以爲是友非敵？」

小羅道：「晚輩的確有這種感覺。」

「那會是誰？」

小羅四下看看，然後低聲道：「甚至有人以爲兩位披髮人是家父母。」

辜婆婆一怔，喃喃地道：「果眞是他們二人那就好了。」

小羅嘆道：「希望如此，但世上的事很難說！」

辜婆婆道：「但也不是沒有可能。也只有令堂才會說出帶小仙蒂去待產的話來，這我就放心了。」

辜婆婆走後，影子小羅又出現了。

只是他易了容，因爲在目前絕對不希望太多人知道有兩個小羅。

「兄弟，照你的意思，我和小五子及軟軟接近過。」

「很好！這樣也許能把她們二人導上正軌。」

影子小羅道：「兄弟，只怕一旦揭

開，她們在受騙下會火爆開來。」

「應該不會，萬一如此，你可以坦白告訴她們，你才是受害者。」

影子小羅道：「兄弟，有點事我必須告訴你。」

「甚麼事？」

「小五子和軟軟早已失身在童先生及常有慶手中。」

「是她們親口說的？」

「是的，她們坦白說出，不想騙我，甚至小五子說常有慶居然是童先生的面首，而童先生的武功又極像我的主人。」

小羅道：「這件事你有沒有報告你的主人。」

「有，主人似乎已經知道了。」

小羅道：「這位童先生的身份眞難猜，正因爲他的武功路子與你主子的相近，所以有人懷疑他就是『七殺』。」

影子小羅道：「眞正內行人可以看出，他的武功雖和主人相似，但只得主人的皮毛，未得精髓，這是由小五子、軟軟、常有慶乃至秦茜茜的招術中看出來的。」

小羅也以爲如此。影子小羅道：「兄弟，我來代傳那一招半劍法。」

小羅聰明過人，不久學會，一試之下，大爲驚奇。

他相信這是武林中最最權威的劍法了。

影子小羅嘆道：「主人教我武功，就曾讚過小弟的反應敏捷聰明，但比之兄弟你又差得多！」

小羅道：「兄弟別奉承我。」

「眞的，我學這一招半劍法，足足費了約三個時辰才貫通其神髓，但兄弟你却不到一個時辰。」

小羅道：「這是因爲我對劍法有濃厚興趣。」

影子小羅道：「兄弟以後最好隨身佩劍。」

「爲甚麼？」

「小弟發現，在劍上你更容易發揮。」

小羅很相信他的看法，稍後影子小羅有事離去。

小羅躺在草中想這一招半武功，想熟了之後，又想起小仙蒂，這些日來，小仙蒂常在他的夢中出現。

不久他睡着了。

不知又過了多久，忽然被衣袂在草梢上的馳騁聲驚醒。

眼一睜，不由大吃一驚。

大約三步外併立二人，竟又是哭笑二怪人。一個也未必招呼得了，兩個齊來，他知道要糟。

只不過他仍然四仰八叉地卧於草中。

他望着二怪，他們也凝視小羅。

小羅技巧地看左手心，正是甚麼也看不到的時候。

此時此刻絕對不能動手，他道：「兩位坐下來談談如何？」

兩人還眞的坐了下來。

小羅道：「我今天就是長了九隻翅膀也飛不出二位的掌心，所以我根本不興逃走之心，不知二位能不能回答我幾個問題？」

哭面人道：「試試看。」

小羅想了一會道：「兩位的大名是……」

二怪同時搖頭，表示不能回答。

小羅道：「二位學過教主的武功對不？」

二人想了一會，微微點頭。這一點也很重要，二人似乎注意這一點。

小羅道：「常有慶也是貴教的副教主？」

二人又點點頭。

小羅道：「而且常有慶在貴教副教主中算是佼佼者。」

二人微微一愣，笑面人道：「你怎麼知道？」

小羅道：「一看他的甩頭就知道了。」

笑面人道：「現在輪到我們問你了吧？」

小羅道：「好吧！請問。」

笑面人道：「你知道小仙蒂的父親是誰？」

小羅道：「你願意告訴我他是誰嗎？」

哭面人道：「小羅，我們不喜歡滑頭。」

小羅道：「我不知道的事要我如何回答？」

笑面人又道：「剛才辜婆婆和你談了很久，如你不知小仙蒂的父親是誰，你就不該認識辜婆婆。」

小羅道：「我只知道辜婆婆是小仙蒂的乳娘，也只知道小仙蒂姓龍，她從不談起她的父親。」

「她不談你也不問，你們又有夫妻之實，這可能嗎？」

小羅道：「可能，因爲她不願說，我就不便勉强她。」

「剛才你和辜婆婆談了些甚麼？」

「就是談小仙蒂的事，他對我誤會因而大打出手。」

「爲甚麼誤會？」

「小仙蒂在某處待產，辜婆婆不信。以爲我喜新厭舊，害死了小仙蒂，而詭稱她在某處待產。」

哭面人道：「小羅，兩個披髮人是你的甚麼人？」

小羅知道，這才是他們最想知道的事，不過是迂迴盤問而已。

小羅道：「我也不知道，似乎他們很同情我。」

哭面人道：「我們却以爲你應該知道他們是誰。」

小羅道：「我也希望知道，但他們似乎很神秘。」

笑面人又問了幾個問題，小羅都不能回答，笑面人道：「小羅，走吧！」

小羅道：「你們要帶我去那裡？」

（未完・三）

上文提要：羅蘭與神、鬼雙刀的一戰勢均力敵，雖兩敗俱傷，却不分勝負，三宮主遂提議擇日約地再戰，一場惡鬥於是暫時結束；張四姑與雪、霜二女趕回洛陽居，見江楓已因中毒而呈昏迷，遂替他從身上起出奪魂毒針，由於江楓內力驚人，張四姑等難料江楓甦醒後的反應，遂餵他服以大還丹後，連忙退出房間，斯時羅蘭趨至，驚聞房中傳出巨響，吟霜連忙撲進房內……

俠義奇情連載小説／臥龍生・文／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親睹廬山眞貌　感嘆倩女多情

「怕甚麼嗎？」吟霜低聲說道：「我們已有了夫妻的名份，何況，人也被你抱過了，」拉開棉被，翻轉江楓的身子，接道：「我先叫了一聲，就是怕你慌亂，碰到傷口，想不到你仍然這麼沉不住氣，眞是在劫難逃啊！」

取過棉花，沾了火酒，仔細的擦拭傷口血漬。

江楓閉目不語，心中却暗暗忖道：「我這麼大一個人，一絲不掛的站在那裏，忽然房門大開，要我怎能不慌？」

站在室外的吟雪、梅花，都急着想衝入臥房，但羅蘭擋在門口不動。

偏是吟霜沉得住氣，小心翼翼的擦拭江楓傷口的血漬後，又把傷口包紮起來，取過江楓的衣服，替他穿好。

江楓却緊閉着雙目，裝出一副還未清醒的神態。

吟霜忍不住嗤的一笑，低聲道：「傻哥哥，你在騙我，還是騙自己？」輕輕在江楓臉上親了一下，接道：「繼續的裝下去吧！我去叫她們進來，裝像一些呀！我娘也來了。」

打開木門，吟雪、梅花、張四姑相繼而入，羅蘭站在最前，却走在最後，心中還在忐忑，不知人小鬼大的二丫頭，是否已替江楓穿好了衣服，見江楓衣着整齊，正盤坐在床上調息，才放下心中石頭。

江楓也不是裝作，眞正的在運氣調息。

他心中明白，這些人個個精靈無比，任何裝作，都無法逃過她們的耳目，何不借此機會，調息一番。

看他氣息均勻，漸進入物我兩忘之境，張四姑擺擺手，低聲道：「咱們到廳中去坐，別擾了他。」

當先轉身向外行去。

羅蘭目光轉動，看到一面牆壁上的青磚裂開了一條大縫，心中大覺奇怪，忖道：「剛才那聲大震，定是擊裂此牆，可是誰有如此渾厚的功力呢？難道是江楓不成？」

張四姑帶上臥室房門，讓羅蘭入了座，才微笑說道：「看樣子，他身上已無餘毒，這一陣坐息醒來，大概就可以完全復元了，大還丹的藥效，果然是非同小可。」

「大還丹？」羅蘭道：「誰給他服了大還丹？」

「當然是張姨了！」吟霜道：「除了張姨之外，天下誰還能有此神丹？」

「四姑，妳眞有大還丹？」羅蘭有些不相信的問道。

「只有這麼一顆，給妳女婿吃了。」張四姑歎息一聲，道：「希望他以後能無災無殃，再要受一次要命的毒傷，誰也無能救他了。」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接道：「妳們都要記着，勝敗乃兵家常事，性命却只有一條，發覺不敵時，不可硬拚，我不想妳們任何人受到傷害，本來是敵明我暗，對我們十分有利，但江楓的好勝之心，却把我們暴露了出來，此番一戰，如是力有不及，我們就隱入暗中去。」

「張姨，很難再有這種機會了。」梅花說道：「三宮主帶來了大批人手，聽說天馬堂也派了大批高手進入長安，這一次，他們很可能會暫息內爭，全力對付我們。」

張四姑點點頭，道：「這倒是大麻煩了。」語聲一頓，接道：「天王門有些甚麼變化？」

「有，」梅花低聲道：「菱花告訴我，天王本人已潛入長安，可能隱身在棲鳳樓中。」

張四姑點點頭，道：「還有麼？」

「聽說天王門中掌理文書、令牌的藍鳳，率領了四大天鵝、三魔、五怪，天王門中的大部精銳，也將於近日中進入長安。」

「乖乖，準備在這裏大幹一場了！」神丐錢缺在七寶和尚陪同之下，大步入廳，接道：「恕我老叫化子打擾，聽說江楓受了毒傷，老叫化焦慮得很，歐陽兄掛念女婿，也是茶飯不思，所以，派我來探問一下。」

「江楓大難不死，人已康復，」張四姑道：「你來得正好，把這裏的情勢變化快速的傳告歐陽兄，要他把藏在箱底的東西拏出來吧！我看一場大決戰已迫在眉睫了。」

「知夫莫若妻，這句話未必全對！」羅蘭道：「我夫婿還藏了甚麼私隱，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呢？」

「放心啊！」張四姑笑道：「歐陽兄對妳寶貝得很，就算把天下美女，統統拿來交換妳，他也未必就會同意。」

對這番取笑，羅蘭心中反有着甜美、踏實的感覺，臉上泛升起微微的笑意，道：「除了金屋藏嬌，他不便告訴我之外，還有甚麼事會瞞着我呢？」

「我也是剛知道這個秘密不久，」張四姑說：「我告訴他申雪君帶來了八大劍士，個個都造詣精深，歐陽兄不甘示弱，才說出一個大秘密，原來就在你們隱居的不遠之處，他也訓練了五個弟子。」

「好緊的口風！」羅蘭道：「一下子訓練了五個劍手，我竟然一點也不知道。」

「妳生了兩個女兒，有好長一段時間，把精神全放在她們身上。」張四姑說：「妳夫婿訓練了五個劍手，也可解去他不少的寂寞，羅蘭，除非登上了仙佛殿堂，再超凡的人，也會有情緒不穩的時候，也會有難耐孤寂的辰光，何況，你們住在那種荒山幽谷之中，風景是美極了，但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空寂，還眞得要有極大的耐性才能住下去，一住二十年哪！妳逗女爲樂，他除了練劍之外，只有耐心的等妳空閒下來，才能享受一刻溫存。」

羅蘭的臉紅了，啐了一聲，道：「四姑，老叫化、大和尚全在這裏，還有兩個丫頭，妳怎麼口沒遮攔，甚麼話都說得出口。」嫣然一笑，接道：「就算他訓練了五個劍手，可是遠在蜀東，別人又不知道五人藏身的地方，非得他自己跑一趟才成，明日之戰，絕對是趕不上了。」

張四姑突然臉色一寒，冷冷接道：「羅蘭，不要隨便亂笑，記不記得妳在梅花廳笑出的毛病，妳的天狐之笑，成就之高，恐尤在兩個丫頭之上。」

羅蘭心中還有些不信，轉頭看去，只見神丐錢缺一臉迷惘，連梅花也看得瞪着眼睛，大和尚垂眉閉目，雖是寶相莊嚴，可也表示出不敢多看的神態。

「娘，妳笑得太好看了。」吟雪道：「天狐媚笑，妳已盡得神髓，我和妹妹都不能及。」

「可是，我沒有練過呀！」羅蘭急說道：「娘已經四十多歲了，還練甚麼天狐媚笑。」

「羅蘭，妳可能是我們這些人中，唯一見過天狐夫人媚笑的人。」張四姑歎息一聲，道：「我相信妳會有難忘的記憶，妳熟記了天狐武功口訣，照方抓葯，傳給女兒，却沒有演練給她們看過，她們憑籍自己天賦，自行揣摸，但妳却是眞正的見過天狐媚笑的人，那種深印腦際的印象，盡得了傳神之處，二女何能及？」

羅蘭垂下頭去，沒有回答，不回答，等於是承認了，她已在不知不覺中，練成了最高明的天狐媚笑。

「娘！這些日子裏，我們和張姨同練天狐武功，」吟霜道：「得張姨指點，獲益非淺。」

「好極了！」羅蘭道：「娘也很想和妳們一同參研，但爲了妳爹，娘不能練天狐武功。」

「爹不是已經同意讓娘練了麼？」吟霜道：「娘又爲甚麼不練呢？」

「唉！妳爹是同意了，可是，他並非眞的希望娘練成個一身狐氣的人，再說，母女仍同在一處，習練這種武功，也有很多不便之處，那就很難進入登峯造極的境界了，張姨肯陪妳們，是最適合的人了。」

「說的也是啊！」吟霜道：「娘剛才那一笑，給了我不少啓示，我想姐姐也是一樣，使我們獲益很大。」

羅蘭繃着臉，道：「四姑，謝謝妳的指教，以後我會警惕自己，我已瞭解天狐夫人爲甚麼在中年之後，很少再笑了。」

張四姑突然上前一步，附在羅蘭的耳邊，低聲說道：「這種邪門武功，有如烈酒醉人，會使人亂性，我這一生走的都是偏門，練的是奇術怪藝，但我和二個丫頭練了一個月天狐武功，已感受到它的壓力，邪得厲害，所以，妳要千萬小心，可不能對江楓亂笑，他如展開反擊，妳未必能擋得住，那就天下大亂了。」

羅蘭心頭一震，道：「他不是定力

很強麼？兩個丫頭仍保住清白身子，我相信是江楓的能力。」

「不錯，他是抗拒住了雪、霜二女的誘惑，但也抗拒得很辛苦。」張四姑道：「但妳那一笑，有如天狐重生，我擔心，他會爲了自保以作全力反擊，妳自信能抵抗得住麼？」

「我……我不知！」羅蘭心頭發涼，冷汗滿額，道：「我不會輕易再笑，也盡量避開江楓，再謝謝妳提醒我，一旦星火燎原，那眞是不堪收拾了。」

便聞錢缺長長吁了一口氣，道：「老叫化這就去通知歐陽兄，事情緊急，我看酒飯也不用吃了。」

他一生中最注重吃、喝兩件事，本來想讓張四姑燒幾個小菜吃吃，再喝上兩斤老酒，但羅蘭那一笑，害得他失魂落魄，清醒之後，已經被嚇破了膽子，那裏還敢停留，他擔心再看羅蘭一笑，會失去控制，當場出醜。

「站住！」張四姑急急喝道：「告訴歐陽兄，要他把五個弟子招來，等候我的通知，明天會有一場生死存亡的大決戰，我們要全力以赴。」

「好，好，老叫化記得很清楚，絕不會漏掉一句話。」口中答應着，人已出了廳門。

七寶和尚淡淡一笑，道：「老叫化嗜酒如命，這一次，連命也顧不得了，惶恐如驚弓之鳥，漏網之魚，看來人世上，還眞有重過生命的東西。」

他沒有再說下去，但人人心中都明白，那是指一種氣節、聲譽。

羅蘭一躬身，道：「事出無心，大師海涵，此後，不會再有這種事了。」

大和尚合掌一笑，道：「不知者不罪，歐陽夫人言重了。」

加上了歐陽兩個字，顯然是在提醒羅蘭的身份，有夫之婦，不可放縱。

只聽房門呀然，江楓緩步從臥室中行了出來，神韻清明，似是餘毒盡除，傷勢已完全好了。

「我佛保佑，江少俠已經完全康復。」七寶和尚雙手合什，莊嚴的喧了一聲佛號，接道：「和尚在廳外待命。」緩步退出客廳。

目睹大和尚對江楓那份敬重，張四姑、羅蘭也都變得嚴肅起來，對江楓欠身作禮。

江楓却恭恭敬敬的對着張四姑深深一揖，道：「大姐，你又救了小弟一命了。」

「張姨以僅有的一顆大還丹，給了你服用，」吟雪說：「清除了你身上之毒。」

「大……大還丹……」江楓神情肅穆，全身微微顫抖，心中似有着無比的激動。

「是啊！聽說是一種很好的療傷丹葯。」張四姑平淡的說道：「還眞的有點效用，竟然把你的毒傷給醫好了。」

「大姐，不要騙我，那不是療傷的葯物，而是仙丹，當今武林，只有三顆。」江楓道：「它可以起死回生，增長功力，是人間珍寶。」

「它不過是一粒丹葯罷了。」張四姑笑道：「丹葯用來醫病療傷，你受了毒傷，服下大還丹，不是很應該的事麼？毒傷痊癒，我們應該好好慶賀一下才對，幹嗎要擺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

「我……我……我……」江楓終於忍不住，雙目中的淚水滚了出來，道：「我受大姐恩澤太多，眞不知如何報答了……」

「有一個報答我的方法。」

「小弟洗耳恭聽，大姐盡管吩咐。」

「不許你再受傷。」張四姑說：「江湖上有很多神物利器，可以洞穿護身罡氣，不可自恃武功成就，就粗心大意，這一次，你如能謹愼一些，就不致於爲人暗算了。」

「小弟記下了，此後自當小心！」江楓道：「大姐還有甚麼指教？」

「你是統帥，我應該向你報告。」張四姑微微一笑，道：「先請教統帥江少俠，身體是不是全好了？能不能和人動手？」

「本統帥完全康復，論內力精神，似尤勝受傷之前，」江楓一本正經的說：「請女諸葛解說一下，這是甚麼原因？」

「那是統帥天賦優異，內功精深。」

「和服用大還丹是否有關呢？」

「大概有點關係吧！」張四姑低聲說道：「大戰迫在眉睫，我們都心急如焚，不要盡扯些無關緊要的事了。」

一個強調受恩深重，一個却不願承認。

「好吧！有甚麼重要的事？」江楓道：「大姐請說出來。」

「三宮主正面挑戰，邀約明日一決勝負，你當時受傷還未清醒，請恕四姑擅自作主，答應了她的挑戰。」

「正合吾意，確定的時間、地點呢？」

「時辰、地點，她們會在今夜通知。」張四姑道：「我擔心他們早有準備，屆時，他們邀約的高手雲集，我們就會吃大虧了。」

「內宮一系和天馬堂爭鬥劇烈，」江楓皺起眉頭，道：「難道他們還會合作不成？」

「可能會合作。」張四姑道：「意外的變化是天王門竟然出動了大部份的主力，四大天鵝、三魔、五怪，由一向坐鎭巢穴的藍鳳領軍。」

「天王本人呢？」江楓急急問道。

「早來了。」張四姑曖昧一笑，道：「住在棲鳳樓中，不過，青鳳身染惡疾，他只能望梅止渴了。」

梅花和雪、霜二女全都低下頭來，掩口偷笑，只有羅蘭繃着一張臉，恍如未聞。

江楓心中明白了，原本自認還很

秘密的事情，敢情別人已是知道啦。

張四姑仔細的說出了得到的敵情消息，也說出了羅蘭一劍獨戰神鬼雙刀的經過，但却沒有將戰情分析。

「大姐一向調兵遣將，料敵如神，不知有何拒敵高見？」

張大姐不肯提出高見，江楓只好不恥下問。

「我不知道，神、鬼雙刀兩個老不死的怪物突然出現，眞把我嚇了一跳。」張四姑說：「幸好有羅蘭在場，否則，我們都不是雙刀的敵手，梅花聽地方拘限，天狐武功和五行遁術都不宜施展，如憑籍眞本領、硬功夫動手，老實說，我接不下他們二十招，雪、霜二女合起來，也難勝人，一旦拚上了，會鬧成甚麼局面，眞叫人不敢想下去。」

回頭望着羅蘭，江楓微一欠身，道：「多謝。」想叫嫂夫人，覺得不對，應該叫岳母，又叫不出口，楞了半晌，才想到夫人兩個字。

「不用客氣。」羅蘭倒是全不在意，一臉正經的說道：「兩個丫頭的劍術根基應該很紮實，但她們生性太刁蠻，不是練劍的材料，枉費了她們父親一番心血。」

「娘！我們學得很用心啊！」雪、霜不服氣的說。

「唉！劍術易練，劍道難學，由術入道，是另一種境界。」羅蘭目光一掠江楓和張四姑，道：「她們是天生的狐門弟子，只怕這一生也無法練入劍道中去。」

「大乘劍道，非三五十年的工夫，難入佳境。」江楓道：「但小乘術變，却有速成的效果，天狐技藝中，有一套七情劍式，不知道夫人是否學過？」

「沒有！」羅蘭道：「聽都沒有聽過。」

她心中有所警惕，對江楓有了很大的隔閡，除說話的語氣盡量冷淡之外，也盡量避開江楓的目光。

「也許是夫人練的大乘劍法，」江楓道：「不便再以天狐七情劍式介入其中。」目光轉注到雪、霜二女身上，接道：「妳們如果願意練，我教妳們。」

「謝謝啦！江大哥，梅花姐姐可不可以學呢？」吟雪道：「她雖未習過天狐武功，可也是學的近似技藝，反正都不是玄門正宗。」

「當然可以學，不過，她未習過天狐心法，學起來，可能進境慢一些，」江楓道：「事實上，天狐七情劍式就是人性中的七情六慾，把人性慾念溶入了劍招中。」

「這樣的劍法，我大概可以練。」梅花說：「我不求速成，學一招是一招了。」

「大姐呢？」江楓凝注着張四姑道：「七情劍式配上五行遁術，將是最詭異的劍法。」

「學是想學呀！」張四姑道：「反正物以類聚嘛！不過，只怕時間來不及了，一夜之間，又能學得多少？何況，大家都要好好的坐息一會，才能應付強敵。」

江楓道：「光讓雪、霜試試吧。七情劍招可以單一施用，我盡兩個時辰之力，先傳她們一招。」

「不要躭誤了她們坐息的時間，」張四姑道：「充沛的體力，對搏殺是很重要的一個條件，我們人手太少，吟雪、吟霜是兩個擔當大任的人。」

江楓點點頭。

「你也要休息了，這一戰，你和歐陽夫婦及大和尚是最主要的力量，」張四姑語重心長的道：「我完全無法猜測出敵人有多少的高手臨陣，只有盡量利用我們的特長，算是閉着眼睛打這一仗，我心中好惶恐。」

「別太擔心，我們雖不知彼，但却充份知己，應該有六成以上的勝算。」江楓微微一笑，道：「小弟會在這一戰中，全力施爲，絕不讓大姐失望。」

看江楓說得輕鬆，張四姑愁眉稍展，道：「要傳劍法，就快些開始，二更之前，我要來帶走二女，逼她們坐息養神。」

江楓點點頭，帶着雪、霜二女行入房中。

「張姨，我想回房去坐息一下。」梅花道：「也想一想對敵之策。」

「好！梅花，我知道妳的武功和才慧，在同門之中，是出類拔萃，」張四姑道：「仔細的幫我策劃一下，要如何才能對付他們的圍攻。」

「我會盡力，」梅花道：「不過，我那些師姐、師妹，藝出同門，一對一我誰也不怕，但如她們三五人聯手圍攻我，我就很難招架了。」

「我們不會和她們逐對廝殺，」張四姑雙目中閃出殺機，道：「我們也採用截殺、圍襲，妳、我和雪、霜二女是一組，一起行動，以暗襲殺人爲主，明天，我們一面對敵，一面傳授妳天狐武功和五行遁術，就我所知，在搏殺中傳授的技藝，現學現賣，一次就可以學會，而且能盡得奧妙。」

「多謝張姨，多謝張姨。」梅花道：「我會全力報效，死而後已。」

「不許胡說，張姨捨不得讓妳死，江楓更捨不得妳死。」

「我……我好快樂，好高興，我第一次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竟有如此的友愛、溫暖。」梅花擧手擦拭着臉上的淚痕，但却掩不住臉上泛起的笑意。

她自懂事以來，就在孤獨無依、冷酷、機詐的環境中成長，那裏使她早熟，使她學會了保護自己、出賣別人的各種方法，人與人之間完全是口蜜腹劍，相互詐騙、利用，那裏受到過如此的誠摯照顧，頓然眞情激蕩，孺慕彌生，恨不得撲入張四姑的懷中，放聲大哭一場，把積存十幾年的幽幽愁懷，發洩出來。

但她忍住了。

多年的磨練，使她具有了異於常

人的自我克制能力。

張四姑輕輕把梅花攬入懷中，慈愛的說：「梅花，我不敢保証我們都能活下去，但只要我們都活着，我會盡力照顧妳。」

「我不怕死。」梅花道：「但我不願被他們騙死、逼死，我要心甘情願的為武林正義戰死，為江郎而死，為張姨而死。」

「我明白！」張四姑道：「我們都不怕死，吟雪、吟霜只不過剛剛懂得人生，但她們却有捨身殺敵的決心，不過，我們不能輕易的去死，我們要全力求生，能不死，就不要死，妳們活着，才能為江楓分擔責任，所以，不要逞匹夫之勇，不要爭一時之氣，懂我的意思嗎？」

「我懂，謝謝張姨的指教。」梅花帶着快樂的微笑，行出大廳。

見廳中再無別人，羅蘭才低聲道：「四姑，我很嚴肅吧？對他是完全不假詞色。」

「對誰呀？」

「妳明知故問啊！我可是全照着妳的意思行事。」羅蘭道：「以後，我就要以今日這種神情，對待江楓。」

張四姑微微一笑，道：「太造作了，羅蘭，你要像過去一樣，只是不要對他笑就行了。」

＊　＊　＊

江楓開始傳授雪、霜二女的劍法。

男人施展這七情劍招，實在是難登大雅之堂，勿怪江楓要關上房門傳授了。

只要聽一式劍招名稱，你就明白男人很難施用這套劍法克敵，雖然，這套劍法十分有用。

第一招叫「千嬌百媚勾魂來」。

這一招要蓮步細碎，柳腰款擺，眼波流動，風情萬種，百媚並至，千嬌橫生，才能使人一見驚艷，難鎖心猿意馬，媚態嬌笑中，利劍已穿透敵人之心。

當然，這種劍法，沒有習過天狐技藝的人是很難施展，就是練過天狐心法的人，也不是一定能夠施展出來。

所以，江楓教得很辛苦。

一個大男人，要擺出千般媚態，實在是相當困難，所以，江楓累出了一身大汗。

但雪、霜二女學起來，却是如行雲流水一般，很快就青出於藍，這七情劍招適女不宜男，尤其是習練過天狐武功的美女，練起來得心應手，很快就登堂入室。

吟雪掏出一方絹帕，擦拭去江楓臉上的汗水，笑道：「很容易嘛，你怎麼教得這麼辛苦？」

「藝有專屬。」江楓吁一口氣，道：「天狐門中的技藝，有很多是不適宜男人練的。」

吟霜拉着江楓一隻手，道：「江大哥，坐下來，休息一下吧，看你累出一身大汗，讓我想到你受傷後的情形，我和姐那種食不知味的焦慮，摧肝裂心的痛苦，比你傳我們劍招的辛苦，超過了何止千百萬倍，張姨說得不錯，你可以避得過那些襲擊的，但你却受了傷，為甚麼呢？」

江楓呆呆的望了望吟霜一會，又轉頭看看吟雪，發覺了四隻靈活的大眼睛中，放射出熾烈的情焰，炙得讓人心疼，那是由內心中點燃起的愛戀之火。

但情愛純淨，不含一絲慾念。

江楓長長吁一口氣，道：「妳們只不過十五六歲呀！而且生長在深山幽谷之中，真的懂得甚麼是情愛麼？」

吟雪道：「本來是不懂的，可是我們練了天狐武功，難道你不知道，天狐武功會讓人早熟麼？」

「江大哥，你的形象、影子，早已印在我們心中，和我們一起成長。」吟霜笑道：「你好像是我們的一部份，也許我們是你的一部份，是不是天狐武功，在我們心靈上播種了甚麼？不自主的主宰了我們，一見了你，就好想擁抱你。」

她說抱就抱，一下子撲入了江楓的懷中。

姐姐跟着妹妹鬧，一陣瘋狂撒嬌，江楓那裏能招架得住，他急急推開二女，道：「快些走吧，妳們的張姨就要來接你們了。」

「怎麼？」吟雪道：「只學一招劍法，如何能克敵制勝？」

「配合五行遁術，這一招劍法，就可以使不少强敵授首。」江楓道：「去向張姨討教，如何才能把這招劍法溶入五行遁術之中。」

吟雪、吟霜開始整理衣服、亂髮，這一陣嬉鬧下來，二個小狐女已弄得衣服皺摺，髮亂釵橫。

「江大哥，」吟雪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道：「你為甚麼不把菱花捉回來，她好像知道很多秘密呀！」

「師父已經出馬了，菱花還會有甚麼價值。」江楓道：「再說，妳們真的希望我找很多的女人回來麼？」

吟雪偏頭想了一會，道：「不是很希望，不過，人多了好玩，所以也不是很反對。」

「江大哥，你也練過天狐武功，好像在天狐武功中，可以使一個人心胸擴大，減少妬忌。」吟霜道：「張姨也常常問我們，江大哥和很多女人交往，我們是不是很難過，我們告訴張姨我們不難過。」

江楓點點頭，心中忖道：「天狐夫人年輕時美貌好勝，妬心奇重，但中年之後，却又處處為人設想，收放自如，難道她真的已把化解妬忌之心性，溶入了武功之中？這兩個丫頭瘋狂的追求歡樂，却一直不生慾念，實是大背常情，果真如此，上乘的武功心法，真的能改變人的天性了。」

只聽吟雪嬌聲笑道：「江大哥，不要擔心，我們不會跟你爭吵，我們能接納梅花姐姐，也能接納青鳳，將來，我們蓋一幢很大的房子，大家住在一起，每天爭奇鬥艷，搏君一笑，那一定好玩得很。」

口氣之間，竟似以一個妻子的身份自居。

江楓只有苦笑。

吟霜拉起姐姐一隻手，道：「江大哥，你好好休息，我們去找張姨了。」打開室門，携手而去。

望着二女遠去的背影，江楓不知是苦是甜。

他想見二女，她們太美了，一顰一笑，無不動人。

但他也怕見二女，她們放縱取樂，却又是點到即止，把江楓折騰得苦不堪言。

只聽七寶和尚的聲音傳入耳際，道：「菱花姑娘要見那一位？」

菱花道：「不管那一位，只要能夠作主都行。」

「韓副總管如何？」大和尚道：「他是最能作主的人了。」

「韓霸就算還沒有死，也該奄奄一息了。」菱花道：「見到他，有甚麼用？」

「好叫姑娘得知，韓副總管健康得很！」大和尚笑道：「菱花姑娘如是不相信，何不求証一下呢？」

菱花道：「我不相信被方妙的毒針刺中的人，還能活得下去。」

江楓已藉兩人談話的機會，整理好被褥，戴上了人皮面具。

七寶和尚推開房門，菱花立刻搶先而入。

只見韓霸坐在一張大木椅上，雙目中神光充足，果然不像受傷的樣子。

菱花雙目盯注在江楓臉上，瞧了一陣，道：「你真的是韓霸麼？」

「在下是不是韓霸，姑娘又如何求証呢？」

「不用求証了，你是真的韓霸，」菱花道：「我已從你的聲音中分辨出來，雖然韓霸只是一個虛構的身份。」

「菱花姑娘，」在四季花婢中，江楓對菱花的印象最壞，冷冷接道：「找我有甚麼重要的事，可以說了吧？」

「取下面具，讓我瞧瞧你真正的面目，憑甚麼能把梅花迷得情甘效死！」菱花臉上是一片不忿之色，接道：「我帶來了決戰的地點、時間。」

「好！告訴我，你就可以走了，我不會難為你！」

「兩國交戰，不斬來使，」菱花道：「殺了我，是你沒有風度，不過，在我沒有說出時間、地點之前，我要一睹你廬山真面目，我不相信當今之世，竟然真有迷得住內宮門下女弟子的人。」

「我看不用了，」韓霸道：「在下不屑由姑娘口中套出甚麼隱密。」

「你想得美呀！」菱花冷笑一聲，道：「梅花的武功强過我很多，智慧也不在我之下，她輸給我的是那份定力，告訴你一件事，四季花女在洛陽居中，唯一沒有被客人沾身的，就是姑娘我一個人！」

「這麼說來，姑娘還是處子之身了？」

「當然不是！」菱花道：「我們藝滿出師前，都已被破了身子，最珍貴的，也就是如此了，我雖已非完璧，但我仍然珍視自己，不讓人輕易得到。」

「阿彌陀佛。」大和尚突然喧了一聲佛號，道：「兩位慢慢談吧！和尚先行告退。」

說走就走，順手還帶上了房門。

「和尚很知趣，」菱花道：「你的下屬，倒有很多可愛之處。」

「他是有道高僧，」江楓道：「不願意耳目受汚，更重要的是糾正妳一件事，他不是我的屬下，而是我的朋友！」

「哼！我見過很多比他有名氣的老和尚，初見時一片莊嚴，到最後，還不是色不迷人人自迷。」菱花道：「拿下你的面具，讓我求証一下心中之疑，我立刻就走！」

「我受人魅方妙暗算時，妳應該見過我。」

「那時，你一臉黑氣，五官變形，那裏看得清楚。」菱花道：「你的形貌，已非秘密，我師父記憶過人，又畫得一手好畫，三五天後，閣下的尊容，就會被描繪出數十百幅出來，該認識你的人，都會人手一份，我只不過是想看一下活生生的人，會有些甚麼樣的魅力。」

江楓取下面具，道：「普通得很。」

「果然是你，田玉！」菱花接道：「你接近梅花時，我就主張殺了你，我不懂秋花雙婢們為甚麼不肯下手，是被你甜言蜜語騙過了，還是怕梅花生氣報復？」

「我也不太明白，妳既然早有了殺我之心，為甚麼不肯自己下手，」江楓道：「却叫別人行兇？」

「我是個很謹慎的人，不願暴露我掌令的身份，也不願自己涉險。」菱花道：「能使梅花迷戀得如痴如醉，絕不是簡單的人物。」

「小小年紀如此的工於心計、算計，當真是罪當誅殺。」江楓有點怒火上升。

「兵不厭詐，既然是彼此敵對，自然要各逞機心。」菱花突然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我瞧不出來，梅花怎會陷入了那麼個深法，我真的瞧不出你有甚麼特別的動人之處，評頭論足，你只不過是一個不讓人討厭的男人罷了，梅花十幾年的媚人之術，當真是白練了！」

（未完・卅二）

上文提要：第二屆華山比武大賽中，余顧南師徒、樵夫、釣叟、鐵木上人、金砵法王、拓跋齊天、翦學鴻、林雙木、公孫晋等順利進入複賽，複賽後，又淘汰了林雙木、翦學鴻、釣叟、樵夫五人，釣叟及樵夫更被金砵法王及鐵木上人擊至重傷，齊雲高知道兩人是爲了余顧南才與對方硬拚，連忙運功協助兩人療傷，消耗了頗多功力；過了幾天，比賽繼續，第一場即由余顧南對鐵木上人……



刀光千里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芳踪永難覓　陰陽各殊途

却原來余顧南機靈，見鐵木上人跌落地上，寶刀劈空，立即飛起一脚，及時將他踢開。

利那間，掌聲及喝采聲充滿了天地！余顧南直至此時方定下神來，猶似在夢中，料不到只百來招竟能把鐵木上人擊敗。

與此同時，鐵木上人的感受便完全不同，余顧南那一脚踢得匆忙，他又及時滾動身子，卸去一部份勁，毫不疼痛，但對他打擊之重，實非筆墨所能形喻！

余顧南含笑道：「多謝大師手下留情！」

鐵木上人臉色一變，怪叫一聲，雙掌運足勁提了起來。不醉翁大吃一驚，及時喝道：「鐵木，勝負已分，你尚待怎地？比武之前已說過，此處不是解決私人恩怨的地方！」

山上羣豪不值其所爲，紛紛出言指責。鐵木上人大叫一聲，倏地一個轉身，雙掌發出兩股掌風，擊在山壁上。「蓬」地一聲響，山壁一陣搖晃，被掌風擊中的冰塊都裂了開來！這既是示威，亦是發洩其心中不忿之情，然後如鬥敗公鷄般躍飛上山峯。

余顧南隨其後上山，鐵木上人回頭惡狠狠地望了他一眼，目光怨毒之至！齊雲高對乃徒道：「雁兒，你贏得很僥倖，那禿驢十成功力未曾發揮七成，論眞實本領，你尚不如他，可不得驕傲！」

余顧南忙道：「師父，徒兒自己清楚得很！那賊禿求穩，失了先機，徒兒方有機會僥倖得手！」

「如今尚未必能擠進五大高手之列，還要看以下幾場的結果！」

話音剛落，下面的不愁僧已宣佈：「適才那場，勝者乃余顧南，料諸位均看得清清楚楚，不必老衲喋喋，下一場由齊雲高及金砵法王印證！再提醒一次，比武定勝負，點到即止，並非仇殺！」

齊雲高看了金砵法王一眼，輕飄飄躍了下去，金砵法王內心十分緊張，此場若失敗，莫說拿不到天下第一之桂冠，恐連擠進五大高手也有困難！鐵木上人前車可鑑，他可不敢怠慢，猛吸一口氣才跳下去。

齊雲高道：「請法王多多指教。」

金砵法王雖然狂傲，但面對天下數一數二之高手也不敢輕敵，更不敢將話說得太滿，當下合什道：「齊施主名滿天下，老衲今日有機領教，實乃榮幸！」

齊雲高道：「大師客氣，請。」兩人都立下門戶，齊雲高腰上仍插着那柄木劍。未掣之於手，氣定神閑，相反金砵法王便緊張得多了，一副如臨大敵之態，但雙方均門戶嚴謹，是以未敢貿貿然出手！

兩盞茶工夫過去，倏見齊雲高輕嘯一聲，身子如離弦之矢射出！金砵法王立即運勁於手，眨眼之間，齊雲

高只離身六尺，他雙掌立即推出！

不料眼前一花，齊雲高已錯步閃過，在其身旁四尺射去！金砵法王那兩股掌風全擊在冰壁上。但亦非省油燈，一個風車大轉身，再兩掌擊出！

眼前一花，齊雲高人已躍起，金砵掌風擊在雪地上，把積雪擊飛半空，雪花在半空盤旋飛舞，煞是好看！

金砵法王見齊雲高人在半空，心頭大喜，雙脚一蹬，雙掌有如托搭天王般，向齊雲高印去！他的「九象神功」傳自天竺，威力奇大，且後發形勢比身在半空的齊雲高好多了！

山峯上之余顧南及羣豪，均爲齊雲高揑一把汗，想不到齊雲高因何會如此失策，霎時間，天地之間只餘風聲，不聞人語。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齊雲高半空一折腰，倏地斜飛幾尺，打了個沒頭觔斗，在金砵法王身前八尺之處落地！

金砵法王吃了一驚，那兩掌不得不發，大地竟然响起鳴鳴聲。齊雲高一落地，似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兩掌同時拍出！

「蓬」地一聲巨响，震得羣豪耳鼓嗡嗡作响，餘風及聲浪震及冰壁，撲嗤嗤地滾下了好幾塊碎冰。

這次比掌，金砵法王勝在久蓄而發，齊雲高則勝在脚踏實地！但見金砵法王在半空有如斷線風箏般往後翻滾，齊雲高有如脫韁怒馬在下面狂奔！

黃影一閃，金砵法王雙脚已落地，離崖邊僅有七八尺，他來不及換位，齊雲高已然殺到，「飛雁摘日掌」一展開，如幻如影，似虛似實，一招緊過一招，不讓對方有喘息之機！

金砵法王又退了一步，心中大悸，因爲再退之下，形勢更加不利！他苦思無計之下，倏見漫天的掌影，倏地斂去，齊雲高已發出兩掌，掌未至，掌風已壓得他呼吸難暢！金砵法王在此形勢實不願對掌，但齊雲高老謀深算，籌劃已久，這兩掌突如其來，使他不能選擇！

電光石火之間，金砵法王也推出兩掌，「蓬！」再一道震耳欲聾之聲响起，齊雲高連退數步，金砵法王則向崖外直飛！

羣豪尚未看清楚，但見金砵法王往下墜的身子，倏地又斜飛而上，落在另一端，都呆了一呆，齊雲高連忙換了個方位，冷冷地道：「法王大難不死，恭喜恭喜！」

金砵法王轉頭問道：「諸位公証，老衲是否已經輸了？」原來他人在半空，發現懸崖並非畢直的，是故急忙沉下，雙脚在山石上一蹬，再躍上石坪。

不愁僧頗爲難答，按說比武其實包含鬥智，金砵法王跌落山崖，無論如何已遜半着，奈何大會無此規定，是以沉吟道：「閣下大可以再與齊雲高比鬥！」這無疑是表示未分勝負。

金砵法王深吸一口氣，向齊雲高緩緩走過去。「齊施主果然名不虛傳，智勇雙全，老衲佩服之至！」

齊雲高哈哈笑道：「法王臨危不亂，才眞教人佩服！」

話音未落，金砵法王已經展開攻勢，他此番抱着破釜沉舟之志，把壓箱本領全部掏出來，邊攻邊叱喝以助聲勢！齊雲高沉着應戰，見招破招，以守爲攻。

金砵法王越鬥越勇，叱喝之聲越來越响，把「九象神功」發揮得淋漓盡致，羣豪聽他叱喝之聲，就如聽戰鼓般，每聞一聲，心房便猛烈地跳動了一下。

齊雲高適才之冒險，未能得手，便知要面臨艱巨之爭鬥，他歷過無數風浪，也嘗過失敗的滋味，越來越沉着，表面上金砵法王雖然佔了較多之攻勢，但一百招下來，他只退了三步！憑他的經驗，料定金砵法王如此强攻，若不能一鼓作氣取勝，將會再之而竭，因此不爲所動，耐着性子等待機會。

眨眼間又過了一百招，戰況激烈有增無減，只看得羣豪張大了嘴巴，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余顧南就更加緊張了，尤勝自己適才與鐵木上人作殊死戰！

倏地，齊雲高發出一道輕嘯，接着迅疾無比的把木劍抽出，向金砵法王緩緩刺去！

莫看這把劍乃桃木所刻，但在齊雲高手中，不啻是柄利器，刺出之際，居然發出嘶嘶之聲！這一劍看來速度不快，但不知爲何金砵法王攻勢突然一遏，立即錯步閃開！

齊雲高猛地一道長嘯，嘯聲連綿不絕，與金砵法王的叱喝聲相抗，攻勢有如水銀瀉地般，但見劍影如千層屏障，把金砵法王重重圍住。

羣豪直至此時方鬆了一口氣！原來齊雲高已摸清了對方掌法之變化，又深知論內功金砵不在自己之下，是故決定以招式取勝，因而拔劍而出，形勢果然有所改變。但金砵法王在守勢中心頭並不慌忙。

齊雲高攻勢越猛，嘯聲亦越响，把金砵法王迫得喘不過氣來，金砵法王叱喝之聲更响，石坪上有如响起悶雷。

齊雲高謀定而後動，一反攻便決定擊倒對手，攻了一百招，不但金砵法王漸覺不支，而羣豪亦因此而感得極爲難受，很多人索性以掌掩住雙耳！

余顧南無意中回首，見雲彩玉匆匆忙忙跑了過來，只道樵夫那端有事，連忙悄悄跳下去，問道：「雲姑娘，焦叔叔他們傷勢有變化？」

雲彩玉雙頰微紅地搖搖頭，道：「沒有……小妹來看看……你比過武沒有？誰是對手？」

余顧南抑不住內心之興奮，道：「比過了，對手是鐵木上人，僥倖得勝！」

雲彩玉雀躍地道：「恭喜啦！你這就是天下五大高手了！」

她叫聲頗响，余顧南恐被人聽見，不好意思地道：「那裡，還早哩？輕聲一點，家師正與金砵法王決鬥，不可騷擾他們！」

雲彩玉道：「小妹也過去看看，」兩人到了石坪旁邊，因石坪中風聲大作，余顧南急不及待，先繞過去窺探！只見金砵法王雙掌挾着摧山裂石之力，向齊雲高擊去！

原來金砵法王見齊雲高劍法越來越凌厲，舉手投足皆成招式，心頭恐慌，忖道：「再讓他猛攻下去，落敗的必是佛爺！」唯一的辦法，便是跟對方比拚內力，這還有一線之機！

他等了很久才找到一個機會，焉肯輕易放過？雙掌運足內勁，盡力施展，但見狂飆自地而生，威力巨大無比，余顧南看到的便是這刹那！

好個齊雲高只見他錯步閃開，反手一劍刺向金砵法王的脅下，這一劍毫無招式可言，但使來如流水行雲，奇妙無比。

金砵法王那兩股掌風，全擊在山壁上，刹那間，但聞嘩啦啦一陣聲响，附在山壁上的冰塊全部碎裂，這還不打緊，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山峯上面的冰雪亦全陷了下來！霎時間，羣豪嘩然大叫，許多人被冰塊擊中，更有些自山上跌了下來，而最令人心悸的是，附近的冰壁亦全部裂開，只要這些冰塊全跌下，天下英雄說不定全數死於此地。

這刹那，金砵法王大吃一驚，分神之下，脅下已中了齊雲高一劍，幸好齊雲高不想趁人之危，臨時卸掉大部分勁力，否則金砵法王非倒地不可！

不愁僧高聲呼道：「大家快逃！」

其實不用他提醒，羣豪已鷄飛狗走，有如世界末日！齊雲高再一道長嘯，斜飛而去，拉着乃徒及雲彩玉的手急奔。

「轟隆隆」及「吱唷」之聲不絕於耳，三人一口氣奔了五六十丈方敢停下來，但見遠處的山壁湧出一股冒烟的水來！那水流經之處，冰雪融化！原來這是鐵木上人作的孽，他把溫泉出口鑿開，泉水由山縫處向外滲，經過兩天的工夫，後山的溫泉已流至前山，冰雪本已將近融化，再吃那金砵法王掌風一擊，四分五裂之下，下面的首先碎裂，上面那些焉能不一齊陷下！

冰塊下墮之勢，悚目驚心，連齊雲高這等高手，也看得心頭砰砰亂跳！余顧南更慶幸自己下山找雲彩玉，否則如今可能已葬身在冰塊底下，想至此，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顫！

此刻忽聞翦仲台悲呼一聲：「鴻兒，鴻兒！」只見他自冰雪中冒了出來，邊跑邊呼。

那邊廂又聞拓跋强等人呼道：「西天老仙神威蓋世，天不怕地不怕……」

拓跋齊天喝道：「放屁！爲師腰骨已被撞斷了，還胡吹甚麼！還不扶我上來！」

齊雲高見冰雪漸漸停止下滾，乃道：「你倆且在此稍候，待爲師過去看看！」余顧南那裡肯依？跟着乃師跑到石坪。但見石坪上堆滿了冰雪，鮮血點點斑斑，悚目驚心，許多人躺在冰雪上呻吟，還有人在冰雪堆中掙扎，好不悲慘！

齊雲高忙躍過去，扒開冰雪，把被埋在裡面的人拉上來，余顧南也過去幫忙。那金砵法王大概走避稍慢，被冰雪擊中，此際盤膝在地運功，連三位公証也全受了傷。不醉翁見到余顧南，居然乃齜牙道：「恭喜少俠擊敗鐵木上人，當眞不負酒鬼及和尚的期望，眞是孺子可教！」

「晚輩能取勝，一是僥倖，二也多得兩位前輩指點及激勵。」余顧南問道：「兩位前輩何處受傷？嚴重麼？」

不愁僧笑道：「小施主去救別人吧，咱們兩個老不死，死不了！速去速去！」余顧南見他們二人受傷不重，也不客氣，跑去拯救傷者，少數未受傷的也發揮互助精神，或在冰雪中救人，或扶傷者到安全地方。

齊雲高抬頭見山壁上尚在冒白烟，忙道：「諸位若還能走動的，請速離開此處，避免再有冰雪陷下！」幸好後來再陷下之冰雪，對石坪這邊都無影响，而羣豪忙了半天才撤離石坪。

不愁僧道：「諸位且淸點一下，是否有人不幸罹難！」細數一下，竟然死了二十多個人，受傷的則不計其數，包括幾名高手在內。羣豪想起適才那情景，餘悸未消，都恨不得立即離開華山！更料不到二次華山比武，會發生這等事故，當眞是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

拓跋齊天問道：「公証，今日還比不比武？」這也正是羣豪想知道的答案，是以數以千計的眼睛全望着公証。

不愁僧乾咳一聲，道：「適才咱們之人已商議過，今日發生不幸之事，若再舉行比武，對受傷者實不公平，亦失却比武之意義，何況天下五大高手誰屬，經過連日比鬥，諸位均心中有數，是故決定本屆比武，就此結束！未知可有異議否？」

羣豪經此一役，至今餘悸未消，根本不想再留在華山，豈有異議？當下翦仲台問道：「這次比武到底算不算？下一次準備何時舉行？又二十年一度？」

不愁僧沉吟道：「這個老衲不敢作主，請諸位公議！」

當下衆人七嘴八舌地議論，齊雲高覺得最初比武之用意，乃借此讓同道觀摩天下各門各派之武技，但發展下來，似乎爭名之目的還比較重，也覺得意興闌珊，乃道：「怎地不算？比武目的乃讓同道有機會一睹各門派之武功，而非爲了爭甚麼天下武功第一，是屆目的同樣達到，怎能不算？至於幾時再舉行，齊某看法是二十年後再來！」

鐵木上人敗給余顧南，一口氣嚥不下，急道：「二十年才一次太久啦，這次情況特別，應以十年爲期！」羣豪又紛紛議論起來，各有看法。

不醉翁道：「酒鬼有個辦法，咱來拋金錢！花紋向上的便十年後舉行，字向上的便二十年後方再舉行，大家有意見否？」衆人議決不下，覺得此法也算公平，都同意了。

不醉翁取出一枚銅錢向上一拋，那銅錢，竟然畢直墜下，拋在雪地上！羣豪均是一怔，不醉翁却哈哈大笑起來。

鐵木上人不耐煩地喝道：「有甚麼好笑！」

不醉翁道：「字向左，花紋向右，老天爺替咱們作出決定，不是十年，也不是二十年，而是十五年！諸位，咱們十五年後再見吧！」

羣豪聽他這樣說都同意其見，於是訂下十五年後，立冬那天在華山再見，大事已解決，便紛紛下山，但齊雲高和余顧南因爲要照顧樵夫和釣叟，是以仍留在山上。

* * *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眨眼間便已三年。這三年余顧南浪跡天涯，到處找尋方菱的下落，到處行俠仗義，江湖上已放棄了他「小刀神」的外號，而稱之爲「天涯俠客」。他沒有被雲彩玉所纏住，陪伴他走遍天涯的，仍是那柄未曾開刃的玄鐵寶劍。

余顧南無處可去，決定去苗彊拜訪紅花仙子，他對方菱是否在人間已不敢存奢望，但對其他女子亦不放在心上，心枯情絕，只求爲江湖爲百姓多做點事，亦因此他名氣更响，幾乎蓋過爲師，一干對他指點過武功的前輩，更覺老懷安慰。

這天余顧南來到荊湖北路之辰州，天色雖未入黑，但再向前走，已甚荒涼，是故決定提早歇息，準備乾糧食水，進客棧賃房時，背後忽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掌櫃的，有淸靜上房沒有？」本來他亦不留意，但男人聲音說畢，忽又傳來孩子的哇哇哭聲，乃忍不住轉頭望去。

只見一位身材瘦削的壯年漢子，帶着一位少婦，那少婦抱着一個孩子，正在哄他，孩子不知甚麼原因，哭個不停，少婦略抬頭道：「大哥，你那小鼓再借寶寶玩！」

她一抬頭，余顧南猛覺十分眼熟，稍頓脫口呼道：「妳是若蘭姐！」

少婦看了他幾眼，臉色變了變，淡淡地道：「我不認識你，別胡扯！」恰好小二拿了鑰匙，領她一家進內。

余顧南怔了一怔，連忙搶過掌櫃手上的花名冊，只見上面寫着東四房，林永利及妻容氏，不禁懷疑起來。掌櫃道：「人有相似，物以類聚，客官認錯人也不奇怪，小三子，還不趕快帶這位客官進房。」

余顧南進房之後，心中仍記掛着這件事，深覺自己沒有認錯人，但回心一想：「莫非她還在生我的氣？唏，她既然已嫁了人，我還擔心甚麼？」當下離店去買乾糧、牲口。

待他回店，天色已黑，房門剛關上，便被人敲响，他只道是店小二送水進來，不料來的却是那位「林永利」。

「林永利」齜牙問道：「閣下料是余顧南大俠吧？」

余顧南含笑道：「在下正是余顧南，大俠兩字不敢當，林大哥有何指敎？」

「在下姓趙，雙名容英，因路上不便，因此化了個假名。」那漢子沉吟道：「適才賤內不敢與你相認，實在另有苦衷，請大俠原諒。」

余顧南輕哦一聲，道：「趙兄請坐。」

趙容英也不客氣，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余顧南心頭一動，問道：「趙兄也是幹保鏢的？」

「正是，且刻下正懷着暗鏢上路，你呼出賤內的名字，她恐有黑道人物在旁，因此不敢承認。」趙容英問道：「余大俠遊俠四方，未悉如今準備去何處？」

余顧南這幾年來閱歷豐富，已揣到其用意，淡淡一笑，道：「在下欲去苗疆探位朋友，令正亦認識的，她是紅衣教教主紅花仙子。」

趙容英滿面笑容，道：「如此咱們倒有一段路可以同行，路上少了點寂寞。」

余顧南問道：「趙兄欲去何方？」

趙容英支支吾吾地道：「如今尚未決定……大俠也在鏢局呆過，料亦知道暗鏢情況比較複雜。」

余顧南心頭不大痛快，冷冷地道：「趙兄不必多說，嗯！你過來不怕讓人看見？」

趙容英臉色一變，結結巴巴地道：「在下打量過，沒有人發現方敢過來，咳咳，其實這也沒有甚麼……誰敢打余大俠的主意？」

余顧南心想：你若眞的不怕，爲何不與老婆一齊過來，嘴上當然不說，胡扯了一番，趙容英見目的已達到，便告辭回去。余顧南道：「趙兄，相請不如偶遇，今晚就讓在下作個小東，一齊吃頓便飯如何？」

趙容英敬謝不敏，余顧南也不勉强，心中暗勸告自己：「不管如何，她是若蘭姐的丈夫，不瞧僧面瞧佛面，何必給他冷面孔看。」

當下收拾了一下，便出外吃飯，又跑了好幾家店子，買了些禮物。一

夜無事，次日一早，趙容英又來敲門，問道：「大俠幾時上路？」

「在下正在等趙兄。」

趙容英道：「如此請大俠在西城門外等候如何？在下與拙荊稍候即至。」

余顧南一笑策馬而去，他在西城門等了半個時辰，方見趙容英駕着馬車而來。「大俠，咱夫婦去賃馬車，是以來遲了。」

余顧南見車篷遮得密密的，心中奇怪，却不便多問。一路上，余顧南一聲不吭，車篷內也沒有聲音，他再也忍不住，問道：「令正在車廂內麼？」

「當然……孩子身子不適，不宜吹風，是以……」

「車篷遮得這般緊，連氣也難透，孩子有病也不能這樣。」

話音剛落，車篷內忽傳來一陣孩子的哭聲，余顧南這才放心，他還以為車內裝的是貨物不是人，心中忖道：「莫非若蘭姐不想見我？」

晚上，馬車停在一座樹林中，馮若蘭這才抱着孩子下來，對余顧南淡淡一笑，算是打招呼，余顧南報以一笑，跳到一棵樹上，慢慢啃着乾糧，馮若蘭則支起鍋子燒飯，趙容英逗着兒子玩，看來三口子樂也融融。

余顧南忖道：「看來趙容英待她還不錯。」他一直因馮若蘭愛上自己而心頭不安，此刻才輕鬆起來。未幾，馮若蘭已燒好了飯，余顧南雖在遠處，仍聞到香氣，不由又有一番感慨。「女人到底是女人，她未嫁之前，未曾進過灶房，想不到此時手藝兒還眞不賴。」

馮若蘭邊盛飯，邊對丈夫道：「大哥，快請余……大俠過來吃飯，人家到底陪咱們走一段路。」

趙容英道：「請他過來吃飯也可以，但不許妳跟他交談，不要忘記，妳如今已是我趙家的人。」

馮若蘭臉色一變，不悅地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趙容英冷笑一聲：「甚麼意思？西京誰不知道馮小姐喜歡余顧南？還演了一齣千里尋情郎的好戲！」

馮若蘭怒道：「我可是以淸白之身嫁給你的，你還有甚麼話好說？你本來是甚麼人？小小的天龍鏢局的鏢師罷了，今日能在西威鏢局當大鏢頭，憑的是甚麼？這幾年我吃你多少骯髒氣？哼！我看你不是娶我，只是想要我西威鏢局。」

「瞎扯！妳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幾時輪到我！」

「你別再解釋，我已看透了，只恨我自己命苦。」

「對，如果妳命好的，早就嫁給余顧南了！人家不肯要妳，妳才嫁給我的。」

馮若蘭似蹩不住，挺挺胸膛，道：「那是當然的，他比你好十倍，他若肯要我的，我不嫁給他才怪！你到底去不去請他？」

「不去！要請妳自己去！」

「話已說破，姑奶奶還有甚麼不敢的！」馮若蘭抓起一碗飯，挾了好些菜在上面，向內走去，趙容英胸膛不斷起伏着，雙眼似欲噴出火來。馮若蘭去了好一陣還不回來，他妒火中燒，忍不住跟着走過去。

只見馮若蘭伏在一棵樹上，雙肩聳動。他冷笑道：「情郎走啦，哼！捨不得他，妳還有甚麼話好說。」

「我甚麼臉都給你丟淸了。」馮若蘭把一張紙塞到趙容英手中，「你看！」

趙容英點着火摺子一望，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字：趙容英仁兄：余顧南頂天立地，絕不會做出傷人名譽的事，仁兄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對不起，我不能與你同路了，以後仁兄若欺侮馮小姐，余某說不定會念馮家對我之恩惠，而懲戒仁兄，請好自爲之。」

趙容英看後打了個冷顫，脫口問道：「喂，他會否將咱們保暗鏢的事宣揚出去麼？」馮若蘭聞言，更是痛哭出聲。

＊　＊　＊

余顧南想不到馮若蘭嫁夫如此，日後的日子還長得很，他仍暗中保護他們，直至他們交了貨方留柬道別。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方找到紅衣教，此刻已是立冬，但苗疆氣候仍甚暖和，他坐在廳裡等候通傳，過了一陣方見裡面跑出一位婦人來，正是苗芳芳。

「哎，是甚麼風把咱們心愛的南弟弟吹來的？」苗芳芳不失苗人的性子，對男女之防甚低，熱情地拉住余顧南雙手。「咦，怎地只你一個人來？成了親沒有？啊，對啦，你那位方姑娘找到了沒有？」

余顧南苦笑搖頭，「教主她老人家呢？」

苗芳芳白了他一眼，格格地笑道：「原來你心中只有一個教主！我警告你，敝教教主尚是姑娘，不許你稱她老人家。」話剛說畢，她自己已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余顧南把包袱打開，「吺，這份不是要送給你的麼？」

苗芳芳眉開眼笑地拉了張椅子坐下，道：「還算你公平，上次我幾乎被殺死，幸虧你仗義相助，就算你今日打我罵我，我還是得乖乖挨着。說眞的，你是咱們紅衣教的大恩人，他日你需要到咱們，只要一紙相召，教主不去，我也會帶人去助你。」

「多謝，其實份屬同道，彼此相助乃理所當然之事。」

「你南弟弟認爲是理所當然的，但別人可不一定這樣想。」苗芳芳道：「你這次來，一定要在敝教盤桓幾個月。」

余顧南見她一直不提紅花仙子，

忍不住再問道：「教主不在麼？」

「唷，你瞧我，一拉起閒話便忘記了，教主閉關修練，尚未出關，嗯，算算還有四五天而已。」苗芳芳忽然壓低聲音道：「南弟弟，姐姐如今已升爲副教主啦！」

「恭喜恭喜，貴教如今一定大有發展啦。」

「四年前那一役，使敝教幾乎全軍覆沒，經過無數艱辛方重新打下基礎，幸好綠衣教已滅亡，否則要想東山再起，根本無可能。」

兩人聊了一陣，便吃晚飯了，對苗人來說菜餚甚是豐盛，可惜不合余顧南胃口。他在紅衣教住了五天，苗芳芳每天都帶他到處遊山玩水，雖無甚看頭，但風土人情與漢人大相逕庭，倒也長了不少見識。

第六天，紅花仙子開關，聞余顧南至，連忙接見。余顧南見她容顏未改，只是比前清減，乃讚道：「教主功力通神，竟能挽住青春，令人羡慕。」

紅花仙子「噗嗤」一笑，「你這小鬼，幾時學得這般口甜舌滑的，怎不帶方姑娘一起來，留她在家看孩子？」

余顧南長嘆一聲：「我那有這般好命，至今四年仍無她半點消息。」

紅花仙子吃了一驚，脫口道：「甚麼？你還未找到她？」

當下余顧南把四年來的情況仔細述了一遍。紅花仙子輕嘆道：「看來她也是個命苦的姑娘。」

「未知教主可有聽到一點兒與她有關的消息？」

紅花仙子搖搖頭。「沒有，倒是你在第二次華山比武中大出風頭的事跡，有所耳聞。看來日後武林必是你師徒的，不過本座十分高興，料第三屆比武，必是你第一。」

「晚輩沒有逐鹿武林之野心，只想找回方菱。」余顧南在紅花仙子和苗芳芳面前像一個孩子，把埋藏在心中的願望說了出來。「假如能夠與菱妹共同生活，要我立即退出江湖，晚輩也會一口應允。」

「你倒痴情。」紅花仙子道：「不過這倒有點過份，未免辜負了令師對你之期望，以及你多年來之努力。」

余顧南深深吸了一口氣，道：「一個男人不能成家立室，那還有心情辦其他的。」

苗芳芳笑道：「天下好女子多的是，敝教女弟子數百之衆，其中不乏國色天香者，要否苗姐姐替你介紹？」

余顧南敬謝不敏。

紅花仙子笑道：「副教主不必枉費心神，此刻就算是天仙化人的美女，他也看不上眼。」一頓問道：「少俠可曾去過遼國找尋？嚴氏昆仲在大宋不能立足，說不定會依靠遼國，而且從種種跡象看來，嚴敬重當年可能已經與遼國有所勾結，否則爲何會送耶律拉琴及小郡主他們離開？」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余顧南驀地站了起來，脫口呼道：「我怎地沒有想到此？」

紅花仙子笑道：「不急，急也不急在這一時，況且本座也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也許不在遼國而在西夏亦未定。」

余顧南沉吟了好一陣才坐下，道：「不會在西夏，若在西夏拓跋齊天必然知道，他應該會派人通知我。」

苗芳芳道：「那老怪對你倒似頗有好感般。」余顧南支吾以對，不敢多言，一副坐立不安之態。

紅花仙子道：「少俠既來之則安之，且多住幾天再走，嗯，令師一向可好？」

「家師近年來常雲遊四海，這四年來，晚輩總共才與他見過四五次面，其中有一次還是在岳陽樓遇到的，託教主洪福，料他老人家一切如意。」

紅花仙子笑道：「你越來越會說話了，苗疆有許多好玩的事物，你要些甚麼但請開口。」

「晚輩什麼也不要，謝謝。」余顧南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教主，晚輩有一件事要請教你。」

紅花仙子一愕，問道：「什麼事？本座本教若幫得了少俠的，火裡水裡也不推辭！」

余顧南遂自懷內掏出一張羊皮地圖來，道：「這是苗凌漢臨死前交給我的，要我轉交給一位叫珠瑪的苗族姑娘，教主是否珠瑪？」他雙眼烱烱地望着紅花仙子。

紅花仙子臉色微微一變，半晌方道：「本座以前叫什麼名字，早已忘記，你何必多問？這地圖如你喜歡的，就轉送給你吧！我對這種東西完全沒有興趣，以前的事也已忘記啦！」

余顧南再加上一句：「如果你不是珠瑪的，又有什麼權利將此物轉送於人？」

紅花仙子考慮了半晌方道：「我是的，我就是珠瑪，如此你放心啦！」

余顧南謝了一聲，問道：「教主，這可是地圖麼？」

紅花仙子看了幾眼，道：「應該是，而且是在苗疆！」

「苗凌漢臨死都要把此地圖交給你，必是非常重要的，教主輕易轉送給晚輩，實屬欠思慮！」

紅花仙子嘴角肌肉牽扯了一下，道：「以前的事我不想提，有關他的東西，我也不要。小余，如果你不喜歡，大可以再轉送給別人！」話雖如此，頓了一頓忽又問道：「蕭玉城可有託你轉交什麼東西給我？」

「沒有，只給他師兄，我已代轉。反而苗凌漢還贈晚輩一本百毒眞經。」

余顧南想了一想，把羊皮地圖收藏了起來，道：「教主既然不要，晚輩便且收起來，教主幾時要，都可以問晚輩取。」紅花仙子不置可否。

苗芳芳道：「你如果要去尋找地圖標明的地方，姐姐可以陪你去！」

「多謝了，以後有機會再說吧！」

苗芳芳失笑道：「我倒忘記你如今只掛着一件事，恨不得脅生雙翅，飛到遼國找尋方姑娘，不過姐姐可得提醒你一件事，遼人對你甚是痛恨，你可得小心！」余顧南但覺體內升起一股暖氣，流遍全身。

* * *

五日之後，余顧南離開紅衣教，苗芳芳選了兩名幹練的女弟子爲他開道帶路，一路平安，很快便到漢人聚居之所，那兩名紅衣教女弟子方與他揮手作別。

余顧南一路不斷罵自己是蠢貨，居然沒想到嚴氏昆仲會跑去遼國。他心情正如苗芳芳所說，眞恨不得立即飛到遼國，是以曉行夜宿，沿途連換幾匹馬，這天已趕至杭州，覺得疲不能興，便決定在杭州歇息一天方繼續北上。

他一進城，想起前事，感觸萬分，忽又燃起希望，發瘋似的在杭州城跑了半天，那裡有方菱的影子？下午又跑了一趟靈隱寺，不料却見到了信水君！信水君已在靈隱寺剃度出家，法名圓正。

圓正見到余顧南正喜不自勝，問道：「余施主，你怎會跑來此處？咦，你找到方姑娘否？」余顧南乃將別後情況告訴他。圓正雙眼微有興奮之色，道：「聽說小施主在一次華山比武中，大出風頭，屢敗強敵，保持未敗之身，貧僧十分高興。」

「那一半是信叔叔之功勞，另一半則是僥倖。」

「胡說！令師沒有功勞？其他指點過你武功的人也沒有功勞？成功豈僥倖！希望小施主努力不懈，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信叔叔身子如何？」

「四肢已無礙，只是反應大不如前，功力也只恢復了三成，但這已足夠，貧僧每日禮佛誦經，已無他求。」

「嗯，晚輩這次要去契丹，信叔叔可有什麼話要交代？」

圓正臉色倏地一變，道：「施主應該歇息了。」言畢長身而起。

余顧南忙將他拉住，道：「信叔叔，晚輩反正要去遼國，您……」

「阿彌陀佛！」圓正宣了一聲佛號。「小施主眞忘記貧僧如今已是出家人！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緣孽均與貧僧絕緣。你返國若有暇，再來此玩玩，貧僧祝小施主一路順風。今夜貧僧尚未做功課，不能陪小施主多談了！」

他關門去後，余顧南方呆呆地坐着，感覺到圓正其實尚未與緣孽絕緣，否則不會不敢再與自己傾談，不過出家對他來說，也許是最好的歸宿。

次日一早，余顧南便已下床，吃早飯時不見圓正，剛好見到最喜講故事的圓一，詢之，謂圓正在做早課，

余顧南知他內心交戰，未能忘掉以前之情緣，有意避開自己，也不敢去找他，抓起包袱，騎上馬往北急馳。

* * *

由杭州去遼國路途可不短，余顧南心繫玉人，不辭勞苦，一路換騎急馳，終於來到河間府，此是距離遼境最近的大城，余顧南又歇了下來，買了乾糧，備了食水，又再選了兩匹良駒方再北上。

時遼國與宋有合約，邊關每天均開閘幾個時辰，遼宋兩國商販來回交易，因此余顧南出關，未受刁難。

一至遼國，氣溫驟降，然而余顧南此刻功力深厚，仍然穿一件單衣，未覺寒冷，越向北行，氣溫越低，不時還下着鵝毛大雪。

這天天氣特別惡劣，頂頭風吹打得馬兒不願開步，余顧南見前面有座山包，乃驅馬到山下避風，燒了篝火，把冰凍的臘肉取出來燒烤，過了好一陣，臘肉方發出香氣，他一口臘肉，一口乾糧地啃着。

冬天晝短夜長，未幾，天色已漸黑，夜裡風聲呼呼，夾雜着狠嗥，令人毛骨聳然。忽然北風送來一陣馬蹄聲，余顧南伏地一聽，來者最少有五六十騎！

雖說他如今功力非凡，但却不願在不明所以之情況下，與人爭鬥，是以連忙把火弄熄，拉着馬跑上山坡，山上有岩石、枯樹。

余顧南匿在一棵大枯樹後往下望，但見一大隊騎兵逶迤而來。此際已至山下，忽爾繞彎到向南處，又聞一道粗壯的聲音，說着契丹語：「停，在此紮營！」

余顧南暗道聲苦也，沒奈何只好仍窩在山上，未幾，又聞下面有人道：「灰燼尚熱，這人一定是匿在山上，快上去搜索！」

余顧南躍上樹枝歇息，不將此放在心上。俄頃但見一條火龍上山，三五十個遼國武士提着火把，上山搜索，余顧南毫不掩飾，當然很快便被發現了。一個武士喝問：「你是什麼人？因何躲在這裡？」

余顧南用生硬的契丹話答道：「少爺當然是漢人，在此處幹什麼，都沒犯到你！」

那武士惱羞成怒地道：「誰曉得你是否宋國奸細，下來，否則大爺可就不客氣了！」

余顧南漫不經心地一掌砍在一根樹枝上，便聞「喀嗤」一聲，那樹枝如遭利刃斬伐，斷口整齊地跌落地上。

那些武士微微一怔，隨聞他大喝一聲：「弓箭手準備！」話音未落，眼前一花，只覺手腕一陣酸痛，已被余顧南扣住，魂魄未定，又覺身子一輕，被人提上樹！

「弓箭手準備？」余顧南哈哈一笑道：「少爺本無敵意，你偏要迫我動手，看看誰先喪命！」忽見兩名武士往山下急奔，他冷笑道：「最好請你們主帥來談談！」

一位年紀較大的武士問道：「不知閣下尊姓大名？」此人分明是契丹人，但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

「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下姓余名顧南！」

「余顧南？」那武士口中唸着。「這名字好熟……」山下傳來一陣步履聲，有人呼道：「小郡主駕到！」

小郡主駕到五個字一入耳，余顧南身子猛地一抖，萬料不到一至遼國便遇上耶律玉，她人未至，聲音先至：「是什麼人這般大膽！」

一個武士應道：「啓稟小郡主，這斯自稱是余顧南！」

話音剛落，但見一個珠光寶氣，體態略見豐腴，腰懸佩刀的少婦走上來，猛見她嬌軀一抖，一對目光四處搜索，終於落在余顧南臉上，眼神不斷地變化着，余顧南却猜不出其心情，但覺她比以前成熟多了，半晌，還是他打破僵局，淡淡地道：「久違了，小郡主！」

耶律玉喃喃地道：「久違了……你近來可好？」

「一向都很好，恭喜你已爲人母。」

耶律玉嬌軀再一抖，紅着臉低聲問道：「你怎會知道？孩子剛滿半歲……你呢？那位方姑娘替你生了幾個胖娃娃？」

余顧南搖頭苦笑道：「她……唉，我還未找到……」她字未說出口，目光無意中一掠，忽然大叫一聲，自樹上躍了下來，劈手奪過一根火把，向左首衝過去。衆武士以目光徵求小郡主，耶律玉搖搖頭，提步慢慢走過去。

耳畔又聞余顧南大叫道：「不是不是，這是騙人的！」耶律玉快步走過去，只見余顧南跪在一堆土堆前面，雙手十指如鈎，用力扒着泥土，火光下看得分明，土堆前豎着一塊石碑，上面刻着一行字：嚴門方氏菱娘之墳。

耶律玉猛吃一驚，脫口問道：「那方……姑娘難道嫁給了別人？」

「胡說，住口！」余顧南聲音如同夜梟，「蓬」地一聲，石碑倒地，余顧南却似離水的魚兒般，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耶律玉雖然已嫁了人，但對余顧南仍未忘情，見狀一顆心又酸又痛。此時她比以前穩重多了，說話語氣也有了許多改變。「唉，這也許是座假墳，故意弄出來刺激你的，你們給我挖開來看看！」

那些武士揮動長矛短戟，用力挖刨土堆，過了一陣，已露出一具靈柩來。余顧南大喝一聲：「待我來！」他用鋼刀撬開棺蓋，那蓋子只撬高寸許，衆人已聞到一股中人欲嘔之臭氣，耶律玉及其手下連忙掩鼻退後。

余顧南却毫無所覺，把棺蓋打開，但見棺內一具漢女屍體已經潰爛，屍身上全是蛆虫，極是恐怖！他定睛細看那女屍面部已全潰爛，但自面形及身材看來，當無疑問，他怪叫一聲，仰天摔倒，暈死過去。

耶律玉吃了一驚，急下令：「快將他拉開，把屍體火化了。」過了一陣，余顧南方悠悠醒來，耶律玉急又問：「你覺得如何？」

余顧南見到熊熊大火，大叫一聲，問道：「誰放火的！」

耶律玉不慌不忙地道：「難道你肯讓方姑娘埋在此處？要帶回宋國，不先火化怎行？」余顧南不由默然，冷風中異味撲鼻，余顧南見耶律玉陪自己站在旁邊，心中不無感激，耶律玉輕輕一嘆：「想不到她如此命薄。小余，你可得挺住……我雖在遼國也聞到你之大名，大丈夫可不能因一個女子而毀了一生！唉，雅可也嫁人了，否則你倒可去找她……對，你這次還去女眞部麼？」

余顧南但覺萬念俱灰，腦袋無力地搖了搖。過了頓飯工夫，一位武士過來道：「小郡主，已燒好了！」

耶律玉着手下拿一隻空酒罈子來，余顧南親自把骨頭撿進罈內，耶律玉着人送上烤肉，余顧南那裡吃得下？自喉底迸出兩個字來：「謝謝！」便如行屍走肉般，慢慢走下山。

耶律玉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如打翻了一瓶五味素，忽然叫道：「小余，江南美女多，你回去……」

話未說畢，余顧南已悲嘯一聲，拍拍腰畔的寶刀，道：「有此刀伴我浪跡天涯已夠了！」言畢躍上馬背，絕塵而去。

（全文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方丈無恙脫險　戰況暫告平息

上文提要：至善到秦家堡拜訪堡主秦大鈞，想打探少林方丈是否被囚在堡裡，接見的是少堡主秦劍秋，却查不出底細，至善等晚上再暗探堡內虛實，谷飛雲喬裝劉子明、了得喬裝呂子春誤闖入秦大鈞靜室內被纏住，少林寺衆僧到處搜索方丈下落，遭堡主首徒周子厚、少堡主秦劍秋，還有張少軒夫婦、羊角道人、毒手郎中、東無忌等人纏鬥，戰況激烈，勝負未分……

至光目光一凝，果見自己右首不遠，羊角道人手中拂塵揮舞之間，宛如一片流雲，把他對手逼得步步後退，長劍在他拂網之下已經施展不開。

至光雖然不知這蒙面人是那一個，但從他出手招式可以看出乃是戒律院的護法弟子，急忙雙肩一晃飛掠到羊角道人面前，朝戒律院弟子低聲道：「你且退下去，此人由師叔來應付他。」

一面抬目喝道：「羊角道友，你一向獨善其身，從不和江湖黑道勾結，怎麼會改變初衷，和昔年危害武林、匿居已久的通天教沆瀣一氣了？」

羊角道人眼看就要得手，被另一個蒙面人攔住，不覺怒聲道：「道爺的事你管得着嗎？」

拂塵驀地朝至光當頭拂下。

至光鏘的一聲掣劍在手，使了一招「春雲乍展」，劍光盤空而起逼住下落的拂勢，左手趁機劈出，一道掌風朝羊角道人當胸撞去。

羊角道人豈肯示弱，口中狂笑一聲，同樣左手一抬迎着硬接。

雙方劍拂甫接，兩道掌風也同時交接，但聽砰的一聲輕响，兩人被震得腳下站立不穩，屋瓦碎裂，各自往後退下了一步。

羊角道人發現來人身手不在自己之下，更不打話，手中拂塵疾揮，一退即上，搶攻過去。

至光振腕發劍，以攻還攻，剎那之間，拂影漫天，劍光流動，幾乎功力悉敵，難分軒輊。

和了得同時竄上屋簷來的是谷飛雲、珠兒兩人。珠兒目光一溜，低聲道：「谷大哥，你去幫忙對付尺鍊雙煞，我要鬥鬥通天教主門下的女弟子。」

話聲一落，一條小巧人影業已凌空飛起朝祝纖纖激射過去。

谷飛雲眼看兩個少林弟子力戰尺鍊雙煞，確已漸落下風，也就縱身朝尺鍊雙煞戰圈投去。

祝纖纖是通天教主門下五弟子，也是四個女弟子之首，一身武功確實非同凡响，否則憑少林寺戒律院出來的護法弟子豈會在她劍下落盡下風？

就在她劍光如幕，把一名戒律院弟子逼得只有招架之力，已無還手之能的時候，忽聽有人嬌喝一聲：「妳是通天教主的女弟子，讓我來領教領教妳的劍法。」

聲到人到，珠兒一下落到祝纖纖身側，一支雪亮的短劍已如銀蛇亂閃，一下格開祝纖纖攻向戒律院弟子的劍勢，藉機攻了過去。

那戒律院弟子眼看珠兒把祝纖纖攻勢接了過去，只好往後退下。

祝纖纖連來人還沒看清楚，對方奇幻劍勢業已攻到，她身形輕側向左飄退三尺，目光注處，看到替下少林和尚的竟是一個蒙面小女孩，立時想到她是和谷飛雲一起的珠兒了，但她故作不識，嬌笑一聲道：「原來少林寺

裡還有小尼姑！」

口中雖然嬌笑着說話，手中長劍卻毫不放鬆，輕輕一轉，就漾起三道劍光分向珠兒襲來。

珠兒哼道：「妳不想當張家的二少夫人，想做尼姑那方便得很，我替妳落髮好了。」

身形倏然拔起，居然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劍光紛披朝祝纖纖當頭罩落。

祝纖纖那會把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放在眼裡，心中暗暗冷笑：妳這樣凌空擊去當真是自討苦吃，手腕一轉圈動長劍，但見一片劍光像銀盤似的飛旋上升，顯然是一記奇招。

珠兒不肯和她硬接，輕輕扭了下腰，一個人像飛燕一般輕巧的斜飛開去。

祝纖纖一招落空，對方已經飛開，自然要收回劍勢，那知珠兒身在空中劃了個弧形，又飛了回來，還是剛才那一招凌空發劍，劍光紛披朝下襲來。

祝纖纖心中暗暗一凜，忖道：「她這是甚麼身法，身形不用落地能夠在空中轉折？」急忙舉劍上劈，一道銀虹匹練般飛起。

珠兒咭的笑道：「除非妳的劍會飛，不然休想劈得到我。」

她果然又翩然飛了開去，打了個轉又迅快的飛到祝纖纖上空，依然是那一式劍招，劍光紛披往下直落。

祝纖纖粉臉上微有怒意，喝道：「妳師父只教了妳這一式劍法？」

玉手向空連揮，這回劍勢突變，宛如十數支尖錐，奇快無比，往上衝起！

珠兒却也不慢，劍勢未收，雙足一蹬，帶着一溜劍光打橫裡飛出，劃了個弧形，嘶的一聲落到原來的地方，口中嬌笑着道：「二少夫人不是想落髮當尼姑嗎？只有這招劍法，可以削落妳三千煩惱絲，不會割到耳朵。」

祝纖纖怒聲道：「小丫頭，妳敢戲弄姑娘！」

身形閃電般欺到，長劍左右揮動，洒出無數支劍影，一瞬間，就把珠兒一個人圈入在劍光之中。

珠兒哼道：「羞、羞、羞，妳明明是二少夫人，還自稱姑娘？」

一道劍光突然沖霄飛起，脫出祝纖纖的包圍，直上三丈，再一個觔斗倒轉過來，劍使「迴龍抖甲」，一道劍光盤空飛舞，宛如一條神龍在空中擺尾舞爪一般，還有四五支亮銀劍影，從一道劍光中忽左忽右突射出來。

她這一上一下，神速已極，只聽一陣錚錚輕响，雙方劍勢一接即收，劍光倏斂，珠兒已經回落原處，撇撇嘴道：「通天教主門下，也不過如此。」

祝纖纖玉面凝霜，叱道：「小丫頭，妳敢對我師尊不敬，今晚當眞饒妳不得，妳敢和我在劍上分個高下嗎？」

珠兒輕哼道：「有何不敢？」

祝纖纖喝道：「好，妳小心了！」

抬手一劍疾刺過來，她這一劍使得毫無花俏，但劍到中途忽然輕輕一震，立即幻起四五道劍影一齊戳到。

珠兒暗暗冷笑：「妳不過使得快而已，我難道不會？」短劍疾發，同樣一下幻起四五道劍影朝前推出。

只聽「噹」的一聲，四五道劍影中只有一支接實了。珠兒立即發覺不對，因爲自己這一招雖有五道劍影，却是四虛一實（四支是幻影，只有一支是攻去的實劍），但對方五支劍影却全是實劍。

自己只接了她一支劍影，還有四支劍影沒有接住，此時冷厲劍鋒離身前已不過尺許光景！

心頭猛吃一驚，急急往後疾退，這要是換了旁人，是萬萬來不及的，但珠兒從小就練成「紫府迷踪身法」，輕輕一閃就後退出去五尺以外，冷哼道：「妳別臭美，有甚麼了不起的？」

不待對方追襲，隨着話聲直欺過去，短劍一揮洒出一片雲彩般的劍光，搶先發動攻勢，同時左手化掌，也使出一套行雲流水般的掌法來，劍掌同施，攻勢綿密，小姑娘動了眞氣，把一身本領全施出來了。

祝纖纖眞沒想到珠兒一身武功會有恁地了得，驟不及防，一時失去了先機，竟然連發劍封架都來不及，被逼得連退了三步，才一連劈出三劍，稍稍穩住，但還是在對方威脅之下，漸漸打成平手，這還是珠兒年紀較小，功力不如人家之故。

尺鍊雙煞呼延兄弟尺鍊聯手，在江湖上很少遇上對手。和他們動手的二名戒律院弟子縱有一身絕藝，但遇上這兩個兇人，也就展不開手脚，時間一久，漸漸被逼落了下風。

要知凡是一旦被敵人逼落下風，大都是互有消長的，一個被逼落下風，另一個一定越發佔盡上風。

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兩名戒律院弟子落了下風，尺鍊雙煞自是越發佔盡優勢。

谷飛雲就在這時候施展「劍遁」身法，一閃而入，左手五指一撮，一把就抓住呼延贊的鐵尺，右手豎立如刀朝他前胸直劈出去。

呼延贊幾乎連人影都沒看清，驟覺鐵尺好像被人抓住，心頭方自一怔，一道重逾千鈞的掌風已經壓上身來，一時情急，只好放棄鐵尺向左閃出，他久經大敵，反應不可說不快，但還是被谷飛雲「金剛掌」掌風掃中，一個人凌空朝屋下摔去。

呼延弼但見一條人影閃入戰圈，他大哥已被人家掌風震飛出去，自然大吃一驚，急忙凝目看去。

谷飛雲左手抓着呼延贊的鐵尺，朝兩個戒律院弟子揮了揮，說道：「這人由在下來應付，二位請退下休息好了。」

兩名戒律院弟子看他一上場就奪下呼延贊鐵尺，把人震飛出去，又招呼自己二人只管退下，自然依言收劍退了下去。

谷飛弼看得心頭大怒，凶睛凸出，口中大喝一聲：「小子，我劈了你！」

雙手掄動鐵鍊，正待撲起！

「且慢！」谷飛雲右手直豎，朝前擋了擋，說道：「閣下要動手，也該等在下站穩了再交手不遲。」

他脚下踩在屋瓦上，果然發出碎裂之聲。

呼延弼心想：「這小子原來輕功蹩脚得很！」心念方動，陡覺身上一緊，少說也有幾十處穴道被人一下制住，再也動彈不得，口中厲聲喝道：「好小子，你敢暗算老子！」

谷飛雲大笑道：「兵不厭詐，對付你們這些兇人，何用多費手脚？」

一面回頭向站在身後的兩名戒律院弟子笑了笑，道：「有勞二位師父，把他押下去了，還有那呼延贊也被在下制住了穴道，一併去拏下了。」

兩名戒律院弟子看得目瞪口呆，連忙一齊合十道：「谷施主神功蓋世，小僧總算大開眼界。」

谷飛雲大笑道：「二位師父好說，在下只是趁他們不備，才能得手。」

話聲一落，飛身朝毒手郎中欺去。

毒手郎中秦大山在江湖上原是專醫跌打損傷爲業，很少和人動手，又因左手練成「毒沙掌」，也沒人敢和他動手。就是因爲他練成「毒沙掌」，利於近身相搏，右手練的也是近身相搏的「破門十三式」匕法。

後來給他無意中得了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刃，連柄只有一尺三寸長，正好合他所用，更視同瑰寶，連睡覺都不離身子，沒想到却被谷飛雲搜了去，因此他對谷飛雲當眞恨之入骨。

但人家谷飛雲武功比他高出甚多，要想追回寶刃，自知無望，只好臨時找鐵匠用百鍊精鋼鑄製了一柄一尺二寸長的短刃作爲隨身兵器，取名「破門刀」，現在就用這柄刀和一名戒律院弟子在動手。

論武功，他不可能比戒律院護法弟子高，但他左手烏黑有光的毒沙掌，不時劈出帶有濃重腥羶氣味的掌風，使得那個戒律院弟子心中不無顧忌，因此每逢毒手郎中掌風出手，就不得不閃避開去。

這正是毒手郎中佔便宜的地方，時間稍久，一丈以內難免毒氣瀰漫，這種毒氣雖然不至於使人中毒昏迷，但吸多了，也足以使人頭昏腦脹。現在那個戒律院弟子久戰無功，就感到有些頭昏腦脹，一個人只要感到頭昏腦脹，精神就無法集中。

你精神無法集中，劍法漸呈散慢之際，也正是毒手郎中精神抖擻的時候，所以他十三式「破門刀法」配合左手「毒沙掌」，也使得比方才更見凌厲。

這時忽然有一條人影閃了進來，「噹」的一聲，架開毒手郎中的破門刀，接着又是「啪」的一聲，接住他的毒沙掌。

毒手郎中只看到人影閃入，還沒看清閃進來的是甚麼人，已被人家震得脚下浮動，連退了兩步，才看清來人是個手持鐵尺的蒙面人，心下更是狐疑不止，這小子敢硬接自己一記「毒沙掌」，難道不怕中毒？一面沉聲喝道：「小子，你也是少林和尚？」

谷飛雲笑着問道：「你可是通天教主門下？」

毒手郎中道：「老子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人稱毒手郎中的秦大山是也，你小子中了我毒沙掌趕快去料理後事，再遲就來不及了。」

谷飛雲微笑道：「不錯，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乃降毒尊者是也，你區區毒沙掌，又能奈我何？」

毒手郎中現在聽出來了，雙目兇光暴射，喝道：「你是谷飛雲？」

谷飛雲好整以暇，笑道：「你既已知道，何用多問？」

毒手郎中對這位年輕高手心中也不無怯意，冷然喝道：「果然是你，老夫正要找你。」

谷飛雲淡淡問道：「你找我何事？」

毒手郎中暗暗切齒，說道：「你取走老夫寶刀，老夫自然要向你討回。」

谷飛雲哦了一聲道：「不錯，你那把刀是在我這裡，當時是你心甘情願送給我削水果的，我看在你一片誠意，却之不恭，才勉強收下……」

就在谷飛雲說到中途，猛地跨上一步，左手一探，當胸印到，毒沙掌遞到谷飛雲胸前，快要接觸到衣衫就感覺到不對，因爲離他前胸衣衫還有寸許光景，就再也印不上去，被一層無形氣體給擋住了。

谷飛雲理也沒理他，還是一直把話往下說去：「你也是幾十歲的人了，又不是小孩子，送給人了，還要討回去。」

直等把話說完，才望着毒手郎中訝然道：「你這是做甚麼？毒手郎中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氣，竟然乘人不備偷襲？」

毒手郎中做夢也想不到谷飛雲輕輕年紀，居然練成玄門護身眞氣，掌力按不着實，心知不對，慌忙轉身向後退。

谷飛雲大笑道：「偷襲在下也會。」

毒手郎中還沒退出三步，突覺身上被一陣密如連珠的暗器打中十幾處穴道，就再也不能動彈。

谷飛雲朝邊上戒律院弟子笑了笑道：「此人就交給師父了。」

這時，有三處戰況起了變化，那是和東無忌動手的至遠大師、和秦劍

秋動手的至中、和羊角道人動手的至光都已明顯的落了下風。

束無忌不愧是通天教主門下首徒，此時依然青衫飄忽，人影輕靈，一把白紙摺扇使得瀟洒從容，臉上也依然含着微笑，只是笑得有點冷而已。

至遠大師就不同了，他身爲少林寺羅漢堂住持，竟然連通天教主門下一個弟子也久戰不下，老和尚不禁嗔念大生，左手連使「金剛禪掌」、「無相指」，和右手「達摩劍法」互相呼應，佛門神功，雖具有降魔威力，但對束無忌飄忽無常的怪異身法似乎並無多大功效，難以發揮。

束無忌却避重就輕，摺扇攻勢愈來愈見奇幻，直逼得老和尚只有招架之功，只好仗着「無相指」和「金剛禪掌」和他記記硬拚。

要知這兩種神功最爲損耗內力，但此時已經到了欲罷不能的地步，若是不施展這兩種神功，就會傷在對方扇招之下，明知這樣下去也難以持久，也不得不拚。

和秦劍秋動手的至中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只是秦劍秋好像沒有束無忌那樣逼得緊而已，有幾次幾乎被扇招擊中要害，秦劍秋似有意又似無意的中途變招，放了過去。

這一點，至中也發覺了，但雙方既已成仇，自然並不領情。

不領情，就是你越手下留情，老和尚就越心頭冒火，手上也越發記記用上全力，形同拚命。

秦劍秋有苦難言，只好展開扇招把老和尚困住了再說。

至光的對手是羊角道人，論功力雙方也只在仲伯之間，不過時間一長，就顯出羊角道人要稍勝一籌，他一柄拂塵上發出嘶嘶細响，每一根拂絲上都佈滿了陰寒之氣，尤其左手的「子午陰掌」出手無形無息，但和你掌風一接，陰寒之氣就如一道狂瀾，連「金剛禪掌」都阻擋不住。

因此三人中最狼狽的就要算至光了，這一陣工夫，幾乎落盡了下風。

谷飛雲就在這時候閃到了至光身邊，以「傳音入密」說道：「老師父請退下，讓在下來接他幾招。」

話聲未已，人影倏地朝羊角道人身邊欺去，口中低聲道：「道長，你拂塵借在下用一用。」

左手一探就朝羊角道人右手拂塵抓去。

羊角道人是何等人物，一條人影欺近過來，他豈會毫不察覺？尤其谷飛雲口中還在說着要借他拂塵一用，立即身形一側，喝道：「爾是何人？」

他身形這一側，明明已經讓開，那知對方伸過來的手輕輕一撮，三個指頭一下就抓住了拂柄，不覺怒嘿一聲，左手一掌直劈而出。

谷飛雲雖然抓住拂柄，但因對方緊抓不放，沒有能夠一下奪得下來，羊角道人的一記掌風却當胸劈到，現在的谷飛雲經驗多了，知道自己練的「太清心法」足可擋得住任何掌風，急忙右手當胸一豎，說道：「在下說過，只是暫時借用一下，道友就是不肯，也用不着出手傷人。」

他在說話之際，左手抓着拂柄，不但不放，反而用力扯來。羊角道人劈來的一記「子午陰掌」，同時也被他直竪的右手擋在身前一尺光景，再也無法逼進。

羊角道人當然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拂塵，眼看「子午陰掌」竟然被對方直竪的右手擋住，目光直注，怒聲道：「你是谷飛雲？」

他因谷飛雲小小年紀不可能有此功力，而且又面蒙黑布，一時還未能確定。

谷飛雲聞言笑道：「對了，在下和道長見過幾次面，算來還是熟人，道長是不是肯借了？」

羊角道人一聽他果然是谷飛雲，心頭也不禁暗暗驚懍，忖道：「這小子武功又精進了，居然擋得住自己的『子午陰掌』！」口中沉嘿一聲，喝道：「小子，果然是你，好，你再接老道一掌。」

呼的又是一掌迎面劈出。他這一掌自然使出了十成功力。

谷飛雲眼看自己使出「太清眞氣」，果然擋得住「子午陰掌」，心頭篤定，直竪右掌也加强了掌心凝聚的「太清眞氣」，左手更是用力去奪拂塵。

兩人幾乎不像是在動手過招，而是拉來拉去的搶一柄拂塵。

這可眞把站在一旁的少林寺羅漢堂長老至光看得暗暗叫了聲「慚愧」，自己勤奮苦練了幾十年，竟然不如一個年甫弱冠的少年。

就在此時，突聽谷飛雲「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老師父不用管我，還不快去，至遠大師只怕不是束無忌的對手。」

其實至光早已看到院主在束無忌扇招之下，業已落盡下風，只是谷飛雲接替自己和羊角道人交上手，自己不好走開，心中也在暗暗焦急。

此時經谷飛雲這一說，急忙縱身掠去。也就在此時，突聽束無忌發出一聲敞笑，接着但聽「啪」的一聲，摺扇扇面一下拍中至遠大師肩頭，至遠大師悶哼一聲，一個人從屋瓦上仰跌下去。

屋下立時有四五條人影飛掠出去搶救，不用說是隱身暗處的羅漢堂弟子了。

至光也正好在此時掠到，束無忌手中搖着摺扇，寒電般目光一瞥，忽然朗笑道：「少林寺果然來了不少人，哈哈，今晚束某就要你們來得去不得。」

至光怒聲喝道：「束……」

他剛說了一個字，陡聽一聲蒼勁的佛號傳了過來：「阿彌陀佛。」

至光心頭猛地一跳，連底下的話都沒再往下說，暗想：「會是方丈大師兄。」

這一瞬間，但見北首屋脊上同時出現了五六條人影，居中兩人，一個是身穿黃色僧衣的老和尚，另一個是頭簪道髻，身穿天藍道袍的老道人。其餘三人，有兩個也是身穿藍袍的道人和一個俗家打扮，手持旱烟管的老頭。

谷飛雲一連接下羊角道人三記「子午陰掌」，左手依然抓着拂塵沒放，聽到那聲佛號入耳甚沉，忍不住回頭看，但他只認識那個手持旱煙管的老頭是歸二先生。

但聽歸二先生大聲喝道：「少林方丈、武當掌教在此，諸位還不快快住手？」

原來站在中間的黃衣老僧正是無故失蹤的少林方丈至善大師，穿天藍道袍的老道乃是武當派掌教無爲道長，另外兩個藍袍道人則是他師弟凌雲子和寒雲子。

也就在此時，五人身後又出現了八名手持長劍的青袍道人。

不，同時從右首屋脊也掠起六七道人影，他們是歸二先生帶來的門下弟子。左首屋脊也掠起十數名手持禪杖的灰衣和尚和兩名青衣女子，他們則是少林寺羅漢堂和戒律院的弟子。

那兩個青衣女子則是荊月姑和馮小珍。她們和谷飛雲一行是奉醉道人之命，在三官殿會合少林寺僧人一起來的。谷飛雲和了得假扮呂子春、劉子明混入秦家堡，入晚之後，因珠兒擅長輕功，入堡去找谷飛雲和了得，因此行關係重大，所以先由至光率同戒律院四名弟子打頭陣。

後來束無忌等人突然出現，因來人武功極高，才由至清大師和至遠大師等人上場，其餘的人留作後援。

依馮小珍的性子，早就躍躍欲試，却被荊月姑攔着，不敢冒失，直到此時，少林方丈現身，兩位姑娘才跟着少林弟子一起躍上屋面。

少林方丈和武當掌教的突然現身，自然使束無忌感到無比驚詫。再經歸二先生這一喝，雙方動手的人，自然立即住手，這一瞬間，秦家堡的前進屋面上，雖然站着不少人，但却立時肅靜下來。

無爲道長首先打了個稽首，朗聲道：「不知那一位是通天教主座下的束無忌束施主？」

束無忌瀟洒一笑，抱抱拳道：「在下正是束某。」

他因不明瞭今晚此一變局的前因後果，就不便多說，也要聽聽對方說些甚麼。

無爲道長微微頷首道：「束施主果然是人中龍鳳，通天教主座下的傑出人才。」

束無忌朗笑一聲道：「道長誇獎，不知道長有何教言，何妨直說？」

青雲道長神色一正，緩緩說道：「東施主銜尊師之命，率同貴同門多人潛伏中原，策劃顚覆少林、武當，暗下慢性毒藥，事爲少林達摩院至慧大師查覺，竟然使用江湖下五門迷藥，劫持少林方丈送來青峯鎭，企圖挑起兩派自相殘殺，差幸少林道友送來解藥，貧道始知眞相始末，張少軒、秦劍秋，居然會是束施主的同門師弟，而且還是主持少林、武當兩派顚覆事宜的主腦，如今一切眞相均已大白，東施主還有何說？」

束無忌眞沒想到師父數年心血毀於一旦，如今只剩下自己和二師弟張少軒、三師弟秦劍秋、五師妹祝纖纖以及羊角道人五人，六師妹白素素一直沒有露面，吉兇未卜，四周俱在敵人包圍之中，自己縱或還可以脫身，三位師弟妹只怕很難說了。心中略爲沉思，傲然道：「家師和少林、武當夙怨極深，束某身爲弟子，只知奉命行事，不計成敗，不問是非，束某不想作任何解說，道長和至善大師若要了斷過節，大可向家師提出，如今貴派和少林寺高手盡在這裡，若要倚多爲勝，束某縱或不敵，也當放手一搏，決不會束手就縛，在下要說的都說完了，惟二位掌教定奪。」

寒雲子叱道：「束無忌，爾等已是甕中之鱉，還想掌教網開一面，放了你們嗎？」

束無忌大笑道：「寒雲子，你只會站在武當派屋簷下說大話，在束某扇下，只怕未必走得出十招。」

寒雲子身爲武當三子，被他當着這許多人，說自己在他扇下走不出十招，不覺氣往上沖，怒喝一聲：「東無忌，貧道就領教領教你的高招。」要待伸手拔劍。

無爲道長叫道：「三師弟，稍安毋躁。」

「阿彌陀佛！」

至善大師雙手合十，念了一聲佛號，徐徐說道：「東施主說得不錯，他奉命行事，不問是非，不計成敗，武當、少林和尊師其實也無所謂夙怨，尊師當年所作所爲，他自己清楚，經過這數十年也應該大徹大悟了，如果依然不知悔悟，他日到頭來還是會悔悟的，今晚之事，就到此爲止，東施主不妨代老衲轉告尊師，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成佛成魔，繫乎一念之間，東施主可以走了。」

束無忌拱手道：「束某會把大師說的轉稟家師。」

回頭朝張少軒、秦劍秋等人道：「二師弟、三師弟、五師妹、羊角道兄、咱們走。」

「且慢！」至清大師沉聲道：「束無忌，你可以走，張少軒乃是少林叛徒，必須留下。」

凌雲子也沉喝道：「秦劍秋，你還不過來束手就縛？」

羊角道人一看苗頭不對，急忙抱拳道：「貧道告辭。」

雙脚一頓，縱身凌空朝外飛去，也沒人阻攔他。

東無忌雙目精光陡射，大笑一聲道：「東某不相信你們能夠留得下我師兄弟。」

在他說話之時，張少軒、秦劍秋、祝纖纖三人迅即在大師兄身後，佈成了四方陣勢。

少林至清大師率同至中、至光和八名戒律院、六名羅漢堂弟子，武當派寒雲子，歸二先生也率同八名青袍道人從左右包圍上去。

珠兒低聲道：「谷大哥，我們呢，要不要上去？」

谷飛雲道：「他們擒拿叛徒，我們上去並不適宜。」

馮小珍道：「但我們可以幫他們去攔住東無忌呀。」

荊月姑道：「三妹這話不錯，方丈大師說過讓東無忌走的，他不走硬要給張小軒，秦劍秋撐腰，我們去纏住他，就是幫少林、武當的忙了。」

谷飛雲道：「好，我們上去。」

當先朝東無忌掠去，三位女將也立即跟了上去。

谷飛雲一下搶到東無忌面前，喝道：「東無忌，人家網開一面放你走，你怎麼還不走？」

東無忌看到谷飛雲，（所有蒙面而來的人在少林方丈出現之後，均已撕下蒙面黑布）不覺怒聲道：「谷飛雲，果然又是你們幾個搗的蛋。」

谷飛雲還沒開口，馮小珍搶着道：「東無忌，我們是好心護送你出秦家堡去的。」

珠兒探手推去，叫道：「東無忌，走呀！」

她這一推，使的乃是「紫雲掌法」中的一招「雲氣迎人」，手法靈妙，幾乎把東無忌左右兩方都堵住了，你只有後退的份。

東無忌識不透她的招數，只覺一片勁風迎面拂來，輕柔之中似乎另有奇招，手中摺扇一擋，脚下不覺後退了一步。

馮小珍咭的笑道：「他後退了，喂，你再退呀！」長劍刷的一聲，朝他胸前「華蓋穴」上點去。

他怎知珠兒方才的探手一推，使的「紫雲掌法」，出自玄門正宗的紫府一派，東無忌雖然不識奧秘，但看得出這記手法，他無法破解才後退的。

馮小珍使的這一劍確也快捷輕靈，但她這手劍法傳自桐柏宮靈風道長，桐柏宮劍法源出華山，區區一招從華山劍法變化出來的劍法，那能逼得退像東無忌這樣的高手？

東無忌根本連看也沒看，手中摺扇一舉就朝劍尖上敲來，這下當眞快得像電光石火一般，但聽「噹」的聲，馮小珍陡覺長劍受到劇震，手腕驟痲，虎口劇痛，幾乎握不住長劍，口中驚啊一聲，忙不迭往後躍退。

谷飛雲急忙閃身擋在前面，左手一探，三個指頭朝東無忌摺扇抓去。

東無忌明明看到他伸手抓來，竟然無法迴避，一下被谷飛雲抓個正着，這下不禁看得東無忌又是一怔，急切之間左手一揮朝前拍出。

谷飛雲左手抓住他的摺扇，右手早已當胸直竪，看他揮掌劈來，不覺大笑道：「在下早就等着你了。」

「啪」的一聲雙掌接實，兩人都被震得脚下浮動，後退了半步，但兩人緊握着摺扇的手却誰也不肯放鬆。

珠兒拍手笑道：「二姐，三姐！快刺呀，東無忌這時候可沒工夫還手呢。」

荊月姑、馮小珍眼看機不可失，果然各自揮劍刺去。

東無忌眞也了得，他因谷飛雲抓着扇頭不放，摺扇是他隨身兵刃，（他身邊還有一柄長劍）豈肯鬆手，這一瞬間，就接二連三劈出了三掌，谷飛雲同樣揮動右手硬接了他三掌。

就在他和谷飛雲動手之際，荊月姑和馮小珍兩支長劍也同時刺到，只見他雙肩輕輕左右側轉，就輕易的避開劍招。

谷飛雲看得暗暗驚異，心道：「他這避劍身法和自己的劍遁，幾乎是異曲同工之妙。」

荊月姑、馮小珍第一劍落空，自是不肯罷休，第二劍、第三劍相繼刺出。

東無忌依然連看也沒看，只是雙肩隨意轉側，兩支長劍好像是覷準了他的空隙刺去的，都只有毫釐之差，全落了空。

谷飛雲雙目一霎不霎的注視着東無忌雙肩轉側的變化，他熟悉劍遁身法，因此看得入神。

東無忌一連避開兩位姑娘六劍，心頭已是不耐，口中大喝一聲，雙足驟然連環踢出。

但聽大喝之後，接連又響起兩聲尖啊，荊月姑、馮小珍兩柄長劍被他一舉踢飛出去，化作兩道白光，飛射出三丈多遠。

谷飛雲正看得入神，突然聽到荊月姑、馮小珍同時發出兩聲驚啊，心頭不由吃了一驚，這一分神，抓着不放的扇頭被東無忌一下奪了過去。

好個東無忌，照說奪回摺扇應該往自己懷裡帶，但他不但沒有收回，反而扇頭一昂，朝谷飛雲咽喉點來，雙方相距既近，這下當眞快若流星，一閃即至。

等谷飛雲發現扇頭離咽喉已不過數寸，不論你如何閃避都已嫌不及，突然間靈機一動，雙肩輕輕一側正好把扇頭讓開，他這一記可是剛才從東無忌那裡看來的，現學現使倒也十分管用。

站在一旁的珠兒看到東無忌奪回摺扇，心頭一驚，急忙身形凌空飛起，身在半空，雙足跟着連環飛踢，取的是東無忌右手「舫縮穴」。（即手肘內

側）

她這一着也同樣使得神速絕倫，東無忌一扇點空，方自一怔，就看到珠兒身子凌空連環踢來，自己幾乎來不及收回點出的扇招，被逼往後斜退了一步。

珠兒翩然飛落，說道：「你會用連環腿，我使得不會比你差吧！」

東無忌這幾招下來，已感到谷飛雲，珠兒兩人實在不易對付，聞言點點頭道：「妳使得很好。」一面目注谷飛雲，說道：「谷兄住手，東某有一事請教。」

谷飛雲聽他口氣相當客氣，問道：「閣下要問甚麼？」

東無忌道：「方才東某擧扇點出，自以為谷兄應該無法避閃，但谷兄却輕易閃開，不知谷兄使的是甚麼身法？」

要知他這避劍身法，出自師門「通天寶笈」，谷飛雲居然也會，自然使他感到驚異了。

谷飛雲微哂道：「武功一道，萬流同源，難道只有閣下一人會使避劍身法？」

珠兒接口道：「對了，你這避劍身法，說不定是你師父從谷大哥師父那裡偷學來的呢！」

說完，不覺咭的笑出聲來。

荊月姑、馮小珍兩人拾了長劍回來，看到珠兒笑得開心，馮小珍忍不住問道：「怎麼？不打了？」

珠兒笑着道：「我們現在是比說笑話呢！」

東無忌本待發作，但看珠兒天眞爛漫，倒也不好發作了，看了谷飛雲一眼，歎道：「谷兄在短短數月之間，武功大進，師尊曾說你是練武的奇才，果然沒有看錯，我們本來可以成為朋友的，谷兄却處處和敝門作對，在下實在感到遺憾。」

谷飛雲道：「這是尊師要和武林為敵，並不是在下和貴門作對。」

東無忌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才道：「好，我們不談這些，不過在下要告訴谷兄一句，今晚之事，咱們最好到此為止，我兩個師弟東某非救出去不可，希望谷兄不要再插手才好。」

話聲甫落，人已閃電般凌空飛射而起。

＊ ＊ ＊

這時，少林寺方丈至善大師已由武當派掌教無為道長和凌雲子二人陪同至大廳休息。

羅漢堂住持至遠大師傷了右肩，也隨同進入大廳，由雙環無敵秦大鈞親自接待，並由他門下八名弟子（他門下本有九名弟子，劉子明仍羈押在少林寺中）侍立階下擔任警戒。

武當派由寒雲子、歸二先生二人率同八名青袍弟子圍拏叛徒秦劍秋。

少林寺方面則由戒律院至清大師為首，率同長老至中、羅漢堂長老至光以及八名戒律院弟子、八名羅漢堂弟子，攔緝叛徒張少軒。另外十名羅漢堂弟子押着毒手郎中秦大山和尺鍊雙煞站在廊下。

＊ ＊ ＊

東無忌被谷飛雲等四人截着動手之際，寒雲子也截住了秦劍秋，大聲喝道：「劍秋，你還不束手就縛，要往那裡走？」

秦劍秋道：「師叔原諒，弟子非走不可。」

寒雲子怒喝道：「你隨我下去還可保得住小命，若是再執迷不悟，還要去跟通天老魔和武林為敵，就是你爹的千古罪人。」

秦劍秋為難的道：「師叔……」

「不要叫我師叔！」

寒雲子叱道：「你不肯束手就縛，莫怪我不顧念和你爹的交情。」

歸二先生喝道：「這小子鬼迷心竅，和他有甚麼好說的？」

右手一抬，旱煙管動作如電朝秦劍秋後腰敲來。

寒雲子也長劍一振，幻起數點寒星分洒而出。

秦劍秋高聲道：「二位師叔，恕弟子無禮了。」

摺扇豁然打開，身如陀螺，扇光繞身而起，立時响起啪啪兩聲輕響，一下就把兩人攻勢逼退。

正待飛身而出，只見八個青袍道人早已在三人戰圈之外，佈下了「兩儀劍陣」，他身為武當弟子，當然識得「兩儀劍陣」的厲害，尤其這八名青袍道人，乃是掌教座前的八名護法侍者，武功十分了得，由這八人佈的陣比觀中一般人佈的劍陣，不知要厲害多少，自己能否闖得出還很難說。

他正在猶豫之際，寒雲子和歸二先生業已相繼攻至，只好揮起摺扇先擋一陣再說。

至清大師對張少軒可說痛心疾首已極，截着他們夫婦，就大喝一聲：「孽障，今晚是你授首之期了！」

左手呼的一聲，拍出一道勁急掌風，右手長劍也及時刺出。

張少軒心知今晚不硬拚只怕無法突圍，是以一言不發揮扇搶攻。

至中一下閃到祝纖纖面前喝道：「張少軒少林叛徒，必須押解回寺依門規處置，女施主可以走了。」

祝纖纖微笑道：「大師可知張少軒是我甚麼人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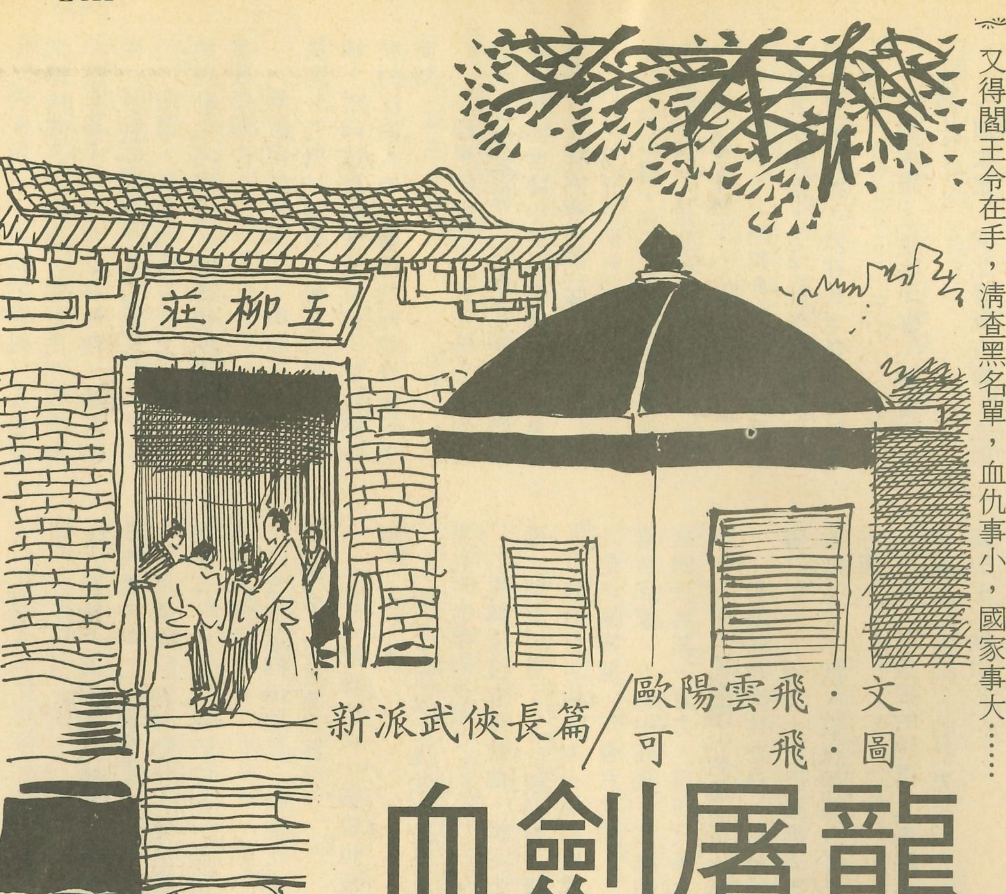
至中被他問得一呆，說道：「他是妳丈夫嗎？」

祝纖纖嫣然一笑道：「這就對了。」

寒光一閃，劍尖已指着至中咽喉，又道：「那麼大師還為甚麼要攔着我呢？」

至中急忙後退，但祝纖纖只跨上了一步，長劍依然指着他咽喉。

至中連退了三步，仍然無法閃避得開。（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徐不凡因傷重，靈魂出竅，魂遊地府，因死期未到，閻王不收，幸遇濟顛和尚，徵得十殿閻君許可，暢遊十八重地獄，大開眼界，走出地獄門，登上奈何橋，踏入陽界，又得無根和尚收爲弟子，原來徐中山、徐全壽是他的先祖、先父，都被奸臣串通番邦法王，陷害身亡，這次徐不凡還魂復活，誓報血仇，又得閻王令在手，清查黑名單，血仇事小，國家事大……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血劍屠龍

血轎索仇先示警　送帖殺人上名單

徐不凡道：「師父的意思是……」

「不凡，你的仇人太多，不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就是詭謀百出的悍將弄臣，非有蓋世無雙的武功，超凡入聖的智慧，難竟全功，你不但要習文、練武、修韜略，也要煉元神、參仙法、通陰陽，非如此不足以言復仇鋤奸，非如此不足以言交通人鬼。」

徐不凡一心只惦記着血海奇仇，恨不能立即付諸行動，聞言急急追問道：「那要多久才能修練成功？」

無根大師皺着眉頭，約略計算一下，笑道：「一般凡夫俗子，非百年難有小成，你根骨絕佳，迭有奇遇，又是絕頂聰明的人，慢則十年，快則八載，便可有成，如能在三五年內有所成就，應屬奇蹟中的奇蹟。」

徐不凡以堅定的語氣說道：「好吧，徒兒不懼任何艱難險阻，不怕任何煎熬苦痛，一定要在極短的時間內，達到師父的要求，以期及早爲國鋤奸，快意恩仇，我們現在就開始。」

無根和尚笑道：「此非其地，修道必須遠離塵世，避居蠻荒。」

「要到那裡去？」

「崑崙山天柱峯腰的無根洞。」

「現在就走？」

「早去早歸。」

「二老八駿怎麼辦？」

「可以繼續蒐集一切資料，以備日後之需，待你功成出道前夕，老衲自會與他們連絡，約定聚會時地，再行會合。」

說做就做，一時一刻也不肯躭誤，徐不凡師徒跨鶴西走崑崙，二老八駿也分赴各地而去。

* * *

江湖上出現一頂血紅色的轎子，人稱「血轎」。

血轎的主人，是一位二十歲上下的翩翩佳公子，武功蓋世無雙，智謀超凡入聖，出道以來，據說還沒有一個人能接下他的三招。

這位公子殺人的手法十分怪異，一向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殺人之前，必然以「血旗」示警。

示警不算，接着還會送上一張「血帖」，言明所犯的罪狀，以及索仇的日期。

然後，血轎的主人才會光明正大的出現，殺掉仇家，割下頭顱。也不知洒了一些甚麼藥劑，頭顱很快便變成骷髏，將一張記載着死者姓名罪狀的單子塞進去，放置血轎頂。

聽說，關東雙雄的腦袋上了血轎。

遼東守將的人頭，也變成了骷髏。

另外還殺了一名知州，兩名知縣。

該殺的元兇，沒有一個能夠倖免。

不該殺的，也不會多殺半個無辜。

跡象顯示，血轎的踪跡，正由東北轉向塞外，因而，塞外的州縣官衙，屯兵衛弁，乃至武林同道，番邦君臣，皆如芒刺在背，寢食難安。

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塞外無敵莊莊主馬鎭遠，要爲他的獨子馬千里娶媳婦。

無敵莊位於康保，與歸化城互爲犄角，乃對付韃靼、衛拉特的邊陲重鎭，馬鎭遠更是望重武林，塞外第一號的江湖人物，婚禮的熱鬧景象可想而知。

花轎早已進門，正午時分，無敵莊內宴開百席，觥籌交錯，醉語如珠。在酒席陣中央的四桌人，却食不甘味，正在談論血轎之事。

只見馬莊主面色沉重，大聲說道：「小兒婚禮，絕不敢驚動各位大駕，主要的目的，是想請各位來研究一下，如何撲滅血轎主人。」

一個黃臉大漢起身說道：「血轎主人算甚麼東西，老子就不信他是個三頭六臂的人物，敢在馬老爺子的地盤上撒野。」

馬鎭遠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血轎……」

一語未畢，突然警覺有異，立即彈身飛起，探手疾抓，沒料到以他馬莊主的身手，竟然一把撈空，一團紅色的影子擦身而過，篤！的一聲，大樓前的黑漆木柱上，已多了一面血紅色的小旗。

「血旗！」

「血旗！」

驚呼之聲四起，場中一陣騷動，有那膽小的，已拔腿溜走。

馬鎭遠好快的動作，凌空翻了三個觔斗，宛如天馬行空，一眨眼便追到莊外去。

當他返回原地時，黃臉大漢問道：「馬老，可曾看到甚麼?」

「來人動作太快，甚麼也沒有看到。」

「聽說，血旗之後就會出現血帖，馬老可有應對良策?」

馬鎭遠沒有理會他，提足上了桌面，朗聲說道：「各位親朋好友請注意，我無敵莊可能會有一場血風腥雨，凡是老弱婦孺，不會武功的人，請即離席回家，或集中莊後，其餘的人如欲助我馬某一臂力，請在此集合，否則，亦請火速離開，免遭池魚之殃。」

無敵莊乃武林重鎭，馬鎭遠更是響叮噹的人物，大家巴結都來不及，誰敢見危不助，很快便集合了上百條好漢。

有人惡狠狠的說道：「馬莊主，不必等血帖送到，咱們先發制人，將血轎的主人揪出來。」

他這兒話甫落地，另一人手指木柱，驚惶失色的說道：「你們看，血帖已經送到了。」

大家展目望去，可不是嗎，不知何時，血旗的下面已被人貼上一張血帖，上面以朱筆寫着六行紅字：

對象：馬鎭遠一人。

身份：塞外無敵莊莊主。

年齡：五十歲。

罪狀：肆虐五柳莊主謀之一。

裁決：死！

時間：香盡之時。

血帖的下方，果然插着一支七八寸長的香。

無可置疑，血帖必是被人趁亂貼上的，不足爲奇，奇在軟弱的香枝，居然插進堅硬如石的紫檀木柱內，單憑這份功力，就足夠駭人聽聞。

整個無敵莊如臨大敵，不論大路小路，正門側門皆有人把守，牆頭上也佈滿了人，稱得是密不透風，連隻蒼蠅也飛不進來。

情勢急迫，馬千里顧不得自己新郎倌的身份，丟下新娘子，也跑來前面，焦急如焚的道：「爹，這血轎的主人究竟是誰?」

馬鎭遠憂心忡忡的道：「不管他是誰，一定與五柳莊關係密切。」

「可是，黃家不是早在六年前便毀莊滅門了嗎?」

「會是甚麼人?」

「不知道。」

黃臉大漢一直死盯着那一炷香，見那香火頭還有三寸多長，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道：「馬莊主，與其被動挨打，不如主動出擊，何不衝出去毀掉這頂鬼轎子。」

說着，就要鼓噪大家行動，却被馬莊主阻止了，道：「牛兄請勿鹵莽，敵暗我明，我衆敵寡，出擊必遭各個擊破，退守方爲萬全之策。」

聽馬莊主這麼一說，大夥兒隨即安靜下來，齊將目光集中在香頭上。

香頭在逐漸縮減，大家的心像一張弓，也跟着慢慢拉緊。

場上的桌椅早已收拾乾淨，有不少人來回的踱着，掌心裡已沁出汗水來。

三寸、二寸、一寸、一分，大夥兒的心緊張得快要跳出來。

終於，香火頭熄了。

「熄了。」

有人「了」字才說出一半，血轎的主人眞準時，大門口已有了動靜。

少說也有二三十條漢子堵在大門口，却沒有辦法堵住血轎，在衆人東倒西歪中硬闖進來。

這是一頂特製的特大號轎子，通體一色血紅，寬六尺，長丈許，足可容納兩個人起居坐卧，可惜紅色的轎簾深垂，看不見血轎的主人。

轎頂上釘有柵欄，覆以網羅，可以清楚看到擺着六顆骷髏頭。

抬轎的是四名中年大漢，赤裸着上身，古銅色的皮膚油光發亮，脚程比馬還快，將追兵遠拋在後頭。

走在最前面的是兩位古稀老人，負責開道，當者披靡。另有四名赤膊大漢，二名分居左右，二名隨轎殿

後。

血轎直至大樓之前，距馬鎭遠不遠處才停下來。

無敵莊的人早有準備，立將血轎團團圍住。

馬鎭遠雙拳一抱，道：「久聞血轎大名，何不現身一見?」

掀起轎簾，血轎內現出一個二十歲左右的俊逸公子來，笑道：「既然來了，當然是要見面的。」

大家看得眞切，血轎內有一排像藥舖裡的藥橱一樣的櫃子，一格一格的，血轎主人從櫃子裡取了一本小册子，走出轎子，繼道：「馬莊主，久違了。」

話是句客氣話，却冷如冰霜，面無表情，有如極地吹來的寒風，而且話中有話，明明是舊識，馬鎭遠却怎麼也想不起來，甚麼時候見過這位煞星?硬着頭皮問道：「閣下何人?」

血轎主人冷冷的吐出三個字：「徐不凡!」

「徐不凡!徐總兵的兒子?黃天德的徒弟?」

「不錯。」

「你不是早已死在五柳莊了嗎?」

「曾經死過一次，閻王爺不要，又活了。」

「據傳你斷了雙腿一臂，怎會完好如初?」

「腿是接的，臂是假的，如眞包換。」

徐不凡舉起左臂，大家才看到，原來是一隻義肢，手掌的部份只是一個鐵耙子。

馬千里上前三步，厲色說道：「徐不凡，你闖進無敵莊，衝散了本大莊主的喜宴，居心何在?」

徐不凡一指血帖，道：「你這是明知故問。」

馬鎭遠道：「老夫已有十年未涉中原寸土，六年前五柳莊滅門之事與馬某無關。」

「馬莊主，你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當年羣雄夜襲五柳莊，我曾親眼目睹你參與其事。」

「胡說，一個黃口小兒，能夠記得多少往事，生死事小，名節事大，我要你拿出人証物証來。」

徐不凡轉身從櫃橱之內，取出三片竹葉飛刀，道：「馬莊主是擅用暗器的行家，無敵莊的竹葉飛刀更是江湖一絕，該不會無緣無故的飛到先師的遺體上吧?」

說話中，給他一片飛刀，馬鎭遠不屑一顧，隨手投擲於他，道：「飛刀人人可造，這並不能証明甚麼。」

人羣中冒出一個猴臉尖腮的老頭來，在馬鎭遠的身上輕輕一碰，已順手偷出一葉飛刀，再將地上的刀子拾起來，兩相一比較，陰陽怪氣的道：「姓馬的，這明明是一個模子造出來，你還想強辯?」

馬鎭遠一見是神偷孟元，鼻子都氣歪了，怒冲冲的道：「三隻手，你好大膽子，居然偷到老夫身上來了，這也只能說仿造的人手藝高明，上面並未刻字留記，何敢斷定是我無敵莊的東西。」

徐不凡嗤之以鼻，轉身再取出一支斷劍來，道：「這支斷劍是在五柳莊慘案現場撿獲的，上面有一個莊字，半個敵字，你不會再否認吧?」

馬鎭遠一見斷劍，臉色大變，方待出言答話，一個嬌滴滴、冷冰冰的聲音，在樓內接口說道：「哼，他想否認也否認不了。」

話落，走出一位婀娜多姿，腰細腿長的姑娘來，只惜綠紗蒙面，看不清廬山眞面目。

蒙面女左手提着一口劍，右手扣着馬千里剛入門的妻子，正經八百的道：「各位，這口劍是供在馬家的祖宗牌位前，馬家剛過門的新媳婦可以証明。」

馬鎭遠的臉色一變再變，場中一片死寂，馬千里更是敢怒而不敢動。

蒙面女放開新娘子，來到徐不凡面前，當衆拔劍而出。

結果也是一支斷劍，蒙面女將兩支斷劍一接，齊隙合縫，「無敵莊」三字歷歷在目，原來根本就是一支劍。

徐不凡臉一沉，道：「馬鎭遠，現在你還有甚麼話說?」

證據確鑿，鐵案如山，馬鎭遠一時張口結舌，無詞以對，猛的一聲獅子吼，惱羞成怒的道：「上，毀掉血轎，殺掉徐不凡爲天下武林除害!」

說的多麼冠冕堂皇，骨子裡却是欲挾衆自重，企圖犧牲別人，保護自己。

場中百十條大漢，却無人想到這一點，一時羣情激憤，人如飛蝗，從四面八方攻上來。

「別動!」

徐不凡滿面殺機，目如銅鈴，威震全場，尤其這一聲斷喝，係以內家眞力發出，大家如雷貫耳，嗡嗡作響，皆身不由己的停下來，未敢越雷池一步。

「各位，寃有頭，債有主，我徐不凡今天要找的僅馬鎭遠一人，請大家別自找麻煩淌渾水。」

目光從羣豪的臉上一掃而過，最後落在馬鎭遠身上，道：「馬莊主，在你未死之前，我還有一句話要問你，血書、血劍可在閣下手中?」

「不在!」

「可知被何人得去?」

「不知道!」

「好，徐某言盡於此，你準備受死吧!」

「好狂的小子，老夫就不信你有天大的本事。」

話落人起，右劍「直搗黃龍」，左掌「掌劈五嶽」，勢若奔雷，左右開弓，一出手就叫足了十成十的功力，用的是拚命打法，顯然他一點也沒敢低

估徐不凡。

徐不凡卻不進不動，穩如泰山，雙手平擧，右掌握住鐵製的義肢。

空氣緊張得業已凝結，靜待這空前一擊的結果。

驀然，二虎相遇，一觸即分，徐不凡雙手分開，順勢從義肢內拔出一把短刀。

噹！馬鎮遠的寶劍撞上鐵臂，震得脫手飛出不算，虎口碎裂，鮮血汩汩而流，徐不凡反擊之勢，力大無窮，令人咋舌。

徐不凡係雙臂中分齊出，右手震歪了馬鎮遠的左臂，短刀緊貼肘部，招式迴轉，朝馬鎮遠的脖子抹上去。

快！準！馬鎮遠連哼一聲的機會都沒有，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滾落在地。

一招！威震塞外的無敵莊莊主，連徐不凡的一招都沒有接下來，便魂歸離恨天。

大家都驚得傻住了，忘了逃命，也忘了報仇。

徐不凡掏出一個小瓶來，在馬鎮遠的頭顱上倒了幾滴葯水，立時青煙嬝嬝，皮消肉化，變作一顆骷髏。

取出記載着師門仇家的血債冊，撕下有關馬鎮遠的這一頁，塞進骷髏內，丟上血轎頂。

這時，無敵莊的人才驚醒過來，馬千里一聲呼喝，率衆蜂擁而上，八駿二老佈下一道肉屏風，卻無人能攻進血轎一丈以內。

徐不凡望了蒙面女一眼，道：「謝謝姑娘一再賜助。」

蒙面女子手一伸，道：「謝倒不必，拿銀子來就行了。」

「多少？」

「老規矩，隨意。」

「我可不可以請教姑娘尊姓芳名？」

「姑娘我只賣消息，不賣姓名。」

「我看妳不是一個重利的人？」

「你問的太多了，拿銀子來。」

徐不凡眉頭一皺，從木櫃上抽出一個抽屜，裡面擺滿了大大小小的金元寶，往蒙面女面前一送，道：「妳自己隨便拿吧。」

蒙面女嬌冷的聲音道：「你集徐、黃二家的財富於一身，當眞是富可敵國，不過，姑娘我並不貪財，只取應得的一份。」

拿了一錠最小的銀元寶，道一聲：「再見！」縱身越過血轎，像燕子一樣飛掠而去。

見最會追根究底、打探消息的神探刁鑽就在身邊，徐不凡使一個眼色，道：「盯上去，是敵是友，一定要摸清楚她的底。」

刁鑽頷首應是，立與神偷孟元聯袂追下去。

徐不凡見無敵莊的人仍自猛攻不休，放回抽屜，抱拳說道：「各位，無敵莊乃武林重鎮，更是對付番邦的急先鋒，我知道諸位之中，尚有三人參與五柳莊的大屠殺，但徐某不爲已甚，只殺元兇，不誅從犯，請爲天下武林珍重，告辭了。」

話完反身就要上轎，馬千里咬牙切齒的說道：「徐不凡，不要走，我要你還我一個公道來。」

徐不凡命天叟丁威別再攔截他，放他衝進重圍，道：「還甚麼公道？」

「血債血還，一命抵一命！」

「馬兄，徐某爲師報仇，今天是來討公道的。」

「你可以爲師報仇，難道我馬千里不可以爲父討債？」

「可以，徐不凡願隨時候教。」

「不必等候，現在就是算帳的好機會。」

「現在你不是我的對手。」

「你他媽的少吹牛，看打！」

打字出口，一把竹葉飛刀已應聲射出。

飛刀落如竹葉，一下子就打出十二片，彼此距離不遠，去勢又快，霎眼便到面前，徐不凡陡的一按機括，左臂義肢內射出十二支袖箭。

這事眞匪夷所思，如非親眼目睹，任何人都不信會有如此出神入化的技藝，十二片飛刀全被袖箭穿透，跌落塵埃。

蓬！巨震聲起，全場皆驚，馬千里打出飛刀後，接着又攻出一掌，結結實實的打在徐不凡胸膛上。

憑徐不凡的身手，他當然不可能得逞，是徐不凡故意不閃不躲，讓他打中的，意在化仇解怨，以免冤冤相報，原本就有極深厚的武功底子，在陰司練了兩年陰功，尤其跟着無根大師習文練武，練元神，參仙法，短短四年的時間不到，便完成了別人百年的修爲，早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他雖然不想還手，內力卻隨着馬千里的攻勢彈射而出。

一彈之力，大得驚人，馬千里口血狂噴，倒飛一丈多，仍自搖搖晃晃站不穩。

「徐不凡，我馬千里身爲人子，不能爲父報仇，你乾脆連我也殺了吧。」

馬千里又跌跌撞撞的撲上去，欲以身殉。

徐不凡笑道：「馬兄言重了，我說過，寃有頭，債有主，只殺令尊一人，絕不禍及無辜，失陪了！」

返身入轎，八駿之半抬起來就走，眨眼便消失在莊門上，無敵莊的人想追也追不上。

＊　＊　＊

日正當中

商都城外的一家飯莊外面，停着一頂血紅色的轎子。

徐不凡正與八駿、二老在裡面用膳。

神偷孟元、神探刁鑽忽然行色匆匆的走進來，落坐徐不凡兩側。

徐不凡四下張望一下，見無可疑之人，這才開口說道：「怎麼樣？是否已查清楚她的底？」

神偷刁鑽道：「已略現端倪。」

「這丫頭叫甚麼？」

「鍾雪娥。」

「鍾雪娥？」

大漠八駿、天地二叟與徐不凡面有訝色，同聲反問。天叟丁威補充說道：「江湖上非但從來沒有她這一號人物，而且，就老一輩的武林同道言，也不見有姓鍾的露過臉。」

神探刁鑽道：「鍾雪娥雖名不見經傳，來頭卻似乎不小，同時也不是孤單一個人。」

「她倒跟甚麼人在一起？」

「都是些身懷絕技的人物。」

「可知他們的路數？」

「似非武林中人。」

「她是首領？部屬？還是同伴？」

「鍾雪娥地位特殊，大家對她敬畏有加，口稱公主。」

「公主？難不成是來自大內？」

「無確實線索。」

「敵乎？友乎？」

「似是非敵非友。」

「爲何綠紗蒙面？」

「不分場合，無論日夜，她一直如此，原因不明。」

「還有沒有別的消息？」

「沒有了，如果公子沒有別的交代，我們想即刻上路，因爲鍾雪娥業已離此，正在奔向歸化城。」

「好吧，兩位請便，血轎內有銀子，隨便去拿，最好吃過飯再走嘛。」

「不了，我們已經在路上打過尖，公子前次賞的銀子還沒有用完呢。」

朝二老八駿拱拱手，隨即起身離去。

甫至門，迎面突然闖進一個滿臉絡腮鬍子，身體魁梧，年約二十歲出頭的青年來，神探刁鑽閃避不及，撞個滿懷。

刁鑽清瘦乾癟，論噸位雖然不及來人，但他身懷絕技，儘管出其不意，仍不該有任何差池才對，詎料一撞之下，竟被撞倒在地，寧非咄咄怪事？

神探一躍而起。「你瞎眼了，竟敢在你家刁爺爺頭上動土！」劈面就是一拳。

青年明明站在面前，一拳打去，卻失去踪影，人家早如沒事人兒似的，落坐在徐不凡斜對面的一副座頭上。

神探追上去，本欲爭個短長，徐不凡伸手一攔，道：「算了，人有失錯，馬有失蹄，無心之過，又何必往心裡擱。」

刁鑽重重的冷哼一聲，折轉回去，神偷利用適才那撞之勢，卻大有斬獲，從青年身上摸出一樣東西，交給徐不凡，拉着神探就走。

徐不凡在桌下偷偷一看，見是一塊方形的金色牌子，一面是「鍾玉郎」三個楷書，另一面是「腰牌」兩個篆字。

坐在他左側的天叟丁威也看到了，噤聲道：「少主可知這牌子是幹甚麼用的？」

「十九是進出大內的號牌。」

「嗯，大概錯不了！」

剛將號牌收起，忽見那青年投來兩道冷厲的眼神，道：「在下鍾玉郎，閣下想必就是鼎鼎大名的血轎主人徐不凡了？」

徐不凡報以一臉笑容，道：「不敢，區區正是徐不凡，敢問鍾兄師承何派？來此何事？徐某願藉水酒一杯，以示敬意。」

眞的擧起一杯酒來，一飲而盡。

鍾玉郎淡然一笑，道：「鍾某午正不喜飲酒，敬徐兄兩粒肉丸子，聊表寸心！」

夾起兩粒肉丸子，照準徐不凡的雙目射過來。

千萬別小瞧這兩粒肉丸子，來勢極快，力大無窮，徐不凡拿起一束金針菜，擊中一粒，另一粒已經至面門，急忙偏頭躲過。

篤！肉丸射中身後木壁，足足嵌入一寸有餘。

篤！另一粒倒射回來，打中鍾玉郎身後的窗櫺，同樣入木寸許。

肉丸、金針菜，均極柔軟，居然能穿木而入，堪稱天下奇聞，二老八駿眼見公子遇上了對手，不由皆大吃一驚，一齊呼地站起，準備動手。

鍾玉郎哈哈大笑道：「徐兄好功力，好功力，咱們後會有期。」

八駿二老的脚步還沒有動一下，鍾玉郎去勢如風，笑聲已在大門外。

地叟毛奇道：「這小子存心示威，請允許老奴與丁老頭追下去，給他點顏色看看。」

徐不凡道：「如果我沒有看走眼，這小子不是省油的燈，合你們二人之力，也未必能制得住他。」

「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姓鍾的如係仇家的人，他遲早還會找上來，否則，大可一笑置之，沒有斤斤計較的必要。」

不知什麼時候，門口的一副座頭上，來了一位長髮披肩，膚白似雪，年約十八九歲，穿着一身綠色緊身衣，曲線玲瓏的俏姑娘，起身說道：「大人不記小人過，宰相肚裡好撐船，單憑徐公子這份氣度，別人就要遜色三分。」

話一說完，人已經走到徐不凡面前來。

徐不凡楞了一下，道：「姑娘何人？怎知在下姓徐？」

綠衣姑娘眼光滴溜溜的在他面前轉了一個圈圈，笑盈盈的道：「不凡，你眞的不記得我了？」

「似曾相識，卻想不起在那裡見過。」

「七年前，在五柳莊，我與家父作

客黃家，你師妹黃綿綿欺生，不准我跟你玩，你打抱不平，特意陪我玩了一整天，差點把綿綿給氣死。」

「啊！我想起來了，妳是上官堡主的掌珠——上官巧雲？」

「是呀，我就是巧雲，是不是比以前更難看？」

明明是想引起對方注意自己的美貌，話却說得十分技巧，徐不凡想起兒時往事，禁不住一陣喜悅，但一憶及師門不幸，免不了又是滿面悵惘，淡淡的漫應道：「女大十八變，妳比小時候更美了。」

姑娘家最害臊，徐不凡這麼一說，上官巧雲馬上羞紅了臉，道：「那裡，要是綿綿還在的話，一定是個大美人。」

「唉，可惜她已經去了。」

「當我得到你的不幸消息時，曾痛哭了三天三夜，後來聽說你的屍體失踪了，又抱着一線希望，六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禱告上蒼，為你祈福。」

「謝謝姑娘的盛意，在下實在愧不敢當。」

「不凡，人家說一見……」她本想說一見鍾情，却羞於啓齒，話到口邊，又嚥了回去，改口說道：「我是說一見投緣，我們的情形大概就是這樣子，相聚的時間雖然只有一日，却縈繞我心六年，當我在無敵莊見到你時，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妳也在無敵莊？」

「嗯，當時馬莊主分配給我的任務是保護女眷，你殺了馬鎮遠，我衝到前面時，才發現是你，怎奈八駿脚程太快，連我的馬都追不上，錯過了見面的機會。」

「就妳一個人來？」

「家父因有急事待理，分不開身，馬家的婚禮又不能不參加，我只好代父跑來塞外。」

「上官老英雄領袖武林，一向被人視為泰山北斗，不知近況可好？是否仍常在江湖上走動，號令羣豪？」

上官巧雲喟然一嘆，道：「家父身體還算硬朗，但已甚少在江湖上奔走，整日閉門不出，情緒甚為消沉。」

在前輩武林人物中，上官嵩算是最負盛名，最活躍的一個，徐不凡不由一怔，道：「這是為何？」

「不知道，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自從你的屍體失踪的消息傳出後，他老人家也一直很關心，曾數度派人查詢打探，一旦獲知你復活的訊息，一定非常高興，能見到你，必然會更高興。」

「會的，有一天我一定會拜訪上官堡。」

「該不會先投送血旗、血帖吧？」

「我沒有這樣說。」

「你是說家父與五柳莊的血案完全無關？」

「我也沒有這樣說。」

「不凡，我希望你實話實說。」

「妳為什麼不去問妳爹呢。」

「我問過，他說全無關連。」

「無關就好，巧雲，妳該吃午飯了，我們先走一步。」

根本沒理會上官巧雲的反應，替她會過帳，出門上轎而去。

翌日下午，已至歸化城外，命八駿二老將血轎停在郊野，自行買辦一些食物充饑，獨自一人溜進城裡去。

徐不凡默默地來到總兵府的轅門外，在附近溜了一圈，藉以瞭解總兵府的守備情形，然後走進轅門正對面的一家餃子館。

叫了三十個餃子，切了半斤滷牛肉，打了一壺酒，徐不凡便悠哉遊哉的吃喝起來。

不久，門外走進一個全身潔白如雪，面目姣好，身上揹着一口「風火劍」的女子，及一位高瘦結實，舉步沉穩，肩上掛着一個「乾坤圈」的男子。

二人齊立徐不凡面前，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主人！」

徐不凡望了二人一眼，滿臉堆笑的道：「啊！是石娘、天木，你們倒很準時，坐，要吃點什麼？」

叫石娘的女子道：「有主人在，那有我們的位子。」

「哈哈，這是什麼話，二老八駿，向來與我平起平坐。」

「是師父命令我們這樣做的。」

「其實，二位入門在先，於理我該叫師哥師姐才對，眞不明白師父他老人家為什麼要這樣安排。」

「師父說過，主人乃忠良後裔，又是天縱奇才，出身不同，根骨迥異，理當主僕相稱。」

「石娘，妳這張嘴最厲害，我說不過妳，隨你們的便好了。」

原來天木與石娘，並非凡夫俗女，前者係一株千年神木，後者為一塊美女奇石，經苦修而煉成人形，再經無根大師點化而成道，在內地有石頭娘娘廟，神木公便聳立廟前，普渡衆生，香火鼎盛，不知道留下多少解危渡厄的佳話。

無根大師賜名奇石為王石娘，又名石娘娘，賜名神木為高天木。因鑑於徐不凡一身奇仇血恨，既要內除奸宄，外翦悍番，又得深入九幽，為閻王略效犬馬，故而命他們隨侍左右，以為臂助。

徐不凡道：「這一陣子，你們可曾發現一個叫鍾玉郎的人？」

高天木道：「有，我們已經注意他半個多月了。」

「此人是何來路？」

「目前還不清楚，但有跡象顯示，此人頗不簡單，很可能是第一個身懷邪法妖術的人。」

「留意他，想辦法弄清楚他的來龍去脈。」

「是，主人！」王石娘道：「另外還有一件事，不知道該不該向主人報告。」

「什麼事？」

「主人去後，上官巧雲曾大哭一場，又隨後追來了。」

「唉！」徐不凡沉重的歎了口氣，什麼也沒有說。

高天木道：「主人是否還有什麼差遣？」

徐不凡取出一面血旗，一張血帖，交給高天木，道：「照原定計劃，將血旗、血帖送進總兵府去。」

二人唯唯領命自去，徐不凡直至日落西山，晚霞照天時才離開。

他並未直接闖進總兵府，而是繞至總兵府後面，總兵大人官邸的後花園外。

方待舉步而入，身後有人說道：「公子請留步。」

徐不凡回過頭來，見是蒙面女，脫口叫了一聲：「鍾雪娥？」

鍾雪娥倒抽了一口氣，笑道：「你的消息倒挺靈光的。」

「身在江湖，不知彼必然會栽觔斗。」

「對於我，你知道多少？」

「不多，一點點皮毛而已。」

「想深入瞭解，可能會忙你一輩子。」

「如有必要，自會全力以赴。現在且說妳為何叫住在下？」

「希望你收回成命，不要硬闖總兵府。」

「怎麼？鍾姑娘是在為褚鵬飛說情？」

「你想歪了，姑娘我純粹是為你好，褚總兵麾下雄兵十萬，猛將如雲，你勢孤力單，無異羊入虎口。」

「血旗、血帖已發，勢在必行。」

「你自以為光明坦蕩，其實愚不可及，先通知別人一刻，別人就多了一刻的準備。」

「這是我做人的一貫原則，也是血轎主人一成不變的規矩，我希望被殺的人心服口服，無話可說。」

「你不考慮嚴重的後果？」

「我已經死過一次了，隨時準備第二次。」

「你眞固執的可恨復可愛！」

「無論如何，我還是謝謝妳的美意。」

話未完時，鍾雪娥便已離去，徐不凡聳聳雙肩，走進後花園。

這裡曾經是他的家，徐不凡就是在這裡出生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閣，莫不充滿兒時甜蜜的回憶。

他穿堂入室，信步而行，雙親的卧房已變了樣，自己的房間也改成書房，左搜右尋，始終沒有找到半點兒時的東西。

有的只是無盡的回憶，無限的傷感，庭院依舊，人事全非，徐不凡手撫着一棵自己昔日和父親合力栽種的龍柏，已是熱淚滾滾。

奇怪，偌大的府第，怎麼沒見一個人？

正感百思莫解，見有一個園丁，挑着一擔水走進來，急忙迎上去說道：「請問老丈，這裡的人到那裡去了？」

老園丁放下水，一面澆花，一面說道：「聽說有一個什麼血轎的主人，要來殺人，總兵老爺叫大家全部躲到前面的總兵府去了。」

徐不凡細細一看，發現老園丁好生眼熟，道：「你不是老金嗎？」

「是呀，這位公子是……」

「我是不凡，徐不凡，徐全壽的兒子。」

老金吃了一驚，上前仔細一端詳，臉色大變，驚惶萬狀的道：「果然是小少爺，你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你們全家已滿門抄斬，他們一定不會放過你的，快走，快走吧。」

徐不凡道：「老金，你放心，他們不敢把我怎麼樣，我是想打聽一下，當年韃靼法王巴爾勒，是如何將貢品送來總兵府的？」

老金沉思一下，道：「詳細的情形我也不知道，據說是哈爾納拉從中牽的線，進貢的那天，就是由哈爾納拉陪着巴爾勒，來到總兵府的。民間盛傳，是總兵大人中了別人的圈套，哈爾納拉因而得了不少好處。」

「可知是中了何人的奸計？」

「有人說是朝中大臣，有人說是韃靼法王。」

忽覺身後有異，猛的一個急轉身，朝步履之聲來處奔去，意在引開敵踪，以免殃及老金，沒料到來人速度極快，人數又多，一陣疾竄遊走，已將徐不凡圍起來。

「他媽的，不好好的栽花種樹，你扯談什麼。」

一名軍爺揚起鋼刀，照準老金的脖子砍下去。

「住手！」

喝聲中，徐不凡人已彈起，出招如電，一把就將軍爺握刀的手腕扣住了。

結果還是慢了一剎那，老金吃飯的傢伙已被人砍斷一半。

不禁惹惱了徐不凡，暴喝一聲：「殺人償命！」

就用他自己的刀，抹了他自己的脖子。

總兵府的兵勇、校尉，如潮如湧，重重疊疊，早將徐不凡圍了個密不透風，加上外圍的弓箭手，恐怕最少也有三百人。

一位身穿戰袍，頭戴盔甲的將軍走進重圍來，道：「你可是徐不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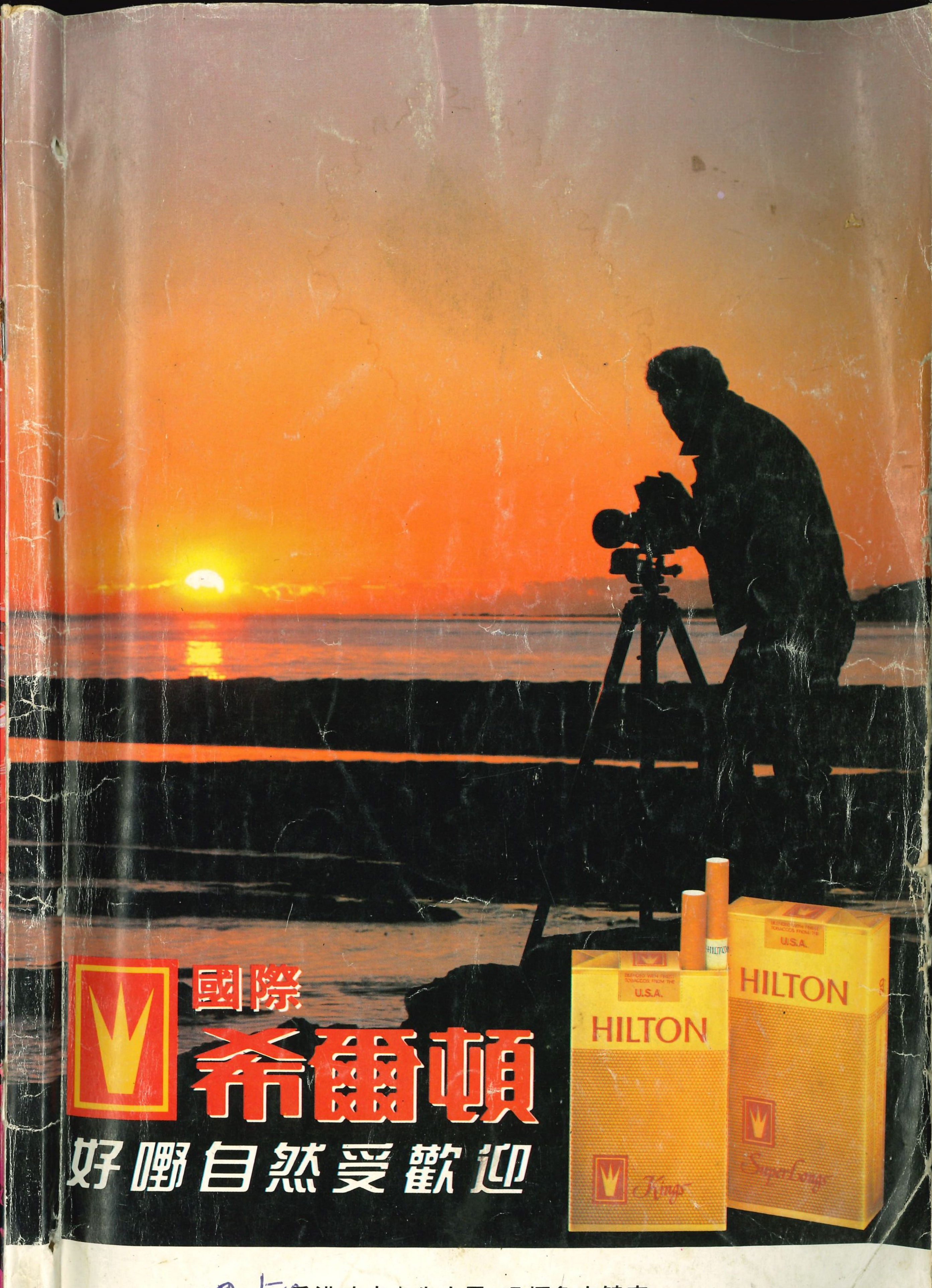
徐不凡昂首言道：「正是，徐不凡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將軍是否褚鵬飛？」

「大膽，本帥的名諱也是你隨便叫的。」

「六年前，你是大同守備？」

「那時本帥是在大同守備任上。」

（未完・二）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